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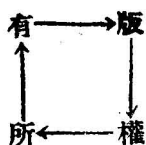
鄭

震長編譯

中國近代戲曲史

北新書局印行

中國近代戲曲史



一九三三年一月付版
一九三三年三月初版

實價銀一元五角

編譯者 鄭 震
 發行人 李 志 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排印者 太平洋印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新書局
 電報掛號 一一六三號

分發行所

北平 封南京溫州濟南
 廣州汕頭重慶武漢雲南廈門
 北新書局

序

陳子展

吾友鄭震先生節譯日人青木正兒氏支那近世戲曲史既成，屬爲作序；以無暇執筆，卽以去年爲現代文學雜誌所作之『青木正兒氏的支那近世戲曲史』一文代之；或於讀是書者不無可以參攷之處，未知鄭先生以爲何如也。

一九三一，七，二八。

自王國維氏酷好元曲，以爲可與楚騷漢賦六代駢語唐詩宋詞相繼，皆爲一代文學，後世莫能及，元曲的價值算由他重新予以相當之估定了。王氏更就元曲而考索牠的淵源變化，上溯至唐宋遼金文學，寫成宋元戲曲史一書。他以爲『世之爲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貫於此學者，亦以此書爲多。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爲此學。』他這話並非誇大，因爲中國之有戲曲史，實以他這部書爲嚆矢。他這部書論元曲一部分，自然有牠的不可磨滅之價值；卽論宋之雜劇，金之院本，也費了相當的工力。不過關於古初至五代之戲劇一部分，他雖於第一章卽從此開端，還嫌寫的太略。比如他雖已說出戲劇起源於巫優，而巫又遠在優前，可是他並不曾說明何以巫的發生會早於優？何以宗教的藝術（巫舞），會早於世俗的藝術（俳優）？而且，何以前者是民衆的，後者是貴族的？再，他於巫優的關係，優人與樂人

的關係，戲曲與音樂與禮儀的關係，都欠說明。還有，從漢魏到隋唐之間的百戲那一大段歷史，他也沒有詳細論列。至於中國戲劇的發展曾受了四夷之樂，胡人奇幻之戲先後輸入的影響，他更不曾提到了。總之：他這部書恰如其書名所示，只是宋元戲曲史而已。從古初到五代那一部分，是須再有人寫成一部古代戲曲史的。明清以迄現代，是須再有人寫成一部近代戲曲史的。這樣，整部的完善的一部中國戲曲史纔有出現的一天罷。

中國古代戲曲史。吾友W先生有志把牠寫成，可是他又常常忙著別的事要做，僅只寫了兩三章，曾在南國月刊上發表。我們倘要看到他這部書的完成，就須耐煩地等著他了。

中國近代戲曲史，還沒有看到或聽到有人專力從事這項工作。雖然，鄭振鐸氏的文學大綱裏面，於明清兩代的傳奇也曾論及一些，但他似爲全書體例所限，也只能論及這些。好了，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教授青木正兒氏的支那近世戲曲史於今年出版了。算由鄰國的一個學者暫時代替我們彌補了這個缺憾。

青木正兒的這部書，據他自己說，有志繼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而作的。他想題爲明清戲曲史，爲着易入他本國人的耳目，乃題今名。所以稱爲近世者：他以爲中國戲曲唐以前無足論，至宋而稍發達，至元而勃興，至明清而益盛。又以爲元明之間也有差異可以分割，即元

代北曲雜劇盛，明以後則南曲傳奇全盛。且以爲王氏之書，劃宋以前爲古劇，以與元劇區別，他就想以元代百戲曲史上之中世，而把明代以來稱爲近世。

他爲了要研究中國近代戲曲，曾一度至北京考察皮黃戲之王都。他雖不會聽到古典的崑曲之遺響，而有崑曲衰亡之歎，可是他已飽聒所謂皮黃梆子的激越俚鄙之音了。他又曾兩遊上海，有暇輒至徐園，去聽蘇州崑劇傳習所的僮伶演習之崑曲。他以爲中國專演崑劇者，現在唯此一處，雖所演以屬於南曲者爲主，間亦存有北曲之遺音。

當他遊北京的時候，曾訪王國維氏於清華園。王氏問他遊學北京的目的。他說：「想考察戲劇。宋元戲曲史有了先生的名著，已完備了；惟明以後，還沒有人動手，想於此盡其微力。」王氏冷然答道：「明以後無足取。元曲活文學。明清之曲死文學。」他在當時默然無以答，可是王氏之說並不能沮他研究之心。他以爲明清之曲雖爲王氏所唾棄，然談戲曲者要不可缺。况在今之歌場，元曲久已死滅，明清之曲尙有存者，那末，元曲倒是死劇，明清之曲爲活劇了。所以他還是要著成這本書。他以爲倘能起王氏於九原，得見這本書，未必不破顏一笑哩！

他這本書的內容目次，略如下述：第一篇南戲北劇之由來：第一章宋以前戲劇發達之概

略，第二章南北曲之起源，第三章南北曲之分岐。第二篇——南戲復興期（元之中葉至明之正德）：第四章南戲之復興，第五章復興期之南戲，第六章保有元曲餘勢之雜劇。第三篇——崑曲昌盛期（明之嘉靖至清之乾隆）：第七章崑曲之興隆與北曲之衰亡，第八章崑曲勃興時代之戲曲（嘉靖至萬曆初年），第九章崑曲極盛時代（前期）之戲曲（萬曆年間），第十章崑曲極盛時代（後期）之戲曲（明之天啓至清之康熙初年），第十一章崑曲餘勢時代之戲曲（康熙中葉至乾隆末葉）。第四篇——花部勃興期（乾隆末至清朝末）：第十二章花部之勃興與崑曲之衰頹，第十三章崑曲衰落時代之戲曲。第五篇——餘論：第十四章南北曲之比較，第十五章戲場之構造及南戲之脚色，第十六章沈璟之『南九宮十三調曲譜』與蔣孝之『九宮十三調』二譜。此外的附錄兩種，一為明清戲曲作者地方分布表，一為曲學書目舉要，都很重要。其書首自序敘述作書的本旨、和研究戲曲的經過，也很有趣。

他這部書是由他的兩篇論文，一南北曲源流考，一從崑曲到皮黃調之推移，擴大組織而成。所以牠的精彩所在，也只在這兩部分。他雖時引古人如焦循之劇說，近人如王國維吳梅鄭振鐸諸氏之說，究有他自己新得的材料，和新的見解。不過，青木正兒也如我國文人一樣，易犯貴古賤今之見，這在他的書中可以常常遇到的，南北曲在文學上自有其相當的價

值，至今不泯，但在藝術上牠已走入沒落之途，而不能恢復其原有的地位。那是必然的。皮黃調代崑曲而興，雖缺乏文學上的價值，但在藝術上至今尙能保其餘勢，而未至於銷歇。青木正兒認牠爲『活劇』，那是不錯的。倘若僅用文學的眼光來鄙視皮黃，那便錯了。青木正兒以爲乾隆末期後之戲劇史，實即雅部（崑曲）花部（崑曲以外之曲，如高腔，梆子，西皮，二黃之類。）二者之興亡史，也即是雅部花部二者之王霸決興史。從明之萬歷到乾隆中葉，其間好比西周時代，崑腔恰如周室，君臨劇界，能保其尊嚴。到了乾隆末期，就像春秋之世，崑曲的威令漸漸不行，大權落於西秦南弋之手，不過還知道崑曲之可尊。道光以還，就像戰國之世，花部諸腔，各樹一幟，互爭雄長，崑曲雖有若無。到了咸豐同治之間，皮黃一統之業已告成功，差不多有子孫萬世爲劇界王之勢態了。青木正兒敘述這一時期的戲曲變之跡，即崑曲皮黃盛衰變遷之跡，總算很爲詳盡精當。至於皮黃何以會代崑曲而興？他的

是：一，厭舊喜新的傾向，二，觀衆趣味的低落，三，北京人聽不惜崑曲。這樣的說明自然不夠，這當然要推究當時的社會背景了。總之：他這部書雖還有好些缺點，但在目前，就不能不算的敘述中國近代戲曲之變遷的第一部好書。

中國近代戲曲史

目次

編譯略例

序

第一篇 元明之間的南北曲

第一章 古代戲曲發展的鳥瞰……………一

第二章 南北曲的起源……………一一

第三章 南北曲的分派……………二五

第一節 改進的元代雜劇……………二五

第二節 南曲發達的徑路……………二九

第三節 雜劇和戲文的體例……………三二

第四節 元代北劇的盛行和南曲的消沈……………四一

第四章 南北曲的消長……………四九

目次

第一節 南曲後興的始末……………四九

第二節 保有元曲餘勢的雜劇……………九七

第二篇 明清之間的崑曲

第一章 崑曲的勃興和北曲的衰亡……………一九

第一節 崑曲的勃興……………一九

第二節 北曲之衰微及其沒落……………二五

第二章 初期的崑曲……………二九

第三章 極盛時期的崑曲……………四三

第一節 先進諸作家……………四三

第二節 吳江一派……………五二

第三節 湯顯祖……………六六

第四節 其他的戲曲作家……………八四

第四章 後期的崑曲……………三三

第一節 吳江派的餘流……………三三

第二節 玉茗堂派..... 一三九

第三節 無派別的諸作家..... 一六三

第五章 衰落期的崑曲..... 三一一

第三篇 清之花部——皮黃

第一章 花部諸腔的初興和崑曲的沒落..... 三七一

第二章 崑曲沒落時期的戲曲..... 三九九

第一節 雅部之末世的微音..... 三九九

第二節 花部諸腔的戲曲..... 四〇八

餘論 南北曲的異同

附錄

明清戲曲作者地方分布表..... 四一九

曲學書目舉要..... 四二七

第一章 古代戲曲發展的鳥瞰

戲劇的起源出自歌舞，這在世界的戲劇史上，大約相同。古代，原始的人類，智力薄弱，不能夠發見宇宙的奧秘，遂起了一種恐怖心和懷疑心，這恐怖心和懷疑心的逐漸增加，慢慢地由「畏」而轉到「敬」，由「敬」而轉到「信仰」，這裏崇拜「自然」的觀念以起。崇拜「自然」的結果，必定就有對於「自然」的獻媚，原始時代的歌舞，想必便在這個時候發生。他的目的並沒有旁的，只是爲對於「自然」——或是「神」——的一種獻媚的手段。

這時候的歌舞，並沒有特定的人員表演，表演的是民族的某部落的全體，而鑒賞的是他們意識中所想像着的「神」——即「自然」。

一方，對於性的誘惑——即人類的所謂生殖器崇拜，男女雙方，都極力的想求得對方的喜悅，努力表演着自己活潑的姿態，藉以引起對方的注意，這結果也是舞蹈之另一起因。現在南方的苗族中，還存在着這很古的風俗，即所謂「跳月」。那兒每年春月，未婚的男女集於原上，吹著蘆笙，搖著鈴子，終日並肩舞蹈，晚上各將自己中意的人兒，帶回自己的宿

所。這是他們男女兩性互相擇偶的法則。（清陸次雲撰跳月記）

其他在正月或祭祀之時，亦有跳舞，這跳舞就是上面所說的獻媚於「自然」——或是神——的一種手段。

徵諸以前的文獻，在詩經陳風的「宛丘」——「東門之枌」二篇裏寫着的，當和這相類似。它裏面說：「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秋無夏，值其鸞羽。」又，「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這很可看出古代歌舞的神情。

私有財產逐漸發達，人類爲了自己生活而奔跑，不勝繁忙，那一種作爲獻媚「自然」的歌舞，不期然的都逐漸荒廢。可是另一方面對於「自然」的崇拜心，還是始終保存着，在這樣不能兩全的狀態之下，不得不想出一種變通的辦法，於是就有少數的人，專來幹這件事——獻媚「自然」或是一「神」的歌舞，由大衆供給他們的生活。他們更不參加旁的生產，而專門玩這一套把戲。這事慢慢就變爲他們的專職，即俗名爲「巫」。

巫之舞在古書中時有記載，如墨子的非樂篇引逸書湯之官刑裏說：「其恆舞於宮，是謂巫風。」就是。又，楚辭東皇太一篇裏說，「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這也是形容

巫舞的神情。總而言之，巫舞在中國古代是非常盛行的，即現在也還遺存着。他的目的就是爲取媚於「神」——即「自然」——的手段。

私有財產發達的結果，操着經濟權的支配階級，在生活滿足之外，更逐漸想到那些聲色的娛樂。起初，他們祇用權力指使自己的家臣——即奴隸——玩着像「巫」一樣的把戲，來取得自己飯餘酒後的歡笑。其後，更有一班不能獨立生活的人——即沒有經濟權的被支配階級中的一些可憐蟲——爲自己的生活計，也學會了那和巫舞一樣的把戲，他們學會那個，並不是在「死的神」——即自然——面前作祭祀用的；却是供「活的神」——即支配階級——的享樂用的。這就是由「巫」轉入「倡優」的順序。取媚於「死的神」，到底不如取媚於「活的神」來得有效，所以巫舞一天一天的衰落，而倡優便一天一天的旺盛起來了。其原因完全是受經濟背景所支配的結果，並沒有旁的關係。

倡優在中國 具着很悠長的歷史，歷來的支配階級，都藉他爲娛樂的工具。倡優的歌舞，可以說即是中國戲劇的濫觴。在中國由「巫」之舞轉到「倡優」之舞，由倡優之舞轉爲各種的戲劇，其間係隨着生活的變遷和時代的需要，不斷地進化，變更，隱隱之中，有他的因果律在。

漢代初興，天下稍稍平靜，支配階級的勢力，暫時得著安定。自然在這個時候，支配階級——自帝王以下——必定要想出更好的娛樂方法，來銷磨他那「無所事事」的歲月。俳優之流，在他們自然是視為一種很好的娛樂物。這時候的俳優，已經不是為獻媚「神」——即「自然」——的工具，完全成為獻媚於「支配階級」而取得自己生活條件的一種職業。漢書禮樂志載：「郊祭樂人員，初無優人。惟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有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象人即戴假面裝魚蝦獅子等戲的。）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此外還有黃門倡。這一大批倡人，不必說當然以歌舞戲謔為本職的，另外還要扮成蟲魚鳥獸等怪樣子，以博得君王以下的支配階級的笑樂。

武帝元封三年，西域人跟從漢代的使者入中國，便將他的奇戲諸怪物傳到中國來。史記大宛傳裏說：「安息以黎軒善眩人獻於漢。是時上方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蠶抵，出奇戲諸怪物，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蠶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所謂「角抵」，即是角力，角技藝，射御等玩意兒。在張衡的西京賦中，亦曾提及，其所賦平樂觀的角抵戲說：「烏獲扛鼎，都盧尋撞，衝狹燕濯，胸突鉅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

巨獸之爲曼延，舍利之化仙車，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總會仙倡，戲豹舞熊。白虎鼓瑟，蒼龍吹篴。……女媧坐而長歌，聲清暢而委蛇。洪崖立而指揮，被毛羽之襪履，度曲未終，雲飛雪起，……東海黃公，赤刀粵祝，翼獸白虎，卒不能救。……」這種種形狀，都是形容當時角抵戲的情形。所謂角抵戲，幾乎已經被他繪聲繪形的寫出來了。在李尤的平樂觀賦裏，也有說及（藝文類聚六十三）。它寫着：「有仙駕鶴，其形蚺虬，騎驢馳射，狐兔驚走，侏儒（卽俳優）巨人，戲謔爲偶。」這也是寫當時角抵戲的玩法。至元帝初元五年，始罷角抵。雖然據說是因著什麼災，可是我以為也許因爲當時的支配階級，天天看這鳥獸百怪，看得厭煩了、打算另外換一套新的花樣，也未可知。

角抵戲因不蒙支配階級的眷顧，所以他本身到後來就沒有繁盛起來；不過這支流一直還存留着。

到了南北朝的末期，北朝伴着西域文化的輸入，音樂和歌舞，另開了一個新的生面。即在北齊的時候，歌舞中已經有扮演現實社會上的事情，不像漢朝的角抵戲，只專門化裝奇戲諸怪物等把戲。關於當時的歌舞，在文獻中可以看見的有代面踏搖娘撥頭三部。代面是演北齊蘭陵王長恭的故事。蘭陵王長恭，勇武而貌美，和敵作戰的時候，常常戴假面，當時

的人就把這樣子在戲中扮演起來。名為「代面」按：日本的雅樂亦有幽陸王的故事，疑係唐時流入。踏搖娘是北齊時有蘇

鮑鼻這個人，喜歡喝酒，醉了的時候，常毆打自己的老婆，老婆實在受不了這虐待，轉向鄰

里訴苦，當時一班人就扮演這樣子以為笑樂。名之為踏搖娘。攪頭是扮演一個西域的胡人，

被猛獸噬殺了，他的兒子殺猛獸報仇的故事。以上見舊唐書的音樂志，樂府雜錄，教坊記。觀以上的三部曲，可以知

道歌舞到六朝已經有一個很明顯的進步，劇的情節，一天一天的轉到現實的社會方面來。加

之在北周之時，輸入七聲的西域樂，這更是開唐代的音樂興隆之端。」

唐代承繼前朝的樂舞，更加上種種的新製曲。在文獻上可以查到的，如一樊噲排君難戲

唐會要，樂書。演項羽和沛公在鴻門相會的故事。這情節已經比前面的三部曲，更加複雜。

當時在歌舞之外，還有以滑稽問答為主的一種叫做「參軍戲」，這戲源甚古，據唐段

安節樂府雜錄所載：「此戲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開元間有李仙鶴，善此戲，玄宗授他以

「韶州同正參軍」的官。唐及五代間的文獻裏，往往看見記載着「參軍戲」的事，可見參軍

戲在當時是非常盛行的。

「參軍戲」除滑稽問答之外，間及歌曲雲溪友議九卷裏說：「……俳優周季南，季崇

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這是一個例證。而且參軍戲裏有「參軍」和「蒼鶻」二種脚

色。李義山的驕兒詩中說：「忽復學參軍，按聲叫蒼鷓。」即是。參軍戲裏，「參軍」爲主脚，「蒼鷓」爲配脚，尤如日本的「萬歲」和「才藏」的兩種名目一樣。

「附錄一」：高彥休唐闕史卷下載：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匡正；然智巧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俳優爲戲。

可及乃儒服儉巾，褰衣博帶，攝齊以升講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對曰：「金剛

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敷座與夫坐同聲。然後兒坐古時婦人自稱爲兒也。」

上爲之啟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

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倘非婦人，何患乎

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

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待嫁賈嫁同聲。」奚

爲？」上意極歡，寵錫甚厚。翌日，授環衛之員外職。

「附錄二」：趙璘因話錄（卷一）載：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

秉簡者，謂之「參軍椿」。

到了宋朝，參軍戲更進一步，名謂雜劇。雜劇的表演，和唐朝的參軍戲相類似，以滑稽諷刺爲主。這事散見宋代的諸書中。例如岳珂程史裏載：「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賜銀絹萬疋，錢十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談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幘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環，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曰：「二聖環。」伶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環掉腦後可也！」滿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看這段記載，可知宋朝的雜劇，實在和唐的參軍戲差不多；不過已經有不少進步的地方。現在約略說一說。

南宋人著的都城紀勝裏，略述及雜劇的組織，據說雜劇始於北宋之時，所謂「教坊十三部中，以雜劇爲正色。」在衆伎中佔地位最高。而且雜劇的內容，可分爲三部分，「先做尋常之熟事一段，名曰豔段，次做正雜劇，通名爲兩段。」「名雜扮或雜班，乃雜劇之散段。」這比之參軍戲的只有一番滑稽狂言，不必說自然已進步不少了。

至於說到劇中的脚色，「以末泥爲長……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做滑稽的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之裝孤。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這比之參軍戲的言動。只有二個脚色表演者，亦已不可同日而語。

「附錄」：元人輟耕錄裏云：「副淨，古謂之參軍，副末，古謂之蒼鶻。」

當南宋時，北方的金亦有戲劇，名之爲院本。這和北宋的雜劇相差不多，不過因北方的方言不同，所以名稱也不同。雜劇和院本，現在他的劇本，都已經沒有一種存在。我們所能夠知道的，只是他的曲目。據宋周密所作的武林舊事卷十裏載着官本雜劇雜段數二百八十本之目錄，這是南宋的雜劇之目。又元陶九成著的輟耕錄卷廿五裏，著錄院本名目六百九十種，經王國維氏考證這是金代院本之目。宋元戲曲史第六章，又曲錄卷一。

雜劇和院本，演時均備有種種樂曲，內容亦不單是滑稽戲爲止。是演着種種古事，已經略具正劇的規模。例如柳毅大聖樂，是據唐人小說的柳毅傳，爲元人的雜劇柳毅傳書的先聲。崔護六么兒本事詩，取崔護的故事，演繹而成。元人的雜劇裏有崔護調漿，明人亦有桃花人面的雜劇，都是同一的事實。裴航相遇樂亦出自唐人的小說，元人有裴航遇雲英的雜劇，明人的傳奇藍橋記亦寫同樣一件事。其他鶯鶯六么是會真記裏的崔鶯鶯故事。相如文君

是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王魁二鄉題是王魁破海神廟之盟，棄了妓女桂英的故事，元人的雜劇有神廟王魁負桂英一本，但至今不傳，其故事只在明人的青泥蓮花記裏載着。這些都是戲劇的好題目，觀其內容的逐漸複雜，益可以證明戲劇是不斷地隨着時代——即支配階級娛樂的需要——而進化。在這裏，我們可以說中國到了宋代，雜劇出現，方才具着真正戲劇的規模。這以前如其說是戲劇，倒不如說是歌舞，反來得妥當。

第二章 南北曲的起源

宋代的雜劇中所用的樂曲，在都城紀勝裏載着：「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可

見在當時曲破，斷送，是常用之樂。曲破者，係樂器的一種，詞源音譜裏說：「大曲，則

倍以六頭管品之，其聲流美，即歌者所謂曲破。」這樣看來，「曲破」可以說即是大曲的別

稱。不過在別的書上寫着還是有分別，明王伯良的曲律卷十裏所引樂府渾成宋修內司編，書今佚亡，據說伯良亦僅見其一

本。的林鐘商目中，並列着「大曲」，「曲破」兩種名目。都城紀勝的唱賺之條裏亦記着：

「凡賺之最難者，其慢曲，曲破，大曲，曠唱……」也將大曲和曲破兩種並稱。又宋史樂志

裏卷十亦說：「太宗洞曉音律……凡制大曲十八曲……曲破二十九……琵琶獨彈曲破十

五，……小曲二百七十。……」這可以看出大曲和曲破是有不同的地方。

在武林舊事肥南宋的中葉，乾道，淳熙，間事。裏，屢次看見記着，在朝儀的宴會時，奏音樂「曲破」，却

不見「大曲」。今列舉幾種曲破如下：

萬壽無疆薄眉曲破 萬歲梁州曲破 齊天樂曲破 老人星降黃龍曲破

萬花新曲破（以上見卷一）、天基聖節排當樂次之條。）

十色菊千秋歲曲破 會慶萬年

薄媚曲破對舞 泛蘭舟曲破（以上散見卷七）

南宋史浩的鄮峰真隱大曲裏所載的舞曲劍舞，在樂曲上往往名爲「劍器曲破」，按「薄媚」，「梁州」「齊天樂」「劍器」等名，在宋史樂志的大曲目中，亦有看見。又「絳黃龍」曲破，在詞源上^卷是作爲大曲的一例，而前面所列的曲目中，却明明寫着是曲破，這可見大曲和曲破到後來已經是不大能够區別，只在最初的時候，有許多不同之點。

王國維氏就劍舞下斷案，謂：「其曲中有破有徹，蓋截大曲之入破以後用之。」

宋元戲曲史第

四章

以爲曲破是取大曲的下半截而成，這種望文生義的解釋，當然不見得妥當。鄮峰真隱大曲的採蓮舞裏說：「後行吹採蓮曲破，五人衆舞，到入破先兩人舞出。」顯然在曲破裏，也有入破以前的曲存着。曲破和大曲，他的組織好像是相類似的東西。在東京夢華錄（卷九）裏說：「雷中慶……舞曲破。擷前一遍，舞者入場，至歇拍。續一人入場。」所謂「歇拍」，和前述的「入破」，全都是大曲的遍名。大曲的組織，究用多少的小曲集合而成？據碧雞漫志裏載，有「大遍」和「小遍」的分別：大曲用散序，鞞，排遍，擷，正擷，入破，虛催，實催，衰遍，歇拍，殺衰等而成一曲者，是爲「大遍」。看現存曲辭的實例，

約略和這相同，只是散序和排遍，往往是有重複幾遍的。夢華錄裏的所謂曲破，這時一定還沒有和大曲混同，因為在同書裏關於右面的記事後，列着「勾合大曲舞」一種，「明記着用大曲的時候，和用曲破的區別。想夢華錄的著者，必還在北宋之末，看見曲破和大曲這兩種東西，形式未混同，而其體裁已逐漸接近。這樣，兩者在最初只備着相類似體，到南宋之後，方才混合而成爲一種東西。這論斷或者是不會錯的。遺憾的是兩者最初的區別是怎樣現在的我們，還不得其詳。

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爲南宋雜劇目錄唯一的資料，其名目有許多用樂曲名其戲名的，「如三爺老大明樂」等等之類。王國維氏曾注意到這一點，精細地尋出其音樂的系統。宋大曲考，和宋元戲曲史曲五章。據宋元戲曲史所列，官本雜劇二百八十種之中，其樂曲目有：

- 一 大曲……………一百零三
- 二 法曲……………四
- 三 諸宮調……………二
- 四 普通的詞調……………三十五
- 五 金元曲調……………九

——這裏面未詳的當然還有不少。

以上所列的，關於曲破，竟未列着一個，這和都城紀勝所載的不符合。不過大曲和曲破，他的關係，已經在上面敘述過，那末，王氏所說的大曲，有許多或者就可以叫作曲破，這才和都城紀勝裏所說的不相違背。而且在官本雜劇中，看這多數的大曲系統，裏面倒可以看出雜劇和曲破的關係。就大曲系，以王氏根據宋史樂志及文獻通考的教坊部所載的四十大曲目錄爲標準：

- (一)「爭曲六么」用圈者係大曲之名之類二十本 (二)「索拜瀛府」之類六本 (三)「四僧梁州」之類七本 (四)「領伊州」之類五本 (五)「桶擔新水」之類四本 (六)「簡帖簿媚」之類九本 (七)「土地大明樂」之類三本 (八)「趕厥胡渭州」之類四本 (九)「單打石州」之類三本 (十)「塑金剛大聖樂」之類三本 (十一)「霸王中和樂」之類四本 (十二)「喝貼萬年歡」之類二本 (十三)「大打調道人歡」之類四本 (十四)「打勘長壽仙」之類三本 (十五)「病爺老劍器」之類二本 (十六)「黃傑進延壽樂」之類二本 (十七)「扯藍兒賀皇恩」之類二本 (十八)「唐輔探蓮」之類三本 (十九)「夢巫山彩雲歸」之類二本 (二十)「橙僂保金枝」 (二十一)

「老孤嘉慶樂」 (二十二) 「進筆慶雲樂」 (二十三) 「裴航相遇樂」 (二十四) 「能知他泛清波」 (二十五) 「禾打千春樂」 (二十六) 「牛五郎罷金鉦」各一本
又據張炎的詞源卷四和洪邁的容齋隨筆卷十的記載有「列女降黃龍」之類五本 「迎鼓熙州」之類三本。

此外或者可以再加「五柳菊花新」「雙羅羅啄木兒」「賴房錢啄木兒」「園城啄木兒」四本。王氏把「菊花新」放入普通詞調內，這未見盡然，按齊東野語卷十「有菊花新曲破」一條，講這樂曲製作的緣起極詳。既題名為曲破，自然可以算為大曲的一類。

關於都城紀勝裏所謂「斷送」，亦有一考的價值。東京夢華錄裏記着「於朝宴第七盞，女童隊舞探蓮之曲」的情形，裏面有「且舞且唱，樂部斷送探蓮訖，曲終復羣舞！」之語。所謂「斷送」，想必是當時關於樂曲奏法的術語。觀其前文說：「且舞且唱」，後面接着是：「曲終復羣舞」。前後兩次舞之中，顯然中間有單只奏樂的事實。又同篇「第六盞」之條，記着左右軍爲築毬的競技時，樂部亦奏樂和之。裏面說：「樂部哨笛杖鼓斷送，左軍先以毬團轉，衆小築數遭。」這分明是競技將開始的時候，樂部以哨笛，杖鼓相和的樣子，裏面單

有樂曲而不伴歌舞。

「斷送」附隨於雜劇，載在武林舊事裏，茲列舉數例如左：

- 一 雜劇吳師賢已下，做君臣賢爨。斷送萬歲聲。
 - 二 雜劇周朝清已下，做三京下書。斷送遼池遊。
 - 三 雜劇何晏喜已下，做楊飯。斷送四時歡。
 - 四 雜劇時和已下，做四倍少年遊，斷送賀前豐。
- 以上見卷一，天基聖節排當樂次條。
- 五 勾雜劇色時和等，做堯舜禹湯，斷送萬歲聲。
 - 六 勾雜劇色吳國寶等，做年年好，斷送四時歡。
- 以上見卷八，皇后歸謁家廟條。

都城紀勝裏所謂「曲破」「斷送」，此地每樣都已經舉出他的實例。即「君臣賢爨」等雜劇，在搬演時使用的歌舞曲是「曲破」（曲名未詳），附隨着而別奏的如「萬歲聲」等其使用的舞曲是「斷送」。

關於雜劇中，在如何的狀態下用「曲破」，和在如何的狀態下用「斷送」的問題，又

科唱白三者的關係，於如何的樣式中被配合的問題，這倒很值得我們知道的。討厭的就是在雜劇的原本連一本都不能見的今日，直接想找他的材料，已經近於絕望，只能在間接的文獻裏，約略搜索出一點。鄭峰真隱大曲裏所載七種的舞曲，其中「劍舞」一段，最具劇的要素，彷彿是雜劇之體。今節錄其大要，以示其體例如左：

「二舞者對廳立榻上，……竹竿子

舞隊及雜劇的指揮者

勾念畢。

按勾卽入場，念卽致應酬之詞

樂部吹劍器曲破，

作舞一段了。二舞者同唱「霜天曉角」，……（曲辭略）……樂部唱曲子。作舞劍器一曲破」一段。二人分立兩邊。別兩人漢裝者出，對坐。桌上設酒果。竹竿子念。……致語略）……樂部唱曲子。舞劍器「曲破」一段。一人左立者榻舞，有欲刺右漢裝者之勢。又一人舞進前翼蔽之。舞罷，兩舞者並退。漢裝者亦退。○復有兩人唐裝者出，對坐。桌上設筆硯紙。舞者一人，換婦人裝立榻上。竹竿子念。……（致語略）……樂部唱曲子，舞劍器曲破一段，作龍蛇蜿蜒曼衍之勢，兩人唐裝者起，二舞者一男一女對舞。結舞器曲破徹。竹竿子念。……（念語略）……念了，二舞者出隊。」

看上面一段，可以約略知道「曲破」的用法。這「劍舞」是否即是當時的雜劇，尙不能憑空專斷；卽算是當時的雜劇，其程度也很幼稚，決不能和後來元代的雜劇相比擬。不過

在這裏已經明白，關於「曲破」在雜劇中的任務，主要的是作為舞蹈的伴奏，並用於唱或別的歌曲時。其餘如滑稽諷刺的科白等，那決不會和曲破發生關係。

斷送的用法如何，在東京夢華錄裏已舉出女童隊舞之例，隊舞的前段和後段的中間，作為中休的伴奏。換句話說，即是先舞完後奏斷送；或先奏斷送後歌舞，是一種交互演奏的東西。

現在舉南曲張叶狀元的戲文第二齣用斷送的一段，使讀者可以約略想像到「斷送」的用法：

生 上白(?) 訛末。衆 諾！勞得謝送道呵！相煩那子弟。後行子弟饒個「燭影搖紅斷送」。衆 動樂器。生踏場調數。生白 (望江南)多忒戲。本事實風騷。使拍超烘非樂

事，築球打彈謾徒勞。沒意品笙簫。諳譚砌。醉醉仗歌謠。出入須還詩斷送，中間惟有笑偏饒。教看衆樂醕醕唱 適來聽得一派樂聲，不知誰家調弄？衆 燭影搖紅。生 暫借軋色

衆 有！生唱 罷，學個張狀元似像。衆 謝了。生 畫堂悄，最堪宴樂。綉簾垂。隔斷春風。波艷盃行泛綠，夜深深燭影搖紅。生唱 (燭影搖紅)……(辭略)……

按「燭影搖紅」屬大石調慢詞(又名引子)之曲，是一種慢拍子，於俳優初登場時用之

。在這劇裏斷送是奏於一劇的冒頭，這體例在別的南曲裏，很不容易看見。此類搬演法，恐怕即是南宋雜劇的遺風。

在官本雜劇段數裏，如「病鄭道遙樂」「醉花陰爨」等，詞調而以別的小曲名它的亦不少。

「這兒我們知道宋代的雜劇中關於樂曲的用法，不外三途，即：歌舞同時奏的——曲破；無曲辭但奏樂的——斷送；及座興的歌曲——小曲。在劇中關於人物情景的表現，和場面的背景，一點都沒有發達。奏曲之始，在元代以後的雜劇中，是代以對話的一部分。這樣，所謂宋代的雜劇，可以說只是從舞曲到戲曲的過渡時代。」

元陶九成的輟耕錄裏卷二所載院本名目六百九十種，大約是金時的作品，間或混入許多元本，也未可知。這裏面名目

上用大曲的十六本，用法曲的七本，用詞調的三十七本。其他不著曲名的太多，這和官本雜劇段數所用的曲牌，實在不能作為正確的比較，真是一件遺憾。不過單從右邊的數字上，也可以證明院本所用的樂曲正和雜劇一樣。兩者均出自北宋雜劇的一源，到以後方逐漸南北分枝。

本來所謂文化，在同一時代和同一經濟組織之下，它質量上決不會相差到那兒去的。況

當時金人的文化，本來很落後——因為他的經濟組織，還剛剛脫離游牧時代不久——所以他侵入了中國，自然受中國的同化，這同化的結果，便是產生相同或相類似的東西。

(註)所謂文化，完全是隨着經濟的組織和時代的變遷而進展的。一民族的文化，當他和別民族的文化接觸時，如果別種民族的文化優於自己民族的文化，自己這民族，就非吸收別種民族的文化不成。有時或自己這民族的文化，因過於落後，就得大部棄去，而以吸收來的別種民族的文化，作為自己民族的文化，否則，自己的民族就會慢慢的不能生存而至於滅亡。所以當東方和西方接觸時，東方還在封建的時代，西方已到了資本主義成熟時代，自然，東方非棄去他本來封建時代的生產方式而學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成。這是社會進化必然的趨勢。現在資本主義已轉向沒落將不能統治這世界，世界上已產生了新的社會形式。那末，一切的文化，勢將跟着轉到另一個新的方向去，這是必然的。

所謂金的院本，其質的方面，自然不會和宋的雜劇差得很遠。不過兩者的名目不同。并且因地理上的關係，帶來的地方色彩，不免也有些差別，輟耕錄（卷二十五）裏說：「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又太和正音譜裏也說：『雜劇者，雜戲也；院本者，行院之本也。』這解釋雖不免有些滑稽，但據此可以知道雜劇和院本，他的名稱上的差別，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在輟耕錄裏，明明說着兩者是相同的東西。

關於音樂方面，因北方有士俗之曲和金人的蕃樂，南方也有南方的士俗之音，各受其周圍環境的影響，自不免一天一天的差異起來。這差異到了後來，就成了南北曲分派的原因。這樣，雜劇和院本，可以說最初是同一源流，後來纔漸漸的分出差異。現在姑且取零碎的事實，區別兩者的差異點和一致點，或者藉此倒可以朦朧地認識其同源異流的所在。

(一) 兩者的一致點，

A、段數 都城紀勝裏說：

『雜劇……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豔段，次做正雜劇，通名爲兩段。……雜扮或名雜班，又名技和，乃雜劇之散段。』

觀上文，雜劇的段數，應該由四段構成，即——

豔段(一段)——正雜劇(兩段)——雜扮(一段)。

這四段爲後來元代雜劇定形四折之體的萌芽。不過這裏所謂四段，其各段所演的內容，都互相不連絡。不像後來雜劇的四折，是連貫一起的。這是兩者不同的地方。

金之院本，亦約略和雜劇的段數相同，其曲中有「拴搐艷段」(輟耕錄載)一門，中有「毬棒艷」「破巢艷」等目，這剛巧和南方的「正雜劇」相當。有許多院本，其前座有艷段

一節，這更和雜劇接近了。關於雜扮是不是有相當的，雖未見明文，可是院本中演着和雜扮一類的（按雜扮即笑劇之類）却很多。院本名目中，其「衝撞引首」「打略拴搐」「諸雜砌」「三門，即演笑劇而且兼雜藝的。這顯然可知院本中必有和雜劇的雜扮相當的一段在。當時或者名稱不同，也未可知。

B、脚色 脚色即俳優的職掌。都城紀勝裏寫雜劇的脚色，這樣說：

「雜劇中末泥爲長，每四人或五人爲一場。……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

院本中的脚色，輟耕錄裏記載着，

「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一曰副末……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

兩者的名目，互見一致。

C、戲目 官本雜劇段數裏與院本名目相類似的戲目，實在不少，下面約略的列舉幾點。

（甲）兩者名目相一致的，或者可以說是同一種戲，如：

（一）燒花新水 （二）熙州駱駝 （三）病鄭道遙樂 （四）列女黃龍 （五）三出

舍 (六) 三入出 (七) 眼藥孤 (八) 羹湯六么 (以上名目，雜劇和院本全同)

(九) 喝貼萬年歡雜劇 賀貼萬年歡院本 (喝和賀北方音相通，或者是同一名) (十)

老姑遣姐雜劇 老孤遣旦院本 (姑、姐、和孤、旦、音相通)

(乙) 名目互相連絡，可以認為一類戲的，如：

(雜劇) 普天樂打三教

(院本) 集賢賓打三教

滿皇州卦鋪兒

卦鋪兒

諸宮調卦冊兒

卦冊兒

三登樂院公狗兒

院公狗兒

「打三教」和「卦鋪兒」，在雜劇中樂曲異名的還有幾本。大約可以想像到這內容必定相近似的。同是演某種尋常熟事的東西。

(二) 差異點

A、官本雜劇比較院本名目，其採用大曲之類的古樂，來得多一點，列舉如左：

(雜劇) 總數二百八十本 (內大曲一百零三本) 法曲四本 詞調及時曲四十六本

(院本) 總數六百九十本 (大曲十六本) 法曲七本 詞調及時曲三十八本

這裏面不必說院本中不表明樂曲的實在太多，以這種比較而想斷定他原來的真相，當然不十分正確，不過約略可以知道雜劇在承繼古的傳統上，一定比院本來得優越一點；而院本比較決不像雜劇這樣的保守。原因完全是由兩方的環境關係所促成的。

B、院本中從它那劇的名目而推想到劇的內容，似乎要比雜劇來得進步，例如所演的：

(一) 王子端捲簾記 (二) 女狀元春桃記 (三) 杜甫游春 (四) 張生煮海 (五) 赤壁鏖兵 (六) 莊周夢 (七) 唐三藏 (八) 晉宣成道記 (九) 蘇武和番 這等等的名目，在官本雜劇中是很少見的。這些故事有許多已脫去了那忠孝節義的舊套，而踏上一條新的道路，這不能不說是它的進步之點。

第三章 南北曲的分派

第一節 改進的元代雜劇

元初，受着新的外來的刺激，和統治者變更的結果，文化上也不免有許多改變。在戲劇方面，元代的雜劇比起宋代的雜劇來，實在有不少的進步。內容益加充實，擴張。劇的結構也比較的完備。現在將它分爲劇的結構，內容，和樂曲三方面來說一說：

A、結構 關於元雜劇的結構，就元槧古今雜劇三十種及元曲選所載，係一本分爲四折，前後一貫，互相聯絡。這四折本來是沿襲南宋雜劇的四段下來的（雜劇的四段，前章已說過。）不過宋雜劇的四段，不互相聯絡，這是兩者的不同點。

關於脚色方面，元雜劇中顯著的看到增加。宋金時的「末泥」，被改爲「正末」。「副末」被分成「外末」「冲末」「二末」等，又添「小末」。「副淨」略稱爲「淨」，「雜扮」變成「丑」。此外「旦角」的發展，實在大可驚人。「旦」在宋雜劇中，本來已經有的。不

過不見得佔怎樣重要的位置，可是到了元代的雜劇中，便有許多「旦」出現，除「老旦」「小旦」「旦徠」「色旦」「搵旦」「外旦」「貼旦」等而外，還有「正旦」作爲「正末」的配角，和「正末」互相匹對。關於「旦」的發達，是劇的向現實性方面展開的一種明示，因爲社會是男女兩性的，並不是男子一性的。（不過中國歷來的旦，係男扮女裝，弄成那種怪樣子，怪醜態，致失了劇的原意。）「旦」的發達，可以說是劇的進步之點。

B、內容 從現存的元雜劇一百幾十種的內容看來，大都每一種都是搬演一件事情的始末，全部的情節，錯綜複雜，和外形的四折相稱。這比之宋雜劇中，多演「爭曲六么」「打毬大明樂」「看燈胡渭州」等單純的笑劇的，已不可同日而語。特別它文學技巧的高邁，是我們所應該欽佩的。

元劇的文學技術之顯著的發達，歷來的人都歸功於幾個作劇家的天才。不過我以為與其歸功於幾個天才；倒不如歸功於當時的環境。歷史上記載，元朝的聖旨，多是用白話的，這應是元劇中科白發達的原因。同時元朝係異種的民族，爲漢族的統治者，中國傳統的思想自然不免有一部分的解放。南宋的道學者流那些酸溜溜的東西，在元劇中影響是不大的。思想稍得自由，文學方面自然便能夠發展開來。加之文學的形式 跟着時代的轉 亦有所變更，

不受傳統文學的束縛，各人有自由裁量的餘地，這也是使各人文學的技巧展開的原因。總之，元劇在中國的文學史上，（戲劇史上不必說）是有相當的位置的，如西廂記等等，確是成功的作品。

C、樂曲 宋金的雜劇院本，每一劇所用的只是一種主要的樂曲，例如「鶯鶯六么」以「六么大曲」爲主要曲，「劍舞」以「劍器曲破」爲主要曲等。元劇則不然，一折之中，有大曲，有小曲，也有詞調，間或并採用時調。裏面用各種的小曲，雜綴而成。現在摘出關漢卿的閨怨佳人拜月亭的第二折來看：

〔一枝花〕見諸宮……〔梁州〕或出自大曲 梁州之一遍……〔牧羊關〕見諸宮……〔賀新郎〕見宋代 詞調……〔牧羊關〕見諸宮……〔聞蝦蟆〕末 詳……〔哭皇天〕末 詳……〔烏夜啼〕詞中……〔三煞〕……〔二煞〕〔收尾〕三盤 以下 是尾聲，尾聲往 往用歌曲湊成

這樣，一折之中，用許多曲雜湊而成。（其一折中有用同一的調子的，那連結法大概有一定習慣。）在大曲中雖亦用許多小曲組織成功，可是他有一定的公式的，即依散序、鞞、排遍、攔、正攔、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歇拍、殺袞的順序，這樣排列下來，是一定不變的。所以元曲的雜綴式，是一種戲劇作法的解放，也是元曲進步的地方。

關於元曲的唱法，非常別緻，每一折戲，由表演的主脚（正末或正旦之類）獨唱到底，旁的脚色，通常以不唱為原則。這一種單唱式，在以前或以後的戲劇中，非常不容易看見。通常複唱式（兩人以上交互唱一種調）和合唱式（兩人以上同時唱）乃戲劇自然的要求；而元曲獨興行單唱，不知道是什麼理由？無從考證。

D用途 元雜劇關於唱的用途，已經有相當的進步，其用途可別為四項：

（一）作為對話的代用。即，正旦或正末在對話的時候，比起賓白，還是唱來得重要。這種用唱代對話，在劇中到處可以看見。

（二）表示劇中人物的意志。這裏面有種種不同，如抒情，願望，抱負，企圖，想像等關於發表個人內心的心境的，用唱有不陷於太露骨的功效。

（三）表明事態的。即用唱來表示事件的過去及現在的狀態，或形容他人，或使人明白自己的現狀及動作等。

（四）描畫四圍的情景 這是作為舞台裝置的代用，使看客能够明瞭當時的環境，也是唱的一種功效。

「唱」在元劇中，自然是占最重要的地位，科白還不過是一種附帶的東西。這固然離話

劇的時代還很遠，但在歌劇中可算是一種比較進步的

第二節 南曲發達的徑路

南曲的起源，據明人之說，是在北宋末或宋南渡之後，起於浙江的温州地方。這雖不十分可靠，却也不是無因的。明初，葉子奇的草木子卷四裏說：「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之人作之。」這明明寫着南曲由王魁開始，而王魁之作；却是永嘉即温州人。祝允明的猥談裏亦說，南戲出自宣和以後，在南渡時，名爲「温州雜劇」；同時他並舉出趙貞女蔡二郎等戲名。明徐文長的南詞敘錄裏，綜合前面兩說，將王魁趙貞女作爲南曲的濫觴。並名之爲：「永嘉雜劇」，又曰：「鶻伶聲嗽」。這種轉輾相傳的記載，究竟能否靠得住？完全沒有把握。

南宋的雜劇和元以後的南曲，比較起來，幾乎是相隔天遠。第一，劇的長短，後者幾乎比前者超過幾十倍。第二，樂曲的編成，前者一劇中純用一種主要的樂曲；後者却雜綴衆曲，又混用宮調，形成一種很複雜的音調。第三，前者先以科白開場，後演歌舞；後者以先演歌曲一齣爲通例。這些不同的地方，是非常奇怪的，使我們不能斷定南曲的源流和系統。換句話說，他是否繼承北方雜劇而來，在現在的我們，直無從知道。

說：

南曲的發達，這中間和諸宮調的關係，或者倒很密切。現在約略把這裏面的情形說一

A、南曲全劇的結構；時常是長篇的東西，例如琵琶記有四十三齣之多，其他永樂

大典中所收的元代戲文，也有許多不劣的長篇存在着。宋金的戲劇，僅僅一段或者二

段，元代的雜劇，大抵皆四折，普通長的不過二本八折，最長的西廂記亦只有五本二十

折。西廂記是諸宮調的
董西廂改作的。而原作董西廂已經有四卷的雄篇。其他諸宮調中如元代王伯成的

天寶遺事，今全書雖散佚不存，但據雍熙樂府及其他的曲譜所引。綜合殘餘的套數，還

得五十餘套，這可想見當時規模的雄大。這些長篇的諸宮調，或者正是引起元代南戲模

仿的動因。

B、南曲之樂曲的編成，和諸宮調相類似。雜綴衆曲之體，以「諸宮調」及「唱

賺」爲先聲，元雜劇係仿這而成的。南曲的雜綴式，不必說亦當以「諸宮調」及「唱

賺」爲宗。頻繁的變宮調，是諸宮調的特色。南曲往往一齣中混用兩種以上的宮調，正

和這變宮調相類似。這不特在「唱賺」及「北雜劇」中沒有這種體裁；即在「大曲」和

「曲破」中也沒有這類體裁。即此，我們可以知道「南曲」和「諸宮調」的關係。

C、南曲各齣在開演時，先唱曲而後科白，這和北劇剛剛相反，北劇每一折必先科白而後唱曲。在宋金的古劇中，大概也和北劇相同——如「呂洞賓」劇勾院本中，開始便是各色的賓白，「劍舞」開始以竹竿子的念語等可證明，——只有諸宮調中，必先唱曲而後以說話補足之，這正和南曲相似。不必說這決不是諸宮調受南曲的影響（諸宮調先而南曲後。）必是南曲受諸宮調的影響。

D、南曲比之北劇，舞台的轉換加繁，排演的順序，純粹用敘事的方法，這亦和諸宮調相彷彿。

以上不過是皮相的觀測，單就表面上的雷同而說明這兩者的類似。至於內容方面我們沒有論及。但古來的中國文人，都是重模仿的，而且，所模仿的又都是形式。所以說南曲有許多是模仿諸宮調而來，以後慢慢的逐步加以改革，這斷語或者不會有多大的錯誤。

所謂南曲是出自溫州的話，在前面已經引證了幾種書中的記載；同時在曲文本身，也會提及，如張協狀元永樂大典的第一齣，作者述作意的詞中說：「狀元張協傳前回曾演，汝輩搬成這番書會，要奪魅名，占斷東甌卽溫州。」盛事，諸宮調唱出來因斯羅響。」這段書說明作者的視野，只及於溫州，換句話說：在當時溫州地方流行南曲，這大概不成問題的事。不過因此

就說南曲是發源溫州，未免武斷而且近於滑稽。

第三節 雜劇和戲文的體例

A、雜劇的體例

元代的雜劇，一劇以分爲四折爲通例，前面已經說過。「折」之前往往有所謂「楔子」一段，這可以說是全劇的提綱揭要。間或這「楔子」亦有置於劇的中間的，不過這樣的例非常之少。一劇四折的體例，在元曲中好像是須嚴重遵守的。古今雜劇三十種及元曲選裏，均載得很明白，例外的只有張時起的賽花月秋千記，據錄鬼簿所載是六折。（此曲早已遺亡，無從查考。）其餘如趙氏孤兒一劇，元曲選裏分爲五折，不過那是把後面的四個尾聲成爲一折的，論理還應該只算四折。

雜劇各折都具着「唱」「科」「白」的三種要素，「唱」是念詞，「科」是身體動作，「白」是說話。在中國以前的戲劇中「唱」佔最重要的地位。雜劇裏面，往往一劇的主脚——正末或正旦——獨唱到底，接唱或合唱，是不容易看見的。其他的助脚，只用「白」而不用「唱」，是爲常例。有時候遇着正旦和正末對峙時，還是只一方唱，一方不唱，這一種

單唱法，可以說是北曲（即雜劇）和南曲（即戲文）最明顯的差異點。

一劇中正末或正旦併不一定只限於扮演一個人物。有時一個人可以輪流扮幾個人。例如酷寒亭一劇裏，第一折第二折，正末扮趙用，第三折扮張保，第四折更扮宋彬，這是很明白的一個例；不過一個脚色（正末或正旦）雖可以扮幾個人物，而「唱」却還是一個主要脚色——正末或正旦——獨唱。這在現在看起來，自然覺得有相當滑稽，但當時決不會有人認為不對的。

關於曲的組織，是每一折雜綴若干小曲而成，名為「一套」。一套曲裏面，只准用同一宮調（即調子），不能和別的宮調混用。曲辭的韻，每一套曲用一韻到底，其韻用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所用的宮調是隋唐的燕樂二十八調的遺風。惟實際上雜劇所用的只有黃鐘，正宮，仙呂，中呂，南呂等五宮，和大石調，小石調，雙調，越調，商角調，般涉調，商調等七調，合計不過十二宮調。一套曲的末了，必有「尾聲」「煞尾」等作為一折的結束。這是一定的慣例。

就「白」講起來，「定場白」即在登場的開始時說的，大概總以幾句詩開頭。然後再繼以口語的獨白或對話。關於「白」的特殊用法，有所謂「背云」「帶云」等把戲，「背云」

即在對話之際，一個人離開坐位，獨自向看客說出關於心中的私事，使看客明瞭劇情。「帶云」即在唱曲中間所附帶的說白。

元劇中「說白」並不佔怎樣重要的位置，有時演劇者有伸縮加添的餘地。有時戲文中簡直不寫出說什麼話，但寫着「說關子介」「說關」等字樣，（見永樂大典殘本的「小孫屠」及「官門子弟錯立身」二本中）將說話一任演劇者的自由裁量。這一類說關子——或關目，即敘述事情的始末——在作曲者認為是不甚重要的事。因為中國以前的作曲者，只注重曲辭（讀曲者也是一樣的心理。），而不注重「白」，白在他們認為只是補「曲辭」所不及的。換句話說：只是爲曲辭——或劇情的一種說明而已。

最後說到所謂「唱」和「白」的關係。一折的開始，總是先「白」而後「唱」——即先說明而後演的意思——每折的主脚上場之前，往往有別的角色先上場弄許多科白、然後主脚再徐徐登場，這大概是以前所說的什麼「先賓而後主」的道理。

「科」即是動作，別無說明的必要。

B、戲文的體例

戲文（即南曲）的體例，可以引琵琶記張協狀元小孫屠官門子弟錯立身四種作爲例證，

(腔同辭異)

(辭腔均同)

乙○○○○○○○○○○○○○○○○○○○○
甲○○○○○○○○○○○○○○○○○○○○
乙○○○○○○○○○○○○○○○○○○○○
甲○○○○○○○○○○○○○○○○○○○○

(接合唱式) 甲○○○○○○○○○○○○○○○○○○○○乙○○○○○○○○○○○○○○○○○○○○

所有南劇的唱法，不外用這五種方式變來變去，無論怎樣，總逃不出這五種方式之外。

其次，關於曲的編成，在每齣當中，總是用好幾套曲。一套曲裏面，自兩三曲至六七曲不同。因此一齣(即數套曲)中間常常有變宮調(取其聲調不時雷同)的花樣，這比之雜劇一折一套，一套只用一個宮調(大約十數曲至二十曲)又是一種不同之點。現在引琵琶

記第九齣的宮調及曲牌來做一個例：

仙呂入雙調。竇地錦襠……〔哭歧婆〕……越調。過曲〔水底魚兒〕……正宮。北叨叨令……
〔竇山錦襠〕……〔哭歧婆〕……仙呂入雙調。〔五供養〕……〔前腔〕……中呂〔山花子〕……〔
前腔〕……〔前腔〕……〔太和佛〕……〔舞霓裳〕……〔紅繡鞋〕……〔意不盡〕

這種一齣中換幾個宮調，是很平常的事。其所用的宮調，在元代本來有十三個宮調，自元末至明初一減而為九個宮調。所用的音樂，係發展於南方，所以「戲文」又稱為「南曲」。

在元代的中葉，有「南北合腔」的曲調出現，現在舉一個例如下：(小孫屠的戲文中)

北曲：一枝花……鳳春時……迎仙客……綉帶兒……朱哥兒……梁州令……梧桐樹……
北曲：新水令……南曲：風入松……北曲：折桂令……南曲：風入松……北曲：水仙子……南曲：風入松……北曲：雁兒落……南曲：風入松……北曲：得勝令……南曲：風入松……

曲的種類，有「引子」（古名爲「慢詞」）「過曲」（古名爲「近詞」）「尾聲」之別。「引子」的拍子散慢，「過曲」慢慢的轉激，「尾聲」又輕輕的收住。這取其由淺入深，引人入勝，又有餘味不盡之意。

南曲所用的音韻，和中原的音韻稍異，除平上去三聲外，兼用入聲。曲辭方面，南曲不像北劇時常用許多俗語，和許多虛字（即助詞助動詞接續詞之類）。南曲中俗語比較少虛字也少，因爲這樣，所以語氣總比不上北劇的暢達。

就「白」言，定場的獨白先以詩而後繼以口語，這和雜劇略同。又往往有幾個人登場，分担念一首詩或詞，再繼以對話的方式，這種例在戲文中很多，例如琵琶記第七齣登場時，生，丑，淨，末四脚色分誦浣溪沙一闕，原文：

「浣溪沙」〔生云〕千里鶯啼綠映紅，〔丑云〕水村山郭酒旗風，〔末云〕行人如在圖

畫中。

〔末云〕不煖不寒天氣好，
或住旅人逢，〔合〕此時誰不歎四東！

這體例，在北劇中是沒有的。而南曲自明萬曆以來，益益的盛行。同時北劇中的說白，係純粹的口語體，比較來得純正；南曲有時便要玩起那四六駢體的把戲，使人看起來，覺得討厭。例如張協狀元裏有一段說：

末白 小客肩担五十秤、背負五十斤。通得諸路鄉談；辦得川廣行貨。衝煙披霧，不辭千里之迢遙；帶雨冒風，何惜此身之跋涉。

這種文縷縷的文句，從一個做小生意的口裏說出來，多麼肉麻。作曲者不注意劇中人的身分，是一個最大的缺點。

關於「白」和「唱」的順序，南曲中先「唱」而後「白」，是為原則。北劇反乎是，總是先「白」而後「唱」，這也是兩者的一種差異點。當然裏面不免各有例外，不過那只能算是例外罷了。

南曲中全劇的結構，好像有一定的方式似的。每劇的開始，必先出以劇中的主要人物及隱約地說出將發生的事情，然後再一齣一齣的展示開來，最後無論怎樣的一幕悲劇，總須以

「團圓」收場，這千篇一律的「團圓」花樣，就像現在所演的美國電影一樣，實在找不出什麼例外。所以在北劇中還有寶娥冤、盆兒鬼、梧桐雨等幾本悲劇；而南曲中真正能算得悲劇的，可以說一本也沒有。就像桃花扇，最後侯方域和李香君，悟道出家，這在形式上好像並沒有玩團圓的把戲，而實際兩人都成佛成道去了還是一種團圓。並且南曲中能夠像這樣收場的，已經不容易多見。

劇中所描寫的哀事和樂事，往往用對照的方法寫出，以動觀劇人之情，這可以說也是一種聰明的寫法。如琵琶記裏自第二十一齣起——（請參看第四章琵琶記的梗概）

第二十一齣「糟糠自厭」（蔡宅）

第二十二齣「琴訴荷池」（牛府）

第二十三齣「代嘗湯藥」（蔡宅）

第二十四齣「官邸憂思」（牛府）

第二十五齣「祝髮買葬」（蔡宅）

第二十六齣「拐兒給誤」（牛府）

第二十七齣「感格墳成」（蔡宅）

第二十八齣「中秋賞月」(牛府)

第二十九齣「乞食尋夫」(蔡宅)

第三十齣「關問哀情」(牛府)

裏面寫出富貴和貧賤的環境中，各人的哀樂不同，更襯出社會階級的不平等，使人的心中引起無限的感觸。這一種作法，可以說是非常有精采的，假使琵琶記就在三十齣收場，不玩後來那一套「團圓」的把戲，或者比較還要成功一點。

最後就雜劇和戲文的體例，比較說一說：雜劇中最無理的就是每折一人獨唱，而且有時候還要主脚的正末或正旦，四折（即一劇）一個人唱完。這一種不特使演劇者爲難，即看客也一定感到非常單調。所以後來已逐漸的加以修改。自明以後的雜劇作者，漸漸採用南曲的複唱法，而且一本四折的定形，也漸漸廢去，如葉憲祖的碧蓮繡符丹桂鈿合等，一劇有七八折，並且都採南曲的複唱法，這種例不勝枚舉。結果，不外乎使雜劇廢止了那無理的單唱法和四折的定形。

戲文（即南曲）方面，也有許多缺點，最討厭的就是前面指出的那「說白」的不純粹，

和說白對劇中人身分的不相稱，這可以說是舊劇的通病，

自元中葉以來，有「南北合套」的戲劇出現，即是以南劇接近北劇爲第一步。而取得兩者對立的地位。然後再創出獨立的南曲。南劇和北劇本來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上面已約略說過——歷來南北劇的作者，都是完全不明瞭自己的長短所在，徒然以遵守古法爲至善至美，結果，不特對於自己的短處不去改革，反時以變改古法爲戒。這一種「死守古法」，「相沿成習」的慣例，是中國四千年來沒有進步的原因。也就是中國民族的致命傷。

所謂「南北合套」，仍不過在南曲中，取些北曲的腔調（前面已舉過小孫屠的例。），實質方面，還是換湯不換藥的東西。

第四節 元代北劇的盛行和南曲的消沉

元代的初葉，跟隨着北曲雜劇的興行，南曲不得不逐漸低落。在那將近一百年中間，北曲的勢力遮蔽了中原，復繼續侵入南方。南方固有的戲曲——南曲——一時幾乎被他消滅下去。關於元雜劇之所以興行的原因，大概不外乎下列幾端：

A、元代的首都，建在北方，北方成了政治中心區域。自然一班熱中者，鑽營者——即

當時的知識階級——都要大批的集在那裏，以求得自己的一官半職。可是不幸的是元代並不以科舉取士，一班士大夫中熟讀四書五經的連一點用處都沒有。換句話說，當時的統治者——皇帝——他簡直不知道四書五經是什麼，他沒有把四書五經瞧在眼裏，他也不想把這種東西來統治中國。結果，士大夫要靠四書五經爲進身之階，直是夢想。娛樂是無論那一代的統治者——自有史以來的統治者，都是需要的。元代的皇帝，雖然不知道中國那傳國的寶典（？）——四書五經——可是却歡喜我們這堂堂華夏民族的俳優娛樂（正如現在美國的資產階級，歡喜中國發明的麻雀，及贊賞中國梅蘭芳的京戲一樣。）。這樣那一班靠四書五經不能吃飯的人，就不得不轉換方向，以編俳優的戲文，而取媚於統治者了。

B、編詞已多，自然有「新聲」出現；作曲者加多，總有幾個所謂天才——如關漢卿之流——在內，作劇的技巧一進步，舊的形式自然就限制他不住。至于宋代的雜劇，在當時一班士大夫並不靠此以爲進身之階，表面上還是輕視這種東西的，文人要靠文章做官——宋代以文章取士——並不要靠作曲做官。作曲只是當時一班無聊文人糊口的代價——有聊的都做官去了——是文人中之低等的。無論什麼東西，只要不受支配階級的重視，自然就沒有充分發展的餘地（這在中國古代確是如此）。所以，宋代的雜劇，庸庸無足錄，到了現在已全失

傳。可是元代的雜劇就不然，在元代既不重視四書五經，一班文人不期然的從四書五經裏解脫出來，思想不免有一時的轉換。思想轉換的結果，才學都向新的方面發展。戲劇的娛樂，既爲當時的統治者所重視，士大夫階級就也非靠「競尙新聲」以取媚於統治者不行了。結果，元代的雜劇竟佔了文學史上很重要的位置。

O、因爲元代的統治者不能通中國的古文學，爲一時權宜之計，不得不用語體文來代替；所以元雜劇中的說白完全是口語體，曲辭裏面，亦加上許多蒙古語的音譯和中國地方的俗語。這是開了後來興行白話小說的張本。

D、一種東西的流行、當然不是很偶然的，裏面總有它時代的背景，元曲之所以興盛，一面固然由於政治上的關係；他方也有它歷史的因果。在宋金時代，雜劇院本已相當發達了，加上宋代競尙詞調，詞調在宋朝已是很流行的玩意兒，而當時寫這種東西，又秦半是給妓女歌唱的。曲和詞本來是同一個系統。這樣，從零碎的詞調，到了用諸宮調集成的董西廂（當然還有很多和這同樣的著作，祇是後來不傳罷了）大概是開了元曲的先聲。

E、作者一多，自然有傑作出現，鑒賞的人，自然也會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表演者的俳優，既得着支配階級的眷顧，不必說必更加有精采，於是雜劇便成了很普遍的娛樂品，這

正是它所以能遮蔽中原並且侵入南方的原因。反之，南曲在當時——元初——因得不着支配階級眷顧，竟至一落千丈。在那將近一百年中間，承襲南宋雜劇的南曲，僅能不絕如縷，保得一線命脈。現在更根據錄鬼簿所載自元初至元中葉的雜劇作家一百十一人——當然這裏面總還有多少作家不被收在裏面——區別其時代和地方的籍貫，以使讀者稍稍瞭雜劇自北至南的痕迹：

屬部		第一期 (滅金統一之後)			第二期 (中葉稍早)		第三期 (中葉至元時)	
		地方區域	前輩已亡者 (據 <u>錄鬼簿</u> 所載)	方今已亡與余相知者	方今已亡與余相知者	方今相知者	方今聞名不相知者	方今聞名不相知者
直隸	京兆 入併今	大都 北今	京兆 平	十七人	大興	一人		
保定	涿州	京兆	京兆	一人				
德興 涿今				一人				
鹿				一人				

第三章 南北曲的分派

部 中		部 北										
安 北 衛 部	南 河		東 山				西 山		北 河 南 境	(河即) 北(今)		
臺 州	洛 陽	汴 梁 開 封 今	棣 州 惠 今	益 都	濟 南	東 平	平 陽	太 原	大 同	彰 德	大 名	真 定 正 今 定 之
一 人	一 人	二 人	一 人	一 人	二 人	四 人 東 平	六 人 平 陽	二 人 太 原	一 人	二 人	二 人 大 名	七 人
						三 人	二 人	一 人			二 人	真 定
												一 人

合計	南部	中部	北部	未明	(南認時是部爲所當)		
					江西	江浙	蘇江
五十六人		四人	五十人	二人			
三十人	十六人		七人	七人		湖州 杭州 十二人	松江 建康今 京之 一人
二十五人	十五人		一人	九人	饒州 鄱陽今之 一人	慶元 嘉興 一人 杭州 五人	揚州 平江今 蘇州之 二人 二人

右表所列，可以看出元雜劇最初（第一期）的作家，完全是北方人，間或有幾個中部人。到了第二期，南方人便一躍而占重要的位置。這是因為初期的北曲作家如戴（甫）、（真定）人、（馬致遠）、（大都人）、（尚中賢）、（真定人）、（姚守中）、（洛陽人）、（趙天錫）、（汴梁人）等，類皆跟着元代的統一江南而宦游江浙，結果，所謂江南的文人，也跟着他們學起北曲來——當然這裏面不完全是人的關係，不過人的關係占大部分。——江南本來自隨唐以來，文化最盛的地方，一旦薰染北曲，自然易學易會。加之元代既不以科舉取士，一班文人無須乎讀四書五經以銷磨他的歲月，於是作曲就成爲他們無聊時的消遣品。——一面亦是取媚於支配階級的工

具。——所以在中期以後，江南的劇作家反多過北方，末期——即第三期的北曲，幾乎完全成爲江南人的東西。

假使我們想曉得當時演劇的狀況怎樣？那實在找不出很好的適當資料，以作我們的參攷——中國的正史，是不屑記這種東西的——祇能在青樓集裏載着的女伶名妓，自元初至將近末葉。八十八人中，就她們各人所善的技藝來看，可以反映出當時各方面的演劇情形，現在列舉在下面：

善雜劇者三十三人

院本二人

南戲三人

善諸宮調，小唱，慢詞及不記特技者若干人

就這數字裏，可以看出雜劇在當時是最流行的。換言之，即是當時社會人士所最歡迎的。同書中關於雜劇，並另外指出某某人的特技，茲摘錄數人如左：

汪憐憐（湖州角妓……善雜劇。）

翠荷秀（雜劇。為當時所推，自維揚來雲間，……石萬戶置之別館。）

顧山山（……今老于松江，而花旦雜劇猶少年時體態。）

簾前秀（雜劇甚妙。武昌，湖南等處多敬愛之。）

第四章 南北曲的消長

第一節 南曲復興的始末

南宋的雜劇，自元統一之後，雖然一蹶不振，然而還不至於完全絕跡。證諸前章所引女伶名妓八十人中，善南劇者尙有三人，是其明證。中原音韻作詞起例裏說：

「……逐一字調平上去入，必須極力念之，悉如今之搬演南宋戲文唱念聲腔。」

中原音韻作於元中葉的泰定年間，這文中明明白白寫出在當時還演南宋戲文的事實。此外在當時新作南劇的，據錄鬼簿所載，還有幾個人。茲摘錄如下：

范居中（杭州人。……有樂府及南北腔行於世。）第二期的人

沈和（字和甫，杭州人。……以南北調合腔自和甫始（？）。）第二期的人

蕭德祥（杭州人。……又有南曲戲文等。）第三期的人

這三個人想必在作北曲之外，兼作南曲的。他們取北曲的長處，而變革南宋所遺留下來

的雜劇的舊體，創出南北合腔的新例，取得兩者對立的地位。南劇復活和改革的氣運，想必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明王世貞在藝苑卮言裏說：「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時時探入沈約之四聲，遂闕其一……王應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誠拭保明之蹟。遂掩前後……」王應的來歷，無從考證。而且他所做的曲文，至今一本未傳。不過南戲在當時取得北曲的長處加以變革而得活的事實，在錄鬼簿和藝苑卮言裏，都說得很明白。

關於元代的南劇，現在幾乎沒有一本原本存在，不過我們根據幾種文獻，可以約略的想像到是在那個時候作的，倒有不少。這裏把幾種文獻來說一說：(A) 永樂大典本的宦門子弟錯立身的曲辭中，稱爲「傳奇」而詠當時通行的戲文目錄的，有二十餘種。宦門子弟大約可以認爲是元中葉或末葉之作。(B) 明沈璟的南九宮譜卷四裏，載有「刷子序一體」的「散曲」集古傳，詠傳奇名十餘種，這裏面有「前朝太師東窗事犯」之語，這前朝太師東窗事犯一書，可以想像是元代的作品。(C) 永樂大典所收的南曲，有三十多種，目錄俱存。大典係明初編纂的，這裏面可以想到有許多是元朝的東西。(D) 明嘉靖間徐渭所編的南詞敘錄裏，錄所謂「宋元舊篇」的南劇目錄六十餘種。這雖未可盡信，但在別的文獻中也有同樣的目錄的，那一定有相當的可靠。(E) 在沈璟的南九宮譜裏所引用的傳奇中，和別的文

獻相符合的地方也很多。

現在將以上的幾種文獻列成對照表，以供一覽。這目錄有許多在北曲中也有同樣的本子，並附錄在下面，使讀者多得參考的資料：

宦門子弟傳奇名	散曲傳奇名	永樂大典戲文	南詞叙錄	南九宮譜	(參照) 元雜劇
負心王魁	王魁負倡女	王魁負程英	王魁負程英	王魁奇傳	海神廟王魁負桂英
脫娉雲卿鬼做媒	薛雲卿鬼作媒	薛雲卿鬼做媒	鬼做媒		
孟姜女千里送寒衣	孟姜女送寒衣	孟姜女送寒衣	孟姜女	孟姜女送寒衣	
鴛鴦自卓氏女					
郭華(因為一買胭脂)		王月英月下留鞋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一)	
瓊華女船浪舉臨江驛內再相會				臨江驛瀟湘秋夜雨(二)	
周李太尉				薄太后走馬救周勃(?)	
崔護覓水			崔護	崔護奇傳	崔護謁漿

秋胡戲妻	關大王獨赴單刀會	馬踐楊妃	柳耆卿蠻城驛	張琪西廂記	殺狗勸夫婦	京娘四不知	張協斬貧女	樂昌公主	繡頭馬上擲青梅	錦香亭上賦	新詩	洪和尚錯下書
							張協身榮將貧女初忘恩		馬上繡頭			
				崔鶯鶯西廂記	楊賢德夫婦		張協狀元	樂昌公主破鏡重圓		孟月梅寫恨		
				鶯鶯西廂記	殺狗勸夫			樂昌公主破鏡重圓	裴少俊牆頭馬上	孟月梅錦香亭		
					殺狗記		張叶	破鏡記	牆頭馬上	孟月梅		
魯大夫秋胡戲妻	關大王單刀會			崔鶯鶯西廂記	王備然斷殺狗勸夫	京娘怨		徐駙馬樂昌分鏡記	鴛鴦簡牆頭馬上	孟月梅寫作	錦江亭	

第四章 南北曲的消長

		孟母三移	包待制上陳州糶米	老萊子斑衣	丙吉殺子立起宣帝	雷轟子薦福碑	溪	劉先生跳檀	冤冤相報趙氏孤兒	楊實退韓瑗兒	呂蒙正風雪破審記
韓妻鞭死	無情李勉把								趙氏孤兒恩讎岸賈公孫		
	害蘭英	叔文翫月謀							趙氏孤兒報冤記		呂蒙五風雪破審記
		負心陳叔文							趙氏孤兒		呂蒙正破審記
		心陳叔萬三負							趙氏孤兒		
李勉		陳叔文							報冤		
			(陳州糶米)			半夜雷轟薦福碑			趙氏孤兒冤		呂蒙正風雪破審記

(六) 王瑞蘭係劇中女主人翁，蔣世隆係劇中男主人公。

(七) 在南九宮譜裏又題爲江流記，想必爲同一戲文，即何良俊的曲論及南詞敘錄中稱爲江流兒的。和元吳昌齡所作的西遊記雜劇，均爲寫陳光蕊和其子江流兒之事。今存。

(八) 元鄭廷玉的雜劇有崔府君斷冤家債主及看錢奴冤家債主兩本，南戲的冤家債主，究竟和那一本相同？不得而知。

以上的南曲劇目，去其重複的，合計有六十九種。其中和雜劇的題材一致者達三十七種之多。

從這個計數，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在這個期間，南曲已漸漸的復興起來，大有壓倒北劇之勢；二是南曲的改進，受着北劇的刺激，非常之大。關於前面所列的南劇和北劇相同的題材，想必是由北劇翻南的成分居多。如金末元初的作品中關大王單刀會，詐妮子調風月，閻婆佳人拜月亭，呂蒙正風雪破窖記，以上關漢卿作。半夜雷轟薦福碑，思致遠蘇少卿月夜泛

茶船，趙光普進梅諫，崔鶯鶯西廂記，以上王實甫作。

董秀英花月東牆記，白朴宦門子弟錯立身，李直夫

等，不必說總是南戲根據這些本子翻作的。這翻作的現象，大概是在元中葉以後，南劇想脫去北劇的壓迫，以翻作作為他們工作的第一步。同時社會上正有修改北劇的要求，這也是沒有疑義的事。

南曲「在元朝（指中葉以後）尙盛行」的事，草木子裏也曾提及。草木子的作成，是在元末明初的時候，這應不至於十分誣妄。且據王氏的曲錄裏，明初北曲雜劇的作者尙不乏其人，而南曲戲文，自明初葉以後七八十年間，知名的幾乎很少看見。這樣，前面對照表裏所列的南曲，當然不是明初葉以後的作品，更證諸草木子之說，這應成於元滅亡之前，想必不至於有多大錯誤。

明初一旦受頓挫的南曲，在成化時再復盛起來。因為到了這個時候，方才復有許多名著出現。如正統間邱濬的五倫全備外三種，及其他成化，弘治間的作品香囊記精忠記千金記連環記等，都很不錯。這時期的北曲，已到了衰落之時。雖然在弘治間尙有康海王九思陳鐸等以北曲作家名於時，可是所作的大都是散曲，全本的雜劇實在很少。南曲到了這時，遂有橫霸天下的一時代。這樣可以說自元中葉以後，至明正德間，是南曲的復興期。下面即分別敘述在這期間內的主要作品。

A. 永樂大典本的戲文三種

永樂大典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錄六十卷，共計一萬二千冊。自明初永樂元年着手，至同六年方才編成。當時一小部分付梓，以工費浩繁，事中輟。僅以寫本藏之宮中。嘉靖年間作正副兩本，副本置於翰林院。至清嘉慶時宮中失火，正本被毀，翰林院所藏的副本，自咸豐以後，零星的漸漸歸入歐人之手，更以義和團的事件，被外國的軍隊，一掠殆盡，現在據說只淨三百餘冊。經李孫的永樂大典考。這書的卷一萬三千九百六十五至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裏面共編入戲文凡三十三種，其戲目載於永樂大典目錄中。東瀛移書六，今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二卷第三第四台刊所引用的。在前面的元代戲文表中已經列出。近年葉恭綽氏從英國購歸其中的一冊：即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三末）共計『戲文二十七』三本：北平孔德學校的馬廉氏及北平圖書館各藏副本。

小孫屠（古杭書會編述。）

張協狀元（戲中是說九山書會編。）

官門子弟錯立身（古杭才人新編。）

以上三種戲文的著作年代，無從查考；但在前章已約略說過，大概是元代的作品。從其形式的不備之點看來，應該是作於琵琶記之前。關於這三本書的作者，無從知道。書上寫着

某某書會編字樣，顯係是匿名的著作。據都城紀勝三教外地條說：「其餘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是所謂「書會」，也近似一種教化機關的模樣。想必是當時的一班無聊文人的小組織，專門藉編戲作小說以向民衆說教的。

現在我們無須乎要知道作劇者究竟是姓甚名誰，因為這並不是我們研究戲劇史的真正目的。我們所需要知道的是戲劇的內容，所以我們把三種戲文的梗概，在這裏敘述一下。

——小孫屠的梗概：——

有孫必達孫必貴兄弟，在開封居住，父死後，兄和母親在家裏讀書。阿弟在外做屠戶，人人都叫他爲小孫屠。兄必達，在麗春園妓院名。看見妓女李瓊梅，受她的美色所迷，代爲脫籍，做自己的老婆。瓊梅本已有一個做小官的情人，自瓊梅脫籍後，時常還到孫宅裏來，欲尋舊好。有一次必達酒醉，自外歸家安息，瓊梅藉這個機會將情夫帶入家中，不巧被小孫屠歸來逢見，他拔劍出來斬姦夫，幸姦夫逃遁得免。後小孫屠伴着母親到東嶽廟去拜佛，必達送他們到半路。家中的瓊梅因此又得和情夫密會，這件事只婢女梅香知道，他們恐梅香走漏消息，遂殺死梅香，割去她的頭，將屍身穿起瓊梅的衣服。姦夫帶着瓊梅躲避起來。一面向上官告發必達殺死自己的老婆，必達被捕下獄。同時小

孫屠在路上遭母親急病死去，他背負母親的屍體歸來，知道阿哥的事變，乃到獄中送飯。姦夫知道有小孫屠在，還是障礙物，必欲死之而後快，遂更利用官權，投之獄中，並且打殺之，棄之荒野。幸東嶽神憫其苦情（這是鬼話）。將他救活，必達在阿弟將葬的時候歸來，見弟甦生，喜出望外。

這段固目矛盾，因必達如何出獄，并未叙及，難道也是東嶽神救的。

又遇着姦婦瓊梅，自白一切惡事，遂訴于官，經包龍圖的裁判，事件完結。

——官門子弟錯立身的梗概：——

有一個名叫延壽馬的女直人

女直即女真。

父親做河南府的同知。壽馬不勤於學，迷戀一個

做生意的女優，女優名叫王金榜。有一天，他把這女優帶入自己的書齋去住，適被父親看見，大觸父親之怒。壽馬懼，遂和女優逃往他處。不久路費用盡，不得已演「院本」流浪度日。後來他的父親，巡回地方觀政，一夕，在旅舍無聊，意欲稍解煩悶，召藝人演「院本」，不料藝人即是自己的兒子。結果，以答應兩人為夫婦告，一個團圓終結。

——張協狀元的梗概：——

張協，西川人，上汴京應科舉，途中經過五雞山，落雪天碰着強盜，錢物盡被搶去，並且體身負了傷。他投到一個古廟裏，這古廟並無別人，只有一個貧女住在裏面，

女親切地看護他，並給他吃。廟的近鄰有一對姓李的老夫婦，時時可憐這貧女，不知道老夫婦轉了個什麼念頭，突然在張協傷癒之後，替他們兩人做媒，使他們成爲夫婦。不久，張協上京應試，居然中着狀元，得意游街，適被樞密使王德用之女看見。自己非常期望做狀元夫人，商之自己的父母，樞密使夫婦很同意，乃將絲鞭贈給張協。（贈絲鞭即要求締結婚姻之意。）不料張協不受，女遂煩悶而死。未幾，張協任梓州僉判，上任時路過五雞山，適貧女在山間採茶。兩人會面，張協厭其貧，不記前情，斬之而去。幸傷輕，受李氏老夫婦救活，歸古廟養傷。會樞密使王德用轉任梓州通判，帶着家眷赴任，途中即歇在這古廟裏。先，王德用奏請自己願任梓州的用意，是因張協不肯許婚，致自己的女兒憂傷以死，他故意做張協的上司，打算藉此可以報復。現在他看見這貧女美麗，並且可憐她受了傷，遂把她作爲自己的養女，伴赴梓州。僞稱已女，仍嫁與張協。

右列的三種戲文中，小孫屠和官門子弟係短篇，曲多白少。張協狀元係長篇，科白太多，冗長使看者厭倦。三種戲文。曲辭都平凡無氣力。關目好的地方雖然有；可是全局的排場，却非常幼稚。這比之當時的北曲雜劇，實有霄壤之差，南曲在當時所以被北劇壓倒的原

由，據此可知決非偶然。

B 琵琶記和拜月亭

(甲) 琵琶記

琵琶記係元末明初時高明所作，高明字則誠，浙江瑞安人。一說係高拭字則誠，在藝苑卮言（前已說過）及其他明人的著作中，取此說者甚多。可是在太和正音譜裏會說有一個燕山的高拭，能北曲。這樣，所謂高拭，當是別人，明人誤會，以為高拭即是高明。王國維的曲錄卷四裏辨這事極詳。真是笑話。按高明是元至正四年的進士，在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做過官，文名重於一時。琵琶記多分是後來閒居的時候作的。其思想雖無可足述；但就技巧的方面言，確可以算作南戲後興的第一部傑作。後來的南戲，往往以此為法。現在略述劇中的情節如下：

蔡邕在二十三歲之春，娶妻趙五娘，纔及兩月，值春光明媚之際，張壽筵為父

母祝壽。

第二一高堂稱慶

這時京中將會試，陳留郡的太守推薦蔡邕，蔡邕的父親命他去應試。蔡

邕以父母年老

去後無人供養為慮，意欲不往。惟嚴命又不敢違，適鄰人張太公來，答

應一切事情，自己都可盡力幫助。蔡邕乃決意進京，將家事托張太公照應，告別自己的

父母和妻子登程。

第四「蔡公逼試」
第五「南浦囑別」

途中和別的書生一同跋涉千里，到達京師，一試居然

狀元及弟，與榜眼探花等共戴宮花，連騎赴杏園之宴。這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之

時。第七「才俊登程」，第八「文揚選士」，第十「杏園賜宴」當時相國牛僧孺有一個女兒在家未嫁。正暮春時，牛氏的婢

女在深院裏喜無端遊玩，且入戲語，牛氏以正言規斥。第三「牛氏規奴」事情被其父相國知道，相

國更加嚴誨，以後日治家不能約束爲戒；一面急急爲擇婿之準備。第六「丞相訓女」一日相國在

朝，天子聞其女未嫁，命給新狀元蔡邕爲妻，相國乃遣官媒詣蔡狀元宅，告以旨，蔡邕

固辭不肯。且思此事既出自聖旨，一旦觸動上怒，害多益少，不若及早辭官歸鄉。第十

奉旨招婿」第十三「官媒議婚」相國得知蔡邕不肯許婚，非常震怒，意欲訴之朝廷；可是相國的女兒，認

爲這事不能過分勉強。第十四，「激怒當朝」第十五，「金閨悉配」當蔡邕上奏時，以父母在堂欠缺孝養爲辭，乞

辭官歸去，牛相國當時極力設法阻止，不允所請。第十六「丹陛陳請」一方相國再遣官媒，強迫蔡

邕許婚，蔡邕至此遂屈服，入贅於牛府。第十八「再報佳期」第十九「強就鸞鳳」其間蔡邕的鄉里，自蔡邕去

後，妻趙五娘善待舅姑，眼望着丈夫衣錦還鄉，却是石沉大海，一去無消息。不幸遭着

歲饑，家計日益窮困。第九「臨妝感歎」第十「妻母嗟兒」聞官有施米，乃跟着其他饑民。當官乞得幾升

糧，不料歸途又被惡漢奪去，絕望之餘，意欲自盡，終以舅姑無人供養而止。第十七「義倉振濟」

自己乃歸家，賣去嫁時的衣裳釧釵之類，以養活舅姑。日食益乏，自己乃以糟糠充飢；

一面對舅姑仍勉強給以白飯。婆婆又嫌沒有菜吃。

第二十一 媳食姑婢

當五娘吃糟團子的時候，深

恐給公婆知道，增加公婆的憂心，婆婆却以為她一人躲在別的地方獨吃，必有美食。因此有一次當她獨吃的時候，和公公去窺看，看見五娘是在吃糠團子，這一驚便弄得一命歸天。幸得鄰家張太公之助，給以棺葬。

第二十二 糟糠自厭

在京師的蔡邕，自入贅相府後，身榮

官陞，衣鮮食美，過着很幸福的生活。不過有時想起故鄉的父母和妻子，也不得不悶悶不樂，一日和夫人牛氏在水亭賞荷，牛氏要他彈奏一曲，他含混應命。原來牛氏要聽的是風入松，而他彈的却是思歸引，又是別鶴怨。牛氏不悅，問他為什麼要彈這種曲？他稍稍躊躇地說，自己只慣彈舊弦，這新弦彈不慣。有暗暗憶着舊妻的意思。

第二十二 他琴訴荷池

又時常想托人帶封信歸家，不料又被拐兒偽造一封父親的家書，騙了他的回信及路費，逃之夭夭。（這段情節寫得非常幼稚。）

第二十四 官邸憂思 第二十六 拐兒給誤

一方在故鄉的五娘，自

婆婆死後，公公亦得病，五娘親侍湯藥，看誰不遺餘力。但老人風燭殘年，支持不住，終究死去。五娘家徒四壁，無法，只得鬻髮買棺。幸鄰家張太公始終以全力幫助，送布

帛米穀等，方得將公公安葬妥貼。

第二十三 代鬻湯藥 第二十五 視葬買葬

（這裏還有第二十七齣「感格成墳」，因為裏面講的是鬼話，不敘。）

五娘自公婆死後，乃描公婆肖像一幅，負之，自己

作道姑裝，彈琵琶，唱行孝曲，沿途乞食，進京尋夫婿。第二十九「乞食尋夫」蔡邕在牛氏宅，中秋夜和夫人賞月，快快不快，夫人再三問故，蔡邕乃懇切地將故鄉的事情告知。

第三十二「路途勞頓」

夫人極表同情，願和蔡邕回故鄉，奉待公婆。當時告知相國，相國怒不許。夫人以蔡邕貽誤父母和妻子，是己之罪，乃終日悔恨。相國被女兒的誠意感動，不得已答應派人迎

蔡邕的父母，來邸供養。第二十八「中秋賞月」第三十「問問哀情」這兒趙五娘已到京城，

第三十一「幾言諫父」第三十三「聽女迎親」

會彌陀寺有大法會，乃彈琵琶在那兒乞食，得着一點錢，便追薦公婆的亡靈，簷下掛着公婆的肖像。正膜拜間，忽有貴人降臨，五娘匆匆迴避，未及將畫收去。原來這貴人

即是蔡邕，他無意間望着這張畫像，很像自己的父母，問左右僕人，知是道姑所遣，即命僕人去找尋道姑，已不知去向。蔡邕命左右把畫像收起，帶回自己的公館；一面並祈

父母的平安而去。第三十四「至此五娘已知蔡邕在相國宅，乃故意彈琵琶乞食至其門，

寺中遺像」

由丫頭傳知牛氏。牛氏很可憐一個流落的女子，喚她進來，盤問底細，知道即是蔡邕的前妻。牛氏賢慧，把她留在邸內，換去她道婆的衣服，這事蔡邕毫不知道。第三十五「

兩賢相識」

當蔡邕把父母的畫像拿回來時，即掛在自己書房的壁上。第二天五娘乘蔡邕不在書房裏，偷偷在畫像上題了四句詩，詩云：「向日受饑荒，雙親俱死亡；如今題詩句，報與薄情

郎。蔡邕回來看見這首詩，非常奇怪，細問牛氏，得知這段情節，牛氏並招五娘和蔡邕

對面。第三十六「孝婦題真」
第三十七「書館悲逢」

再說牛府派出迎蔡邕父母的使者李旺，他到蔡邕的家中時，

不見一個人，東西詢問，巧遇着那位張太公，張太公把蔡家的不幸，從頭至尾訴說了一

週，痛罵蔡邕的不孝和薄情。李旺悄然回京復命。第三十八「張公遇使」
第四十一「李旺回話」蔡邕知道父母死

亡的消息，請假歸鄉守制，兩妻相隨，浩浩蕩蕩歸到故鄉來，雖然是死了父母；但終得

衣錦榮歸。後來滿門旌獎，萬事完結。第三十九「散髮歸林」第四十一「風
木餘恨」第四十二「一門旌獎」

琵琶記共四十二齣。古本四十
二齣全部的結構用對照的寫法，把蔡宅和牛府的光景，交互演出。

一富一賤·一苦一樂，冷暖之間，極盡描寫的能事。這劇差強可以算作成功的有兩點：第一

是引起對於支配階級憎惡的觀念，當着者看到「激怒當朝」「丹陛陳情」等齣時，真有無限

的憤怒，對着支配階級的「順他則生，逆他則死」這種階級的罪惡，多麼可以咒咀。第二是

寫蔡家生活的淒慘，而以牛府的安樂華麗的生活為對照，這種社會組織的不平等，誰都要引

起改革的念頭。如果我們說琵琶記是有價值的話，那末他的價值，決不會逃出這兩點以外。

最討厭的就是自第三十五齣起，硬要把趙五娘去和蔡邕相遇，硬要弄到團圓結局，這種

臭而又臭的寫法，在劇情的方面講，既勉強又勉強，以文學的價值言，更減色又減色。所以

我以為琵琶記應截至三十四齣爲止，則結構可以顯得更有精采。本來後八齣——即自第三十五齣起——有認爲是他人所續的，在曲律卷四裏說：『至後八折，真倉父之語，或以爲朱教論所續，頭巾之筆，當不誣也。』這種論斷雖未見真確，但琵琶記之後八折不能滿足人意，是誰都感到的。

琵琶記至今還膾炙人口，可是古來批評琵琶記的，犯着兩種錯誤——這也可以說古來文學批評家之總的錯誤——第一種是只注重於文字的技巧，而不注重於內容，這一種思想最要不得，因爲會把人變成文字的奴隸。第二種是將所謂無聊的忠孝節義，襯到琵琶記裏面去，認爲琵琶記是向人說教的東西。這一種批評法，正像一班腐儒的解釋詩經，『女曰雞鳴；士曰未旦。』本來是寫一對吊膀子已經成功的情人，在那兒做他的好夢，兩人講情話的情形。而一班腐儒却硬要說，這是一個什麼狗屁的皇妃，勉勵那狗屁的皇帝勤勉政事的話。你想想離題多遠。琵琶記在文學上的價值，既不是所謂忠孝節義的說教，也不是那曲辭的高邁；是我前面所說的那樣；作者對於社會問題描寫的成功。

關於古來批評琵琶記的話，我想這裏再沒有給他敘述的必要。

琵琶記有法人 M. Bazin 的翻譯本 T. Histoire du Lu h (一八四一年刊)，元明的南

曲，翻譯爲西洋文的，據說只有琵琶記一種而已。

(乙) 拜月亭

拜月亭又名幽閨記，明人多說是元施惠君美所作。

何元朗的曲論王伯良的曲律王世貞的藝苑卮言，沈德符的韻曲雜言等。

清代的

人，大抵亦根據這一說。

王奕的新傳奇品，黃文暘的曲海目，

不過這是不十分可靠的，至少是近於捕風捉影之談。

現在拜月亭究竟是誰所作，還無從知道，我們既不是考據家，也沒有詳加考證的必要。現在把劇的梗概說一說：

金之蔣世隆，中都路

今北平地方，

人，熱中於功名，以父喪，不能應科舉，和妹瑞蓮很寂寞

的在家裏過活。適番兵來侵金界，金軍不能抗，遂有遷都汴梁

今開封

之議。忠臣陀滿海牙

反對遷都，持主戰論，和奸臣聶賈列爭論甚烈，爲奸臣所讒，致遭賜死，並滿家誅戮。

海牙有子名陀滿興福，年少好勇武，幸得逃出。當追兵窮迫時，嗚嗟之間，越牆入一

宅，原來即蔣世隆的居處，世隆極力相救，設法使他逃出險境，兩人並結拜爲兄弟。與

福逃至外縣，投入綠林之羣。做山寨的主子（這是以前反抗支配階級唯一的辦法，不像

現在可以有組織地革命。）有尙書王鎮，以國難方亟，奉旨赴邊城探聽消息，把夫人

和女瑞蘭殘留家中。突然番兵侵入甚急，金朝的皇帝匆匆遷都汴梁。古都的人都狼狽地

避難。蔣世隆帶着妹瑞蓮同逃，王尙書的女兒瑞蘭跟着母親同逃。不幸途中被番兵窮追，兄妹遺失，母女分離。世隆尋妹時呼瑞蓮瑞蓮的名字，偶然被王尙書的女兒瑞蘭聽見，以爲叫她，應聲而至，卻是一個秀才。倉皇之際，談不到什麼男女的嫌疑，兩個人就相携同走。這邊瑞蘭的母親，叫瑞蘭時，瑞蓮也誤以爲叫她，及應聲而至，一看是一個老太婆，兩人認爲母女，一路同行。世隆和瑞蘭走到一個叫作虎頭山的山下時，被山上的強盜捉去，強盜把他們帶到巨魁之前，不料巨魁即是興福，各人互驚奇遇。與福給他們路費，使他和瑞蘭再下山，不久兩人走到廣陽鎮，在一個酒館裏，沽了一壺酒，慰藉旅情。是晚在酒館歇宿，世隆向瑞蘭求歡。瑞蘭不肯。中間虧得店主人的做媒，兩人終結奇緣。（這一段是玩戲法。）不幸世隆第二天生起病來，暫時不得不逗留在這酒館裏養病。王尙書了兩國通和的重任，急急向着南京的歸途。路過此地的酒館，巧逢着自己的女兒瑞蘭。他聞知瑞蘭和世隆的事情，因看見世隆的窮途落魄，心中飛常震怒，強迫女兒和世隆分離，自己帶了女兒回京。再說那邊王尙書的夫人，和瑞蓮相携，冒雪到了孟津驛，求得驛丞的允准，得在廊下歇宿一晚。剛巧王尙書這天也帶着女孩歇在這裏，夜間聽見有女人的哭聲，詢問驛丞，知道有老太婆和小女兩人，因爲受不起寒

冷，所以啼哭。王尙書吩咐把她們帶到裏面來。相見之下，原來就是自己的夫人，驚為奇遇。次日，大家同路而行，因瑞蓮無人依靠，遂認為自己的義女，相携至汴梁。再說世隆方面，此時還養病在酒館裏，與福聞風訪至，勸他去應科舉。世隆應諾。等到世隆病癒後，兩人一同上汴梁應試。一方瑞蘭跟父母到京後，每每想起和世隆的事情，愁眉莫展。適值春光明媚之際，倍覺傷心。某一個晚上，獨自非常的幽悶，偷偷的安排香案在花蔭中，炷香膜拜掛在柳頭的新月，祈禱得和世隆再會同歡。這事剛被瑞蓮窺見，再三詢問她個中的情形、誰知所祈禱的即是自己的阿哥，天下真沒有這樣的巧遇。

道三十二齣

幽懷密訴

是全劇命運的由來。

不久，世隆中文科狀元；與福也得了一個武科狀元。尙書打算以自己的兩個女兒，招贅今科的兩個狀元郎，謀之媒婆。不料自己的女兒瑞蘭，堅要為丈夫守節；而世隆也不忘瑞蘭的事情，不肯答應王尙書的婚姻。（這也是叫作玩戲法。）後來事情弄明白，議婚方才成立，世隆和瑞蘭，與福和瑞蓮，各各團圓了事。

此作之前，關漢卿已有一本閨怨佳人拜月亭的雜劇，收在元槧雜劇三十種中，今還存在。這劇把他翻成南曲，關目很忠實地沿襲雜劇的本子，只是少少有些增減。現在約略比較如下：

雜劇的楔子是寫胡人侵入，王尙書出發之事。和南戲的第十齣相當。

第一折寫母女兄妹逃難，相失復錯逢之事。和南戲的第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十八

十九，二十諸齣相當。

第二折寫王尙書和老婆及女兒邂逅，和南戲的第二十五，二十六齣相當。

第三折寫拜新月之事，和南戲的三十二齣相當。

第四折寫議婚及成親之事，和南戲的三十五，三十九，四十齣相當。

僅四折的雜劇，被伸長爲四十齣的南戲，其情節方面，自然要格外鋪排擴張。自第三齣至第十齣寫陀滿海牙之事至其子與福逃入山寨爲止，是南戲加增的。其加增的節目，絲毫不覺得勉強，這是作者的手段高強之處。但三十四齣以後的婚姻幾齣，實在寫得無聊，冗蔓不堪。顧曲雜言裏曾說及，『後小半已被俗工刪改，非復舊本可比。』這種過分崇拜初作者的言詞，我們固然不以爲是；但每種戲劇，到了後來，總要勉強湊出那團圓的花樣，弄得情節和詞曲，都非常牽強而且無聊，使人讀去，誠會感到「前後判若兩人之作」，其實還是一個人的東西。

中國的戲曲，無論那一本，我以爲要是把後面相會及團圓等節目刪去，在劇的意義上

說，一定要生色不少。

關於拜月亭，古來批評者頗多，有以其曲詞言者；有就其劇的本事言者。我以為就這劇的意義上說，實在沒有一批評的價值。只陀滿興福上山做強盜一節，這在以前的反抗支配階級，是一條最妥當的路。假使說與福後來不去中什麼撈什子的武狀元，始終為山寨之主，則這劇的價值，不知道要比琵琶記高出幾倍。現在這樣結束，和琵琶記完全是一邱之貉。沒有再去批評誰高誰低的必要。

C 其餘元末明初的南曲

向來的批評者把拜月亭和荆釵記白兔記殺狗記，共成爲南戲古曲的四大傑作。自明以後，差不多都是這樣論斷。鴛鴦傳奇（有崇禎八年的序。）第二十齣「小桃紅」的曲詞裏說：「古曲到今朝，「拜」和「荆」狗尾貂；「劉」和「殺」無人曉也，四大家分建旗旄，俟知音示爾曹！」這一段曲詞，把前面所舉的四本南曲並列，這裏可以看出當時的輿論。

現在所流行的元末明初的南曲，除「拜」「荆」「劉」「殺」四部和琵琶記外，還有金印記一種。琵琶記和拜月亭，前節已寫過它的梗概，現在更將其餘的幾種略敘於下。

（甲）荆釵記

荆釵記據清初高奕的傳奇品，說是元人柯丹邱作的，黃文暘的曲海品，亦從此說。惟國維的曲錄中，却認爲是明寧獻王所撰。以上諸說都不甚可靠。明徐渭的南詞敘錄裏，說到王子朋荆釵記，據說有兩種本子：一是宋元間無名氏的舊篇；一是明李景雲所撰。想徐氏所看見的本子，總比較來得正確。（因爲他是明代人。）我們不若說荆釵記即是李景雲所撰，反比較妥當。

——王子朋，字龜齡，住於浙江溫州。父早歿。和母貧居。因爲有才學，被舉鄉試。有一位叫錢流行的，生有一個女兒，已經十六歲，名叫玉蓮。流行意欲將女兒給王子朋做老婆，挽舊交許文通做媒，向王家議婚。王家允諾，只是家貧不能備聘禮，十朋的母親把自己每天所插的荆釵，作爲禮物，送到錢家去。錢流行欣然受之。有孫汝權者，係十朋之友，家甚富，而才學極劣。時常窺見錢氏的女兒，知她很美，非常想討她爲妻，托錢流行的妹妹張媽媽做媒，以金釵一對，壓釵銀四十兩作聘，商之錢家。錢氏的僕妻——即玉蓮的繼母，看見孫家有錢，極願受孫氏之聘，一再強迫玉蓮允諾。玉蓮自己既羨慕王子朋的才學，加之父親已經答應王家的婚姻；所以始終不肯順從繼母的意旨。當出嫁之日，繼母不爲備粧奩，以一乘破轎送之。玉蓮泣告於亡母之靈，悄然至王

家，行合巹之禮。半歲後，將至會試之期，十朋把妻和母安置在岳家，托岳父照應，自己上京應試。幾篇文章連冠三軍，得狀元及第。當時万俟卞丞相欲以女妻之，十朋不應。万俟卞，本來打算委十朋爲江西饒州僉判的，遂改貶爲廣東潮陽的僉判。十朋知道個中的緣由，乃托「飛脚」送家信去家。時孫汝權適落第在都，這事給孫汝權知道了，汝權買通「飛脚」，竊改十朋的家書，說十朋已和丞相万俟的女兒結婚，要和玉蓮絕緣。家中的人接到這一封信，都非常驚異，可是還不能完全相信。後汝權歸家，到處造謠，故意使事情弄成好像真確的樣子。一面又托張媽媽，私和玉蓮謀，叫她再嫁給自己。玉蓮的繼母，更罵十朋的無情，逼玉蓮再嫁不已，玉蓮無法，決以一死了之，乘夜投入甌江圖盡。偶有温州太守錢載和，新轉任福建的安撫，在赴任之途，船泊此間，玉蓮遂被救起。錢安撫知悉個中的情形，乃把玉蓮收爲自己的義女，帶赴福建。這邊王十朋的母親，知道了玉蓮投江，非常悲傷。到江畔遙遙致祭後，伴一僕上京去尋十朋。十朋在京，旦夕等待故鄉的回信，終是一去無消息。正盼望間，見母親到來，自然很歡喜。忽然又聽見妻死的惡耗，真是千言萬語不知從那裏說起！

三十一齣的「見母」一段，最膾炙人口。不久，十朋奉母赴潮陽任。而錢安撫以爲十朋在饒州，寫信去後，又得來十朋已死的傳聞。玉蓮

這時真苦不堪言，祇有夜間焚香以求丈夫的冥福而已。十朋那邊，也以爲自己的妻子已死，和母親共設禮祭亡妻之靈。轉眼十朋在潮陽已過五年。適朝中万俟卨已退職，執政另外易人。十朋遂得陞爲吉安太守。有一個錢安撫的朋友叫作鄧謙的老人，他看見十朋無妻；同時又知道錢有一個義女，寡居未嫁。他願爲兩者執柯，不料十朋玉蓮都不肯。（這又是老調頭的遊戲法。）適逢着正月，十朋詣玄妙觀爲亡妻薦福；玉蓮也到玄妙觀爲亡夫薦福，兩人相逢，各自驚異之餘，才知道兩人都沒有死。錢安撫聞知此事，遂張宴招王太守，玉蓮並出荆釵作證。照例的團圓終結。

明張鳳翼的譚輅裏說：「荆釵相會之處不佳，後人改爲婦與姑舟中相遇，比原本好。」按綴白裘醉怡情卷五等所收的荆釵記，有「舟會」一齣，其關目和譚輅所說的相同。據此，則錢安撫的夫人，當吉安太守來訪安撫時，安撫疑不是玉蓮之夫王十朋，乃故意張宴舟中，宴十朋之母，婆媳相會，事情遂弄明白。

(乙) 白兔記

攷證。

白兔記的作者不詳。南詞敘錄把他列在宋元舊篇之中。究竟是否係元末之作，現在無從
~~~~~  
五代劉勳，字智遠，沛縣沙陀村人。幼孤，被繼父所逐。出家，投入博徒之羣  
儻生。村有李文奎者，業農。憐智遠窮，雇爲僕。一日，智遠牧馬山崗上，倦而眠，有  
一道火光自其身出，立昇天空。（這是鬼話。）文奎見而奇之，知後日智遠必有出息，乃  
以其女李三娘妻之。既而文奎夫妻遽卒。三娘義兄李洪一虐待智遠夫妻。給令守瓜園，  
夜半有瓜精出，與智遠鬥，不勝，瓜精遁入地中，放出火光，智遠掘其地，得一石匣，  
中有甲冑兵書寶劍。兵書上題曰：『此寶劍付與劉勳。』知遠因此自知將來之命運必佳。  
。適此時太原岳節度使募兵，智遠遂去應募。不久，岳節度使見其偉才，招爲女婿。一  
方智遠故鄉之妻李三娘，自與智遠別時，即有身，日日受兄嫂虐待，苦不堪言，轉瞬臨  
月，猶不得休息。一日，方引臼搗米，覺一陣肚痛，竟生子在磨房之中。求嫂借剪刀。  
不與。乃自以齒咬斷嬰兒臍帶，幸得無事。因此將所生男兒，取名咬臍。後嫂更欲害其  
子。有鄰居老人憐之，代携其子至智遠處。智遠之新妻甚賢，快意受之，養如己出。日  
月如逝，忽忽經過十六載，咬臍成長。一日從衆出獵，射中一白兔，白兔負傷而逃，咬



躡追之，至一村，見一婦人眠於井旁，此人即李三娘，因汲水勞困，不覺睡去。咬臍喚醒之，問以白兔行止。且見其執苦役，憐之，問其故。李三娘云：『夫劉智遠，十六年前出家，赴邪州投軍，迄今未歸。』咬臍將這話歸告父親，智遠知是己妻，遂微行與妻相會。改日迎之歸，母子夫婦團圓。

這戲關目不自然的地方，實在太多，幾乎近似神話的一類，但非常富有野趣。劉智遠以一個窮光蛋，遭遇時機，居然一躍而爲帝王。在以前許多腦筋簡單的人，當然想不出是什麼緣故。這種鬼怪附會之說，不期然的便應運而生。其實，草莽英雄，逢着一個機會，青雲直上，而建起歷史上偉業的，不知道有多少！這些無聊的附會。當然沒有什麼價值。

白兔記，古來批評者極多。其詞甚古樸，所以讀起來，還覺相當的有趣。劇中如「磨房」「養子」「出獵」「回獵」等齣，至今仍上演不止。許多民間的老太婆，每每談起那「磨房生子」的故事，都覺得津津有味。可見這劇在部分的方面說，他還有相當受人家歡迎的地方。

### （丙）殺狗記

殺狗記係明徐岫所撰。據靜志居詩話說：岫字仲田，淳安浙江人。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辭歸。這殺狗記是根據元楊氏女殺狗勸夫雜劇改作的。茲將劇中梗概，略敘於下：

——東京人孫華，家中世世富有。父母早死，和妻楊月真，弟孫榮，及侍女迎春，在家閒居。孫華有結拜弟兄柳龍卿胡子傳兩人，係當地的破落戶。孫華日日和他們耽於酒色。弟孫榮，謹直好學，和他們不相往來。因此柳胡兩人，認他爲障礙物，時常在孫華面前，捏造他阿弟的許多壞話，故意離間他們兄弟間的感情。孫華不明，竟將自己的兄弟，驅逐出家。孫榮不得已另外借居在一個旅店裏讀書，以宿費不能給，被旅店老板逐出，窮途沒路，住在一個破窰之中，乞食爲生。有一個大雪天，兄孫華和柳胡等在旗亭飲酒，晚上回家時，半路醉臥雪中，將凍死。偶被弟孫榮看見，把他救起，送他回家。孫華酒醒時看見自己兄弟，反打罵不已，並且不准他逗留在家中。孫榮不得已只得又出去做叫化子。孫華之妻楊月真，對於這件事，屢次向孫華苦諫，但孫華總是不聽。在一個清明節裏，伏侍孫家三世的老僕人，藉掃墓的機會，在祖先墓前，諫勸孫華。孫華對之，不特把他當作耳邊風，而且更加增對孫榮的憤怒。他想：要是兄弟沒有了，便可以免去這許多麻煩。乃唆使一個僕人，要他私自殺死孫榮。這事被妻楊氏知道

了，楊氏想出一個計策，叫人去買了一隻狗，把牠殺死，穿上人的衣服，乘夜放在自家的裏門。是晚孫華酒醉自外歸，一腳踏進門來，脚跟一滑，跌在死狗身上，滿身染着血。俯首一看，以爲地下是一個死人，驚得無計可施。謀之妻，妻叫他去托胡柳兩人，私自送到郊外埋葬。孫華於是即刻跑到胡柳宅，和柳商議，胡柳畏罪，都推故不肯來。急得孫華沒法。這時妻楊月真說：「結義之人既如此薄情；不若托自己的兄弟骨肉。或者可以幫忙。」遂和丈夫深夜到孫華的破窰裏，告訴他這件事。孫華慨然允諾，并且說：「什麼了不起的事，吾兄即使殺死十個人，弟也一身承當。」三個人即刻回到家裏，孫華獨自把死屍背去埋葬了。孫華感弟的至誠，遂叫弟回家和自己同住。並把家產讓給其弟管理。從此再不和胡柳來往，胡柳怨恨，圖報復，以孫華殺人之事訴之官。經裁判，真相完全明白，判處胡柳以誣告罪。同時孫華之悌，楊氏之義，都加以表彰。這劇現在舞台上已經不易看見，納書禮曲譜和集成曲譜中，僅選得其中的一齣。全劇的劇情雖很簡單，但比之其他各劇，似乎較近情理。

### (丁) 金印記

第四章 南北曲的消長

金印記爲蘇復之所作。蘇復之，明初人，其傳略未詳。想這劇也是元末或明初之作。現在約述梗概如下：

蘇秦志文，張儀修武，大家都是辯論家。相約欲至秦國求用。蘇秦的父兄等都笑蘇秦的這舉動之癡，不給旅費。幸得叔父的幫助，並典去自己妻子的釵梳等，方得和張儀到秦。到秦後，疊上策論，丞相商鞅驚其才，恐怕後日奪去自己的地位，遂不見用。只用張儀一人。蘇秦路費用盡，不能再住秦國，身穿破裘，悄然歸來。到家時，父母兄弟都不和他講話。妻子正在織布，也不起來招呼。嫂嫂不給他做飯。全家的人，幾乎都瞧他不起。只有叔父一個人，知道他將來必有用，把他留在家中。他於是更發憤讀書。夜深恐怕睡去，刺股自勵。妻子憶起舊情，只敢偷偷的招呼他。一面張儀和蘇秦本來相約共同行動的，所以當蘇秦在秦國不被用時，張儀也辭去秦國。後來兩人一同至魏，魏王以張儀曾被舉於秦，不肯收留；只用蘇秦一個人。蘇秦乃獻「合縱」之計，連合六國以抗秦。一身榮華富貴，不久竟握六國相印。一日，張儀來謁，秦暗欲激勵之，故意設法恥辱他。張儀乃再到秦國，獻「連橫」計。這時秦國正懼蘇秦，遂重用張儀，位極人臣，和蘇秦相若。當蘇秦佩六國相印時，被賜衣錦還鄉。秦先以微服到家，到

家時，父兄等看見他的樣子，以爲以前人家所傳蘇秦富貴的話，都是假的，遂又不理睬他。後蘇秦拿出自己所佩相國的金印，大家方才驚而謝罪。蘇秦雖憤怒以前被家人的輕視；但終以和氣了事。

這劇曲詞古樸，往往有絕妙之處，關目亦錯綜複雜，不見單調。曲評之曰：「寫世態炎涼，曲盡其妙，真足使人感喟發憤。近俚處，具見古態。……」本來以前在封建社會裏——即現在 Bourgeois (資產階級) 的社會裏亦然——一般的知識份子，幸而得着統治者的眷顧，即可以成爲支配階級的一員；不幸而不被垂青，即窮途落魄。這只是一個機會，並沒有什麼希奇。然而浮在社會上的一班人，竟養成了一種炎涼世態的習慣。視得意失意，作爲他們取捨的標準。其實落魄的不一定終身是落魄；得意的不一定終身是得意。到一旦易地而處的時候，不知道那班世態炎涼的人，將何以爲情？

這種現象，我深信在將來 Proletariat (無產階級) 的社會裏，一定不會發生的。現在只是一種畸形的怪象罷了。

錢印記中如「逼釵」「尋夫」「刺股」「背劍」「金圓」等齣，現在還流行舞台上，可見古來人心的一般。

(戊) 趙氏孤兒記及牧羊記

以上六種南曲外，元末明初的南曲到現在還存在的，有無名氏作的趙氏孤兒記。這劇有明萬歷年間富春堂的刊本，是一種稀觀之書。劇中的情節，係取春秋時的故事。即：「晉靈公之臣屠岸賈，殺死趙朔，並將他全家殺戮。趙氏有一個遺兒，蒙趙朔的兩個食客程嬰公孫杵臼設法，找出替身，方免於難。後趙氏的孤兒成長，終究殺死屠岸賈，得報父仇。」趙氏孤兒記即根據這一段本事，寫成一部戲曲。和孤兒記寫同樣事實的，在雜劇中有趙氏孤兒。這劇已被譯成爲法英兩種文字，極有名。

牧羊記係寫蘇武牧羊的故事。這故事在中國幾乎婦孺皆知，茲不贅。牧羊記裏最寫得悲壯的是蘇武和李陵相逢，同上望鄉台「望鄉」一齣，及不肯投降匈奴，始終牧羊一齣。這劇在綴白裘醉怡情中，共收八齣，至今還流傳着。

D. 成化，弘治，正德間的南曲

前面所說過的幾部作品，大概都是元末明初的。自此之後，五十年間，幾乎沒有一部優美的南曲出現。南詞彙錄裏雖然把白蛇記，蘆花記，沈香亭，留生氣，葵花記，金錢記，四

節記等，作爲這個時期的作品；但事實很少根據。傳奇彙考裏已經講過，認爲都是明初的舊本。這樣，其後兩曲之作，應以五倫全備爲首。茲分述如左：

### (一) 五倫全備

五倫全備係邱濬所撰。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弘治八年卒。他本來是一個道學先生，所以他寫的作品，都充滿了道學氣。除這部五倫全備外，還有傳奇三種：

投筆記

舉鼎記

羅囊記

這幾部書，現在大抵散佚不存。其中以五倫全備最著名。據說邱在少年時，曾經寫過一部關於戀愛的小說，名叫鍾情麗集。當時一班舊社會的人，都誹謗他。所以他後來寫這部五倫全備，來遮去自己的惡名(?)。全備的情節，是說有一個叫伍典禮的，前妻生子一人，名倫全。繼室范氏，生子一人，名倫備。又同僚有一個遺兒，給自己爲義子，名克和。後典禮死，范氏養育三子，一同待遇。三子長成，事母孝順。所娶的媳婦，都守貞節。事情便這樣結束。這書索然無味，近於迂腐。從來的人，都是這樣批評。

(二) 香囊記

這劇爲邵文明所作，文明的事蹟不詳，據南詞敘錄說，是宜興的老生員。全劇現收在六十種曲中，其關目承襲琵琶和拜月的地方極多。

時鶯宋南渡時，崑陵有張九成張九思兄弟，父親已經亡故，母親崔氏將兩人養育長大。九成娶羅真娘，甫及半月，值春日爲母祝壽，母親勸他們兄弟，赴京會試，九成雖然對家中戀戀不捨，可是總覺無話推辭。逢着隔壁王媽過來，九成遂把家裏托她照應，自己辭別妻子和母親，帶了兄弟上京應試。

以上很和琵琶彷彿。

應試後，兄以狀元弟以探

花及第。但兄九成，因策論說丞相的失政，致觸當朝怒，被發在岳飛幕下，從事討伐契丹。只九思一人，得歸故鄉。一天，有一個叫化子，到張家來賣紫香囊，這紫香囊本是九成的母親縫給九成的東西。現在大家看見這東西，非常奇怪。就問叫化子：是從那裏得來的？叫化子說，自己也是兵卒，這是從戰場上拾到的。因而大家追問九成的安否？那叫化子僞說九成已死。這時全家的人半信半疑，遂叫弟九思去朔北探聽消息。九思去朔北時，九成適被奉派去契丹，兄弟始終未得會面。九成到契丹，身被拘禁，一時無從歸還。未幾，契丹的兵，大舉南下，陷汴京。宋帝南渡。人民都紛紛避難。九成家



中的邵真娘亦和婆婆一同避難。不幸路上逢着草賊，婆媳相失。婆婆另外逢着一個年輕的姑娘，和她同路。有一天，她歇在一個驛裏館，恰巧九思也在這裏歇宿。夜間九思聽見一個婦人啼哭，問之，却是自己的母親，母子遂得相會，一路同走。這節關目和拜月彷彿。那邊邵真娘幸得一個叫周老姥的相救，暫且留她在家中。後來有趙運使的令息，拿着紫香囊，要討真娘爲妻。這紫香囊即是以前叫化子所兜賣的。真娘無法，將這事訴於新任的觀察。不料觀察即是九成自己。原來九成去契丹後，轉瞬經過十二載，乘間方得逃歸。以有功，故授此職。現正在榮歸之途。當九成接到這紫香囊的案子，認識紫香囊是自己的東西，驚而傳聞，恰巧和自己的妻子相逢。夫婦共喜再會。一面派人探得母弟的消息，全家團圓。

這劇的關目，蹈襲別種劇本的地方太多。而且劇中更插入水滸傳的空江及其他呂洞賓醉鬧酒家等事，情節益覺雜亂乏味。但曲詞甚藻麗，文字寫得很漂亮，所以有人說他是南曲後來文辭一派——又名駢綺派——之祖。自此之後，文辭派和本色派便對峙起來，戲劇慢慢地也注重於尋章摘句，和本題一天一天的疎遠。

(三) 精忠記 附金丸記

精忠記爲姚茂良所撰。茂良字靜山，陝西武康人。其傳不詳。他除作精忠記外，還有一部金丸記。據曲品說，金丸記成於成化年間。所以我們把這部精忠記，也劃歸這個時期的作品。現在略述精忠記的梗概於下：

——宋南渡之後，岳飛率二子，領着大兵，和金兀朮戰。屢戰屢勝，漸漸的收復中原之地。兀朮憂之，私自遣使者至丞相秦檜處，相約議和。秦檜和金私通，利用職權，召還岳飛父子。岳飛南歸至京口，今之鎮江使者以假造聖旨捕之，送至臨安，投之獄。秦檜使万俟卨審問。万俟卨和岳本有舊仇，至此以公報私，用盡嚴刑。一日，秦檜和夫人在東窗下密議岳飛之事。適有送柑子的來，秦檜從夫人之計，取去柑子裏面的實，封密書在柑子殼內，使人送與万俟卨，万俟卨按計行事，殺岳飛父子於風波亭中。岳飛父子死後，岳飛的妻和女，來到臨安，想收岳飛的遺骸，已經不知去向。母女二人，沒法，只得在水邊遙遙致祭後，亦相繼自盡。後秦檜進香靈隱寺，偶在壁上看見「縛虎容易縱虎難」的詩一首。原來這詩即是秦檜以前在東窗謀事時作的。當時除去自己和夫人以外，再沒有第三個人知道。現在看見在這壁上題着，自然非常驚駭，立刻召題詩的人來

，却是一個瘋僧。瘋僧講了許多瘋瘋顛顛的話，句句都是摘發秦檜奸計的，秦檜也弄得無法可施。此齣最妙（這中間還有岳飛登仙，秦檜受冥訊等事，似太荒渺，不錄。）後來秦

檜死，宋主嘉岳飛之忠，追封爲鄂國武穆王，全家皆追封了事。

這齣的曲詞，質樸遒勁，尙可一讀。惟太近迷信，殊覺無謂。雜劇有秦太師東窗事犯，收在元稟雜劇三十種中，今尙存。

關於金丸記，是寫宋仁宗的故事。即現在京劇所演的「狸貓換太子。」劇情是說：李后生仁宗時，劉后嫉妬，令宮女殺之，宮女不忍，托太醫陳琳抱入八大王宅，得養成長。後仁宗即帝位，不知生母是誰，發生一段糾葛，經種種證明，方才明白。其簡單的情節，即是這樣。元雜劇有金水橋陳琳抱妝匣一本，情節和金丸記相同。

#### （四）連環記

此曲爲王濟所撰。濟字伯雨，一字雨舟，烏程人。以捐貲得橫州判官。家富好客，圖史鼎彝充棟。此記今不見傳，只在綴白裘中，收得十齣。所寫係三國的王允董卓呂布及貂蟬事，現在略述其梗概於下：

——王允家裏，有歌妓名叫貂蟬，貌美，善歌曲。允曾以玉連環賜之。賜貂蟬感

王允之恩。夜間在明月下，焚香祈禱，祝主人能把董卓除去。王允看見她這樣誠心，

遂以一計相托，貂蟬允諾。拜王允先招董卓的義子呂布宴飲，叫貂蟬侑酒，動布之情，

並許嫁。他日又請董卓，酒間，命貂蟬出歌舞。卓爲貂蟬之色所迷，欲將貂蟬歸爲己

有，王允亦許將貂蟬給卓爲妾，大後來卓先得貂蟬，布嫉妬之心起。卓和布間遂起隔

膜。貂蟬故意左右週旋，使兩人互相切齒如仇。梳一日貂蟬正和布在鳳儀亭相會，適爲

董卓看見，卓以戟擲呂布，不中，布奪戟而去。卓欲追殺之，會李儒來諫，得暫時無

事。擲（這以後應有呂布誅董卓一條，今不存。）

這劇的本事，載在三國志演義中，頗詳盡。元朝亦有叫作錦雲堂暗定連環計的雜劇。本

劇的取材，未知根據那一本？事情想總是大同小異。今皮黃劇中所演的鳳儀亭，也是同樣的

情節。

### （五）千金記 附四節記

千金記和四節記均沈采所撰。采字練川，事蹟不詳。所作尚有還帶記，以傳本稀少，

未得寓目。千金記係寫韓信的事蹟，並及項羽，將楚漢爭天下之事，作爲背景。大略和史實相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現在但把本劇的重要節目，列舉於下：

- (二) 韓信遇二仙，得兵書和寶劍。(三) 韓信窮困。(四) 項梁和項羽勵兵。(六) 漂母給韓信食。(八) 韓信出胯下。(九，十) 韓信別妻，應楚武信君的募兵。(十三) 項羽和沛公鴻門相會。(十四) 韓信離去武信君之軍，投項羽幕下。(十五) 沛公使張良樊噲獻白璧和玉斗與項羽范增。(十六) 韓和張會面，約歸沛公。(十七) 張引韓見蕭何丞相。(十八——二十一) 項羽之軍，燒去漢之倉廩。韓爲倉臣，理當受罰，蕭何奏，免之。(二十二) 韓棄職逃歸故鄉，蕭何走馬追之，強留，共船載還。(二十三，二十四) 韓之家鄉被盜難，韓歸家。(二十五) 蕭何上奏拜韓爲大將。(二十六) 漢築高壇拜韓爲大將軍。(二十九) 韓布背水陣破趙軍。(三十二) 破齊軍。(三十六) 張良擇善楚語者，偷入垓下的楚軍中，月夜唱楚歌，楚軍懷鄉，多逃去。(三十七) 項羽和虞美人張別宴。(三十八——三十九) 韓率衆將攻項羽。(四十) 項羽陰陵失路。(四十一) 項羽烏江自刎。(四十二——五十) 漢成王業，韓封汝真王，被蕭何張良饒別策歸。這劇本以韓信爲主，可是於描寫項羽處，反覺有精采。結果全劇成爲兩頭分立。繯白裘

所選「一起霸」「撒斗」「楚歌」「探營」「跌霸」等齣，大都是關於項羽的，只「拜將」一齣，是韓信的事。

在這劇之前，元人已有了好幾部寫同樣事實的雜劇，如武漢臣的窮韓信登壇拜將，王仲文的淮陰縣韓信乞食，張時起的霸王垓下別虞姬等。但今都不傳。只有金仁傑的蕭何月夜訪韓信一種，至今還遺傳着。

四節記今不見傳本。但曲海提要<sup>卷十</sup>曾記其大略。全劇分爲四卷，按春夏秋冬四景，每景寫一故事。春景寫「杜子美曲江記」，夏景寫「謝安石東山記」，秋景寫「蘇子瞻赤壁記」，冬景寫「陶秀實郵亭記」。一劇分爲四截，以前簡直沒有這種體例。據曲品說，四截的寫法，自這劇始。後來南詞敘錄所錄的文林四景麗情四景等，據說都是擬仿這劇的體例的。

#### (六) 繡繡記

辭近兗撰。兗的事蹟不詳。此記根據唐李娃傳演繹而成。並有前人的雜劇作爲參考。

關於書李娃之事的雜劇，元有高文秀的鄭元和風雪打瓦罐，石君實的李亞仙詩酒曲江池，明

有周憲王的李亞仙花酒曲江池等。

——鄭元和，滎陽名族，係常州刺史鄭儋之子。年方弱冠，應科舉進京，父親使村儒樂道德同行。元和至京後，一日往訪朋友，路過鳴珂巷，見宅內有一美人，元和不覺停馬瞻顧，徘徊不忍去，故意落鞭馬下。對方的美人亦頻頻以秋波相送。元和歸宅，問及樂道德，知是名妓李亞仙。元和發狂地即刻備禮物到亞仙家。亞仙見之，認識係昨日墜鞭之人，非常歡喜。慇懃款待。兩人相約爲夫婦。自此以後，元和耽溺於亞仙之色，久宿亞仙家不歸。樂道德把他所有的東西，偷而逃走。後元和被亞仙的假母天天敲詐，囊中漸空，不得已將僕人與兒賣去，勉強度日。亞仙的假母，知元和財物已經用盡，馬上想出一個方法驅逐他。故意命亞仙和元和到竹林神廟去進香，藉求子爲名，騙元和外出，急急搬開原來的住宅。李亞仙和元和行至半路，到亞仙的伯母處暫歇。剛剛進門，後面假母匆忙地派人來，說是假母得着急病，命亞仙先歸。亞仙也不知道這是假母設出來的計策，所以就派來的人，先行回去。回家後方才知道這一套把戲，可是已經沒有辦法。後來元和知道受騙，走頭無路，悵然地回到以前住的宿舍。失意之餘，竟生起病來。房租付不出，被女主人趕出去。他這時病在路上，簡直只有待死之日。

適有掌葬儀之職的，把他救歸，教他唱輓歌。元和唱起輓歌來，哀婉動人，闕動一時。值東肆和西肆比賽，元和被推爲一面的領袖，當比賽時，元和父親的僕人，也在旁邊看熱鬧，認識是元和，歸告主人。這時元和的父親，正有職在京。知道元和入非人羣，大怒。使人毆之至死，棄于郊外。幸得卑田院院長——即叫化子的頭腦——相救，得以再活。漸漸恢復健康。院長教他唱「蓮花落」，使他跟着許多叫化子討飯。一面亞仙自假母拆散鴛鴦後，她誓不再接他客。每天只在想着元和和兩人的往事。一日，天降大雪，她正和侍女銀箏閒談，忽聽見外面有許多乞丐，唱着「蓮花落」行乞。侍女出去張望，見其中有元和在。立刻招呼他到家裏來。亞仙見之，喜出望外，連忙解下自己身上的繡襦披被在元和和藍縷的身上。把他帶入自己的房中。這事被亞仙的假母知道了，強迫亞仙即刻驅逐元和和出去，亞仙不肯，提出抗議。於是遂和假母分居，給假母以養老金。自己和元和同居。自後亞仙多購書籍，使元和和讀，自己日夜督勵之。元和偶有懶惰，亞仙剔目相勉。元和於是始終努力不倦，學問大成。值會試，竟以狀元及第。授成都府參軍。至此，亞仙和元和說：「以前你爲我的緣故，致窮途落魄。現在幸再得富貴，我的義務已盡。你本是名門望族，今後請你還是討名門望族的小姐去。我出身貧



賤，不配做你的夫人。」其實這話完全是試元和之心的，元和那裏肯依。強要她同去赴任。亞仙無法推諉，答應送至劍門爲止。一天，元和和亞仙路過成都驛，在此歇宿，不料驛丞即是村儒樂道德。而元和的父親，又以新任成都府尹，於赴任之途，經過此間。父子遂得相會。元和的父親，感亞仙的情義，遂使元和和結婚。後來亞仙封至濟國夫人。并不以妓女而沒辱鄭氏的家門。

這「記」是李娃劇的完成者，關目排場，極有條理，雅野喧靜，互爲對照。在明曲中，可以說是有數的傑作。劇中如探入「蓮花落」等，都非常富有詩趣，具着另外的一種風味。使人讀起來，可以減少許多頭巾氣。

### (七)三元記

三元記，沈受先撰。受先字壽卿，里居事蹟無所考。年代亦不詳。此劇編在六十種曲本中，今尙存。

在江夏地方，住着一個很有錢的人，名叫馮商。馮商做人很慈悲，好施陰德。逢着落雪日，想起窮人的苦楚，因此凡有來借錢的，無不快諾。其中有一個名叫王以德

的，妻有美色。豪民某欲圖之，陷以德於獄。以德的妻打算賣身救夫，商之馮商，馮商與以金，使救夫出獄。並給旅費，令夫婦往河南營生。又一日風水先生來，和馮氏同去堪輿，馮親自己祖墳上有人在砍樹，故意遠遠地驚走其人，深恐在近處認識他的臉孔，反覺不好。其對人的仁心，大抵都是這樣。馮商無子，適欲經商赴京師，妻金氏，叫他在京師買一個年青的妾回來。馮商允諾。至京，有一個會做過運使名叫張祖的，以補償官金，銀子不足，不得已出賣自己的女兒。買的人即是馮商。合巹之夜，馮商查知她的家世，不忍叫她居妾的地位，遂叫她歸去。並且不要她還自己的身價。後來馮由京師歸家，路過河南，歇在一旅舍裏。旅舍的老板，即是他以前所救的王以德夫婦。夫婦感舊恩，待他非常好。他經過祥符縣，在旅舍的枕下，發見一注大金，原來這即是前夜歇在這店裏的客人遺下的，馮因此故意停留此地，等那一個失金的客人來，果然過了一天，有一個賣藥的商人，匆匆地跑來，原來這藥客從京歸家，遺金在此地，馮將金返還之，並不受他的謝，那人感激不盡。他過襄陽縣，逢着一個馬夫失了自己的馬，看見馮商所騎的這匹馬，很像自己的。因而問他。他不和那馬夫爭辯，即將自己的馬給予馬夫。自己徒步到家中。到家後，他把沿途的情形，告訴自己的妻子。妻子認爲這是積

的陰德，以後必有好報。果然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取名馮京，（這中間還有各處的土地神，奏請玉皇大帝，說馮商行善。所以玉皇賜他一個文曲星等等的荒唐話，荒渺無稽。）後來馮京成長，連中三元。娶丞相富弼的女兒爲妻。富弼的夫人，即是張運使之女。

馮京的傳，載在宋史，連中三元，俱係事實。惟他的父親是不是做過許多陰德，誰也不知道。雖鶴林玉露及不可錄中也寫着同樣的故事；但這都不見得十分可靠。所謂善惡報應之說，在這以前的中國人，確是非常相信的。其實，不過是些無稽之談罷了。科學發達的現在，這種思想早應該完全消滅。

## 第二節 保有元曲餘勢的雜劇

太和正音譜中列舉元以來雜劇的作家，其中關於明初的列舉了十六人。即王子一，劉東山，谷子敬，湯舜民，吳景言，賈仲名，楊文奎，王文昌，藍楚芳，陳克明，李唐賓，穆仲義，蘇復之，楊彥華，夏均政，唐以初等。太和正音譜係洪武三十一年著。這譜中所列明初的諸人，有許多是生在元末的。其著作是否純係寫於明初，不很可靠。該譜中關於曲目一項

計列丹丘先生之作十二種，王子一之作四種，劉東生二種，谷子敬三種，湯舜民二種，楊景言二種，賈仲名一種，楊文奎四種，連無名氏所作三本，共三十三種。

所有的作家，現在都已經無從查攷他們的來歷。作品中至今還遺留着的，計有王子一的劉晨阮肇誤入桃源，谷子敬的呂洞賓三度城南柳，賈仲名的鐵拐李度金童玉女，荆楚臣重對玉梳記，蕭淑蘭情寄菩薩蠻，楊文奎的翠紅鄉兒女兩團圓。（以上收在元曲選中。再加上劉東生的金童玉女嬌紅記，總共不過七種。七種之中，神仙怪異的本事，居其大半。如劉晨阮肇誤入桃源，所根據的是從來詩人傳下來的一些無稽之談。而作劇的更加許多穿鑿附會，成功這樣一部作品。其餘如呂洞賓三度城南柳，鐵拐李度金童玉女，金童玉女嬌紅記等，都是道教上的謠言，被取為戲劇的材料，當然是同樣的滑稽。

明代南北劇的作家，從其作品的內容看來，南劇多重因果報應，這明白是受佛教輪迴說的影響，更加上些儒教的迂闊之談。觀前面所列的南戲，其中沒有因果報應的很少，是一明證。至於北劇則不然，但看明初所遺留下來的七種劇本中，敘神仙出家等閒情的，占去大半，這完全是受道教的影響。南北劇思想的分野，在這裏可以看出一個很不同的差別點來。

現在將明初遺留下來的七種雜劇中，擇其中三種和神仙怪異不發生關係的、述其梗概於

## 對玉梳的梗概

有松江的官妓顧玉香和揚州的秀才荆楚臣相睦，已有兩個年頭。荆生的財物漸漸用盡；玉香的母親也慢慢討厭起來。逢着一個東平客商，名叫柳茂英，他靠自己有錢，打算奪取玉香，私自謀之玉香的母親，玉香的母親貪他潤綽，竭力允諾。他們想出一個方法，驅逐荆生。不料這事已被玉香知道。玉香轉告荆生，誓必爲荆生死守。當荆生被鵠母下驅客令時。玉香解去自己頭上的釵環給荆生做路費，叫荆生進京應試。並將自己所帶的玉梳折爲兩半：一半給與荆生；一半自己留着，以作他日相逢的紀念。荆生走後，玉香始終履行自己所說的話，無論母親和柳茂英怎樣逼迫，總是不肯順從。而且連別的客人，也不接一個。母親對她亦沒有辦法。後來玉香日日想念荆生，弄得度日如年，偷偷地和侍女從家裏脫逃出來，打算上京尋荆生。這事被柳茂英探知了，茂英想加以阻止，他躲在過路的森林中，拔劍攔住玉香的去路。玉香和他力爭。兩方相持不下。正在這危急的時候，突然有官人率從者從此經過，玉香得救。玉香細認那官人，卽是荆生。原來荆生進京，應試及第，放外缺，現正在赴任之途。他知道玉香經過，遂把玉香帶赴

任中，對合玉梳，結爲夫婦。

蕭淑蘭的梗概

温州書生張世英，住在他友人蕭讓家。蕭讓係蕭山人。有妹名淑蘭，年十九。私自看中張生。一日，乘兄嫂不在，大膽走入張生房中，講自己對張生愛慕的私衷。不料張生大怒，責以非禮。（原來是一個道學先生，一笑。）淑蘭快快退出。自此即害起相思病來。臥在床上，情思昏昏。乃填菩薩蠻詞一闕，使老嫗送與張生。張生益怒，題詩壁上，離開蕭家，去西興。淑蘭因此，益增傷感，復填菩薩蠻詞，以寄苦情。兄嫂憫之，將詞寄與張生，告以妹之情意，並挽出官媒，和張生議親事。張生允諾。兩人終成夫婦。

兒女團圓的梗概

蘇州白蠶村，有韓義這人，業農，家頗富。兄早死。遺有二子名福童安童，及嫂李氏，俱寄居在自己家中。韓義之妻張氏，無子。娶妾春梅，新近懷妊。嫂李氏前見韓義無子，以爲韓氏家財，便可由自己的兩個兒子承繼。今見春梅懷妊，心中非常失望。遂唆使張氏驅逐春梅。韓義有一個表姪女王氏，嫁與鄰村的俞循禮爲妻。王氏近頃懷孕，

循禮切望能生一個男孩子。一日，循禮進城，王氏剛巧在這個時候生產，不料產下來却是一個女兒。王氏深恐使丈夫失望，心中非常焦急。適自己的弟弟王獸醫來，獸醫知道韓義之妻春梅，在鄰村乞食，最近剛產一個兒子。王氏立刻懇求獸醫將自己的女兒，去和春梅的兒子對換。春梅因窮得沒法，自然答應。循禮得子後，非常歡喜，取名添添。旦夕愛撫，如同寶貝。轉眼度過十三年。循禮爲添添之故，個人興義學，使鄰兒陪添添讀。添添聰明，勝於常兒。父母益加喜歡。惟王獸醫自給阿姊換子後，自己認爲是莫大的功勞，時常向俞家借貸，借去又不肯還。俞家弄到不勝其煩。一日，王獸醫又來開口借一頭牛，循禮不肯答應；並且向他說：『你今天來借錢；明天來借東西，萬一你死了以後，你既沒有兒子，誰來還這筆賬？』這話使王獸醫非常難受。所以獸醫也就衝口而出的說：『你這人家沒有兒子，你自己難近就有兒子不成？你不要做夢，添添誰說是你的兒子？』他一面說；一面把更換子女的祕密，全部洩露出來。獸醫的阿姊急忙想阻止他說話。無論怎樣也阻止不住。自此王獸醫恨在心，日日想法暴露循禮換子的事。適韓義夫婦，年老無子，感覺寂寞。張氏亦懊悔以前騙逐春梅的事。一日，王獸醫來，他本是來還韓義的借金的。韓義一時高興，不要他還這筆款，並且給他酒吃。獸

醫在酒後，把春梅產子，現在養在俞家這件事，全般說出，並極力答應韓義把兒子討回來。韓義夫婦，說不出如何感激。獸醫和韓義商妥，他去在添添上學的路上，等待添添到來，告訴添添說：『你本是韓家的兒子；不是俞家的兒子，你應該回到韓家去；不要再住在俞家。你在學校裏等一等，馬上生你的父親就來接你了。』添添相信獸醫的話。因此，在放學時，俞家的老僕來接他，他不肯回去。轉瞬韓義之妻同獸醫來，立刻帶着添添走了。弄得俞家的老僕，莫明其妙。歸來告訴循禮。循禮夫婦，驚皇不知所措。這時王獸醫斡旋兩家之間，（自然兩邊都可以得錢。）使歸和睦。並尋出春梅，重歸韓家。春梅所帶的女兒名桂花，即給添添為妻，兩家成為眷屬。百年之後總算兩家都有後代，萬事皆休。

右三種雜劇中，前兩種敘事平凡無力。曲詞亦無足取，決不是很好的作品。後一種，寫農村的人情風俗，相當酷肖。全劇的關目亦波瀾曲折，層出不窮。本來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實，作者却能引人入勝，實在是不容易的事。劇中科白逼真，曲詞近俚，然益饒有風趣。統觀明初所遺留下來的幾部雜劇中，這劇應推為第一。



明代雜劇之大量的生產者，應以朱有燬爲首，有燬係明太祖之孫，周定王權的兒子，襲爵爲周憲王。他所作的雜劇，古來文人相傳，有三十一種之多。據我們現在所能看見的，亦有二十五種。收在雜劇十段錦。震按，皆有燬所作。吾師董康先生有影印本。周憲王樂府三種。鍾隱廬影印。奢摩他室曲叢二集。吳梅氏輯盛明雜劇第二集等諸集中。實具相當的偉觀。有燬的雜劇，文字不見得怎樣出色；祇音調頗諧，是他的特點。他的作品，往往有超出前人規矩的地方，如一劇用五折構成，或一折用各種脚色複唱合唱等。彙在以前的雜劇中，是很少見的。現在將他的諸作，約略分類來講一講：

### 1. 道釋劇

這一類都是關於「慶壽」或「度脫」的故事，如：

- (一) 惠禪師三度小桃紅
- (二) 李妙情花裏悟真如
- (三) 紫陽仙三度常椿壽
- (四) 小天香半夜朝元 (以上度脫劇)
- (五) 瑤池會八仙慶壽
- (六) 羣仙慶壽蟠桃會
- (七) 福祿壽仙官慶會
- (八) 神后山秋獮得驕虞 (以上慶壽劇)
- (九) 張天師明斷辰勾月 (女仙劇) 等，或根據古書荒唐的記載；或根據民間的傳說，加以敷衍粉飾，成功這類作品。本來中國的支配階級，他一天到晚心中常轉的是兩個念頭：第一是能够長壽，

希望自已可以活上百歲。長壽還不够，因為終究有死的一天。所以第二，便想到頂好有不死的辦法。不死，只有做神仙（？）——說到「人」是總歸要死的。這樣他們就轉到神仙的念頭上去了。

有幾這許多雜劇，剛巧可以作為中國支配階級之思想的代表。（因為他自已本是支配階級的一員，毫無足怪。）關於這許多雜劇的內容，大概一般人都已知道，茲不再贅。

## 2. 妓女劇

(1) 劉盼春守志香囊怨 (2) 李亞仙花酒曲江池 (3) 美姻緣風月桃源景 (4)

(宜平巷劉金兒復落娼 (5) 甄月娥春風慶朔堂 (6) 蘭紅萼從良烟花夢

有幾之作，關於調情方面。大都是以這些妓女為對象。這一點很可以作為當時支配階級娛樂的寫真。在這許多的妓女劇之中，以香囊怨最膾炙人口，現在略約地述他的梗概如下：

——開封妓女劉盼春，係演雜劇末泥色劉鳴高的女兒。有鹽商陸源，打算以重寶買得她。她不肯。自和一個書生叫周恭的相善。兩人情投意合，如膠如漆。不料半年以後，這事被周生的父親知道了。父親禁止周生外出。兩人自此遂不得不隔斷往來。在盼

寒方面，雖不能和周生往來，但亦不肯再接旁的客；而自己的生計，又不能不維持，所以只得茶館等處，靠「彈」「唱」賣藝糊口。周生知之，深切地感動，乃給以一封情書。信末並附「長相思」詞一闕。盼春接到周生這封信，喜出望外，把牠放在香奩中，旦夕不離身畔。後來盼春的生計日蹙，天天愁柴愁米。盼春的假母，忍不住這種窮苦，逼迫盼春，叫她跟從陸源。盼春至此，自知生已無望，遂自經死。周生聽到盼春死的消息，非常哀痛，趨往見屍。看見火葬時獨香囊不被燒去，裏面信和詞都存。這時周生睹物思人，真有無窮悲傷，自此立誓終身不娶。

古來寫妓女調情劇的非常之多。大都是妓女愛上一個書生或秀才，兩人非常恩愛。中間插入一個富豪或巨商，欲奪去妓女。假母貪財，竭力歡迎。想法欲逐去書生，逼妓女和豪商結合。妓女總是始終不肯，願爲書生守節（？）。經過許多困難，最後仍是團圓了事。……這個公式。幾乎隨便那一種劇本裏，都是這樣。本劇大部分仍未脫去這種公式：不過最後能夠不以「團圓」完篇，是其特異點。這樣一來，便成爲很淒豔的悲劇。香囊恐之能使人豔稱的，當在這裏。

曲江池的本事，和前所述的繡襦記（參看前章南曲）相同。烟花夢係寫妓女紅葉兒與書生

徐翔有染，拒絕豪商仇子華來遊，紅葉兒告官自由廢業。仇子華賂官誣告徐翔，徐翔被判謫戍。紅葉兒堅爲徐翔守節。後兩人終得團圓了事。這即是我前面所說的公式劇的一種，讀起來實在沒趣。復落娼是寫妓女劉金兒本和倡夫結爲夫婦。後棄之，從生藥商，因此自由廢業。藥商金盡，金兒又棄之，去從江西客人，至其鄉。金兒不能理家務，觸客人怒。金兒訴之官，被官責。金兒乃離去客人家，重入樂籍爲娼的故事。慶朔堂是寫范仲淹爲饒州太守時，與妓女甄金蓮相善。金蓮一心思仲淹，不接他客。後仲淹遷潤州，妓女時時爲假母所逼，但始終守志不渝。有情人終成眷屬，最後還是被仲淹迎去做夫人。以上幾種劇本，都平凡無趣，毫無足取。現在把桃源景的梗概，述之於下：

保定府妓女桃源景，年二十一，樂人李咬兒想討她爲妻，她不肯，愛上一位生員李釗，願以終身服侍。桃源景和李釗兩人作伴半歲餘，李釗鄉試及第，更應會試進京。有羅錠兒者，受李咬兒之托，欺騙桃源景的母親，設法使她納李咬兒的聘禮。事被桃源景知道了，訴之官，幸得無事。李釗進京會試時本以狀元及第。不料在將授官位時，對答辭令失禮，致謫戍邊。桃源景聞之，追李釗之後，化作男裝，獨赴李釗所謫的地方。不料逆旅主人，看破她是女性，糾纏不清。桃源景歷盡種種困難，終得和李釗相

蓬，遷到自己和李劍結合的目的。兩人在戊地開一小酒店營生，轉眼度過兩年。後李劍遇赦，被任爲永城縣知縣，兩人相攜赴任終結。

這劇情節，相當波瀾曲折，關目排場，每折俱佳。中間插入蒙古人到桃源景酒店飲酒，作蒙古語，唱蒙古歌一場，極饒有趣味。是妓女劇中不可多得的作品。

### 3. 牡丹劇

(一) 洛陽風月牡丹仙 (二) 天香圃牡丹品 (三) 十美人慶賞牡丹園

牡丹仙有宣德五年的自序，牡丹園寫明是宣德九年所撰，都是有懋晚年的作品，係供賞花讌飲之用的。劇情很簡單，純以歌舞爲主。現在但述牡丹仙梗概於下：

——宋歐陽修，應試赴東京汴梁，路過洛陽，假月坡亭張家園的一亭上歇宿。時正陽春三月，張家園的牡丹，開得像雲錦一樣。歐陽修約了司馬溫公邵康節，在園中張宴賞花，作洛陽牡丹風俗記。是夜，有牡丹仙女二人及風姨月姊來，感謝歐陽修作「牡丹記」之勞。俄頃間，海棠，薔薇，荷花，李花，菊花，芙蓉，桂花，梅花等九仙女亦來，各要求歐陽修作文章讚美。月姊和風姨，將九花一品許，認爲終不及牡丹。九花仙對這評判，都很折服，相約自此之後，尊讓牡丹。牡丹仙遂會齊九花仙，告於西王母和

木公之前，請賜歐陽修之福。以賜福及九仙歌舞完結。

這劇大概從歐陽修曾作過洛陽牡丹記一文着想的，並無其他更深刻的意思。劇情平淡。

#### 4. 節義劇

(甲) 清河縣繼母大賢 (乙) 趙貞姬身後團圓夢

##### ——繼母大賢的梗概——

直隸清河縣的王謙、王義，係異母兄弟。兄謙，先母所生；弟義，後母所生。父死後，兩人均由繼母養育。兄為人孝悌正直。弟素行不修，常和無賴子名費苗、費蔽的游蕩，生母戒之，勿聽。因在家不得十分自由，故意說已經改心，騙得母親的錢，和費苗、費蔽二人，至山東莒城，任意閒游，把本錢用盡。逢着旅店主人來討宿費，爭論間竟將他打殺，遂至吃官司。兄王謙，因為探聽阿弟的消息來山東。知道阿弟打死人，謙自己赴衙門認罪。母親這時亦得着消息，從後面跟來，將二子及兩個游蕩兒，都投之公堂。官員問殺人的是誰？兄弟都爭相承認。官先打阿哥，繼母以身蔽之，說他沒有罪。官再打阿弟，她一句話都不說，默認阿弟是真正的罪人。官員以為阿弟不是她自己的兒子，不加憐憫。及問之，不料所答的恰恰相反。官員非常奇怪，歎母親的賢慧。遂申告上

司，表彰母與兄，赦去弟之罪。一面投費苗於獄。

#### 團圓夢的梗概

山東濟寧，有男子錢鎖兒，女趙官保，兩人在未出世前由父母指腹爲婚。將及結婚時，鎖兒被徵爲濟南衛軍的兵卒，出發北口，致婚事未諧。有富豪之子名奇勃者，看中官保，欲娶之，托媒婆向官保勸誘。官保執意不從，誓爲鎖兒守節。後來鎖兒在北口生起病來，自己拜托叫趙大的致語官保，請官保另嫁。官保始終不允。鎖兒死，遺骨運到家，官保抱屍慟哭，亦殉情自縊。……（後面還有東岳廟神，感兩人的情義，使兩人在死裏團圓等等滑稽話，）

以上兩劇，算是褒獎所謂節義（？）的作品。

#### 5. 水滸劇

（甲）黑旋風仗義疎財

（乙）豹子和尙自還俗

#### 仗義疎財的梗概

趙都巡徵歛苛稅。百姓非常受害。山東東平府劉家村，有劉撒古者，滯納官糧五十石，不得已欲賣去二子償之。和妻及女千嬌，帶着二子進府城。途中，日已暮，暫歇在

一個古廟裏。適趙都巡亦帶着一班催促租稅的，經過此地，在這廟裏休想。他看見撒古的女兒美貌，打算把她強奪過來。撒古不依。他就將撒古父子吊在樹上；一面使撒古的女兒斟酒，做出種種難看的醜態。正在這時候，梁山泊強徒，黑旋風李逵，和浪子燕青，奉宋江之命，從東平府買糧一百石，經過此間。他問知這種情形，就把自己所羅來的糧中，分五十石給與撒古完納租稅，救了撒古一場難。臨行，告訴撒古說：『要是那個忘八蛋明天再要來和你糾纏不盡，你就到梁山泊來告訴我，我要使他知道老子頭上不是好打發的。』他於是就和燕青去了。第二天趙都巡果然和人到劉家村來，打算搶撒古的女兒，撒古爲緩兵之計，要趙都巡用正式的手續來娶，都巡答應。一面撒古連忙通知梁山泊的強徒。梁山泊先派燕青下山，扮作媒婆替趙都巡家治婚事。一面將李逵裝作新娘，坐在轎子裏嫁過去。入洞房時，燕青揭去新娘的頭巾，李逵扯出兩把板斧，打得趙都巡家落花流水，將趙都巡縛在一處，搜出他所貯藏着的金箱，埋之庭中，在壁上寫了趙都巡的罪狀，下署「梁山泊李山兒」。欣欣然得着凱旋而返。……（下面還有一段張叔夜招安宋江事，不關本題，顯係蛇足。故略去不錄。）



花和尚魯智深，無故殺害婦女，被宋江打了四十大板，氣得叫不出苦來，因此便離開山寨，到清溪心清靜寺，依然出家爲僧。宋江以梁山泊本是三十六個好漢一同聚義的地方，現在缺了一個智深，心中非常沒趣。遂叫李逵去勸他還俗。李逵去後，再四勸智深重歸山寨。智深不肯。李逵沒法，快快回來。宋江又叫智深的舊妻帶着他的兒子，去勸智深，智深仍是不肯。宋江更使智深的老母去勸。智深的老母和智深說：『你要是再做和尚，那你以後的功勞，就不及黑旋風了。』智深給她一氣，立刻脫去和尚的衣服，打算下山。忽摸着自己已經剃度了的光頭，不覺又合起掌來，還是不去。但智深想到母親無人供養，非常爲難。乃將這事拜托山下的張善友。這時智多星吳用，想出一條計策，叫山寨的嘍囉兩人，扮作商旅，歇在張善友家，故意無理毆打智深的母親。事被智深知道了，憤怒異常，即時下山毆打那兩個客商。打人是破戒的，所以吳用和宋江從背後出來扯住智深道：『兄弟！你已破戒，再不要做和尚了。』智深看見宋江吳用，沒法，只得仍跟着他們上梁山泊做伙計去。

右兩劇所寫的故事，非常有趣，可是不見於現今所傳的水滸傳中。而且關於描寫魯智深的性格，和水滸傳裏的魯智深，直判若兩人。這劇想必根據元雜劇所演水滸的故事改作的。

或者有燉自作聰明，也未可知。

6. 其他諸作

有燉的作品，除前述諸類外，零星的還有幾種，茲略述如左：

(A) 關雲長義勇辭金 此劇係寫三國的故事。說關羽被曹操捕去後，曹操不殺，欲留為己用。屢次賜以金銀財寶，並加種種禮遇。關羽却無留在曹操處之意。一日，袁紹來犯，他出馬斬袁紹的兩名戰將顏良文醜，以報曹操之恩。最後，還是離開曹操而去。這段故事，在三國志平話及三國志演義中，均有記載。明初有無名氏作的關雲長千里獨行的雜劇。有燉此劇，想必參照諸書而加以粉飾的。

(B) 擲判官喬斷鬼 有徐行這個人，他所愛藏的古畫被裱畫師橫領不還。因此幽憤而死。(這真叫屈死。)他的魂魄，訴於陰府的判官，判官把裱畫師下地獄。事情便這樣終結。此曲似太嫌荒渺滑稽。惟劇中於說三教的源流及論畫法之點，還覺有趣。

(C) 孟浩然踏雪尋梅 這是寫孟浩然雪中尋梅的故事。中間並插入浩然和李白，分詠梅與牡丹，李白終讓浩然一籌的事。打破從來「白也詩無敵」的說法。

(D) 漢相如獻賦題橋 這是寫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第一折相如彈琴和文君夜

奔。第二折兩人結婚。第三折文君當壚，相如進京應試，文君送至昇仙橋，相如賦詩橋柱而別。第四折相如獻賦於武帝，這些故事，都根據於古書零星的記載而加以敷衍的。元關漢卿和屈子敬各有昇仙橋相如題柱的雜劇。有燬這雜劇，或是用兩劇改作的，亦未可知。

(E) 善知識苦海回頭 有胡仲淵者，進士及第，方授官時，受人讒被謫。仲淵知道官場腐敗，遂辭官出家，離開苦海。這是一段較有意義的故事。

以上關於朱有燬——即周憲王的雜劇，大約已敘述完畢。有燬話作中，以神仙劇和妓女劇爲最多，這原因，我在前面已大致說過，無非是支配階級有閒的玩意兒。

朱有燬之後，北曲雜劇的作者，在弘治，正德，至嘉靖初年間，僅有王九思康海陳鏗楊慎四人。王九思的杜美沽酒遊春，康海的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陳鏗的花月妓雙偷納錦郎和鄭善老義配好因緣，楊慎的宴清都洞天工記，蘭亭會太和記等，至今仍傳。曲錄我所看見的只收在盛明雜劇中的王之沽酒遊春和康之中山狼兩種，現在分述其梗概於下：卷三

——杜子美遊春梗概——(盛明雜劇裏題爲曲江池)

玄宗幸蜀後。杜甫乘看官閒無事，至曲江賞春景，見宮殿蕭條，不禁感懷往事。他

想到這都是李林甫的失政所致，真是有恨無處說起。摸摸自己囊中還餘五百文，乃入買 婆婆的酒店中，贖出前日在這裏飲酒典去的朝衣；一面復打算將餘錢買得一醉。偶然有一個叫作衛太郎的游蕩兒，也在此飲酒。他聽到杜甫的詩名，便和杜甫攀談起來。說話之間，他說起李林甫的詩，就說：『先父時常稱贊李林甫的詩好。』杜甫聽到這話，怫然不悅地說：『林甫知道什麼？不過是一個奸賊。』兩人慢慢的爭論起來，幾乎到了動武。買婆婆強迫杜甫下樓；並悉取杜甫的餘錢而去。杜甫不得已走到慈恩寺邊。再進一家酒店，典去朝衣，沽酒獨酌。窗外細雨濛濛，真有無窮的感慨。適這時岑參尋至，約杜甫同遊鄠縣漢陂。兩人先登慈恩寺的塔。復跨蹇驢，沿途經過田園，至漢陂莊，這是岑參兄弟讀書的地方，因在此處一宿。翌朝，大家共携一歌妓，浮舟漢陂，觀覽山水。至釣魚臺，杜甫想到避去塵世的快樂，不禁心曠神怡，慨然有隱居之念。正在這時候，丞相房瑁來迎杜甫，說杜甫已被陞為翰林院學士，大家欲為杜甫致賀，杜甫不受，再沽酒遊春。一面告房瑁，自己欲乘桴泛海，以終一生。

這劇的作者王九思，字敬夫，號漢陂，陝西鄠縣人。據說九思作此劇的用意，是諷畫時的相國李西涯的。劇中的罵李林甫，即間接罵李西涯，因此九思自貶謫以後，終身不得復

起。據說即受這劇的影響。

### 中山狼的梗概

戰國時，晉趙簡子獵於中山，射中一狼。狼遁。適墨者東郭先生携着書囊，騎驢往中山，和狼相逢。狼求救。東郭先生這時心裏想，狼雖殘忍；但救之也是墨子兼愛之道。因此解書囊，使狼隱伏在內。轉瞬趙簡子來，問東郭先生以狼的去向。東郭先生答不知道。趙簡子拔劍出來威嚇，東郭先生還是答不知道。趙簡子遂離開東郭先生而去。東郭先生將狼馱在驢背上，狼在囊中訴苦。東郭先生解囊放牠出來，並拔去他所中傷的矢。狼一謝以後，說：『我肚子很餓了，聽說墨者兼愛，所以請以你的身體權作我的食料。』牠縱身將食東郭先生。這時東郭先生無路可遁。不得已懇求狼說：『若要好，問三老。你要吃我，請先問三老來決定是非。』狼答應。兩人於是相携先去問老杏樹，老杏樹說：『我年輕的時候，人都愛我。摘取我的果實；到我年老了，人就虐待我，人本是這樣負心的東西。汝有何恩施與狼？這是應該吃的。』東郭先生失望了。又和狼走，逢着一匹老牛，老牛也說：『人是負心的東西，應該吃的。』這時東郭先生的命運，好像已經決定了；狼非常得意。最後，逢着一個拿藜杖的老頭兒。東郭先生把這件事再

提出來請老頭兒公判。老頭兒不客氣地罵狼的忘恩。狼強辯說：『他所說的事實都是假的，他縛住我的腳，把我放入囊中，使我受苦；而且還要害我。』老頭兒這時想着一個計策，他說：『你們兩個人既然各執一詞，我也不知道誰是誰非，你既說東郭先生苦你，那你再爬進囊裏讓我看一看，使我可以明白當時的實狀。』狼聽到這話，欣欣然爬入囊中。老人因此和東郭先生說：『現在應該馬上拔劍刺殺之。』東郭先生不忍。老頭兒大笑不止。不必說這是笑東郭先生的迂闊。東郭先生說：『世上負恩的東西甚多，何止這隻中山狼？』老人點頭說：『是的，先生所說的話極對（？）那些負君恩者食朝廷的大祿，負親恩不報，負師，負朋友，這都是和中山狼一類的東西。』東郭先生最後拔劍刺殺這負心的狼。

右面所敘述中山狼的故事，是近於「寓言」一類的。在中國古來的戲劇中，取類於這種故事作劇本的，實不容易多見。

關於『中山狼』的故事，據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號」裏西諦君說，印度高麗等處，也有和此大同小異的民間傳說，西諦君曾把它列成一張表，倒非常有意思，現在附錄於

下：

|                                 |         |      |        |                 |              |
|---------------------------------|---------|------|--------|-----------------|--------------|
| 故事來源                            | 施恩的人    | 忘恩的獸 | 獸所遇之困阨 | 初次遇見之<br>二或三物   | 最後遇見<br>之人或物 |
| 中山狼傳及<br>中山狼雜劇                  | 東郭先生    | 狼    | 趙簡子打獵  | 牛，杏樹            | 杖藜老子         |
| 中山狼院本                           | 東郭先生    | 狼    | 趙簡子打獵  | 牛，杏樹            | 土地神          |
| 列那狐的<br>歷史（文基<br>譯本）            | 人       | 蛇    | 落於網中   | 烏鴉，熊與<br>狼      | 狐            |
| Speele 的潘約<br>的故事               | 婆羅門     | 虎    | 落於陷阱中  | Pineo 樹，<br>K F | 豺<br>兒       |
| 西伯利亞故事                          | Kirghiz | 蛇    | 鶴的捉食   | 牛，榆樹            | 狐            |
| 高麗的神仙故事<br>Griffith             | 和尚      | 虎    | 落於陷阱中  | 大樹，石神           | 青<br>蛙       |
| Aabjornsen &<br>Moe 的挪威民間<br>故事 |         | 龍    | 被壓於大石下 | 狗，馬             | 狐            |

作這劇的康海，字德涵，號對山，陝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以狀元及第。成化十一年生，嘉靖十九年卒。享年六十有六。

王康二人，都曾任要職，並屬於同鄉劉瑾之黨。劉瑾倒後，大家都跟着失去地位。據說他們在家失意無聊，遂以曲詞自娛。因此反成了明代有數的詞曲作家。這實是一件有趣的



第一篇 元明間的南北曲



## 第一章 崑曲的勃興和北曲的衰亡

### 第一節 崑曲的勃興

元代中葉以來改進復興了的南戲，到明嘉靖間更飛躍進步，不久到了萬曆，有沈璟湯顯祖兩人出來，指揮曲壇，作家並轡馳驅，一時競爭甚烈。自此到明末清初，諸家疊出，作品極殷富燦爛，竟成了南戲的黃金時代。所謂北劇，這時已完全的被壓倒，被征服，到了他的沒落期。現在我們攷查這個中的原因，一面固然由於元中葉以來，南曲的作者漸多，在作品方面，逐漸收到他的效果；同時在表演上，崑腔的勃興，亦成了這南戲流行的一大助力。崑腔據說出自崑山，明嘉靖間，崑山的魏良輔，特擅此曲，一時跟從他學的，有不少的人。慢慢散布出去，竟在腔調中佔最重要的地位。當時一班作家都翕然相從，盡量供給劇本，這劇本全是南曲，因此就使南曲格外繁盛。

本來，同是南曲；因為地理的關係，其唱法也有各種腔調的不同。徐文長的南詞敘錄裏

說：「今唱家稱弋陽腔者，則出江西。兩京，湖南，閩，廣，用之。稱餘姚腔者出會稽。常，潤，池，太，揚，徐，用之。稱海鹽腔者，嘉，湖，溫，台，用之。惟崑山腔止行於吳中。」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當時腔調之區域的分佈：弋陽腔的區域最廣，散佈了好幾省，並及兩京；餘姚腔流行於江蘇及安徽的一部；海鹽腔限於浙江；而崑山腔在當時祇有蘇州一處流行，範圍最狹。

崑腔以前的南曲，以海鹽腔爲最古。海鹽從來音樂極盛，州之少年，大抵皆以音樂自娛。據說海鹽腔的起源，是在南宋中葉之時，有張錄其人，係循王張俊之孫，居於海鹽，以新聲自娛，遂成爲一派，名爲海鹽腔。更據元姚桐壽樂郊私語所載，略謂州（海鹽）之少年，多善歌樂府，其傳皆出澈川楊氏，（即楊梓父子）……楊氏家僅千指，無有不善南北歌調者，是以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浙右云。楊氏係元時人，雖南宋中葉時代不遠。海鹽腔說是出自他們，當然不甚可靠，不過經他們父子這樣熱心的提倡，要之益見精采，這是決不會錯的。所以在崑腔以前，這腔非常流行。

弋陽腔和餘姚腔，他的系統未明。但如徐文長所言，弋陽腔的傳佈既是這樣的廣，那他自必有相當的歷史。我們現在無從考據，實是一件遺憾。

崑腔的起源，據後來諸書所載，大抵皆以魏良輔爲首，「良輔合海鹽弋陽二腔，加以取舍，別成一派。腔調流麗悠遠，官超過海鹽弋陽餘姚三腔之上，聽之最足蕩人。」（南詞敘錄載。）自明萬曆以來，公卿縉紳等富貴之家，凡有譁會小集，都用南唱，歌者止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或亦有用鼓板者。後來吳人更加以洞簫或月琴相和，聲音益加悽慘，幾使聽者墮淚。大會中用南戲，最初止二腔，但崑腔比海鹽腔更清柔婉折。（以上客座贅語據劇說卷二。）據此我們知道崑腔至萬曆以後，已逐漸流行。

（魏良輔，崑山人，（靜志居詩話）號尚泉，居於太倉南關。（明張元長筆談，據劇說卷二。）初習北曲，被北人王友山所絀，退而鑿心南曲，足跡不下樓者十年。當時南曲大抵平直而無意致。良輔加以改良，轉喉押調，度爲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從本宮。取字齒唇之間，迭換巧撥，時時以深遼助其悽淚。）吳中的老曲師如袁髯尤駝輩，皆瞠乎自以爲莫及。（清余懷寄暢園歌記，虞初新志卷四。）於是張小泉敬坡戴梅川周夢山潘荊南之徒，爭師事之。梁伯龍名辰魚，崑山人。起而倣效，考訂元劇，自翻新調，作浣紗記等。又和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鄭梅泉陸九疇包郎郎等五七輩，更唱迭和，金石鏗然，流播人間。富貴之家凡有用樂，必宗崑腔。（筆談等）此時善吹洞簫者有蘇州的張梅谷，工笛子者有崑山的謝

林泉，都和良輔交善，以簫管伴奏其唱曲。（寄暢園聞歌記）名歌。手。而。得。着。名。樂。工。的。陪。襯，倍覺生色。益以後繼得人——如樂才兩全的梁伯龍等——腔調更見優美充實。崑腔之所以能極一時之盛的，顯然有他的這些原因在。

良輔生存的年代，不甚可攷，清初陳其年的贈歌者袁郎詩

本事詩卷十二

中有云：「嘉隆之間張

野塘，名屬中原第一部。是時玉峯魏良輔。紅顏嬌好持門戶，一從張老來婁東，兩人相得說歌舞。」據此則良輔應生在嘉靖隆慶之間。

不過，祝允明猥談裏略謂數十年來南戲盛行，更爲無端。……妄名以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變易喉舌，抑揚趁逐，杜撰百端，真胡說也。允明死在嘉靖五年。在他的著書裏，已經看到這崑山腔的流行。那末，所謂崑山腔是始於魏良輔這句話，顯係後人誤會。這誤會的原因，必定是最初崑腔的流傳不廣，（前面所引南詞敘錄已說過只流行於吳中。）自魏良輔這一個善歌者出，變易舊調，度爲新聲，遂駕其餘諸腔之上，傳佈區域逐漸增大。一般人不知道，就把這腔當成是良輔發明的東西。其實這腔決不是良輔發明的，不過以良輔的善歌，益加上名樂工的陪襯，因此這腔得以完成罷了。

崑腔在嘉靖之時，還只流行於吳中一帶，到了萬曆年間，方散佈到大部分的江南地方，

北以大江爲界；南到嘉禾浙濱爲止。其流入京師，應在萬曆末年。所以明王伯良的曲律裏說：『邇年以來，燕趙之歌童舞女，咸棄其捍撥，效南聲，而北詞幾廢。』這稍稍可以看出腔調之「新陳代謝」的痕跡。到清順治間，有善歌者王郎入京，風靡一時。當時的士大夫如吳梅村錢牧齋龔芝麓等，都競相贈以詩句，視爲一種風流事。至此，崑曲益得支配階級的眷顧。

崑腔在京中奪得了勢力，更侵入宮廷，自皇帝以下，大小走狗，無不視此爲唯一的娛樂品：例如長生殿傳奇——成於康熙二十七年——由京師第一流優伶團體的內聚班在宮中表演時，大大得着主子的賞讚。更在諸王府及縉紳之家的宴集裏，亦博得聲價。（王應奎的柳南隨筆卷六載。）這種例不勝枚舉。

乾隆時逢着所謂天下太平，各種文學，都達到了有清一代的最高潮，崑曲也跟着到了繁盛的頂點。當時所有支配階級，無不以聲色自娛。錢泳的履園叢話說：「梨園演戲，高宗南巡之時爲最盛，而兩淮鹽務中尤爲絕出，例蓄花雅兩部，以備演唱。」所謂雅部，即是崑腔；而花部係其他諸腔。崑腔這時佔着其他諸腔的上風，儼如王者，君臨劇界。直到乾隆末年，興行不衰。綴白裘十二集，即集當時通行崑曲的散段，結一筆總賬。到現在凡想談崑曲

的，綴白裘是一部不可缺的書。

乾隆四十二年，巡鹽都史伊齡阿奉旨在揚州設局修改戲曲。黃文暘，李經，凌廷堪，程枚，陳治，荆汝爲等參預其事。經四年事竣，修改既成，黃文暘記古今戲曲的提要，著曲海二十卷。蘇州葉堂，係當時清唱的最著名者，撰納書檀曲譜二十卷，以崑腔爲主，至今唱曲者尙宗之。此外還有吟香堂曲譜，亦成於此時。（蠟廬曲談卷三。）這實在是一個崑曲最隆盛的時期。

自此以後，漸向衰運，錦標移入花部之手。最後還担着殿軍之光榮的，是蘇州的集秀班。集秀班係在高宗甲辰（乾隆四十九年）南遊之時，江南的織造和鹽運使，欲聘名班演崑曲以供高宗的觀賞，一時各班的脚色樂工，都各有短長，選擇甚苦，乃盡集諸班的優秀份子，組織一班，即名爲集成班，後改爲集秀班。以供帝覽。高宗北歸後，這班並未解散，一直保持到道光初年爲止。這班的聲律謹嚴，科段工穩，爲當時崑劇的模範。尙能支持著崑劇的末運。

其餘的南曲，自崑曲盛行後，即一蹶不振，前已約略敘過。曲律裏說：『舊凡唱南調者曰海鹽，今海鹽不振而曰崑山。』海鹽既然，何況餘姚。這兩腔到後來只能在花部中，聊保得一線命脈。或者各地的土戲，仍有其遺音，也未可知。弋陽腔在嘉靖間成絕響，其另一支

源，還保存於北方，名曰高腔。高腔以直隸的高陽爲本場，此腔一直到後來不絕。

## 第二節 北曲之衰微及其沒落

明初，承襲元代之後，北劇仍相當的保持他的勢力，作者亦不乏人。至嘉靖年間，形勢漸變，一班士大夫，都喜高談南曲，視爲美事。影響到教坊，也都不習雜劇古詞；專唱時曲，以博士大夫之歡。

嘉靖時，有何良俊者，字元朗，松江華亭人，家蓄女伶，專習北曲。至此，北曲遂成爲一兩個怪癖的嗜好者所專有的東西，顯已到了他的末運。

元朗死後，北曲益加寂寥，顧曲雜言（著於萬曆末葉）說：「嘉隆間，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蓄家僮而使習唱，……予幼時猶見老樂工二三人，其歌僮也。俱善絃索，今成絕響……」這可以知道當時北曲衰微的情形。

明清代興之際，錢謙益的金陵雜題絕句

有學集  
八卷

裏說：「頓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澀響丁

零，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所謂「南巡」，即明武宗之事，據神史載，這一位皇帝，非常風流。他南巡時，北曲好像打了一針嗎啡針一樣，驟然振作了一下。有頓

仁（即詩中稱爲頤老的）這個人，曾跟着皇帝所帶的一班梨園子弟到北京，學會琵琶回來，後來傳給他的孫女琴心，到處演奏，很興動一時，極得着一班士大夫的顧盼。在周在浚的金陵古跡詩中，亦詠及此事，詩中說：「頤老琵琶奉武皇，流傳南內北音亡，如何近日人情異，悅耳吳音學太倉！」這可見頤老的琵琶，當時已成爲時代的末音，太倉的崑曲，遂與時俱進，成爲劇團上的寵兒。這時北劇，徒然成了一班文人學士感慨懷古的資料。如吳偉業尤侗等，雖然亦作了不少新北曲，但已近乎怪癖的嗜好（有一半還以學古自奇。）和一般世俗的風尚不相關聯。

洪昇的長生殿傳奇中，完全以北曲填詞的，有「酒樓」「合園」「絮閣」「哭像」「神訴」「彈詞」「覓魂」等齣——這是南北合腔的遺風。湯顯祖的牡丹亭傳奇中「冥判」「圓駕」等齣，及邯鄲夢傳奇中「掃花」「三醉」「番兒」「雲陽」諸齣，亦純用北曲。此外如水滸記的「劉唐」，連環記的「問探」，鐵冠圖的「守門」「刺虎」等，皆和這相同。這些北曲，都已崑曲化了的，不過藉此得保持它的一線命脈，可作爲北曲的旁系。

北曲的正系，到康熙時宮中猶存，然樂工多奏散曲，演全劇者殊少。乾隆初天下太平，高宗命張照等製新曲，有月令承應，九九大慶，勸善金科，法宮雅奏等，所譜類皆南腔；但



亦有北曲夾在裏面——如月令承應便是。這時莊親王奉旨撰律呂正義，他命周祥鉅鄒金生等，編九宮大成南北宮詞譜八十一卷，所收上自金元人的雜劇，諸宮調，散套，下至月令承應等止，將曲譜統包括在內——這譜的宏富程度，自宋樂府混成集以來，實所未見。以輯樂曲之譜刊行者，實以此書爲嚆矢。其關於北曲部分，連金之董西廂，亦有譜在——這雖不免有許多穿鑿附會；但總有些根據，決不至完全捏造。

有徐大椿者，這時著樂府傳聲二卷，傳論北曲的唱法，持論頗高。徐氏素通曉音律，惟何所根據，不得而知。其後葉堂出納書楹曲譜二十二卷，中有北曲譜若干齣。葉氏素以崑曲清唱聞名，其所譜北曲，大概也是崑曲化了的。然亦不能說完全無根。現在將葉氏所譜元人雜劇十數種散段，列舉於下：

氣英布的「賺布」，貨郎旦的「女彈」，紅梨花的「賣花」，馬陵道的「擺陣」，孫詐「擒龐」，昊天塔的「五臺」，兩世姻緣的「離魂」，單刀會的「單刀」，「訓子」，不伏老的「北詐」，東窗事犯的「掃秦」，連環計的「北拜」，唐三藏的「回回」，漁樵記的「漁樵」，「逼休」，「寄信」，西遊記的「撇子」，「認子」，「胖姑」，「伏虎」，「女還」，「借扇」，風雲會的「送京」，「訪普」。

這些。對照原本，往往曲詞微有出入，但并不相差很遠。其旋律自有北曲的遺響。

近人王季列、劉富樑共編集成曲譜三十六冊，其中所收的元雜劇散段，大抵和納書楹所載相同，不過集成曲譜中具備賓白，而納書楹無之，這是兩者的不同處。

北曲現在業已全部失傳，雖然有幾位賣膏藥式的人，間或演唱幾齣，（如單刀會的「單刀」「訓子」，長生殿的「絮閣」「彈詞」等，並且還播於留聲機片中。）但決非舊聲——其歌法杜撰或胡鬧無疑。本來一個時代，自有一個時代的娛樂品，這種娛樂都是創造的，模倣決不能算爲能事（中國的老頭子，最喜歡模倣）。我們不必學古，正如我們不必顧慮將來一樣，「新酒不能裝在舊夾囊內」，這是名言。

## 第二章 初期的崑曲

崑曲的興起，當在嘉靖初年，前已說過。但這時僅行於蘇州一帶，還未能蔓延各地，和餘姚海鹽弋陽三腔爭長。當時北曲方面亦有何良俊等支持着。到隆慶及萬曆初年，崑曲方日益發展，作家遂漸加多。茲將可考者，列述於下：

(一) 李開先 字伯華，號中麓，山東章丘人。弘治十四年生，隆慶二年卒，享年六十八歲。開先家中藏書極多，曾改定元人戲劇散曲數百卷，又蒐輯民間的艷詞，詩，及禪對之類極富。所著戲曲，有可攷者四種：

寶劍記

斷髮記 以上二種見曲錄。

登壇記 見藝苑卮言。以上三種係傳奇。

園林午夢 見賴古堂集，係雜劇。

登壇記未聞有傳本，寶劍記已散佚不全，其中「夜奔」一齣，還存在納書楹曲譜中。斷髮記傳本亦稀少，祇在友人處見有明刊本。園林午夢附刊在六幻西廂後，余氏校正的西廂記亦附之。

寶劍記，據曲海提要

卷五

所載，爲「林冲被高俅父子陷害之事」，想必是以水滸傳作底

本。歷來的批評家都說這記「度曲不嫻」，音調「生硬不諧」，究竟怎樣？我們沒有看到原

本，不能武斷。

斷髮記寫唐李德武與妻英離別十年，父逼李妻再嫁，妻斷髮絕食，以死示志。後終夫妻團圓的故事。此事見於唐書列女傳及太平御覽中，據曲品所評，詞調極佳，且多守韻，比之寶劍記，已不可同日而語。

園林午夢是極短的一齣北曲，寫一漁翁在園林裏睡午覺，夢見西廂記裏的崔鶯鶯和繡襦記裏的李亞仙，各人互相譏笑生平的一段鬼話。情節似兒戲，因附在西廂記後，所以至今猶存。

(二) 鄭若庸 字中伯，號虛舟，江蘇崑山人。早歲以詩名吳中。所作南戲有玉玦記，大節記，五福記據曲錄三種，中以玉玦記最佳，餘兩種未見傳本。茲錄玉玦記的梗概於下：

南宋時，有山東鉅野人王商，妻名秦慶娘，勸夫上京應科舉，親贈玉玦，叫夫及第後早日回家。不料王商試驗落第，恥歸故里，逗留京師臨安。藉囊中有餘費，結識妓女李娟奴。時故鄉遭世亂，張安國反，投降金軍，掠奪山東。妻秦氏，在避難途中，遭毒手，被拘。王商不知。這時王商已和娟奴好得如膠如漆。常去西湖賞荷花，並詣錢塘江口之癸靈神王廟，盟爲夫婦。王商將妻所贈玉玦，繫諸神像的佩刀上，以示決意棄妻。

年餘，王商財帛盡，娟奴和鴛母設「倒宅」之計，先在武林門外借得一宅，婢娘居之，娟奴誘王商在姨娘家歇一晚，翌日，娟奴稱故宅去，及王商至其故居，則已徒存空樓。王商無法。訪問癸靈廟的道士呂公，得其同情，暫在廟中歇宿。努力準備秋試。一方娟奴更勾搭上一個富豪名晉喜，相携至錢塘江觀潮，擄取其財，依鴛母之計，將晉喜毒殺，投之江中。自此娟奴犯着心憶病，時爲晉喜之怨靈所惱。一面王商狀元及第，授翰林院學士，奉朝廷命慰勞江淮節度使張浚。歸途被金軍捉去，囚之金山寺。幸得乘機逃出。同時妻秦氏，被叛將張安國所拘，意欲亂之。秦氏不肯，自剪其髮，並毀去美麗的容貌。安國仍進逼不已。秦氏覺無生路，乘夜間決意自殺。忽癸靈神顯現，使之復蘇。王商逃歸都後，因功陞京兆尹，適裁判妓女和鴛母毒殺晉喜事件，鴛母終處極刑。會元帥張浚被張安國，擒之，棄諸市。朝廷派京兆尹王商查檢被安國所拘之人，秦氏適在裏面，夫妻遂得相會。後王商陞任御史中丞，妻封邢國夫人了結。

玉玦記全劇結構，以王商夫妻爲主體，妓女李娟奴爲客體，富家翁喜作陪襯，戰亂作背景。情節複雜，關目繁瑣，以劇的技巧言，還有相當可取的地方。

(三) 徐渭 字文長，號青藤，浙江山陰人。正德十六年生，萬曆二十一年卒。享年七

十三。善詩文書畫，屢應鄉試不第。曾一度入獄，嘗過七年鐵窗的風味。後遇赦，歸隱鄉里，絕一切交游，鬻詩文書畫糊口。窮困終老。這位先生的奇行極多，今日鄉里間還傳說不絕。所作雜劇，據說僅有四聲猿和歌代嘯兩種。歌代嘯未見傳本，四聲猿歷來都承認是一部好曲。

四聲猿包含狂鼓史，玉禪師，雌木蘭，女狀元四種。其中女狀元一劇用南曲，餘用北曲。狂鼓史僅有一折，玉禪師和雌木蘭各二折，女狀元五折。成爲一種破格的體例。狂鼓史即寫漢末禰衡罵曹操的故事，和現在皮黃劇所演的打鼓罵曹差不多。不過這是以死後閻土府作背景，是兩者差異點。

玉禪師是取杭州地方所流傳的妓女柳翠的故事，而加以戲劇化的，時代係在南宋紹興年間。茲略述梗概如下：

——臨安水月寺，有高僧名玉通和尙。曾以不參新任的府尹柳宣教，觸府尹怒。府尹密遣娼婦紅蓮，使誘之破戒。在一個落雨的晚上，紅蓮扮作良家女，到水月寺求宿，玉通憐之，命在寺中暫歇。紅蓮這時忽裝起病來，裝着非常苦悶，玉通抱之，問她是什麼病？她說：這是從小來的毛病，只要一親男子的肌肉，這病即癒。玉通不知是計，遂

墮其術中，一度破戒。悔稱已不及。過後自己不耐道念的呵責，竟自殺。後投生爲柳宣教之女（這是鬼話），名柳翠。柳宣教死，柳翠傾其家產，成爲娼婦。偶然與客同游西湖，到大佛寺，玉通的師兄月明和尚，以啞口作手勢說法，喻柳翠前世的遭遇。後柳翠悟，師月明和尚出家。

這劇結構極佳，前場遊女籠絡寺僧；後場寺僧濟渡遊女，對照之下，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教說喻，完全被他描寫出來。全劇本是兩個單獨的故事，散在各種書籍中（柳翠的傳說，在西湖游覽記言之極詳。元曲選有「月明和尚度柳翠」一劇。劇情和這相同。紅蓮的故事，宋張邦基的侍兒小名錄，寫得很明白，清平山堂的殘本裏，有五戒禪師私紅蓮的小說，古今小說中亦有「明悟禪師趕五戒」一章）。徐渭將兩種故事結聯起來，成爲一部報應的因果劇。

女狀元是寫：有一個名叫黃崇嘏的姑娘，幼失父母，自己獨理家計，女扮男裝。並應科舉試，竟得狀元及第。丞相周祥，欲以女妻之，崇嘏不應。丞相逼不已，崇嘏乃告以自己係女子，丞相遂轉娶爲子婦。

雌木蘭是據木蘭詞寫木蘭從軍的故事。

四聲猿中四個故事劇，情節大致已如上述。依理言，這四個故事劇，實不應併成一個總名目，因其內容過分不統一，思想亦雜亂無章。

以曲詞的技巧言，却很有可取。

(四) 陸采 (附李日華) 采字子元，號天池，江蘇蘇州人。性豪蕩不羈，日夜和人暢飲高歌，不修舉業。年四十卒。所作傳奇凡五種：

明珠記

懷香記

以上六十種曲本。

南西廂

雙紅室重刻本。

椒觴記

分鞋記

以上兩種未見傳本。

明珠記係子元十九歲時的作品，曾盛行一時。茲述其情節如下：

襄陽人王仙客。幼喪父，和母親寄居舅父劉震家。舅父任戶部尚書，有女名

無雙。仙客的母親在未死前，得劉尚書同意，將無雙許字與仙客。後仙客的母親死，仙客奉母柩歸鄉，終喪後再上京，寄寓劉家。遭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勾結太原節度使朱泚侵入京師。劉尚書在匆忙間，命仙客帶僕寒鴻，盡載家財赴城外灊陵橋畔旅店等待，一面籌備全家避難。當無雙和仙客分別時，贈仙客明珠一顆（原物係一對），作為紀念。賊軍倉卒陷城，劉氏全家竟未及逃出，致被拘禁。仙客等劉不至，獨歸鄉里。未幾，神策節度使李晟起兵平亂，劉氏一家被救出。惟丞相盧杞，和劉震有舊嫌，復辟



後，評劉震降賊，投諸獄。無雙母女，被收在宮中爲宮女。侍女探蘋，聽其自去。被金吾將軍王遂中收爲義女。仙客再來京，路上和舊僕塞鴻邂逅，聞知劉家變故，知已不能和無雙相見，乃轉到王遂家中訪探蘋。遂中以無雙已入宮中，再出無期，遂以探蘋妻仙客。仙客因遂中推薦，任富平縣尹。適逢長樂驛的長官缺員，奉命暫時代理。其時新帝即位，率引內官宮女三十人，打掃先帝德宗皇陵，偶然無雙亦被選在內。一行路過長樂驛，在驛中宿泊，仙客欲探聽其中有無無雙。因法令森嚴，不能近前。乃命僕塞鴻扮做茶僮，混入後堂，果然見無雙在。塞鴻語仙客之事，代仙客訴衷曲，并歸還無雙所贈明珠。無雙命塞鴻傳語仙客，叫仙客在渭橋畔等候。仙客於是扮作修理橋樑的監理官，乘隙得近無雙香車，兩下相見。無雙擲下明珠及書而去。無雙的書中說：聞內官言，古押衙任俠，若依賴這人，請他設法妾出宮事，必能成功。仙客依書所囑，去尋古押衙，和他結交，供養甚厚。偶談起無雙，欲倩人營救。古押衙感仙客之義，滿口答應。設法求得茅山道士的靈藥，釀成毒酒。命探蘋扮作內官，塞鴻作跟從，偽造聖旨，帶同毒酒至皇陵。假說上有命將無雙賜死，無雙飲酒後，即死去，屍體運出埋葬，古押衙等在路上，僞稱自己係劉家舊僕，領得死屍歸，安放床上。三日，無雙復活（即是靈藥使

然)。和仙客再會。仙客乃帶同無雙及探蘋，去成都投靠親戚家。適劉震遇赦出獄，和夫人亦去成都。當下錦江時，無雙的船和父母的船相衝，父母這方的船被衝破，大家到無雙的船上避難，遂得闔家完聚。

明珠記的本事，根據唐薛調的劉無雙傳。歷來對這劇的情節，相當艷稱。在清時這劇未見怎樣流行，納書楹曲譜中僅選入三齣。

懷香記寫晉賈充之女，和父之幕僚韓壽私通，女竊得名香給韓壽，韓壽藏之身上，爲賈充所聞，發覺個中秘密，後終許兩人結婚。這劇所寫故事，常被中國文人引爲男女私通的譬喻，所謂「竊玉偷香」的「偷香」，即是這韓壽所做的勾當。這事同「文君私奔」故事一樣，傳誦於歷來文人之口。但本劇並未爲世所重。

南西廂係陸采嫌李日華的南西廂不能愜己意，重加以改作者。情節完全和西廂記相同。  
(附) 李日華 日華舊說字君實，嘉興人。曾著書類種。其實著這南西廂的李日華，當係另一人，並非所謂字君實的李日華，近人葉德輝等，都取此說。

李日華的南西廂，歷來都未博得好評，祇衡曲塵譚認爲它翻變很巧，能洗盡北習，且協調自然。陸采的南西廂，雖時以自豪，並博得許多人的稱譽。但迄今梨園中已不見傳。反

之，李日華的南西廂，如「佳期」「拷紅」「長亭」「驚夢」等齣，今仍在崑曲中上演不輟。且博得看客的贊賞。

(五)馮惟敏 字汝行，號海浮，山東臨朐人。以詞曲聞名山東。生存年代不詳。兄惟健，嘉靖七年間舉人。據此可知惟敏總也生在這時候。所作戲曲，今僅存梁狀元不伏老雜劇一種。收在盛明雜劇二集中，情節很簡單，是寫宋梁顥八十二歲狀元及第的故事，大意是：

——梁顥早歲舉鄉試。繼續進京會試，十餘回，總是名落孫山。年七十餘，仍和少年爲伍，進出考場。意氣始終昂然，不稍衰。一次考試下第，又是一次。歸鄉訪舊友劉概，共觀賞田園春光，開懷暢飲，洋洋自得。七十九歲時，又赴試，復落第。時人都笑之，顥不顧。至八十二歲，終得狀元的榮冠。友劉概，中榜眼，賈同中探花，相携謝恩終結。

不伏老情節雖單純，而排場極巧妙。全劇五折，有三折寫赴試之事，然不覺重複，這是很可佩服的。曲詞的妙處，古來評曲家都已加以贊賞過，無容再說。和這劇演同樣故事的，有題塔記，青袍記，折桂記等。終以此劇寫得最佳。

(六)王世貞 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人。十九歲中進士，官至刑部尚

書。生平以詩文著名，與李攀龍等並稱爲嘉靖七才子。所著藝苑卮言，評論戲曲，極重一時。所著戲曲，今未見傳，有鳴鳳記傳奇一部，清人曲海目中，作爲世貞之作。（其實明人的曲品裏，列在無名氏之列。）現在姑不論是否係世貞所作，因這記極膾炙人口，爲行文上便利起見，特在這裏附記其梗概：

丞相嚴嵩及子嚴世蕃執政時，權傾一時。有華蓋殿大學士夏言，以河套之地，久被胡人占領，意欲恢復之，遣御史曾銑當其事。丞相嚴嵩反對。總兵仇鸞和嚴勾結，排斥曾銑，妨礙銑向河套出兵。兵部軍駕主事楊繼盛聞悉此事，極憤慨，彈劾仇鸞。朝議時夏言和嚴嵩爭應否出兵河套之事，非常激烈。（『河套』一齣最著名。）嚴誣奏夏言，夏陷罪，論斬。楊繼盛因爲彈劾仇鸞，亦問罪，貶爲口外邊城典史。旋遷廣西宜山驛丞，後被召還都，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又思彈劾嚴比父子。當草奏章時，妻再三勸諫，不聽。奏上，被嚴嵩所讒，夫婦共殉節死（『斬楊』之齣）。有鄒應龍林潤兩人，相友善，同中新科進士，相携謁老師翰林院學士郭希顏，並詣夏言及楊繼盛夫婦，揮淚憑吊。其時嚴嵩欲將鄒林二人羅置自己門下，鄒林不應，嚴嵩怒，以鄒應龍爲山西道御史，使巡視三邊諸衛苦之，林潤被遣爲雲南安緝的上官。當時禮部主事董傳策

兵部郎中張紳工科給事吳時來三人，憤嚴氏父子專橫，連名彈劾，亦觸嚴怒，受刑訊，僅免於死。共譴戍。未幾鄒應龍任務完了，從北邊歸京，彈劾嚴父子。偶刑科給事孫丕揚亦出來彈劾，上以兩人所奏嚴父子作惡過多，或是事實。命有司審理之。忽聞空中有聲曰：『平生未了事，今日有人補。』——這是楊繼盛就刑時的遺言。鄒孫兩人竊喜事成之兆。果然嚴嵩被免官，嚴世蕃論罪應斬，允保釋待罪。一家盡歸江西分宜故鄉。世蕃在鄉時暴戾特甚，人民皆苦之。適林潤自雲南召還，以巡江御史的資格赴江西，人民向林告訴嚴嵩父子暴虐案件，不可勝數。林潤將各事逐一上奏，詔下，沒收嚴氏家財，世蕃斬於市。嵩收容於養老院中。妻孥盡沒入功臣之家爲奴。鄒林二人，因功陞官。（這劇中間還叙及嚴家的享樂情形。夏言遺族的苦况，鄒林兩生在外遊學，其妻在故鄉的生活，和倭寇來襲等，作爲點綴。）

鳴鳳記劇情複雜，登場人物衆多，叙述當然不容易。但作者寫來，有條不紛，所以能膾炙人口。

（七）汪道昆 字伯玉，號太函，安徽歙縣人。官至兵部左侍郎，以古文著名。當時和王世貞並稱爲「兩司馬」。所作雜劇五種：

高唐夢 五湖遊

遠山戲

洛水悲

以上存于盛明雜劇一集中。

唐明皇七夕長生殿

見顧曲雜言，曲錄中未載。

高唐夢等四種雜劇，每劇一折。高唐夢寫楚襄王和宋玉游高唐觀。夢在陽台上和神女性交的故事，五湖遊寫范蠡功成身退，携西施泛五湖的故事。遠山戲寫前漢張敞戲其妻，爲畫遠山之眉的故事。洛水悲寫魏曹植和洛水之神相逢的一段傳說，根據曹植的洛神賦來的。五湖遊中范蠡和西施駕一葉扁舟，捕鱸魚，飲酒作樂，這情節最引人入勝，用北曲。其餘各劇皆用南曲。遠山戲中除畫眉之事外，並佐以女樂及鬥草戲。四劇曲辭，都甚典雅。惟以古典派的眼光觀之，在體例上不免有不守規矩處。

有東郭記傳奇，傳奇品和傳奇叢考，俱說係汪道昆撰。但近人頗有異議。現在爲行文上的便利，特附記梗概於下：

齊人淳于髡王驢，三人微時相友善，相約取功名。王驢無賴，時偷隣人之雞，爲小盜，稍有貲財。知大夫田戴甚貪，納財媚之，得擡舉爲大夫。田戴有弟名陳仲子，清廉自持，厭與兄同居，另在於陵地方耕田自食。素不食無義之物。饑時，觀井上有李，匍匐食之。忽見樹上有螻蟲，以自己食蟲之所有物，極不義，連忙謝過而去。一日，至兄家，適逢王驢送來一隻鵝，母以鵝肉食之，仲子迫於母命，不敢違，不料肉剛

及口，兄在旁冷笑，卒吐出逃歸。齊人娶山氏二女，爲一妻一妾。自己每出，必醉飽歸。妻妾問其交游，所答皆富貴中人，妻怪之，一日，尾行其後，觀齊人身着破衣，手持粗碗、乞食至東郭墓地。逢田戴和王驢祭祖先之墓，齊人乞得其酒肉，飽醉而歸。妻妾覩狀，相抱痛哭。齊人恬然曰：『這是我戲弄世間。今而後當出爲你們圖富貴。』陳仲子喜齊人佯狂，訪之，勸以躬耕自給。齊人說：『這本是我的願望，姑爲妻妾之榮，請待其後。』時淳于髡以滑稽被用於齊土，享富貴。齊人受推薦，一朝亦入大夫之列。未幾，王驢執政權，欲隴斷國中，圖利私己，齊人率衆持棍棒與之爭，制勝之。王驢不得逞。旋有伐燕之事，齊人率破衣竹棒一隊，和燕戰，竟得大勝，齊人遂顯貴。一旦榮歸。起第於東郭。有舊知乞兒兩人來。齊人叱之，曰：『我懷管鮑之義，這是古道。』因款待之，擢舉爲官職。齊人顯貴後，以乞食時的破衣棒碗，作爲家寶，嘗執之戲，其子亦仿效之，狂態相傳。後齊人棄富貴如敝屣，携妻妾訪陳仲子，清廉力耕，以終一生。

東郭記諧謔滑稽，屬於趣味文學一流。曲律易知評爲六十種曲中最善之作。

第二篇 明清之際的崑曲



### 第三章 極盛時期的崑曲

萬曆間，崑曲的散播次第加廣，江浙所演，俱以這腔調爲主。時北曲已成絕響。南曲的弋陽，亦非崑曲對手。當時崑曲作家充滿文壇。據曲品所列，前後五十年間，新傳奇凡一百五十餘種。作家七十七人，真可說是極一時之盛。其後自天啓至清康熙，約又五十年，是崑曲的燦爛時代。前後百年間，南曲的戲文，放着莫大的光輝。

#### 第一節 先進諸作家

(一) 張鳳翼 嘉靖六年生，萬曆四十一年卒。享年八十七。字伯起，號靈虛，江蘇長洲（卽蘇州）人。與弟燕翼獻翼，並有才名，時人號爲「三張」。所作戲文凡七種。

紅拂記

祝髮記

竊符記

灌園記

展戩記

虎符記

上面六種係合刻，題爲陽春六集。此外還有平播記一種。紅拂灌園二記，選在六十種曲中，流行甚廣。祝髮記有富春堂刊本。其餘未見。紅拂記係用唐傳奇虬髯客及孟榮的本事詩。

樂昌公主破鏡重圓」的故事，錯雜而成。茲述其梗概如下：

隋末天下將亂，京兆三原人李靖，抱大志，欲投西京留守楊素幕下。南下渡江，乘一漁船，覩漁夫劉文靜，非庸弱之流，遂與結交。劉曰：『我欲投太原李世民。你若不容於楊公時，可來太原。』兩人相約而別。楊素家中有二美女，一名紅拂，姓張，父死無依，充楊家歌妓，性喜兵事，常執紅拂侍楊素側，因而得名。其一爲陳之樂昌公主，陳亡，和夫徐德言各持破鏡之半，留爲他日紀念，被楊家收留爲妾。當李靖謁楊素時，紅拂侍坐，覩李相貌秀俊，私心竊喜，是夜私至李處，和李盟爲夫婦。相携投奔太原李世民。途中偶在一酒店，和虬髯客（本名張仲堅）相遇，肝膽相照，遂結交。虬髯客有一友徐洪客道士，已先赴太原。兩人相約在太原汾陽橋畔相會。珍重而別。至太原時，由劉文靜介紹，晉謁李世民，圍棋數局而退，徐洪客一人飄然不知去向。虬髯獨歸武陵故鄉。未幾，李靖亦至武陵，仲髯鬻家財助李靖舉事，自己携妻子遠游。一方樂昌公主得楊素同意，在市場上收買破鏡之另一半片，因得和夫徐德言再會，重爲夫婦，在郊外閒居度日。當李靖往太原時，紅拂獨留家中，會薛仁果舉兵，京中亂，紅拂避難，偶入樂昌公主家。乃暫留公主處。紅拂勸公主之夫徐德言。赴太原圖功名。徐應之。還

時李靖已任兵部尚書，奉命征伐高麗，以徐德言爲參軍。轉戰大勝。高麗王單身遁。有擒之獻於轅門之外者，視之，卽虬髯客也。按虬髯客前和李靖別後，卽浮海東游，乘扶餘國內亂，奪得其國王的地位。現知李靖率兵東征。私遣人捉得高麗土，以助李靖成功。李靖於是班師凱旋，携虬髯客到京，在徐德言家舉賀成功之宴。劉文靜以勅使臨其家，傳唐王之旨，李靖和徐德言俱封爵圍。

本劇第二齣「仗策渡江」及第十二齣「俠女私奔」最膾炙人口。

灌園記，見於史記田敬仲世家中所寫齊世子法章和莒國太史敫之女的情事，現略述其情節於下：

齊湣王荒淫無度，世子法章憂之，使其師王蠋進諫。湣王不聽。燕將樂毅來攻，楚以淖齒爲將救齊，淖齒戰敗降燕軍，轉殺齊王。王蠋携法章出奔，改名王立，投莒太史敫家，充灌園之僕。暫避其難。太史有女君后，見王立人品不卑，愛之。嘗自製寒衣，私贈王立。侍女朝英知其中意，乘夜導君后至王立房，言語之間知爲世子，遂成燕好。此後夜來早去，視爲常事。一日，偶於往還之途，失寶簪於園中，爲牧童拾得，示太史。於是個中秘密盡暴露。君后和侍女致遭拘禁。會田單伐燕，破燕軍，恢復齊國。知世子在

太史家親自來迎。世子由單執柯，納君后爲妃。侍女朝英、亦由世子轉給田單爲夫人。關於祝髮記的梗概，略寫于下：

梁國子博士徐孝克，和母陳氏妻臧氏貧居。孝克甚孝。逢着河南王暉景叛，攻入都城。地方騷亂，米價昂貴。孝克因家中只餘三日糧，欲賣去自己的衣冠和妻之首飾以養母，托鄰家朱母代爲設法。朱母有舊知，名孔景行。乃叛軍的先鋒。朱母將首飾等至孔處兜售。孔素聞徐博士有妻甚美，正欲設法取爲己妻。朱母至，孔乘機請朱母代謀。以給米爲條件。朱母歸，和孝克商量。孝克雖不願棄妻，但以缺養難應付，轉和妻商。妻明大義，應之。事遂成。獨秘母親一人。臧氏去後還沒有和景行同房。景行忽接大都督王僧辨起義軍來攻之報，忽赴前敵作戰，棄臧氏於家。徐博士自妻走後，悶悶不樂。一日在途上逢着達摩太師說法，心中覺悟，出家爲僧，法號法整，適徐母偶從朱母口中，知徐將妻賣給景行，徐歸，母責其不義。徐轉告以自己出家之事。一方孔景行和王都督戰，兵敗，被殺。王都督進兵時，途遇達摩太師語之曰：『在招提寺前，有吾弟子法整，此人宜還俗再入仕途，俾將來建功。』言畢。飄然去。王都督平亂後，凱旋班師，路過招提寺，果見有叫法整的僧人在，相見之下，認得即友人徐博士，乃請其還俗，重入仕

途。妻戚氏，無事歸宅，夫婦再得團圓。奉旨嘉獎，徐陞爲國子祭酒。

(二) 梁辰魚 字伯龍，江蘇崑山人。張鳳翼之友。身長七八尺，多鬚。性好遊，足跡遍吳楚。更欲覽天下名勝，不果而終。所作諸劇，皆傳誦一時。王世貞有詩讚之曰：『吳閩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豔詩。』可想見他當時的所享盛名。其生存年代不甚詳，約自嘉靖至萬曆初年之人。所作戲曲凡三種：

浣紗記 六十種 盛明雜劇 紅綰女 一集本 見願曲雜

三種劇本中，以浣紗記最著名。後兩種係雜劇。浣紗記寫西施的故事，其情節大致如左：

越上大夫范蠡，乘閒遊山陰，至若耶溪畔，覩有鄉下姑娘，獨自浣紗。此女卽西施。范蠡愛她的美貌，欲娶爲己妻，相約在兩三月後迎取。時吳王夫差和相國伍員太宰伯嚭率兵來侵越境。越王勾踐和范蠡及下大夫文種率兵防戰，爲吳軍所敗，陷於重圍。勾踐從范蠡之計，以文種爲使者，至吳軍門，謁吳佞臣伯嚭，賂以二美女及無數財帛，買其歡心，使說吳王答應越國之降。吳王允之。時伍員持異議，謂乘此時機，正宜滅其國，以絕後來禍根。吳王不聽子胥言，引兵歸姑蘇。范蠡跟越王夫婦隨軍行，被拘在石室中牧馬。嘗盡辛酸。這樣經過二年之久。一日吳王出外打獵，赴姑蘇臺飲宴，遙

望着越王的石室，看見他們在流離困苦的時候。仍不失君臣夫婦之禮，憐而敬之，頓起放還之心。適吳王有小病，范蠡卜之，謂壬申日當有全愈之象。勸越王帶夫人至吳宮，向吳王問好，故意嘗吳王之羹，說壬申日當全愈。既而果然。吳王感越王之情，遂赦越王歸。一方伍員爲伯嚭所讒，被吳王派遣爲對齊的宣戰使者。伍員深知吳國苟與齊戰，越從背後來侵，吳受兩面夾擊，勢必亡。一人死不足惜，連累及子，實覺可憐。因此帶子至齊，寄與友人鮑牧家。越王自歸國後，欲得一美女獻於吳王。使吳王歡心，可傾其國。范蠡以西施進。先將西施迎至越宮，教以歌舞。然後由范蠡親自送西施至吳。吳王果大悅。時伍員適由齊歸，勸吳王勿受越之美人計，謂後必亡國。吳王不聽，終納之。自此以後，吳王日日沉于聲色之間，荒淫無度。時携西施泛湖上，作採蓮遊。西施唱『採蓮歌』以迷之，吳王樂不自禁。越復送來稀有之大木二株，吳王益喜，大興土木，建造宮殿。伍員有親友公孫聖，係一隱者，卜吳王之夢，知有凶兆。進諫，觸吳王怒，被殺。吳王屢欲伐齊，伍員苦諫，不聽；且賜伍員死，伍員憤然曰：『我死之後，請挖去我的雙目，掛於西門，終有看見越王勾踐入吳的一日。』遂自刎死。未幾，吳王率大兵伐齊，留下老弱之兵。命太子守國。越果率兵來侵，捕太子去。吳王剛在勝齊之時，接越兵

入境之報，急率兵歸國，派伯嚭至越，也以美人金帛等作條件求和。勾踐不應，益急。范蠡率大兵入吳國，揭吳王六大罪，令自刎死。范蠡凱旋後，功成身退，不蹈伍員覆轍。自携西施泛五湖，飄然遠遁。

本劇劇情複雜，似欠系統，然極堂皇富麗。且結末泛五湖事，非常饒有風趣，劇中「回營」原本第七齣「養馬」「打圍」「進美」「採蓮」諸齣，今猶有上演者。

紅線女雜劇，根據唐傳奇紅線傳。紅綃雜劇根據劍俠傳中崑崙奴傳。紅綃今不見。關於紅線女，略述其梗概如下：

潞州節度使薛高，一日率軍士出城南打獵。家中侍妾紅線，玩春色於庭堦，感慨時事。自忖和別的侍女同樣渡這平淡無奇的生活，大有髀肉復生之感。晚上薛高歸來，欲和紅線作擲雙陸之戲。紅線乘機和薛高說：『現在天下正在多事。主公爲何耽於遊戲？』薛高見紅線的出語不凡，自此看重紅線。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養兵蓄勢，縱橫河北，欲進兵侵略潞州。薛高憂之，夜間轉輾不能眠。紅線知其心事，白請願去探聽敵情。即刻束裝，腰纏匕首，乘夜單身逸去。按田承嗣營中，夜間警戒甚嚴，每夜均有侍女侍側而眠。紅線千里長途，頃刻即至。入營中，至田承嗣寢處，在其枕邊盜金盒

去。侍女及田承嗣，均未覺察。薛高這夜秉燭而坐，專待紅線歸來。漏將盡，天漸曉，忽見紅線自外入。薛高慰勞之下，紅線詳述自己盜盒的經過。田承嗣自失去金盒後，驚奇萬狀。派人四出探聽，毫無影跡。逾數日，薛家的使者至，携高致田一書，並返還金盒。田承嗣驚問其盜者何人？則係一女子。承嗣自思薛家營中，連女子都如此有本事，何況男人。（不知道男子不如女子的實在多。）自己欲對薛家用兵，恐只有徒勞無功。自此斷艷鏡之念。並贈薛家以名馬錦段，悔謝前非。紅線得報主恩後，欲貫徹自己素志，入名山修道。薛高知不可留，為設筵餞行。

(三)屠隆(附鄭之文) 隆字長卿，號赤水，浙江鄞縣人。曾任青浦縣令，遷禮部主事。旋罷免歸。性放縱，嗜酒如命，自負不凡。所作戲文凡三種：

彩毫記 曇花記

以上六十種曲本

修文記

傳本稀少，未見。

彩毫記寫李白的故事，以玄宗和楊貴妃之事為

配。其大意如下：

李白之妻許湘娥，係故相國之女，在揚州有家產數十萬金，托李白來揚整理。

白途過江陵，逢道士司馬禎的點化，至揚州時，慷慨為懷，各色之人都來求助，數十萬金，頃刻蕩盡。妻許氏，赴廬山求道。唐玄宗聞李白的才學，早欲用之，適賀知章等推



薦，遂任白爲翰林院供奉。白日日和知名文士，會於長安市上酒家，非醉不止。一日，玄宗和楊貴妃在沉香亭賞牡丹，欲製新樂章記其事。召李白入內。適白大醉，貴妃親爲嘗解酒湯。帝使高力士（權重的宦官）代爲脫靴。李白酒醒時，貴妃捧硯侍旁，白執筆立成清平調三章。帝嘆賞不置。後高力士恨代白脫靴之恥，對貴妃進讒言。自此貴妃及帝，對李白漸漸冷淡。白知禍將及身，掛冠去。賀知章郭子儀等設宴餞行，慇懃留後會。白南下揚州，寓於此。未幾，安祿山叛，帝幸蜀。此時白有族父任當塗縣令，白親往訪之，與崔宗之挾妓游采石磯。將至廬山，逢永王璘反，強羅李白於自己幕下，白不從，遭監禁。白妻許氏之老僕展靈旌及有叫武諤（曾在揚州受李白千金之助。）者相救，方得出險。永王侵揚州，許氏陷亂軍中，身甚危。適李白主僕歸來，得無事相會。未幾，郭子儀平祿山亂，又敗永王，南北亂事全平。白以曾入永王幕下之故，將及刑，幸子儀相救，減爲流配夜郎。前白爲翰林院供奉時，郭子儀爲哥舒翰的部將，以貽誤戰機，罪當斬，由白相救，得免。後復由郭子儀上奏，被赦歸，復原官，任左拾遺。夫妻再會。

屠隆除彩毫記外，所作曇花記係述得道聞仙的故事，有輪迴等怪謬之談，語多迷信，這裏不錄。

修文記係寫李賀在陰間爲文之事。據史載：『李賀多才，不幸夭壽。古來文人均交口惜之。』於是有好事者流，假想其在冥間（？）出風頭。這記即寫這類傳說。

鄭之文所作白練裙，係描寫屠隆的一幕趣事。屠隆以萬曆二十五年有詔復官，至南京，慕秦淮名妓寇四兒名，先送纏頭，約一日期，衣官服，執事叫殿至，踞正堂南面坐，呼媼出拜。倖寇四兒在傍侍酒，相向交片語。時人傳爲話柄。鄭之文作傳奇以記之，名曰：白練裙。這劇今已不傳，只間接在評曲的書中，見其梗概。

## 第二節 吳江一派

(一) 沈璟 璟字伯英，號寧菴，江蘇吳江人。和江西臨川的湯顯祖，共爲萬曆年間戲曲作家的中堅。湯和沈，兩人的傾向不同。湯的藝術天才極高，爲文奔放自在，往往不拘音律。沈不然，兢兢焉以規矩自守，極戒犯規。平生作品，計有：

紅渠記 分錢記 埋劍記 十孝記 雙魚記 合衫記 義俠記 分柑記 鴛衾記 桃符記  
珠串記 奇節記 陂井記 四異記 結髮記 墜釵記 博笑記

共十七種。此外有翠屏山，望湖亭，耆英會，一種情，四種，據許多書上所載，亦係沈璟之

作。其實，這是誤會，這四種都是環姪沈自晉作的。

沈璟的十七種作品中，今所傳者祇有義俠記。另有南曲全譜一書，是寫唱法的，不屬於創作的範圍。此外雙魚記桃符記，據說北京有藏本，惜未之見。茲述義俠記梗概如下：

——山東清河人武松，慕鄆城宋江爲人，欲往投之。路過滄州，暫寓柴進處。適遇宋江流配至此，兩人歡談之下，期以後會而別。武松轉去陽穀縣，打算訪兄武大郎。途中夜過景陽崗，有吊睛白額虎出來攔住去路，武松與虎鬥，殺之。陽穀縣令愛武松武勇，任爲步兵都頭之職。暫居縣衙中。一日，在路上巧逢着兄武大郎挑炊餅來賣，兄弟相遇，相携至大郎家。大郎身體矮，性懦弱。其妻潘金蓮，貌甚美。自武松到兄家，金蓮親武松糾糾武勇，心甚愛之。令大郎叫武松居自己家中。金蓮每日殷勤伺候，欲得武松的好感。一日金蓮乘大郎不在，置酒陪武松飲，乘間以情誘之，想引武松入彀。不料武松係硬骨漢，且自己和金蓮有叔姪名義在，自然不敢亂爲。因不慣金蓮的誘惑，竟拂然去。未幾，武松奉命赴東京。即汴梁——公幹，和大郎暫別。金蓮自武松去後，心中悶悶不樂。一日，在門前挑竹簾時，竿頭偶打在過路人的頭上，其人即豪商西門慶。西門慶觀金蓮美貌，不加追究，轉入王乾婆的家中，問婦人是誰？乾婆告以是大郎之

妻。西門慶托乾婆爲媒，欲一親金蓮的肌膚。經王婆用種種方法，事遂成。以後明去暗來，非止一次，兩人弄得如膠如漆。事被晁家的鄆哥兒知道了，告知武大郎。鄆哥兒陪着大郎前去捉姦。西門慶怒，蹴大郎腹。大郎受傷跌倒。歸家遂病。王乾婆教金蓮以砒霜毒殺之。未幾，武松歸，見大郎死，覺得死得奇怪，四處探聽，得知個中情形，遂殺死潘金蓮與西門慶，自己到縣自首。縣令愛其勇直，減輕其罪，流配孟州。一方武松在故鄉，有已訂婚的妻，和母同居。有一天家中突被盜劫，家產蕩然。乃扮作道姑裝，沿途化食尋武松。路過十字坡，偶在張青和孫二娘店中歇宿。張青和孫二娘兩人一向在這十字坡開店賣人肉饅頭度日，聞知係武松之妻，因素來在江湖上曾聞武松之名。故對其甚加尊敬。以途中盜賊如毛，行路諸多不便，勸其暫居附近清真觀中，慢慢訪問武松的行踪。一面武松流配時過梁山泊，逢着宋江等在此聚義。宋江留武松在山上入夥，武松不肯，一定要去孟州。宋江認識孟州的施恩，遂添書托武松帶去，請施恩在孟州照應。武松路過十字坡，和差人在母夜叉——卽孫二娘的綽號——店中休息，武松機警，認識母夜叉不是好路頭，故意尋其開心。大家玩了一套江湖上的遊戲，便和張青結識，兩人結爲兄弟。武松從母夜叉口中，知道自己的妻和母的消息。武松抵孟州後，管營的兒

子施恩，厚待之，乘間托武松代報己仇。因施恩有一快活林酒店

在山東河北的大路上，客商雲集，生意繁盛。

被張團練的部下蔣門神占去，門神恃強，施恩打他不過，沒有辦法。武松知道這情形，憤怒異常，直赴快活林，強打蔣門神，奪回酒店。門神訴諸張都監，哀求幫助，都監設法造成武松的罪，投武松於獄，刺配恩州。武松在路上殺死差人，轉回鴛鴦樓上，殺死張都監蔣門神等，用血在壁上寫着『殺人者我武松也』的大字，乘夜出走。偶然又和張青孫二娘相逢，並和妻及母相會。適梁山泊的花和尚一丈青等來救武松之難，在十字坡大家相遇，一同往梁山泊。武松在梁山泊舉行結婚式。

沈璟所作的戲劇，除這劇外，餘未之見，大抵皆已失傳。惟他所作的南九宮十三調曲譜，於曲壇的貢獻極大，歷來的度曲家，都奉爲金科玉律。

(二)顧大典 字道行，吳江人。少年得志，官至福建提學副使。後罷官歸鄉，以戲曲自娛。所著有青音閣傳奇四種，即——

青衫記 葛衣記 義乳記 風教篇

四劇中以葛衣記最著名。今所流傳者，祇有青衫記，及綴白裘中所收葛衣記「走雪」一齣。茲述青衫記的梗概如左：

白樂天和友元微之，同行入京應試，樂天之妻小蠻和樊素，爲樂天整旅裝，親縫青衫一件，置樂天行李中。樂天抵京後，和元微之共登第，並授官職。一日，劉禹錫引元白兩人，遊名妓裴與奴家。與奴善彈琵琶，一曲既罷，衆意陶然。樂天行囊空空，遂以青衫爲質，更呼酒暢飲，醉後即在與奴家歇宿，和與奴一度春宵。未幾，兵亂起，長安危。與奴和母親其避難，偶然來到樂天的故鄉，無意中寄宿在樂天的家中。有浮梁的茶商劉一郎，觀與奴美貌，欲娶之。謀之與奴的母親，母親見錢答應，獨與奴持異議，爭持未決。某日，與奴偶檢出青衫（即樂天所質之青衫）贈給樂天的二妾，作爲宿泊之資。二妾觀衫很奇怪，查問再三，方知與奴即樂天的舊相好。因此對她非常優待。一方樂天議朝政觸唐帝怒，謫爲江州司馬，到任所時，派人來迎二妾。這時與奴被母親逼迫，不得已嫁給茶商爲婦。從之浮江去。經二月餘。一夕，船泊九江，茶商獨登江邊酒樓，沽酒自酌。與奴在船上，望江上明月，觸景傷懷，心中無懼，彈琵琶自遣。是晚，適逢元微之帶官命至江南，訪樂天於江州。樂天和劉禹錫在船中飲酒餞元行。大家聽到琵琶的妙音。大爲絕倒。喚彈琵琶的人來，不意即是與奴，互驚再會。追思往事，樂天不禁淚濕青衫。遂帶與奴歸。遇朝廷有召還之命，完滿終結。

青衫記情節，係以白樂天自作的琵琶記作影子，加以許多穿鑿附會而成。其中極多無稽處。現在更述葛衣記的梗概如下：

任昉在世時，其子西華和到溉之女有婚約。任昉死後，家道衰微。西華貧，不能自給。某日，西華到寺中燒香，偶逢着溉之女，西華揖之，被溉家的僕人恥辱。西華將這事訴諸溉，溉不特不理，反迫西華和自己的女兒離緣。並逐之出門外。時逢降大雪，西華身衣葛衣，忍凍訪問父親的舊友，希冀有人出來評曲直。至陸太常蕭左丞家，皆被拒絕。道逢劉孝標之車過，孝標憐之，載歸家中。教以兵書。由沈約推薦。身授官爵，並立軍功。這時候孝標至溉處，對溉加以嘲笑。初，溉之女聽得父親驅去夫婿，憤恨絕欲，投江圖盡。幸爲一尼姑所救，暫在庵內度日。此事只有溉之夫人一人知道。後來迎女歸來，和西華結婚。

(三) 葉憲祖 字美度，一字相攸，號桐柏，浙江餘姚人。嘉靖四十五年生，官至刑部主事。崇禎十四年八月六日卒。享年七十六。平生好度曲，一曲脫稿，即有伶人上演。信佛，和僧湛然等甚親密。所作戲曲有十餘種：

鸞鏡記

六十種  
曲本。

玉麟記

雙修記

四艷記

金鎖記

四種未見  
傳本。

(以上傳奇)

北邙說法

團花鳳釵

以上盛明雜劇一集本。

易水寒

天桃紈扇

碧蓮繡符

丹桂銅盒

素梅玉蟾

以上盛明雜劇二集本。

罵座記

寒衣記

以上兩齣未見。

(以上雜劇)

鸞鏡記寫晚唐詩人溫庭筠（號飛卿）和女道士魚玄機以詩相應和，後成爲婚姻之事。其中轉屈曲折，以庭筠的友人作陪，成爲文壇上的佳話。茲述其梗概如下：

——溫庭筠杜羔賈島三人相友善。杜羔以碧玉的鸞鏡一對，聘趙氏女文姝爲妻。羔之父母早死，家貧未能舉行婚式。會丞相令狐綯以其友李憶年老無子，欲贈以妾。命媒婆物色人材，媒婆即以文姝對。令狐派人赴趙氏家強聘之。趙家無力抵抗，勢將變成僵局。文姝有義妹魚惠蘭，觀此情形，慨然願以身代嫁，事遂諧。臨別時文姝贈惠蘭鸞鏡一枝，以期後會；一面惠蘭即從人至都。不料剛至都時，李憶忽以急病死，惠蘭轉入咸宜觀爲女道士，改名魚玄機。這時趙家恐怕自己的女兒再發生其它變故，急使杜羔入贅於家。未幾，臨會試之年，杜羔溫庭筠賈島三人相約至京應試。丞相令狐綯素聞庭筠有才學，欲請爲子代庖，庭筠不應，丞相怒，是科使三人皆落第。賈島憤恨官場不正，痛咒科舉，斷絕功名之念，削髮出家。杜羔因妻來詩告誡，暫時隱忍；但恥歸故鄉，轉赴他方遊學。獨溫庭筠留都，和游俠少年遊。聞女道士魚玄機的詩名高都下，別人欲與唱



和，都遭輕視。庭筠素自負，故託鄰家老嫗，贈以詩。玄機見詩大喜，歎賞不止。親和一詩，並附鸞鏡一枝，命侍女送與庭筠。庭筠受這意外之寵，洋洋得意，轉生得隴望蜀之心，欲和玄機謀一面。侍女以觀中禁備森嚴，無法會晤。相約以明年花朝之期，在賓賢坊相見，庭筠無法，只有眼睜睜等着日子過去。一方賈島度僧人生活，安閑自在。一日，在路上吟詩，適韓愈擁着侍從車過，不及迴避，被侍從牽至韓愈面前，韓愈素聞賈島之名，命其還俗應試。未幾，花朝之日至，太和公主招李丞相的未亡人及魚玄機赴園中賞牡丹。庭筠在賓賢坊待其回車，由侍女的機變，得和玄機見一面。轉眼會試之期，杜溫賈三人皆及第。杜妻得吉報上都迎夫。溫來杜家告以自己欲和魚玄機結婚，並以玄機所贈的鸞鏡見示。杜夫婦看見這是自己送魚惠蘭的舊物，猜想玄機即是惠蘭，後會而果然。由杜妻赴觀中訪惠蘭議婚事，團圓終了。

金鎖記，據曲品所載，係根據關漢卿所撰竇娥冤敷衍而成。雙修記則記劉秀女修道成佛的故事。今皆失傳。

此外所傳的七種雜劇中，北邙說法僅係短劇一折，是寫生前爲善死後爲神、生前爲惡死後爲餓鬼的一套鬼話，以甄好善賂爲非二人作比，劇情殊荒唐。易水寒是寫荆軻刺秦王的故

事。劇情和史記所載，不相上下。劇詞壯烈沉痛，非常引人入勝，可以說是葉氏的一部傑作。其他五種，所寫皆男女間的情事，結構大同小異。現在寫團花鳳釵的梗概如下：

——秀才白受之，烏陽縣空谷里人。欲娶符明之女似仙爲妻。符明厭白貧窮，不應。欲將女嫁與富豪子金莊。但似仙慕白生的才學，厭金之銅臭，私托媒婆持團花鳳釵一枝贈白，并致私奔之意。媒婆受取鳳釵後，不以授白，私自橫領之。更不告白以似仙愛白的意旨。這事被媒婆的姪駱喜知道了，頓起惡心，乘夜自稱白受之，誘似仙共出走。待似仙知道駱非白，急大呼救命。駱喜，投似仙入枯井中，自己倉皇逃走。適留媪和其子婦經過此地，將似仙從井中救出，留在自己家裏。事後似仙摸自己頭上團花鳳釵（一對中的一枝）已經失去，知落在井中，欲將牠取出。由留媪托勞得月下井搜取，得月轉托友人莫弄風幫助。得月下井尋得鳳釵後，弄風忽起奪釵的念頭，用石頭將得月壓死在枯井內，自己取得鳳釵逸去。一方符明以失女事訴之官，郡守公朗裁判之。由媒婆和駱喜的白狀，知似仙在枯井內，乃搜索枯井，并不見似仙，却發見勞得月之屍。訊問得月之妻，知得月在前日由留家托之入井搜團花鳳釵，自此一去不返。郡守訊問媒婆時，已知團花鳳釵之事。這釵原來有一對，一枝在媒婆手中；一枝還在似仙的身上。現在由留家

托人搜釵，似仙本人必在留家無疑。因此派人到留家探聽，果然人釵俱在。郡守一面捉得殺得月的罪人，加以嚴刑；一面勸符明將似仙嫁與白生。一場風流案，就此完結。

——天桃執扇的梗概：——

石中英年方弱冠，金陵人。劉令公愛其才，使教子書。石生有友賴某，一日誘石生游南院之妓任天桃家，因和天桃有染。兩人相愛甚深。劉令公知之，故意使石生上京應試；一面迎天桃母子來邸居住。石生臨行時赴天桃家告別，聞天桃已遷居他處。轉問天桃的義妹李翠蘭，告以天桃已爲劉令公取去。並將天桃的遺留品執扇見示，石生因題詩其上云：『欲覓花源枉自嗟，好花今已向鄰家。』自己恨恨上京去。翠蘭將石生所題執扇，示之天桃，復爲劉公所見，劉公因續其後云：『彩花只爲閨蜂蝶，莫怪東君也愛花。』以明己意。後石生中狀元，入翰林院，得榮歸。劉公宴之，召天桃與石生行合卺禮。

——碧蓮繡符的梗概：——

章斌，越郡人。落第歸鄉，途過揚州，適值端午節，和舊友在江邊觀競渡之戲。人羣中和友分散，獨自在路上閑步，偶經過一豪家的樓下，見樓上有一美女臨窗而坐，

章斌炯炯偷望。美女知章斌望她，轉身入內，將繡符從樓上墮下。章生拾之歸，轉輾相思，欲得彼女爲快。私詢僕人。僕人知彼宅係秦侍中之邸。侍中死後，現祇有夫人公子和秦侍中之妾住在裏面。那美人即係秦侍中之妾。名陳碧蓮。章生知道這些情形，遂囑僕人代謀得秦家的書記。章生在秦家，平時對公子親切異常，着逢鄉試，章生爲公子代庖，以堅公子對他的信用。然後托一老太婆，將繡符返還碧蓮，並致己意。碧蓮認得章生即係自己以前所見的男子，欲嫁之。公子的母堂不肯。經公子斡旋，一對有情人終成眷屬。

——丹桂鈿合的梗概：

權次卿探花及第，授翰林院學士，辭官游吳郡，暫寓禪林月波菴。一日，有徐氏之女丹桂來此燒香，權生欲得爲己室。問菴中的老尼，詳查徐家的底細，知丹桂之母向氏有一內姪，久不至。權生遂冒充向氏的內姪，至徐家。原來向氏之姪和丹桂幼時曾有婚約，以紫金鈿合之蓋和底各一扇，分持爲證。向氏之姪去後，久無消息，向氏連姪的面貌亦已記不清楚了。今見權生來，深信爲己姪。并托月波菴的老尼代爲議婚。老尼以鈿盒的一扇，求權生配合。恰巧權生曾經在京中的骨董店裏，偶然買着鈿盒一扇，一無巧

不成書」，這一扇和那一扇配成，一點都不差，事遂成。突然朝廷有召還權生之命，這時徐家方知權生姓權而非姓向，以大錯已鑄成，只得將錯就錯，便成錯中姻緣。

——素梅玉蟾的梗概：

鳳來儀，杭州人。父母早死。受伯父的補助，借得某家的園亭一所讀書。東鄰有美女楊素梅，父母已死，寄寓在兄家。鳳生嘗望見素梅倚樓而望，驚其艷，私托素梅的侍女龍香持情詞一首及玉蟾蠟紙一個贈與素梅，以通己意。一夜，素梅私至鳳生的書齋相會。忽逢鳳生的二友，在外叩門甚急，鳳生開門迎之，被兩人拉拉扯扯，硬拖到別處飲酒去，一場好事，弄得無終而散。轉瞬鳳生赴京應試，素梅亦移至伯母馮氏之家居住。鳳生的伯父欲代鳳生聘馮氏之女爲妻，除以金釵寶釧作聘禮外，並附白玉蟾蜍一個做壓釵。所謂馮氏女，即楊素梅。素梅不知新人係鳳生；鳳生亦不知新婦即素梅。兩人無論怎樣都不肯結婚。倒是素梅方面發覺聘禮中的玉蟾蜍，和鳳生所贈的玉蟾蜍，適成一對，疑新人即係鳳生，遂命侍女跟媒婆至男家窺探之，絲毫都沒有錯。於是團圓了事。上面的五種雜劇中，以「釵鳳」「紈扇」「繡符」「鈿合」「玉蟾蜍」等作爲男女間拉的贈品，就像現今的以「鑽戒」「金鍊」「手錶」「白絨絨線衫」等贈給對方作發生戀愛

的方法一樣，吊膀子的法子，古今如出一轍，誰云「世道不古」！

(四)卜世臣 字藍水，一字大荒，浙江秀水人。生平事跡不詳。所作傳奇有冬青記、乞廕記二種，今皆不傳。據曲海提要及曲品所載，冬青記係寫宋末義士唐珏的事蹟，以陶宗儀所作的唐義士傳爲本。歌詞「悲憤激烈」，「情景真切」。清蔣士銓的冬青樹傳奇中，用這故事插演之處甚多。乞廕記係寫小杜即唐之杜牧的放蕩，縱情酒色。令人想起所謂文士的風流趣味來。

(五)呂天成 字勤之，號鬱藍生，別號棘津，浙江餘姚人。祖母孫氏性喜藏書，所收古今戲曲甚多，天成縱覽之。所作傳奇，初尙綺麗。後師事沈璟，作風一變。宮調字句平仄，守法甚嚴。沈璟深信之，授以自己的著述，天成代爲刻板流播。年未滿四十即卒。所著戲曲有：

神女記 金合式 戒珠記 神鏡記 三星記 雙閣記 四相記 二嬖記 神劍記

等九種。此外尙有小劇等，共二三十種之多。今皆失傳。他有一部評劇的文字——曲品，全二册，品評自元末至當時的戲文，在文壇上極有名譽，至今流傳不朽。本書和王驥德的曲律

（曲律論曲法，曲品論劇情。）並稱爲論曲的雙璧。

(六) 王驥德 字伯良，號方諸生，浙江會稽人。和呂天成爲莫逆交。他師事同鄉徐渭；一面又出入孫月峰孫如法（皆天成的外戚。）沈璟等之門，自成一家言。沈璟極稱贊他的曲學造詣之深。每作一劇，往來商榷不絕。天啓三年卒。所作戲曲有：

題紅記

男后記

雜魂記

救友記

雙鬢記

招魂記

六種。而其最得意的，却推方諸館樂府二卷的散曲集。以上幾種曲現在大都已不傳。僅男后記存於盛明雜劇中。（按：盛明雜劇中的男后記，寫着：『秦樓外史編』。惟此劇在王驥德自撰的曲律中，已再三言及，應爲王氏所撰無疑。）茲述其梗概如下：

——陳子高，字瓊花，江南人，年十六，漂亮如女子。梁末，避候景之亂，與父共作草鞋過活。適臨川王陳蕭平亂凱旋，部下小校，於路上捉得子高，欲斬之，覩其美貌，轉獻於王。王愛其色，帶歸吳興的宮中，使扮成女子，權充後宮。未幾，立爲王后，專斷袖之寵。王有妹名玉華公主，從侍女處知王后係男子，因以情挑之，乘間和高私通。有一侍女到王處告密，王怒，欲斬二人，旋思自己正欲代妹找一駙馬，不如將錯就錯，因此遂使兩人結婚。

本劇情節奇異，必係王驥德憑空捏造。不過藉此也可以知道一班道覺先生所歌功頌德的帝王

之家中，這種污穢齷齪的情形，使人不堪設想。

### 第三節 湯顯祖

湯顯祖字義仍，號若士，其居室稱爲玉茗堂，江西臨川人。嘉靖二十九年生，萬曆四十五年卒，享年六十八。爲官未達。晚年居家中，以戲曲自娛。顯祖生年，約和英國的沙氏比亞同時。沙翁的年代自一五六四——一六一六，顯祖的年代自一五五〇——一六一七。東西兩曲壇的偉人，在同一期間出現，實是一奇種遇。

顯祖爲人，志氣激昂，風骨遒逴。所居玉茗堂，文史狼籍，賓朋雜坐，雞埘豕圈，跡近戶庭。顯祖在裏面詠歌自適，悠然有超世之意。胸中偶有鬱勃之氣，每於曲詞中發揮之。人或勸其講學，笑答曰：「諸公言「性」，僕言「情」。」卒不肯幹。自云收元人的雜劇甚夥，其中且有太和正音譜所未載者。每本戲曲的佳句，俱能一一記誦。自己所作的傳奇凡五種：

紫簫記 紫釵記 還魂記 南柯記 邯鄲記

今都流傳於世。列入六十種曲中。據古來的評劇者言：五種劇本中以還魂記（即牡丹亭）最



佳，邯鄲南柯次之，紫釵紫簫爲殿。現在逐一述之於左：

(一) 紫簫記及紫釵記

兩劇都係以唐蔣某的小說霍小玉傳作藍本，寫詩人李益和霍王之女霍小玉的情事。兩劇的關目大不相同。紫簫記是湯氏早年的作品，因鑒於物議，未終卷而罷。至晚年，方續完之。茲述其梗概如下：

——唐李益，字君虞，隴西人，前朝相國揆之子。才高，善詩。年十九，上京應科舉。適朝廷以吐蕃入寇，科舉一時停頓，益閒居京中。轉瞬新年，有友人花卿石雄尚子毗來訪，相與共飲，賦詩作樂。他日花卿召益飲宴，使愛妾鮑四娘出來侑酒，逢着汾陽王之孫郭小侯至，花卿邀和益同座。飯後花卿看見小侯所乘的駿馬，心甚愛之，得小侯的允許，以自己的愛妾鮑四娘和小侯之馬交換。四娘自入郭家後，心念花卿，屢泣不止。小侯起惻隱之念，派她到鄭六娘家，使教六娘之女霍小玉的歌唱。鄭六娘係霍王之妾。霍王因心有所觸，捨世入華山修道，留六娘與小玉居紅樓中，霍王另有一妾杜秋娘，則出家爲女道士。李益知四娘寄寓在六娘家，乘間往訪，四娘告李益以小玉貌美，且有才，願爲益執柯。益喜歡異常。自後四娘在六娘處，極力稱贊李益的才學，勸以小玉嫁

益。六娘遲疑未決。私遣侍女櫻桃，自稱小玉，至李益處，探聽李益在故鄉有無妻室，及其他各種情形，一切都覺滿足。因此便許李益入贅。時值元宵節，天子在華清宮飲宴，教坊奏李益所作的元宵探春燈曲，一時天子高興，准許都下的仕女都到華清宮觀賞春燈。李益亦偕六娘小玉往。忽有金吾將軍從這裏經過，大家倉卒迴避，益和小玉於匆忙間被隔離。小玉獨自在門口的路上彷徨，無意間拾着一枝紫玉簫，被內監看見捉住，因這玉簫係楊妃所遺，小玉有偷竊嫌疑。被送至郭妃處審問。郭妃審知小玉係霍王之女，覺得非常失敬，轉以紫簫贈之，並送歸己宅。自此益和小玉鸚鵡鸚鵡，度看甜密的日子。會殿試之日至，益中狀元，授翰林院供奉。時吐蕃來侵，朔方兵火未息，丞相杜黃裳前去鎮撫。益爲參軍，隨軍出發。小玉送益至灞橋驛，珍重而別。這時李益之友石雄任隴西征吐蕃的經略，花卿爲西川節度，尚子毗歸吐蕃國。吐蕃王以唐之丞相杜黃裳率兵來邊，自己恐難抵敵，有退兵之意。適子毗歸來，王遂派子毗赴唐作和使，兩國重新和好。當黃裳率兵至塞外時，吐蕃的兵已去得無影無踪，黃裳如實啟奏。詔下，命丞相率兵還。時逢七夕，小玉在家中乞巧，願夫婿無事歸家。而益剛在此時，馬蹄得得地到京，大家互慶團圓。

這劇的情節純單，始終一貫。曲辭屬駢綺派。本事雖出霍小玉傳，而所敘事跡，和霍小玉傳相差極遠，不若紫釵記較原作接近。現在敘紫釵記的大概如下：

李益，隴西人。流寓長安新昌里。立春之日，招從兄弟崔允明及親友韋夏卿飲酒論功名。有鄭六娘者，係霍王之妾。王死後，六娘和女小玉寂寞家居。另有叫鮑四娘的，受李益托，允爲物色配偶，四娘告以霍小玉之美。時值元宵節，小玉母子出外看燈，李益亦偕友釘小玉的梢。有黃衫豪士一人，亦從胡奴兩三人在各處看燈。途中小玉偶失去頭上的紫玉釵。這釵爲名工侯景先所製的，價極昂。被李益拾得，李益從小玉的侍女處，查知係小玉之物，故意不還，要挾小玉嫁已。小玉不允諾而別。翌日，益訪鮑四娘，以自已所得的紫釵，托四娘向霍家求婚。霍家許益的婚事。並定花朝之夕，爲洞房之期。至期，益托友人借得一豪家的人馬，權充場面，盛服入贅小玉家。新婚未幾日，科舉期迫，因天子行幸洛陽，故在洛陽開科取士。益欲赴試，小玉潛然淚下，憂益登科後或將鍾情他人。益取烏絲蘭的素緞三尺，寫誓詞與小玉，以示己志。然後動身赴洛陽應試。未幾益以狀元及第，授翰林院學士。時盧太尉命新及第的諸進士，悉來晉謁。各人皆至，獨無益。太尉怒，奏益爲玉門關節度劉公濟的參軍，使赴邊陲。益接

旨，匆匆回長安，與小玉話別。整備行裝出發。小玉送到灤橋畔，分別時細語叮嚀，柔腸寸斷。益到邊關後，獻策，收服大西河小西河兩國，使吐蕃不得覬覦邊境。轉眼經過三年。盧太尉受命守河陽孟門山外，召益爲自己的參軍，並欲選益爲東床。故意遣人到霍家，詐稱益已入贅盧府。這裏小玉自益走後，家事逐漸零落，時常賣去自己的衣服首飾之類度日。復因爲探聽益的消息之故，化去不少的費用。弄到衣飾賣光。最後無法，將紫玉釵一枝，令侍女浣紗去兜售。浣紗持這釵轉托老玉工侯景先去兜銷。景先適聞知盧府的小姐出嫁需釵，遂以這釵賣給盧家。盧太尉查知係小玉的舊物，故意持釵騙益說：『小玉現在已嫁別人，這釵是她棄却不要的。』李益聽到這話，半信半疑。一方小玉在病床間知紫釵係賣給盧家，心中更加痛恨，然亦沒有辦法，只有終日淚向暗流。適崔允明來訪小玉，對小玉的處境極表同情，約益之友韋夏卿等至崇敬寺賞牡丹，商議對益之事。時黃衫豪士亦隨從者數人至，聽到李益和小玉的一段情節，憤慨異常，決意爲小玉之故，使夫婦重得完聚。次日豪士先送十萬錢至小玉家中，令準備酒筵。一面韋與崔兩人再至崇敬寺，招李益賞牡丹。突然黃衫豪士至，執益手，說：『敝居此去不遠，願請一過從。』一面不管李益答應與否，即招胡奴牽駿馬過來，扶益上馬，直馳至小玉

家，強之入內。小玉由鮑四娘扶持着，抱病出迎。豪士命小玉和益兩人交重圓之杯，自己飄然而去。益送酒給小玉，小玉右手接杯，左手捉住益之臂，長歎數聲，將杯擲地而絕。益連忙扶之起，設法救之。逾時，得逐漸醒來。大家互談以前之事，知都是盧太尉的從中搗鬼。益從袖中出紫釵還小玉，兩人復爲夫婦如初。

本劇和霍小玉傳之情節，其不同者兩點：一，原在李益得官後回鄉，母親代益聘盧家之女，與益成親，益貪盧家之財，棄這邊的小玉不顧。本劇將盧家之事改爲出自盧太尉的搗鬼，非益自己的意旨。二，原作中小玉李益所棄，憤恨而死，死後且變鬼爲虐。此劇改爲兩人終得團圓，以沿襲戲文的舊套。

## (二) 還魂記

還魂記又名牡丹亭，玉茗堂四夢中這爲最膾炙人口之作。作者有萬曆二十六年（四十九歲時）的自序。茲述其梗概如下：

——南宋時，有柳春卿，年二十餘歲，係唐柳子厚的後代。流寓廣州，栽培花果自給。一日，春卿夢見一妙齡的美女，立在園中的梅樹邊，口呼：『柳生！柳生！妾與君有姻緣之分。』醒來夢景歷歷，覺得奇怪，因此柳生改名爲夢梅，字春卿。有杜寶這人，

字子充，官福建南安郡的太守。夫人甄氏，生有一女名麗娘。麗娘的侍女名春香。當麗娘二八之年，父親代聘老先生陳最良教授經書，使春香伴讀。先從詩經講起，剛剛開卷講關雎之篇，春香即數戲老師，妨礙其講學。終日嬉游，不以讀書爲務。經麗娘嚴責，卒不止，爲嬌態如故。

第七齣的「閨塾」，即崑曲中所謂「學堂」，俗名「春香鬧學」。

是時農事漸忙，杜太守親自巡廻田

野，觀察農村，在各縣頒賞花酒賞農民。萬民歡樂，歌頌太平。

第八齣「勸農」

閨閣中的麗娘，

素承庭訓，未嘗到後園游過一次。時值春天，春意困人，春香不斷加以引誘，麗娘心動，偷偷擇一佳日，先遣春香命園丁掃除乾淨，自己梳雲髻，施粉黛，更換綾羅衣，緩步入園中。見百花亂開，羣鳥諧鳴，一切都蓬勃有生氣。麗娘觀景生情，被這春景誘惑得坐立不定，漫步至東閣中休憩。適春香有事赴老夫人處，麗娘獨自留在東閣中。少女懷春，頻頻長歎。一陣和風吹來，不覺精神困倦，麗娘暫時在几上朦朧地睡去。俄然間見一年輕的書生，手弄着柳枝出現，以巧言蜜語，誘麗娘到牡丹亭畔的芍藥欄邊，握手談心。兩人成就雲雨之歡——這事係由花神的紹介而成。轉瞬間書生遠去，醒來原來是一場夢境。

第十齣「驚夢」崑曲分爲「游園」「堆花」「驚夢」三齣，在「學堂」下接演。今戲場中甚流行。

麗娘因此傷春之情益深，儘自回憶刹那

間的夢幻。翌日，麗娘獨赴花園，追尋夢跡，至牡丹亭畔，見有一株很大的梅樹，亭亭

地立着，自思我死之後，但願能葬在這梅樹之下。感懷身世，不禁傷心流淚。

十二齣的一  
尋夢「極著

自此之後，麗娘情思綿綿，飲食不進，衣帶日寬。偶然臨鏡自照，大驚失色。因念假設一旦自己花殘月謝，容顏便不得再來。乃拈彩毫，備素絹，對鏡自畫容像一幀。畫成後，告訴春香說：『我夢見一位書生，贈我柳一枝，將來我的丈夫或是姓柳的也未可知。』於是賦一絕在圖上，中有『他年得傍蟾宮客，不在梅邊在柳邊』之句。

第十四齣  
「寫真」未

幾，至秋，麗娘幽鬱更甚。老夫人看見她的樣子，非常奇怪。拷問春香，得知個中的情形，老夫人認爲是什麼妖魔作孽，知陳最良通醫術，召陳爲小姐看脈，又召紫陽宮的道婆石仙姑爲小姐禳除不祥，但都沒有效。中秋夕，麗娘由春香扶着，開窗看明月，對着好景，益增愁思。以病體衰弱，突然昏去。大家連忙醫救，又慢慢地醒來。麗娘流淚向母親說：『假使兒不幸死後，請葬兒在梅樹下面，』復轉向春香說：『我葬了後，請把我的那幅自畫像藏在庭中的太湖石下。』又說：『春香！我死之後，請你向我的靈前，時常叫我吧！』說罷，又復昏去。杜太守聞訊至，觀狀搖頭歎息，令人預備後事，更無他言。麗娘死去，太守接陞任揚州安撫使之詔。乃按照麗娘遺言，葬麗娘於梅花樹下，劃後園的一部分，建立梅花菴。命石仙姑看守。又置祭田，使陳最良監督之。以充祭祀之

第二篇 明清之間的崑曲

費。第二十齣「悼傷」一面太守率家眷離開南安郡，赴揚州之任。時光匆匆經過三年，柳夢一名「離魂」。

梅爲應科舉，從廣州赴臨安，經過南安，忽在路上染病。時值嚴寒，途中爲風雪所困，

大聲呼救。巧遇着陳最良，最良將他救起，伴在梅花菴休養。這面麗娘死後，魂至冥

府，受十地閻羅王殿的胡判官裁判，本應將她貶入鴛鴦隊裏，以懲其生前愛色，幸蒙花

神辯護，得免於罪，准許重行還陽。（這一段全是荒唐的鬼話。）二十三齣柳生病稍愈

，每日至園中散步。一日，偶在假山的石間看見一石匣，啟而望之，是一幅美人圖。原

來即是麗娘的自畫像。二十四齣柳生携歸，張掛在自己房裏，旦夕展玩。二十六齣「玩真」

麗娘死後三年，石仙姑選擇吉日，爲麗娘開設道場超度。麗娘之魂顯現，感謝仙姑。當

晚柳生一人正在看畫，忽一陣風來，吹得燈光搖搖不定，畫像幾被燒去。柳生連忙滅燭

就寢。忽然門外有人敲門，柳生驚奇間，開門迎入之，乃是一位美女，和平常夢見在梅

樹下叫喚自己姓名者彷彿。這即麗娘之魂，和柳生一見如故。柳生遂與共枕席。不待鷄

鳴即去。自此夕以爲常。二十五齣「幽媾」今分「前齣」「後齣」二齣。一夕，麗娘之魂來告訴柳生說：『妾即畫中

人，是前任杜太守的女兒，死後葬在後花園，現在若要妾再生，可將墳掘開。……』

廿二齣柳生第二天將這事告訴仙姑，商議擇吉日開掘麗娘之墳。廿五齣墳被掘開後，麗



娘果得復生。休養數日，和柳生帶着石仙姑向臨安出發。柳生在臨安應科舉。是時金國欲舉大兵來侵，先使溜金王李全在江淮一帶騷擾。李全本楚州人，在江淮一帶出沒爲盜，降金，封爲溜金王。其妻楊婆婆亦有武勇，助夫督兵甚嚴。杜安撫奉命由揚州移鎮淮安，防金兵南下，適爲李全之兵所困，身陷重圍。一時不能解圍。再說南安的陳最良，一日發見麗娘之墳被人發掘，親自赴揚州報信。到揚州時，知杜安撫在淮安，因此又轉赴淮安。途中被李全的兵卒捉住，帶至李全面前，李全知是訪尋杜安撫的人，遂設一計，使最良去告訴安撫，說安撫的夫人及侍女已被殺。意欲藉此挫安撫的意氣，使安撫明渡淮安城。最良到安撫處，將李全的話告訴安撫後，安撫一時自不免悲感，但因此反堅決了自己死守的意旨，立誓守這孤城。一面派陳最良去說李全之妻楊婆婆，勸其降宋。

四六一  
楊婆婆爲利所誘，勸丈夫息兵。於是淮安之圍遂解。先是安撫的夫人和春香共從揚州來臨安，偶至一家借宿，巧遇着麗娘和柳生，母子得再完聚。柳生受麗娘之托，携麗娘的自畫像，作爲證據。至杜安撫處求見，要求安撫許兩人結婚。適在淮安之圍解後，安撫張太平宴請客，柳生以安撫的女婿的資格，來見安撫，安撫不承認；並觸動安撫怒，將柳生拘捕。

五十鮑  
開宴  
安撫以柳生係一搗亂份子，親自出來訊問，見柳生帶着麗娘的

自畫像，疑是柳生所偷，並疑盜墳亦係柳生，遂命左右施刑。柳生極力叫冤，並聲言麗娘再生之事，安撫不信，因柳生於獄中。軍報傳來，說柳生已狀元及第，安撫疑是別個柳生，仍不將柳生釋放。後考試官自赴安撫處作證，保出柳生，但終不能止安撫怒。是時陳最良因說賊投降有功，授爲黃門奏事之官，至安撫處道喜，說明麗娘再生和柳生登第之事。這仍不能使安撫相信。

五十二  
硬拷

後杜安撫以柳生之事伏奏皇上，柳生亦上一本分

辨，兩人在闕下爭是非。麗娘親自登朝，托陳黃門啟奏自己再生的經過。天子取照膽鏡檢定麗娘是人是鬼，并訊問其亡前亡後之事，結果再生無誤。於是父子夫婦相認，奉旨成親，全家團圓。

本劇的情節。純粹是湯氏自己的幻想，並無舊套可尋。語雖荒唐無稽。但其創作力之偉大，實使人驚異。是歷史上的一本傑作。全劇寫少女懷春之處，極盡描寫的能事。在現在讀之，還覺津津有味。

還魂記出世之後，據云會有許多女子爲此傾倒，且有因此殉情而死者。相傳有婁江女子俞二娘，年十七，在病床耽讀還魂記。終斷腸死。顯祖哀之，曾作詩悼之。

靜志居詩話十  
五劇說二

又有

杭州女伶商小玲，還魂記爲其最得意之藝，自己曾爲失戀所苦，一日演還魂記至「尋夢」齣

時，竟死於舞臺上。劇說 六。有一內江的女子，讀還魂記，深喜顯祖係一多情入，想嫁給顯祖

爲妻。及見顯祖，是一位皤然白髮的老翁，心中非常絕望，投水而死。劇說卷二。又有揚州女

子金鳳鈿，讀還魂記成癖，臨終時囑家人以還魂記相殉。三借廬筆記引小說考證卷四。這些往事，都可以證

明當時社會上的仕女，受還魂記的影響之大。還有一段佳話，即康熙間撫州通判陸輅。在玉

茗堂舊址建玉茗堂。落成後，太守以下各郡僚及都中名士都蒞臨，出吳伶演牡丹亭傳奇，並

招四方名士賦詩，以誌當時的盛況。易居錄二四劇說上。此外關於還魂記在文壇上的批評，歷來文士都

有很好的稱譽，以辭長不一備載。

### (三) 邯鄲記及南柯記

邯鄲記有萬曆四十一年（即在作者六十四歲時）之序，南柯記的著作年代未詳，大抵都

是晚年之作。應比還魂記稍後。曲律卷四。邯鄲記根據唐李泌的小說枕中記，南柯記根據唐公

佐的小說南柯記加以敷衍而成。以『人生一夢』之理，描寫夢中的人生。現在敘述邯鄲記

的梗概如左：

仙人呂洞賓荷着劍及葫蘆，包袱內包着磁製的枕頭，飄然來到這洞庭湖畔的岳

陽樓，沽酒賣醉，並領略風光。醉後，望着天空，見西北邯鄲地方，有清氣上昇，知此

地應出異人，遂向着邯鄲走去。第二「度世」未幾，到邯鄲，歇在趙州橋北的一小飯店內。這

裏適有一姓盧的，巡視自己的田地歸來，在這小飯店內中餐，偶與呂翁交談，意氣相

投。適店主爲盧生煮黃粱。盧生在談話中間，不覺困倦起來，打一個呵欠。呂翁貸以磁

製之枕，盧生枕之睡。恍惚間身體飄飄若仙，細觀枕之兩端有穴，其中洞然明亮，寬廣

可入。因匍匐進去，前面有一官道，沿官道走到那端，有一座大宅，宅中麗姝，出來

歡迎盧生入，招待甚殷。得聞提議和盧生結婚，盧生欣然許之。兩下舉行婚式。這豪家

係山東清河縣的富豪崔氏。

第四「入夢」

盧生之妻崔氏告盧生說：『我家七世無白衣之婿，君

亦須進京圖取功名。』因出多額的金錢，使盧生上京應試，盧生應試後，試官宇文融見

其文拙劣，理當落第。盧生依妻之計，賄賂當道，由要人啟奏，盧生反膺狀元之榮。另

有蕭嵩中榜眼，裴光庭探花。試官宇文融以盧生不出已之門牆，憎之，命在中書省掌制

誥，三年不許歸里。盧生掌制誥時，偽造妻之誥命，親捧之歸。忽被宇文融覺察。因

罪，貶爲陝州知州，督察開鑿黃河的石路不通之處二百八十里的工程。

第二「外補」

這件極難

的工事，盧生居然用奇法成功。

第十一「鑿陝」

成功後請天子巡幸，泛龍舟，發棹歌，舉行盛大的

的祝賀。正在這個當兒，突然邊庭的戰報傳來，說大將王君奭被吐蕃軍侵入，戰死。

丞相宇文融欲苦盧生，遂薦盧生爲討吐蕃將軍，領兵西征。按王君奭所以失敗的原因，

是逢着吐蕃丞相悉那羅和將軍熱龍莽夾擊的緣故。盧生有鑒於斯，思除去吐蕃丞相，使

將軍孤立。用樹葉千斤，每葉上刻「悉羅謀反」四字——其細小有如虫蛀，從水上浮入

吐蕃國王的宮中。

第十五「西謀」

蕃王見樹葉，以爲是天神指示丞相的謀叛，殺悉羅。於是蕃將

熱龍莽被盧生之兵殺得大敗而回。盧生率兵至天山前。勒石紀功業，方領兵凱旋。宇文

融知盧生得勝，更想出一計，啟奏皇上說：「盧生領兵至吐蕃國境，受蕃將的賄賂，再

不進兵，如此賣國奴，宜誅！」天子准宇文所奏，捆縛盧生，將押赴雲陽市腰斬，因其

妻到宮門呼冤，遂罪減一等。流竄廣南崖洲的鬼門關。

第二十一「死黨」

妻崔氏收爲官婢，織錦

緞。適吐蕃入朝，天子在光祿寺設宴饗其使者，並賜許多錦緞。內崔氏所織的錦中，有

迴文的宮詞，帝覽後，憫其志，思吐蕃入貢係盧生之功。對於盧生的賞罰，恐有不平，

因將盧生之事下問。蕭嵩啟奏盧生係功臣。宇文融則極力否認，兩人在朝中相爭。後朝

臣多相蕭嵩，事情弄明白，宇文以誣奏伏罪。盧生奉命還朝。

第二十四「功自」

盧生還朝後經過二

十年，由宰相封爲趙國公。四子皆任官職，一門榮華富貴。享年八十餘歲，得病，日益

加重，天子賜御醫診察，蒙特殊的優遇。盧生終知不能起，乃草謝恩表文，寫罷「人生

到此已足」一語，溘然長逝。——那邊死去，這邊醒來，一場夢境，轉身仍在邯鄲店

中，閉眼看見店主所煮的黃梁還未熟透。呂洞賓問其夢中所見，盧生從頭至尾說了一

遍。洞賓說：『這都是由妄想所造成游戲的世界，人生勞碌一世，就是這麼一回事。』

盧生遂大悟，拜洞賓爲師，隨之雲游。

第十九  
生悟

呂翁導盧生入仙境，帶他和其他諸仙相

會。（上面註明節目的皆著名之齣，其中以第三齣「度世」今在歌場最流行——這齣分

成「掃花」「三醉」二齣。第四齣「入夢」亦分成「授枕」「入夢」二齣，第十五「西

課」改稱「番兒」，二十齣「死竄」改爲「雲陽」。)

在這「記」之前，元馬致遠有邯鄲道省悟黃梁夢的雜劇。但其情節，係寫鍾離權度脫呂

洞賓的故事，和此劇的主人公不同。本劇純係以唐人的小說作根據，其第三「度世」一齣，

寫呂洞賓在岳陽樓買醉，和馬致遠的呂洞賓三醉岳陽樓雜劇的故事相同，所以後世叫這齣又

名「三醉」。又第三十三齣的「仙圓」亦從元曲脫胎。詞亦有和元曲雷同處。

現在述南柯記的梗概如下：

淳于棼東平人，曾爲淮南軍的裨將，以飲酒得罪主帥，免官居揚州城外。淳于

棼宅的庭中有古槐樹一株，淳于常招友人周弁田子華在樹下飲酒。一日，家居無聊，招

幫閒溜二沙三，問他們在城內有什麼好玩的地方，溜二沙三答以禪智寺孝感寺的孟蘭會甚盛。莽當即決定赴兩寺游玩。有槐安國的王女名瑤芳即金枝公主者，正在芳齡，其母欲爲女兒選駙馬，和女姪瓊英協議，決定乘揚州孝感禪智二寺的孟蘭會，物色人才。

及期，禪智寺方面，有西蕃的婆羅門石延爲盤旋舞，槐安國的瓊英同着靈枝夫人上真姑在旁觀望。淳于棼亦在。棼見瓊英等，驚其艷，尾隨其後。這時孝感寺請潤州（即鎮江）

甘露寺的老僧契玄禪師說法，衆僧和居士等都到禪師處問禪機，淳于和瓊英等亦來問自己將來。瓊英受金枝公主之托，寄贈金鳳釵一雙及通犀小盒一箇在寺中。淳于梢問禪

師，瓊英等是什麼地方的女子？禪師暗示出生於蟻之國。淳于不懂，轉問瓊英。瓊英

不答，微笑別去。一方瓊英等視淳于俊秀，極有選這男子爲東床之意。第八齣「情著」淳于自孟

蘭會後感人生無常，不勝頹悶。一日。欲想法消愁，至旗亭暢飲，大醉而歸，僕人山鷓

及溜二沙三扶之臥榻上。以下是夢中之事有槐安國着紫衣使者二人，牽牛車來迎淳于，問往何

處？答是『赴古槐穴中之國』，淳于乘車往，轉眼望見一大城門，上題着『大槐安國』四

字。入其中，歇於東華館內。第十一就微由國王引見，與公主舉行結婚式。淳于見舊友周弁

田子華亦來這國中爲官。槐安國之東有檀羅國，其國主將率兵侵入槐安國的南柯郡。槐

安國王旦夕作防禦的準備，敗獵於龜山，舉行會操。淳于侍之。田子華作大槐安國龜山大獵賦進上，極受王之贊許。南柯郡係防備檀羅國的一個首要地方，命淳于爲太守，守之。淳于携公主共赴任。田子華周弁以補佐的資格同行。淳于在南柯郡匆匆經過二十

年，政績斐然可觀。公主苦南柯氣候熱。淳于查知灑江城西有涼地，遂築瑤臺一座作爲公主避暑地。檀羅國的四太子檀郎聞金枝公主獨在瑤臺上，欲出兵奪爲己妻，先命小卒化粧爲賣花人前去探聽，歸報情形確實。

第二十六「啓寇」  
俗名「花報」

檀郎遂舉兵圍瑤臺，自至城

門求公主對話，迫金枝公主降爲己妻，公主不肯，死守孤樓。及淳于救兵至，圍始解。

第二十九

國王以淳于在南柯郡久著功績，召回任爲左丞相。這時公主自瑤臺受驚後得病，

和淳于跋涉回國，病加深，不幸卒於途中的皇華公館內。

第卅五「  
芳嶺」

奉命葬在龜山上。瓊英

和靈枝夫人上真姑三人苦淳于孤獨，設宴招之，席酣，恣意淫蕩，穢聞于外。右丞相素

妬淳于的權威之大，將這事訴諸國王。王心中亦忌憚淳于，遂命淳于還鄉，仍由最初送

淳于來的二紫衣使者送淳于歸去。將至家，淳于被使者推下牛車，突然驚醒，原來是

『南柯一夢』。開眼見家僕山鷓持酒進來，溜二沙三亦來相候，淳于癡望着太陽還未西斜，餘酒猶溫。驚奇之下，和溜二等細語夢中之事。溜二說：這必是老槐成精。大家於



是都到庭中，掘去老槐，見根下有一大穴，廣約一丈，其中構造極似城郭樓臺，有無數的蟻羣集在那兒。淳于歎氣說：這就是槐安國的王宮。細看旁邊南柯郡和龜山皆備、並

第四十二  
「尋繹」

有公主的墳墓。淳于因此訪問契玄禪師，請祈禱自己的亡父和公主，及槐安國蟻

羣昇天。並問入贅槐安國的由來。禪師說：這都是由「情」之一念而起，「情」生則一

切魔劫皆至。淳于這時覺悟到「情」之應該滅去。從這一宏願，天門忽開，其父和友人

周弁田子華，檀羅國的螻蟻，槐安國王及王后，瓊英等皆相率昇天。最後，金枝公主亦

娉婷而來。淳于見金枝公主，忽然憶起舊情，強欲其重爲夫婦。公主以人天兩隔，不能

再留，起身離開淳于。淳于強抱之。突被契玄禪師以劍劈開，公主飄然而去。淳于經

此挫折，心悟禪機，遂亦坐化。

第四十四齣

「情盡」

本劇中間的關目稍有冗漫單調處。惟第八齣的「情著」和末齣的「情盡」相呼應，形成一種妙構。古來的批評者對於本劇都有良好的批評，現在不一一備載。又本劇的以佛理說喻，和邯鄲記的以道教說喻，都是充滿宗教的色彩。惟本劇能不落俗套團圓（當然成佛也是團圓）使讀者覺津津有味，名是「情盡」，其實倒有不少的餘意。這顯是作者的獨到處，我們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大膽，因為這是破除了歷來作南曲的慣例的。

#### 第四節 其他的戲劇作家

(一) 梅鼎祚 梅字禹金，安徽宣城人。少年時即負詩名，和沈君典共齊名文壇。君典

舉進士，梅棄舉業，專致力於詩文，撰述甚富。萬歷末年死，享年六十七。

列朝詩集  
丁之十五

鼎祚和湯

顯祖有往來，曾互相品評各人的戲曲。顯祖在梅所作的玉合記傳奇上有題詞，其中敘及兩人的交情。梅所作的戲曲凡二種：

玉合記

傳奇。六十  
種曲本。

崑崙奴

雜劇 盛明雜劇  
二集本。

兩劇中以玉合記最著名。其修辭的華麗，古來文壇皆有定評，故梅亦屬駢綺派的健將。玉合記係據唐孟啟的本事詩所敘詩人韓翃和其妻柳氏的事蹟，加以種種穿插而成。

唐許彥臣的章臺柳  
亦敘這事，但結末

處稍  
異。 現在述其梗概如左：

——時在玄宗的天寶年間，楊貴妃方得寵，一門盡顯貴，秦國虢國兩夫人正漫步於

曲江之春。有青年詩人韓翃 流寓長安，和豪士李王孫交甚厚，兩人耽於遊樂。李王孫

有歌姬柳氏，姓好幽靜，和侍女輕蛾共居於郊外章臺之下的別館。韓翃常至西郊游，屢

過柳氏之門，偶見柳氏，驚其美貌。一日柳氏以自製的繡幡，命輕蛾持至法靈寺的佛前

張掛，適韓翃亦在法靈寺游玩，認識輕蛾係柳氏之婢，遂托輕蛾以玉合一個贈給柳氏。柳氏知韓翃有才，得玉合甚喜，極有嫁之之意。一方李士孫知韓翃還未有妻，正欲以柳氏與之，得柳氏的同意，即在春明園張宴請韓翃，命柳氏作陪。席間，李王孫爲兩人交杯，成爲夫婦。王孫並以自己的家產全部給韓翃管理，自己遁入華山修道。未幾，韓翃以探花及第，授金部員外郎。是時安祿山將叛，遣使到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處，約同時舉兵。侯怒，斬其使者，並以祿山的陰謀上奏。侯素聞韓翃有才名，聘爲幕友。韓應聘，單身入山東，留柳氏居長安。轉瞬祿山亂起，驅胡騎入長安。柳氏和輕蛾共詣法靈寺避難。途中輕蛾走失，柳氏一人入法靈寺爲尼。輕蛾獨自到華山尋李王孫，出家爲道姑。不久祿山亂平。有一個從吐蕃歸順大唐的驃騎將軍沙吒利，聞知柳氏美貌，強欲奪之，遣使至法靈寺，故意請老尼和弟子柳氏來家誦經。誦經完畢，留柳氏不使去，強迫柳氏爲己妾。柳氏不從，被拘禁。後韓翃歸長安，訪柳氏於法靈寺，老尼告以行方不明，韓翃悵然。至郊外柳氏的故居，徘徊不忍去。適柳氏和女伴驅車游於郊外，無意之中兩人得再邂逅。交談未數語，卽匆匆別去，不能一敘衷情，相約於翌日在通政里門再會。翌日，韓翃以柳氏所贈詩，包以紅綃，擲入車中；柳氏亦以帕包玉合，從車上擲

下，至此兩人遂示絕緣，互飲淚而別。韓自此悵然若有所失。一日，與僚友在酒樓飲酒，憶起柳氏的往事，滴酒不能入喉。友問其故？韓細叙原委，友人們極表同情，其中有名許俊的說：我能救柳氏出。遂使韓翹寫封給柳氏的書札，許俊放入懷中，馳馬至沙吒利宅。事先許俊知沙吒利這天出獵未回，遂僞告門人說：將軍在路上墜馬，甚危篤，命人來接柳氏往。門人在匆忙間不認真僞，急告柳氏，柳氏驚奔出。許俊即示以韓翹書札，擁柳氏上馬，絕馳而去。至酒樓，將柳氏交給韓翹。韓感激不盡。但是時沙吒利有君寵，威勢甚盛。衆人懼且夕禍將光臨，紛紛走失。節度使侯希逸聞之，將這事上奏，委婉說沙吒利之非。韓等得免於禍。旋韓翹陞任江淮刺史，李王孫下山來訪，侍女輕蛾亦來，互慶再會。聖旨下，確認柳氏仍和韓爲配偶，對沙吒利以賞賜金帛了事。這「記」祇以文辭見長；其關目冗雜散漫，絕非佳構。顧曲雜言評爲如『設色之骷體，粉捏之化生，』極難得着人家的稱譽。這劇因注重詞藻，連賓白亦用駢語，不適用於扮演，故古來扮演這劇者殊少。惟讀者倒極多，大概是喜其修辭美麗之故。

後來的選曲者，對於這劇並未選着一齣，祇納書櫃曲譜的目錄中，列有玉合記，並選「箋允」「往邊」二齣。

崑崙奴雜劇，根據唐段成式的劍俠傳中崑崙奴篇而成。現叙其梗概於下：

博陵雀千牛，帶着老僕崑崙奴（即磨勒）訪問父親的舊友汾陽王郭子儀。郭府有歌妓紅綰，見崔生俊俏，心甚愛之。臨別送崔生時，私對生出三指，掌三反，並指自己胸前的小鏡，輕囑崔生莫忘記。生不懂箇中意。崑崙奴代為解釋說：出三指即指她的居處係第三院，掌三反即十五日，指胸前的小鏡即囑以乘月明之夜來。於是崑崙奴伴生至郭府，殺郭府的猛犬，越牆偷紅綰出，和生同居。一日，生和紅綰遊曲江，崑崙奴從之，偶遇着郭府的家人，歸來告訴郭子儀。郭說：『崔和紅綰兩人之罪可恕，崑崙奴之罪不可恕。』命兵往捕。崑崙奴知已不可留，對崔生約以立秋日在青門外再會，自己持匕首越高牆去。至期，生和紅綰至青門外，見崑崙奴裝着道士之姿等待着。崑崙奴對生說：『我本是謫仙，今限期已滿，素慕郭子儀係非常人，故設法和他接近，並勸他入道。你兩位亦應以道自勵。』臨別，崑崙奴說：『十餘年後君見在洛陽市中賣藥者，即我也。』

曲江之事，青門之事，原著無。紅綰的玉案係郭子儀亦出作者意。

崑崙奴係四折，用崑崙奴一人單唱。詞係北曲，賓白往往用駢體。但接近本色派，無鉅釘之弊。

(二) 汪廷訥 廷訥字昌朝，一字無如，號坐隱，安徽休寧人。官平鹽運使。曲錄 好詩

賦詞曲，所居名環翠亭，飲宴琴歌，和湯顯祖等結交。所作戲曲甚富。

傳奇：獅吼記 種玉記以上六十種曲本。 高士記 長生記 天書記 投桃記 二閨記 同昇記

三祝記以上見威鳳記 義烈記 以上見曲海 七國記 傳奇彙考。 雜劇：廣陵月盛明雜劇一集本。

以上除獅吼記種玉記廣陵月三種外，均不易見。其中以獅吼記最著名。現在叙其梗概如下：

——宋陳慥字季常，黃州人。入京訪伯父呂公，適呂公轉任外省，不能會見，乃轉

訪舊友蘇軾。日日和蘇軾携妖姬變童游賞春郊，飲酒娛樂，久不歸鄉。妻柳氏非常嫉

妬，私遣家僕探知陳之游蕩。使人送書與陳，說家中已為陳置四妾，請陳速歸。陳慥接

信歸後，見四妾都是禿頭跛足的醜婦，大失所望。未幾，蘇軾謫黃州，卜居於臨臯亭

東坡之傍。陳慥及佛印禪師往訪之，偶談及婦人之妬，蘇軾知陳慥之妻妬甚，暗以語譏

陳。翌日陳入妻柳氏的閨房，觀妻在梳妝。陳偶取憨態，意欲得妻之歡心，不料反被妻

罵。會蘇之使至，約陳於明日帶琴操（蘇軾的寵妓）同游郊外。柳氏聞琴操之名，醋心

頓起，說這必是妓女，不許陳同去。陳極力分辯，聲明如係妓女，願受罰。柳氏叫陳自

持藜杖來，以威嚇之。第九「奇妬」今改「梳妝」 翌日陳和蘇遊杏塢桃谿，忽見柳氏遣僕來偵察。陳驚

極，托僕遮蔽。蘇軾視狀可笑，遂出一酒令說：『每人各舉禽獸中一最猛獷之物，如更有東西得制服牠的，須罰酒一杯。』陳舉虎，琴操舉蛇。都有他物可制，願受罰。臨着蘇軾，蘇軾以鶴鷓對，並加註解說：『世間妬婦最猛。但山海經云：食鶴鷓可以療妬，是鶴鷓必猛於妬婦，請君歸家試之。』第十一「賞春」今改「遊春」陳於歸後的翌日，果受妻責罰，食痛

棍，罰跪於庭中的池邊，到妻的午睡醒來爲止，不許起來。適蘇東坡來，見之，扶之起。柳氏出來打罵，令陳慥再跪。東坡善意相勸，反被柳氏侮辱。東坡這時故意勸陳娶妾，柳氏說：陳郎娶妾是好事，但要是聚妾，每日須吃我二百棍，到七十歲爲止，方可聽他亂爲。第十二「諫柳」今改「跪池」大家爭持不決，柳氏拉陳訴諸縣令。縣令戒柳氏之妬，下有利

於陳的判決。忽縣令夫人出，左袒柳氏，責罵縣令。一場官司，不得結果。因復一同訴諸土地神。土地神袒護男子，又被土地娘娘責罰，互無結果而散。第十三「鬧祠」今改「三怕」後蘇軾

以侍女給陳爲妾，使陳居別館。未幾，蘇軾和佛印陳慥再度爲赤壁游，柳氏怒陳歸宅之遲，又食以痛棍。復以着火的燈盞置於丈夫的頭上，不許頭動。自此以後更禁止陳慥出書房門外。陳有時窺着柳氏不注意，偷至妾處歡樂片時，被柳氏發覺。知陳已蓄妾，一怒真非同小可，索性用繩縛住陳的脚，將一端引至自己房內，旦夕監守之。適有巫媪

至。陳向她求救。巫媼想出一策，將陳脚上之繩解下，縛在羊脚上，使陳遁。迨柳氏引繩，聞羊鳴，牽來視之，却是一隻羊，大駭。巫媼說：「這是你家的祖先怪你積惡，所以罰你的丈夫變羊，你如齋戒沐浴三天，哀求鬼神，必能使你的丈夫仍變爲人。」柳氏不得已從其言。

第十七「變羊」

陳遂得在妾處歡樂三日，至期，歸來和羊交替。柳氏不明個中情

形，深信是鬼神所使，自此許陳時至妾家，但醋心終不能熄，時時還恣意罵陳慥。後終以妬得病。一日蘇東坡至，柳氏從病床上起來怒號。東坡大驚，說：「我平日修佛法，心已不會動，今聽到這一聲，立刻害怕起來，直抵得上是獅子吼。」因吟一絕云：「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時柳氏病重，昏昏沉沉。東坡說：「這非佛印的法力不能救。」這時柳氏之魂已在冥府受閻君勘罪。佛印至，以菩薩的慈悲，使赦柳氏之罪。閻君應允。命鬼卒帶柳氏巡游地獄，使看那些受罪人的苦況。柳氏還陽後，遂翻然省悟，發誓爲尼。後蘇東坡被召還爲翰林，薦陳慥於朝廷，陳慥授東宮伴讀。東坡奉旨到陳家。這時佛印度柳氏和琴操，及陳之妾三人赴靈山修道。

這「記」的主人公陳慥，即蘇軾方山子傳中的方山子。方山子傳中敘陳的奇俠，而本劇



却寫陳在閨房中的醜態。宋人隨筆調諷篇有云：「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黃州岐亭，自號龍邱先生，又稱方山子。好賓客，喜蓄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凶妬。故東坡有詩云：「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獅即指柳氏。」  
宋人小說類編卷三。本劇之作，想必根據這段逸話加以誇張的。全劇關目極佳，是明清的滑稽劇中一部最傑出的作品。其中「梳妝」「游春」「跪池」「三怕」諸齣，今在戲場中猶流行，演時令人捧腹不止。

現在敍種玉記的梗概如下：

漢霍仲孺少時以縣之椽吏在平陽侯曹壽府中爲給事。夜夢福祿壽三星授以玉器三件，醒得其器，知道這是後來榮顯之兆。適衛青和其妹少兒亦在府中任事，仲孺和少兒戀愛，秘密幽會者半歲。仲孺役滿，離開曹府，這時少兒已有胎。有俞氏之女，曾夢見持玉拂的少年，和她發生關係。仲孺偶於歸鄉之途，路過俞氏家，俞女觀其狀貌和己所夢見的相符，因此俞母和仲孺商議，請仲孺入贅。生一子。後仲孺奉命征伐匈奴，十餘載在塞外不得歸。衛氏所生之子霍去病，長至十八歲，授旗郎之職，俞氏所生之子霍光，中賢良科第一名。仲孺立功歸，和兩妻兩子再會，一門盡顯貴。

這「記」關目雜亂，甚乏精彩處。後來選曲之書中，僅納書檣曲譜選得二齣，餘不見。

汪氏所作傳奇，其長生威鳳三祝義烈四記，在曲海提要中曾有提及，以不見原本，故不叙其梗概。現在述其雜劇廣陵月的梗概如下：

唐玄宗之朝，驍騎大將軍韋青善音樂。偶聽到乞食母女兩人在門首歌唱乞食。歌唱的聲音絕妙，韋青喚進來問其身世。答云：「本來身在樂籍，現在零落不能度日，所以爲乞兒。」韋青遂收留在家中爲歌姬，取名張紅紅。一日宮中供奉的樂師李龜年，以新製之曲，請韋將軍指正。紅紅在簾中聽了一遍，盡都記得。韋招來試之，絲毫不爽。龜年稱其敏慧。後玄宗在牡丹亭賞牡丹，命龜年奏新曲。龜年以紅紅之事奏聞。玄宗召紅紅入宮中，賜名張永新，在宜春院教宮女歌唱。玄宗有大宴朝臣之舉，命樂部奏樂，階下喧然不靜聽。玄宗怒，將罷宴。高力士奏曰：「若是永新當樓歌一曲，必能止住喧擾。」玄宗從其言，使永新出歌。果然全場靜寂，無一交語者。後安祿山亂起，永新出長安避亂，和一姓王的同行。過廣陵，在明月之下，傍船首以歌自遣，適韋將軍亦携眷至廣陵，聞船中歌聲，其音極熟，近船視之，見是永新。翌日，派人來永新船中，說是

永新的家人，迎永新入水關。是時賊已平，韋將軍帶永新回長安，欲使其仍回宮中，永新不願，自此永居韋將軍家。

全本七齣，作法毫不守元人舊規。本事見樂府雜錄所載韋青和許永新，及韋青和張紅紅之事，這劇將許永新和張紅紅合爲一人，並不見牽合之痕，實妙想天開。

(三) 徐復祚

字陽初，號暮竹，江蘇常熟人。博學善文章，尤工詞曲。自云：所作戲曲，極爲臧晉叔所愛。徐著的曲論中。據此，徐應是萬曆年間之人。但曲品中並未列着他的作品，或

因爲他的作品成在萬曆之後亦未可知。否則，必是曲品的遺漏。

傳奇：紅梨記

六十種曲本，董氏印本。

宵光劍

見舊曲本。

梧桐雨

未見。

雜劇：一文錢

盛明雜劇一集本。四大痴本。

共計四種。徐氏所作的戲曲，其中以紅梨記最著名，現在敘其梗概如下：

宋時，趙汝州，山東淄川人，年二十二舉解元，入京會試。趙有友人錢濟之爲

雍丘令，朝覲在京，和趙同居。有官妓謝素秋，豔名高一時，趙赴其家訪之。值素秋以

燈節入宮中，不得見。素秋後知趙汝州來訪，因素聞汝州的才學，極願和他一會。約趙在

燈事終了後相見，並贈趙詩一首示意。趙亦答以詩。

第二「詩要」

有太傅千瀾招內官梁師成在自

邸賞燈飲宴，召謝素秋侑酒。太傅愛素秋之色，欲納爲己妾。素秋不從，太傅拘禁素秋

於宅中。每日令老女花婆監視之，不使歸家。第二「宴宴」今改「賞燈」趙汝州按素秋所約

期，誘友錢濟之同訪素秋家，聞知素秋拘禁之事，失望而歸。第四「固禁」這時突然金之

丞相幹離不率兵迫汴京，宋主棄位東奔。王黼以內庫的財帛贈諸金之丞相，以求一身免

難。並應金丞相的要求，贈以家妓一百二十名，由謝素秋爲班頭。事爲花婆知悉，告知

素秋。素秋悲泣，哀求花婆救助。兩人偷逃出相府，用計欺騙守城門的兵卒，得逃出城

外，復避去金兵的眼目，奔至他處。其後趙汝州爲探聽素秋的消息，來王黼之邸，適王

家送許多妓女赴金軍營中。趙聽說素秋在第一軍，拚命趕上去，已經來不及。徒有吁嗟

歸來。第十一「探訪」一方素秋和花婆共到花婆的鄉里避難。花婆的鄉里即是雍丘。路上素

秋以趙所贈的詩給花婆看，並細叙自己的胸中事。第十二「訴懷」這時雍丘令錢濟之已經

歸任，趙避兵難，來雍丘訪錢。第十四「思憶」錢偶查避難者的名簿，見有素秋這個人，

因派人迎入衙中，留居西衙。錢見素秋居止閑雅，絕不似風塵中人，細想給趙爲妻，亦

不會有什麼錯處。只是她的性情如何，還不能明白，因令自己的夫人試探之。試探的結

果，見素秋果有堅決的從良之志。遂另闢西花園爲素秋和花婆兩人居住。待趙生來後再

講親事。錢命素秋於第一次和趙生相逢時，切勿說出自己的真姓名，只說係園主之女。

第十五「試心」

〔(整秋)〕

未幾趙生至，錢以西花園的另一房供錢生讀書。

第十六

素秋居花園半月，未

得見趙生一面，一曉私自帶花婆至書房窺探，適趙生大醉歸來，口裏呼「素秋素秋！」

之名不止。這使素秋喜出望外。

第十七「潛窺」

偶在明月之夜，素秋故意坐於花園的一亭

中，待趙生過，高吟詩句。生按着詩聲的所在走去，看見是一個漂亮的姑娘，詢問是

誰？答是園主王太守之女。生喜，約其來書房共談。兩人剛將動身來書房，忽內屋傳出

叫「小姐」的聲音。那姑娘低聲約趙明夕再會，匆匆別去。生呆然良久。

第十九「初會」

第

二天晚上趙生坐等着那位小姐光臨。不料錢濟之又牽人來約趙賞月，趙稱病不赴約。轉

瞬素秋手持紅梨花一枝，娉孀入趙室，贈生說：「這花種不同，妾生平最愛之，請爲我

題一詩。』趙生詠，素秋和詠，兩人各有無限的情意。素秋將花插入瓶中而去。

第二十一

未幾宋帝即位金陵。開考場，錢再三勸趙赴試。趙心念素秋，不願往。錢將這事謀之花

婆，花婆想出一策，假裝賣花之女到趙生的書房旁邊採花。趙自外歸，兩人偶然交談。

花婆入趙之書房。趙誇示机上的紅梨花。花婆故意作驚人的聲音說：「這是鬼花，這

是鬼花！」趙問故。花婆說：「這園的園主王太守有一小姐，性愛花，日日在園亭中賞

花自樂。某日，見一秀才來，小姐心動，遂起相思病死。死後即葬於亭旁。其墳上生一樹，就是這紅梨花樹。後小姐的靈魂常於花月之夜出現，要是逢着秀才書生，便要弄得他死。』花婆說至此更沉着臉說：『你曉得連我的兒子也是這樣死了的。』趙生聽了這

段話，細想自己這兩天所遭遇的正是這個人，直不寒而慄。遂立刻辭別錢濟之，離開雍

丘赴金陵。第二十三「計」趙應科舉後，狀元及第，授開封府僉判。適素秋的舊僕人來訪，

趙使爲自己的僕人，帶赴任所。路過雍丘，訪錢濟之，錢備酒於趙以前住過的室中，請

趙宴飲，桌上放着紅梨花。趙見花色變，不敢正視。錢後召素秋和趙對面，趙以爲是土

太守亡女的幽魂，益懼。幸由花婆出來，解釋前事，說明故爲騙趙之計。趙並召素秋舊

僕來檢證。疑始解，喜出所望。第二十九「宜由錢設宴爲兩人團圓。

據集成曲譜：註明齣數的，係現今歌場流行之齣。此外綴白裘及集成曲譜中有「醉隸」

一齣。是原本第廿一「咏梨」的冒頭，係錢濟之召趙生飲酒的一場滑稽劇。

這記根據元張壽卿的雜劇紅梨花元曲選本增飾關目而成。和這記同時，還有武林人作的紅梨

記，惜未見。

次說宵光劍。舊抄本中寫王弈清撰。然柳南隨筆及曲考中都說係徐復祚作。王弈清想係

無名之士，其事跡絲毫不詳。茲姑將宵光劍附於徐復祚的作品中，並記其梗概於下：

漢衛青之父，原性鄭，當給事於平陽侯府之時，和衛夫人私通，生青及青姊子夫，仍冒衛姓。後鄭又聚妻生子，名鄭跖。鄭跖性凶惡，父死後橫占衛青所得的家財。青貧苦不能自給，和姊給事於平陽公主之府。適武帝建造甘泉宮，青依平陽公主之命，督率家丁五千人任其役。當和夫人夫頭魏明共赴督工的途中，遇一相者，相者望着衛青說：「君有封侯之相；但百日內有兩次災難，過後即平地昇天。」衛青不信而去。

第六「相面」初，衛青之異母弟鄭跖厭青貧賤，不願和青稱爲兄弟，令青自寫一信證明。青不理。

跖追來殺青，青未殺着，却誤殺人頭夫魏明。跖所用殺人的劍，係父親給衛青的好劍，夜間能發光芒，名「宵光劍」，上鑲着衛青之名。被跖一向橫領着。正因劍上有衛青之名的緣故，跖於殺人後，欲歸罪於青，故意擲劍於屍旁。衛青因此被官捕去，青供出這劍現在係弟所有。官轉捕跖。跖以巧言免於罪。衛青被投獄，定十日後處刑。青有結義之友鐵勒奴公孫敖兩人，得此消息，共謀救助。時青姊子夫已選入宮中，名衛夫人，受君厚寵。鐵勒奴至平陽府，扮作家僕，掃除至近殿，私托侍女傾城，將青之難報知衛夫人。第四十「掃殿」傾城慨然應允，私自充作平陽公主之使入宮中，乘機謁衛夫人。適武帝命衛

夫人隨駕遊昆明池，時帝愁沒有子嗣，衛夫人以自己已懷孕七個月對，乞帝行幸甘泉祠祈禱生男，並大赦天下。帝從之。衛青因得出獄。鄭跖聽到這消息，設法賄賂駙馬堂

邑侯，謀再加害衛青。堂邑侯命家丁待衛青出獄時，騙入自己的府中，將使人殺青於

後園。鐵勒奴已知道這件事，直入堂邑侯府，僞說宮中有密旨要堂邑侯面會。及堂邑侯

出，鐵勒奴執臂脅迫之，於是救出衛青。恐堂邑侯以後和自己爲難，遂飄然一身赴邊境

從軍。第十七回白裘中分爲「開庄」「救青」二齣後匈奴侵入，公孫賀李廣二人防守失利。武帝因公孫敖之薦，

任衛青爲車騎將軍，率大兵前去戰匈奴，青奏鐵勒奴爲副將。和匈奴大小七十餘戰，連

戰皆捷，終使匈奴降服，班師凱旋。帝慰兩將之勞，召羣臣賜宴。駙馬堂邑侯和鐵勒奴

爭坐位，致宴混亂。第二十七回「功臣宴」帝賜衛青邸宅，並和平陽府侍女傾城結婚。

本劇登場人物太多，關目稍有雜亂之處，其弊和汪廷訥的種玉記相同。但脈絡貫通。牽強之處少。

處少。

一文錢係六折雜劇，寫守財奴的癡態，曲盡能事。是滑稽劇中的傑構。述其梗概於下：

有盧至其人，係天竺舍衛城的第一個富豪，性吝嗇，人呼爲「臭盧員外」。其

家族每人一日僅給以二合米，多一點也捨不得。有一次賣園中之李。其子乞食之，僅給



一只，因而便減去其子一日二合米的分量。適值阿蘭會，人多出遊。盧想於途中苟能逢着一熟人，便可以向他措一餐飯的油，因亦出遊。忽在路上拾得一文錢，喜出所望，欲藏在袖中，深恐失去；襪中頭巾中，也恐失去，因堅握在手裏。路遇乞兒在一處聚餐。盧竊窺之。一乞兒出酒令說：『城中頂有錢的是誰？』大家都舉盧員外。又問：『不如我們乞兒的是誰？』裏面有舉原憲的；有舉陳仲子的。有一個人還是舉盧員外。衆問其故？他說：『盧員外雖富，可是飲食反不如我們。』大家一閃而散。盧至玩了半日，肚裏餓極，想在乞兒食下的殘餘裏，弄些充飢，尋來尋去，連骨頭都沒得一根。乃大告奮勇，欲用去拾得的那一文錢。適有賣胡蘆的來，盧以一文錢換得些許胡蘆，打算一粒一粒地慢慢兒吃。忽然聽得鳥叫，深恐鳥來吃他的胡蘆，連忙躲到樹蔭裏鳥不能下犬不能上的地方，方敢慢慢地細嚼。帝釋知之，化身勸進之僧，來向盧員外化銀三千兩，再三諭盧以理，終不悟。帝釋飲盧以酒一杯，十日間醉不得醒。帝釋自己幻作盧之妾，至盧家，對家人說：『我在山中聽高僧的說法，覺以前一切的行爲都是錯的。』遂盡把盧家貨財散給貧人。』十日後盧至醒後歸來，帝釋告家人說：『這是以前的慳鬼，現在又回來了。』命家人以棒打之，不許盧至進門。盧至將這事訴諸釋迦，釋迦命弟子十人，

盡化成盧至之姿。連盧至自己也不能辨別誰真誰假。至此盧至不禁大叫起來，他說：「他既是盧至，那我是什麼人？」遂翻然省悟，『立地成佛』。

(四)許自昌 自昌字玄祐，江蘇吳縣人。事蹟不詳。近時出版的他的著作橘浦記傳奇，有萬曆四十四年磯道比丘之叙。又陳眉公集卷十 梅花墅記中有『吾友祕書許玄祐所居，爲唐人陸龜蒙古里。』之語，想必和陳眉公同時。爲萬曆年間之人。所作有：

水滸記 報主記 橘浦記

三種，其中以水滸記六十種曲本。最有名。

這劇係寫晁蓋等設計搶劫蔡京的『生辰綱』，事發，逃入梁山泊做強盜；和宋江殺死閻婆惜，入梁山泊爲夥的故事。情節與水滸傳所寫的大致相同，（自第十三回至第二十回），茲不再贅。

橘浦記向未詳於諸家的戲曲目錄中，近年始在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發見。卷首署有『勾吳梅花墅編』字樣，梅花墅像許氏所居，此已詳諸陳眉公的記中。這書應係許氏所撰無疑。書中敘述柳毅和龍女的故事，根據唐朝李朝威的異篇小說柳毅傳（請參看唐宋傳奇集——魯迅標點。）南宋雜劇有柳毅大聖樂，元雜劇有柳毅傳書，均係寫同一事實。清初李笠翁的傳奇

屢中樓亦寫這件事。事涉怪異，但頗饒趣味。

報主記之情節不詳。

(五) 陳與郊 字廣野，號玉陽仙史，浙江海寧人。萬曆間的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

中國人名大辭典

所作雜劇有：

所載

昭君出塞 文姬入塞

義犬記

並盛明雜劇  
一集本。

三種。關於傳奇，在曲品及曲海目中僅列有鸚鵡洲。曲錄亦從這說。惟明末卓阿月之殘唐再

創雜劇小引引劇說卷四 中有『求之近日，……陳廣野之麒麟園，靈寶刀，鸚鵡洲，櫻桃夢，為南

曲之最，』等語，這顯然四種都是陳與郊作的。曲海提要以這四種曲列為『明萬曆時人高漫卿

所作，』『總名詒癡符』。並節錄櫻桃夢作者的友人之序說：『近世士大夫，去位巷處，多好

度曲，高漫卿亦有詒癡符傳。』是這四種書以高漫卿之名出世，自無可疑。合諸曲品卓阿月

的記載，高漫卿應是陳與郊的化名。曲海目中更認櫻桃夢和靈寶刀二種為任誕先之作，曲錄

亦從這說。近時鄭振鐸先生藏有萬曆間林於閣刊的靈寶刀一種。中國文學研究 據振鐸先生的文

學大綱裏說：『靈寶刀為任誕先之作。……誕先一作誕軒，浙汜人，生平未詳。』是振鐸

先生亦認靈寶刀係任誕先之作。其實『任誕先』實非人名，曲海提要卷六舉麒麟園的結尾數語

說：『韓王小傳原奇妙，奈譜曲梨園草草，因此上任誕軒中信口嘲。』這可證明『任誕』係漫卿的軒名。漫卿即與郊的化名，這在前面已經說過。故以上四種——櫻桃夢靈寶刀麒麟鬪鸚鵡洲——可以說都是與郊作的。鄭氏所說任誕軒係浙汜人，合諸陳與邵係浙江海寧人，其產地並無多大出入，這更是一層有力的證明。

四種劇中的情節，據曲<sub>詳</sub>提要所載，大概是這樣：櫻桃夢係以太平廣記所載『櫻桃青衣』之事作依據，寫唐天寶年間有盧子這個人，在一精舍聽僧人說法，倦而眠，夢中逢一侍女提着櫻桃之籃，帶盧子至其主家，和主家的親戚之女結婚，更進京考試及第，授官爵，連昇高位，後來終究財色兩空之事。是這一段夢話，和枕中記大略相似。靈寶刀是取李開先的寶劍記請參看前面的改作的。寫林冲被高俅父子陷害，夜奔梁山的故事。麒麟鬪係取張午山的雙烈六十種「李開先」條曲本改作。鸚鵡洲寫唐侍女玉簫之事，並以妓女薛濤之故事併入。關於玉簫這段故事的戲曲，在前已有元喬夢符的兩世姻緣雜劇存元曲選非常著名，明無名氏亦有玉環記傳奇，存六十種曲故本劇鸚鵡洲。知者絕少。

陳氏所撰的雜劇，昭君出塞和文姬入塞都是一折短劇，寫王昭君和蔡邕之女蔡琰的故事。『昭君出塞』寫昭君到玉門關為止，劇文姬入塞寫文姬入玉門關為止，兩劇相映成趣。說

惟「昭君出塞」的故事，在前已有元馬致遠的漢宮秋雜劇，極有名。故本劇——昭君出塞——在劇壇上未有多少光彩。

義犬記出自南史的袁粲傳。茲述其梗概如下：

六朝之宋末，袁粲爲尙書令。一日，門人狄靈慶來訪，相與對酌，召弋陽俳優演雜劇助興。俳優演新編的胡蘆先生：「胡蘆先生係彌勒佛化身，意欲普度衆生，背「胡蘆」立在十字街頭說法。有沒奈何這人來問處生之法，先生信口譏笑世上的輕薄，說舉世茫茫無一可安住之地。沒奈何說：「那末，不如死了乾淨？」先生不以爲然，說死了做鬼還是受苦。因以胡蘆示沒奈何說：「這裏面自然空空，是真世界。」沒奈何縱身跳入。一段滑稽劇終結。」袁粲自觀這劇後，看破世情，感歎不止。後齊王革命起，戴僧靜殺袁粲和其長子。袁粲家中的乳母，憂袁粲無後嗣，抱袁三歲的幼兒，乘夜逃至狄靈慶家，託狄以後事。不料狄忘舊義，抱其子至軍門，意欲受賞。將軍收其子，大罵狄之忘義，罵後放還。袁家有犬，走入狄家，殺狄和其妻子，以報袁家之仇。

這劇係譏笑世情澆薄的玩意，在舊社會上頗含深意。

(六) 王衡 字辰玉，號綠山，太倉人，大學士錫爵之子。萬曆二十九年舉進士第二

名，授翰林院編修。辭官歸鄉，老死不出。所作雜劇有：

鬱輪袍

真傀儡 以上盛明雜劇一集本。

長安街

沒奈何

以上見曲海目。

裴潑和合 見香祖筆記卷十二。

五種。顧曲

雜言批評王所作的雜劇，有金元人的遺風。香祖筆記中也認王有詞家的本色。現在敘述鬱輪袍的梗概於下：

——唐王維應科舉，和親友裴迪寓長安。時岐王愛文學，聞王維的才名，數次召見，卒不至。岐王借自己伯母九公主的威勢，強欲羅致之。致書給王維說，公主生誕，和我共彈琵琶伺候，公主可使你狀元及第。王維語岐王的使者說，現在科期已迫，和貴人接近，恐招世人的誤會，俟成績發表後再來伺候。他這樣打發使者走了。有一位秀才名王推的，途遇岐王的使者，聽到這件事，以有狀元可得，忽起妄想，代王維赴岐王家，和岐王共至公主宅，妄彈琵琶，稱爲新曲鬱輪袍。適逢着琵琶的名手曹崑崙在座，嘲其妄，互相爭論。公主等不察，一時糊塗了事。一面公主依岐王的請托，將『令王維狀元及第』之旨傳與監試趙履溫，復給王推一札作爲證據。因此考試之日，趙履溫薦王推爲第一，使王維落第。但主考宋璟剛直無私，自己檢查試卷，認王維應列第一，王推應落第。榜發，王維竟膺狀元之榮，受瓊林宴。王推起嫉妬心，揚言王維乃受岐王庇護，

方中着狀元。禮官相信這句話，剝去王維的衣冠。適歧王至，使王維和王推對試，方纔真相畢露。禮官再使王維衣官帶。王維不願。辭官去，歸輞川的山中，與裴迪優游高臥，以終一生。

鬱輪袍的故事，見於唐薛用弱的集異記，王維之條說王維少時爲岐王所愛，嘗伴入公主宅，以彈琵琶「新曲鬱輪袍」，極博得公主稱贊，本劇逆用這故事，別開生面。全劇七折，僅二折用科白，其餘皆用唱。

現在將真傀儡的梗概，敘述於下：

宋杜衍官拜平章政事，封祁國公。年七十，告老歸鄉，隱於市井。有一次，身着道服，騎驢游鄉下。偶遇桃花村村祭，演傀儡戲。杜維在人叢間觀望，人不知杜係顯貴，輕視之。座有略識「之無」名叫趙太爺的，意高自得，輕辱杜衍，杜衍並不和他爭論。轉瞬傀儡登場，實非木偶，而是人扮作木偶的新花樣戲。牌上寫着演漢丞相痛飲中書堂，曹丞相銅雀臺，趙太祖雪夜訪趙普，等故事。衆人以劇情問趙太爺，趙太爺信口胡說，時時錯誤，杜衍從旁糾正之，兩人幾至爭論。恰在這個時候，勅使尋杜衍至，口傳勅語。杜衍以未携朝衣，暫借傀儡的衣冠，衣之謝恩。轉眼又有勅使來，賜杜以白玉

靈壽杖，赤金九霞杯。衆人方知杜係顯貴，驚訝剛纔的無禮。杜衍毫不介意，並約以半年後再來看傀儡戲而歸。

據曲海提要考證，宋杜衍不事冠帶，嘗爲少年貴子弟所輕讖之事誠有之。但看傀儡戲的實非杜衍，是唐之杜佑。本劇合兩事爲一，形成一部雜劇。作者的名氏，在盛明雜劇本裏題爲『綠野堂無名氏編』，曲海提要說姓名無可考，或云係王衡撰。惟顧曲雜言確定爲王衡之作，所以這裏假定這就是王衡的作品。

(七) 許潮

字時泉，湖南靖州人。曲品所作雜劇，今存者八種：

武陵春

蘭亭會

寫風情

午日吟

南樓月

赤壁遊

龍山宴

同甲會

兼盛明雜劇

一集本

皆爲一折的短劇。武陵春的情節出自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寫武陵漁夫誤入桃源之事。蘭亭會係王羲之在三月上巳脩禊於山陰蘭亭的故事，中間以謝安殷浩褚裒作陪襯。這情節都爲一般人所共知的。寫風情是寫唐劉禹錫赴蘇州爲刺史，路過揚州，受杜司空的款待，司空使如雲養月兩妓伏侍禹錫睡，禹錫醉臥至曉，不知有妓女侍側之事。這是文人的一段佳話。午日吟是寫杜甫在成都時，端午日有劍南節度使嚴武訪甫於其江畔的草堂，兩人終日吟詩不輟之事。南樓月是晉庾亮當八月仲秋之夜，在武昌江夏驛的南樓大宴羣僚并賞月的故事。亦壁遊



寫蘇東坡和黃山谷佛印禪師戲於赤壁之事（根據蘇氏自作的前赤壁遊文）中間並出漁父作點綴。龍山宴即孟嘉落帽的故事。（晉桓溫和羣僚在重陽節共登高山飲宴，忽一陣風至，吹落參謀孟嘉的帽子，露出禿頂，爲羣僚所笑，一時傳爲佳話。）同甲會寫丞相文彥博。退隱後居洛陽，和一班退役的大官程璜司馬旦汝言（皆七十八歲的老翁）等舉行『同甲會』，並演劇助興之事。

曲品會言及許潮有傳奇泰和記，『每齣寫一事』，『劇體按歲月選佳事』，疑今所存雜劇八種。即是泰和記中的殘篇。因爲每種雜劇都有時節——如武陵春的桃花開，正在陽春三月。蘭亭會的蘭亭會合，是三月上巳。寫風情在五月梅雨之候，南樓月當八月仲秋之節，赤壁遊在七月十五之後，龍山宴係九月重陽，同甲會在十月小陽春等，都各有季節的關係。盛明雜劇中以蘭亭會一劇作『升庵楊慎編』，其餘並題『許潮編』，其實蘭亭會還是許潮編的，作『楊慎編』是錯誤的。

#### （七）其餘著名的戲曲

除上述諸人的作品外，其餘存於六十種曲中，曲品列在「新傳奇之部」，能證明係萬曆年間之作者，尙有其次幾種：

玉簪記 高濂撰。濂字深甫，號瑞南，浙江錢塘人。

春蕪記 汪鈺撰。鈺字劍池，錢塘人。

玉鏡臺記 朱鼎撰。鼎字永懷，江蘇崑山人。

金蓮記 陳汝元撰。陳字太乙，浙江會稽人。

四喜記 謝讜撰。讜號海門，浙江上虞人。

焚香記 王玉峰撰。江蘇松江人。本名不詳。

錦箋記 周螺冠撰。名里不詳。

龍膏記 楊挺撰。挺字夷白，錢塘人。

雙珠記 沈鯨撰。沈號湔川，浙江平湖人。

（以上作者的姓名籍貫等，皆根據曲錄）

琴心記 孫柚撰。孫字梅錫，江蘇常熟人。  
根據徐復祚的曲論。在曲海目及曲錄中並列無名氏撰。

還有在六十種曲中未列着的當時的傑作，現列舉於下：

釵釧記 月榭主人撰。名里不詳。  
列在曲品，

歸元鏡 僧智達撰。  
曲海目列入清朝傳奇中。新傳奇。曲錄從之，皆弄錯了。

雙紅記 作者未詳。曲品列入「作者不可考」之部。

右列諸曲中，後來流行戲場而膾炙人口者，爲玉簪記，焚香記，雙珠記，釵釧記，雙紅記，以選曲之書綴白叢納書繼曲譜醉怡情集成五種。現在依次敘述之。先寫玉簪記的梗概：  
曲譜六也曲譜五種所選諸劇的散齣爲標準

宋之潘必正，河南人。其父在官之日，曾和陳某之女嬌蓮指腹爲婚，互以玉簪和鴛鴦扇墜相交換，作爲聘禮。自此兩方消息隔絕，匆匆經過十六年。必正以舉人資格進京會試。一方陳嬌蓮的父親早死，嬌蓮和母親寂寞度日。忽金兵南下，嬌蓮和母親共避難。途中兩人分散。嬌蓮受人救助，入金陵城外的女貞觀爲女道士，易名妙常。其母往河南訪潘家，暫寓潘氏家中。妙常在觀中一夕偶感無聊，彈琴自娛。適舉人張于湖寄寓在這裏，聽之嘆賞不置。訪妙常，兩人共弈圍棋，並談情話。第十一「鬧會」一面潘會，有耿氏來燒香，王公子亦來。王見耿氏美貌，弄得神魂顛倒。第十一「鬧會」一面潘

必正在京中受試，以生病落第，恥歸故鄉。因金陵的女真觀主係其叔母，所以寄寓此處讀書。潘偶然望着美貌的妙常，不禁心動。妙常對潘，亦是若有意，若無意。一日請潘生至其室，親自進茶相交語。第十四「幽情」某夜乘着明月，妙常彈琴自慰。潘生聞之，私

叩其房。妙常請潘生彈一曲，潘生即彈『雉朝飛』（係思妻之曲）喻己意；妙常因報以『廣寒

遊」示自己的寂寞，因此潘生更以戲語挑之，妙常口雖責其輕薄，心實受着非常刺激。

第十六「寄弄」  
潘生自此得相思病，妙常心中亦鬱鬱不快。一日，妙常在房中孤悶無聊，  
今名「琴挑」  
神思恍惚。突然潘生至，翻閱桌上的經典，看見裏面夾着情詞一首，大喜，藏之懷中。

妙常醒來尋詞不得，詢潘生，潘生從袖中掏出詞來，同妙常說：「這可以看出你的情  
意，多謝多謝！」妙常見潘生發見自己的秘密，無話可說。兩人因此共盟白首。  
第十九「

今名「偷  
詩」  
一夕潘生照例赴妙常約，不料途中遇着觀主叔母。潘生被叔母所責。  
第廿一「姑阻」  
自此叔母知道個中秘密，催促潘生早日赴試，並置酒餞行。  
第廿二「促試」  
今名「阻約」  
母親自送潘生至江畔的船上。妙常在人叢中不能和潘生話別，遂一人雇小舟追趕潘生之

船，以玉簪贈潘生，潘生亦報以鴛鴦扇墜，兩人飲淚分別。  
第廿三「追別」  
今名「秋江」  
及第授官。致書與金陵的叔母和河南的雙親，以妙常之事告。旋至金陵和妙常結婚，  
相携歸河南之家。

右註明的諸劇，係戲場所流行的。近時以「琴挑」一齣最流行，這劇據古今女史  
引劇說  
卷二  
「宋女真觀之尼陳妙常和潘法成相戀，由臨江令張于湖裁判兩人為夫婦。劇中情節雖單純，  
而有幽雅可喜處。」  
專說：

而有幽雅可喜處。

焚香記寫王魁和妓女殷桂英之事。現在述其情節於左：

——宋王魁，山東濟寧人。會試落第，恥歸故鄉，遊於萊陽縣。萊陽鳴珂卷的謝家有妓女殷桂英。本係宦家女，以家道衰落，賣於謝家操皮肉生涯。王魁聞知桂英美貌，往訪之，桂英亦愛王魁之才，願托終身之好。自此魁在謝家留戀忘返。未幾，考試期近，魁欲上京會試。桂英恐王魁日後顯貴，忘恩負義，和王魁共赴海神廟，焚香盟誓，願終身為夫婦。後王魁進京會試，以狀元及第，任徐州僉判。丞相韓琦愛魁之才，欲選為東床之壻，遣媒和魁說合，魁以家中有妻為辭，辭去婚事，韓琦亦不勉強。魁在來徐州之前，使人持書迎桂英。有萊陽的富豪金員外，屢欲娶桂英為妾。以金錢誘惑桂英的養母，逼桂英嫁，桂英堅守不從。是時金員外適在京師，聞知王魁托人送書赴萊陽，遂以巧言絡使者，改去王魁的信，說王魁已中狀元，入贅於韓丞相府，命桂英再嫁。桂英接得信後，恨王魁薄情，乘夜詣海神廟，向海神訴說王魁負義，自己以羅帕自經死。

第廿六「陳情」  
今改「陽告」

桂英的魂在冥界再謁海神，訴魁負誓。海神使王魁來對證，王魁堅不承認，說其中必有惡人的奸謀在。後來派人查詢，方知確係金員外所害。海神遂令桂英再生，和王魁重為夫婦。金員外以受刑了事。

王魁桂英的傳說，據明梅鼎祚的青泥蓮花記（卷五）引異聞集所載，係王魁及第後不肯再和桂英爲婚，因之桂英自刎死，數日後王魁亦死的一幕悲劇。今將故事改爲完滿結局，成爲一種悲喜劇。

雙珠記在戲曲史上是一部相當有名的作品，茲述其梗概於左：

唐王揖，涿州人。年三十餘歲。妻郭氏，生有四歲的兒子名九齡。揖之父親已死，母親還在。有胞妹慧姬，年已十六。時常會試之年，揖和親友陳時策孫綱兩人，相約訪道士袁天綱，卜將來凶吉。天綱看揖的相貌說：『目前有災難，過後當顯貴。』果然，揖逢着伯父王沂問罪謫戍，揖以子姪故，代爲受罪，繫妻子赴鄆陽充軍。出門時，母親以祖傳明珠一顆（原物一對）與揖，作爲紀念。揖辭別母親不歸，營長李克成親揖妻貌美，親切地留揖夫婦寓其家。圖乘機可與揖妻親近。然爲時已久，揖妻和夫總是形影不離，無機可乘。有張有德者，代克成想一法，命揖赴椽房記錄，每隔數日，方能歸家一次。一日，克成乘郭氏獨自在井頭汲水，趨前與之調情。郭氏責其非禮，逃入房中去。第十一「遇淫持正」經數日，揖自椽房歸來，妻告以前事。揖大怒，和克成爭，且拔劍刺克成。因有人來救，克成得逃去。第十三「劍擊淫邪」今分事後克成訴揖於官，官捕揖投

「訴情」「殺克」二齣

獄。郭氏來獄中看揖。獄吏葉清，極表同情於揖，與揖以種種便宜。在同一時間，揖之故鄉又起了一件難事，即揖妹慧姬被選爲宮女，揖之母親復因避安祿山之亂，入京去。揖在獄不久，被判死罪，待秋季處決。獄吏葉清通知揖，且要求待揖死後，讓郭氏給與自己爲妻。揖允諾。將這事和郭氏商量，郭氏誓死不從。第十八「處分後事」，「今云「二探」一方郭氏知揖必死，自己決先以一死了之。先將子賣給陝西的客商王章，得銀三兩。郭氏將明珠一顆繫於子九齡之頸。揮淚別去。第十九「賣兒繫珠」，「今云「賣子」郭氏得銀後，即備辦一些酒肉，和夫永訣，並以餘銀與揖。自己赴太和山的真武廟，縱身躍入廟下的深淵。真武神（以下一段是鬼話）憐之，使不死。並告訴郭氏說：若要救你的丈夫，請快上京求道士袁天綱。郭氏蘇生後，單身上京。途上恰巧逢着揖之母親避難來京，婆媳因得再會，相携赴京師。在京師經過一飯店，於無意中揖母逢着自己的姊姊韓媪，因就歇在韓媪的飯店中。一面袁天綱受天子召入京，亦歇在這飯店裏，郭氏求救於天綱。天綱因和天子說：『治世亂宜大赦。』天子依之。王揖遂得免死，改爲謫戍劍南。揖至劍南時，恰和友人陳時策相會。時策正在劍南節度使軍中充當隊長，命揖亦在營中建立邊功。一日由朝廷賜下軍人的綿衣若干套，這綿衣是宮女縫的。時策所得的綿衣中，蒐出情詩一首，告節度

使，節度使將這事啓奏朝廷，查詢作詩的宮女，那知便是王揖之妹慧姬。朝廷憫其志，將慧姬即賜予陳時策，慧姬遂赴劍南，和兄再會。再說商人所買揖之子九齡，已十六歲。入京應科舉，高中狀元。和父之友孫綱同年及第。自己一旦享着榮華，不禁想起父母來，時時出明珠眺望。其從者見珠，告訴九齡說：『我以前赴劍南時，路上也拾着同樣的一顆明珠，現在在韓媪家中，給我還酒債去了。』

此珠即是慧姬赴劍南時途中遺失的。

九齡思珠已同

樣，其中必有緣故，遂和僕人共赴韓媪店中訪韓媪。因此，得和祖母及母親相遇。九齡更決意赴邊陲尋父親，途上逢着僧悟真。——悟真便是獄吏葉清出家改名的——九齡

從悟真處知道父親在劍南的消息，遂轉赴劍南。一方王揖和陳時策在劍南已立功，授樞密院之官，和慧姬三人從劍南進京。路至漢中的嘉陵驛，是夜適月白風清，景緻宜人，晚飯後，王揖在園中散步，見一少年來驛中求宿，相與交談，問其姓名，知道是自己的兒子九齡。

第四十五「月下相逢」今名「月下」

父子同道入京，闔家團圓。

這記在前半是明清戲曲的悲劇中稀見的傑構，事件的展開自然而且巧妙。惟後半收束，因欲玩那「團圓」的把戲，所以處處都感着勉強。且因前後不能自圓其說，更牽入神異鬼怪，弄忽死忽活的玩意兒。這是一大弱點。



釵釧雙紅二記，傳本稀少，不見全本。但釵釧記在曲海提要中略記其梗概。綴白叢載有其主要的關目九齣。醉怡情六也曲譜集成曲譜各載四齣。參考兩書，可以看出劇的情節。茲述之於下：

貧書生皇甫吟和富豪之女史碧桃有婚約。碧桃之父厭吟貧，欲以女嫁他人。碧

桃不肯，遣侍女至吟家，約以中秋夜來自己的園中，可以贈吟結婚之資。相約。吟是時和

友人韓時忠講書，偶然談及這事，時忠以巧言阻吟往。書而自己却代吟赴約，騙得碧

桃的釵釧及其他金品。落碧桃旦夕想着吟來家要求結婚，偏始終沒有消息。遂再遣侍女

赴吟家催促，滴吟不在，吟母以碧桃前次欺騙，罵得侍女抱頭而去。相罵侍女回家告訴碧

桃，碧桃認爲是受吟欺，悲憤之餘，投河圖盡，幸爲大官張所救起。收爲自己義女。一

面碧桃之父，從侍女處知吟事，訴吟於官。吟被繫獄中。適學士李若水巡迴地方，吟之

母代吟伸冤。若水追根究底，略知韓時忠從中作弄，遂借觀風之名，召集其地生員，韓

時忠亦被召在內。風李留韓在家中，一面派人搜查韓之住宅，釵釧等一一搜出。贓碧桃

之父證明確係自己的東西。李又使侍女和韓對面，知那天晚上來的是韓不是吟。吟冤因

得伸。出後吟入京會試，試官李若水拔吟爲進士，吟拜老師時，適救碧桃的御史張所在

座，大家談起，知吟係碧桃之夫。調遂由若水做媒，使兩人結婚。

這記據劇說卷四所載，本事出白湖海搜奇中寫閻自珍和柳鸞之事。

雙紅記以紅線和紅綉兩個傳說併合而成。（請看前面的紅線女和崑崙奴二劇）原劇在集成曲譜中選有六齣——「攝盒」（寫紅線盜盒之事）。「謁見」「猜謎」「繫犬」「盜綉」（上四齣崔千牛和紅綉之事）。「青門」（紅線紅綉崔千牛崑崙奴郭子儀等在青門相會之事）——作者強合兩事為一劇，完全是有閒階級一種無聊的舉動。

春蕪記寫宋玉的情事，由登徒子好色賦着想。玉鏡臺記寫晉溫嶠的故事

明末范文若的花鐘廉亦作此事。詳後。

金蓮記寫蘇東坡宦游浮沉，閨中風流之事。以弟轍，友佛印禪師，及妾琴操朝雲等作配角。四喜記寫宋郊宋祁兄弟俱顯貴之事。雙烈記寫韓世忠得妓女梁紅玉為妻，建立奇功之事。以上兩劇的本事俱見宋史。錦箋記寫梅玉和柳淑娘私通的故事。歸元鏡一名傳燈錄——原名為異方便淨土傳燈歸元鏡三祖實錄——是僧侶說法的玩意。

除上述諸曲之外，可以推定係舊曆以前之作者，尚有幾種：

紅梅記 周朝俊撰。周字俊玉，或云夷玉，浙江鄞縣人。據劇說卷三。八義記 徐叔回撰。名

里無可考。

金雀記 無名氏撰。

尋親記 無名氏撰。

躍鯉記 陳齋撰。

鸞釵記 鄭國軒撰。名里無可考。

曲錄列爲無名氏撰  
此處據傳奇品。

百順記 無名氏撰。

以上諸劇，傳奇品均列入『古人傳奇總目』中。傳奇品的作者係明末清初之人，故諸劇至少是明中葉之作。這裏爲便宜計，暫列在萬曆年間。

紅梅記今已散佚無存。綴白裘選其中「算命」一齣，集成曲譜選「脫窠」「鬼辨」兩齣。

其本事出自元人的稗史綠衣人傳，梗概在曲海提要及中國戲劇概論卷中中可以略見一二。大致

是：錢塘的裴禹游西湖時，見平章賈似道之妾李慧娘，嘖嘖稱美，似道怒，殺慧娘。有盧總

兵之女呂昭容，總兵已死，似道觀昭容美，欲討昭容爲妾。昭容之母不肯，但無法阻止。由

裴生爲昭容設法，使似道一時無從下手。似道知裴生在背後搗鬼，怒及裴生，捉裴生囚於

宅中。裴生所囚之室，即是似道殺慧娘之處。這時慧娘之魂出來和裴生綉繆半載。後似道再

逼昭容，昭容和母親赴揚州避難。似道因此更怒，欲殺裴生洩恨。慧娘之魂知之，縱裴生

遁，似道疑心係諸妾所爲，拷問諸妾，幸慧娘之魂出來辯明了事。鬼後裴生舉進士，和盧

氏女昭容結婚。

八義金雀尋親三記俱存六十種曲中，八義記敘趙氏孤兒之事（請參看前面的趙氏孤兒記）。金雀記敘晉詩人潘岳的佳話，茲述金雀記的梗概於左：

——井王孫之文女鸞，元宵夜出外看燈。見衆女以果擲入美男潘岳車中。自己亦

將父親所賜的金雀一箇（原物係一對）擲入。潘岳因此選文鸞爲妻。後潘岳受山濤招聘，遊於山濤幕中。山濤以妓女巫彩鳳給潘岳爲妾。定情之夜，潘以金雀給彩鳳作紀念。未幾，潘岳爲求功名，和彩鳳分離，辭別山濤他去。彩鳳遭亂守節，投崖被救，入紫雲岩觀音庵爲尼。是時潘岳已爲河陽縣令，在縣下盛培花木，因有花縣之稱。嘗使一僕到處覓奇花，僕人聽說觀音庵內有名「金雀花」的珍種，因赴觀音庵參觀，恰巧和彩鳳相會，彩鳳知係潘岳之僕，修書一封使僕人持歸給潘岳。第廿五「訪花」一面夫人文鸞，在赴阿陽的途中，偶歇在觀音庵內，逢着彩鳳，知道彩鳳和丈夫的關係，相約後來派人來迎。自己拿着彩鳳的金雀來河陽，故意欲使丈夫驚異。第二十七「合雀」潘岳自接到彩

今云「庵會」

鳳之書後，

剛想派人迎彩鳳，適逢着自己的夫人來衙，便將這事攔置起來。夫人故意追求潘以金雀的下落，言詞間愈逼愈緊。後夫人從袖中掏出金雀，並言及彩鳳之事，大吃

其酷。第廿八「臨任」  
今云「喬醋」

翌日潘岳約竹林七賢遊於河陽別墅，恰巧彩鳳於這時到潘岳的任所。潘岳大醉歸宅，文鸞引彩鳳和夫相會。適山濤亦醉至，稱潘之豔福不止。

這記穠豔中頗帶滑稽味，對於晉代文人的風氣，描寫得相當出色。今以「喬醋」一齣最著名。

尋親記亦盛行於歌場，綴白表選有十  
一齣之多。

現在述其梗概於下：

宋周羽，開封府封丘的生員，和妻郭氏貧居，偶黃河堤潰。官有徵役築堤之事。周羽思以銀免役，使妻到富豪張敏處借銀。張觀周羽之妻貌美，欲染指，設計陷周羽於罪，羽被流配至廣南離州。護卒送至半路，起慈悲心，放周去。周雖被放，但不能歸故鄉。因此暫留鄂州李員外家中，充司役。妻郭氏，自周走後，產一子，名瑞隆。十二歲送至林學士處就學。第二十四「就教」  
今名「送學」因被林家的子弟虐待，廢學歸。母戒之。第廿五「訓子」今親自送瑞隆至先生處謝罪。第廿六「勤勉」  
今改「復子」未幾，瑞隆學漸進，應科舉，進士及第，

授官榮歸。有傳父在鄂州之消息者，瑞隆遂棄官尋父。第二十九「捷報」  
今名「榮歸」一方父親周羽，在

鄂州李員外處二十餘年，遇大赦，動身歸鄉。剛在周羽走後，瑞隆尋至，父子未得謀面。李員外告訴瑞隆說：「你的父親此去不遠，趕快追去，還可以趕得上。但路上父子

相逢，對面不相識，那又怎麼辦？」他老人家遂出周羽的詩集一卷，給瑞隆作證據。瑞隆辭別李員外家，由原路走回。在路上有一晚周羽歇在一旅店裏，恰巧瑞隆也歇宿在這裏。夜間瑞隆思父不能眠，出父親的詩集，低誦消遣。鄰房的周羽，聽到讀的是自己的詩，驚駭不止。查問細底，原來即是自己的兒子，於是相携歸鄉。第三十二「相逢」  
今云「飯店」後富豪張敏問罪。周羽合家團圓終結。

此記在曲海提要又名教子記。曲品『舊傳奇之部』亦列着教子記的書名，果是則教子記即尋親記，應有嘉靖以前的舊本。相傳明末，雲南嵩州的太守錢房仲卒於任地，其子欲尋之，無路費，因從俗人處學會尋親記，沿途歌唱，遂得達到目的地。這亦是一段有趣的話。

劇說卷三引晴亭續集。

躍鯉 鸞 釵 百順三記，未見全本。躍鯉記在醉怡情選有「憶母」「換魚」「蘆林」「看殺

「四齣。除「換魚」外，其餘三齣在集成曲譜中亦收之。鸞 釵記在曲海提要卷十中記有其梗概，是說：「劉翰卿受繼母張氏和叔父的虐待，欲投江自殺，幸為人救起。其妻及女亦因繼

母的誣告入獄。翰卿之子廷珍被祖母逐出做叫化子。繼母更欲使名叫朱義的殺死廷珍。朱義曾受廷珍之父的舊恩，不忍下手，反帶廷珍和獄中的母親相見。後翰卿立功爲御史，其子至

御史處爲母伸冤，因此父子相逢。妻及女出獄團圓。」現在這劇的「遺義」「殺珍」「拔眉」「探監」四齣，尙流行於歌場。

百順記據曲海提嬰

卷廿二

所載，是寫宋王曾以連中三元，位至宰相，其子亦中武狀元。凡

百事情皆逢順境的喜劇。這劇以演於慶會宴客時爲常。綴白裘中選有「召登」「榮歸」「賀子」「三代」四齣。

第二節 明清之間的異曲



## 第四章 後期的崑曲

### 第一節 吳江派的餘流

關於吳江派的前期諸作家，於前章已逐一的介紹過。現在更敘述後期的幾個人。

(一) 馮夢龍 馮字猶龍，一字子猶，吳縣人。崇禎時曾爲壽寧縣的知縣，不久辭官

歸。值乙酉之變，清順治二年，清兵侵江南，明福王降。殉節死。所居墨憨齋，嘗取古今的傳奇，刪改之，往往易

其名目，共十五種，題爲「墨憨齋定本」。每曲細訂板式，煞費苦心。顧曲塵談卷下日人鈴木虎雄

藏有兩本——其中有若干重複，計共得曲七種。近時久保天隨氏藏有乾隆五十七年墨憨齋

原本重刻的新曲十種，其目錄如左：

新灌園 張鳳翼 原本。 酒家傭 陸無從 欽虹 原本。 女丈夫 (上)張鳳翼劉晉允原本。(下)張鳳翼凌濛初原本。 量江記 余事雲 原本。 精忠庵 李梅 實原

雙雄記 馮夢龍 編。 夢磊記 史槃原 原本。 灑雪堂 梅孝已 原本。 楚江情 袁子令 原本。

其他據曲海提要卷九 蠓廬曲談卷四 等載，湯顯祖的牡丹亭亦曾經馮氏刪改，名爲風流夢。又蠓廬

曲談裏說，李玉的一棒雪人獸關占花魁永團圓四種，亦有墨憨齋的定本。其中人獸關一種，鈴木虎雄有藏本。以上共計十五種。又殺狗記的上卷，署有「龍子猶訂定」，想必亦是「馮氏的定本」。此外或者還有若干種，亦未可知。至馮氏自編的戲曲，僅有雙雄記和萬事足，其中萬事足還是依原有的萬全記改作的。據曲海提要所載。所以真正算得馮氏自創的作品，祇有雙雄記一種。

雙雄記係馮氏出世之作，也可以說是馮氏的最後(?)之作。這劇會經過詞隱先生——

即沈璟——的詳細指示(據作者自序所說)。所譜的事蹟，是萬曆二十八九年間的實事。大致是：有姓丹名信字重之的，吳之東山人和友人劉雙相友善。信之的叔父丹三木是一個壞蛋。三木之妻勸三木分財產給信，三木不從。妻因此得病死。三木遷怒於信，誣告信於官，信和友劉雙並被官迫服役。後倭寇來侵，上有令，命所有未決的罪犯，立功贖罪。信和雙素通兵略，遂都從軍征伐倭賊，擒賊首，功授正千戶，官至征東將軍。據曲海提要卷九所載這劇信如曲品

所說的「能恪守詞隱先生之命令，亦持教之傑」。顯見其作法能傳吳江派的衣鉢。就萬事足說，因署為「自編一」，想必比原作有極不同處，或者簡直和自作無異也未可知。劇情是：陳循和高穀為同學之友，皆無子，陳妻賢，為陳妾妾。高欲娶妾，高妻妬不許。後高妾妾，高妻不許妾入家，逼入道觀。有一富豪欲討高妾去，幸為高之同年友顧愈所救，伴赴京師，復

關於馮氏的諸改作，新灌園由灌園記所改，女丈夫是合訂紅拂記虬髯翁及劉晉充的某曲而成。  
據傳奇彙考卷六楚江情以袁子合的西樓記改作的。  
據曲海提要以上除去劉晉充的作品外，其餘原作

仍在。此外如余聿雲的量江記史槃的夢寐記，雖曾列名曲品中，但原本已散佚不得復見。李玉的人獸關永團圓亦然，今皆以改定本行世。更如酒家儲灑雪堂精忠旗等，現在連原本的書名，也已無從知道。馮氏的這些改定本，反成爲戲曲史上的重要材料。回想沈璟呂天成兩人的作品雖多，今流傳着的實寥寥無幾，較之馮氏的改訂人家的作品，反能够遺傳，這其間實有幸不幸。馮氏並喜歡編刊小說，著名的所謂三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短篇小說集，是舊社會中一種重要的說教書。

(二) 范文若 字香令，號荷鴨，自稱吳儂，江蘇松江人。曲錄卷五事蹟不詳。曲錄列文若在清朝之部，然崇禎末年刊行的吳騷合編，其卷首載有衡曲塵談評范文若的短評，有「惜不永，一時嘆絕」之語，是文若應死在清以前可知。文若所作的傳奇約九種：

- 花筵賺 鴛鴦棒 以上玉夏齋十種曲本。 夢花酣 據叢書舉要卷三十四載。以上三種有康熙間合刊本，名范氏三種。未見。 倩畫烟 勘皮鞋 花眉旦
- 雌雄旦 金明池 歡喜冤家 以上存否未詳。 今據曲錄

今述花筵賺的梗概於下：

——溫嶠字太真，太原人。年二十餘，鬢髯滿面。嶠之姑母溫氏，嫁劉某生一女，夫早亡。女名碧玉，年十五，和甥溜兒侍女芳姿同住金陵。溫嶠時常赴姑母家，姑母使其居別館，教溜兒書。嶠有密友名謝鯤，年齡和嶠相若，貌甚美。住在嶠之近處。一日嶠欲一見姑母之女，誘鯤共扮作打花鼓的人，至姑母之門。碧玉溜兒芳姿皆出來觀望，碧玉看破鯤不是真正打花鼓的乞兒，因報以秋波。鯤不禁心蕩。徘徊不忍去。轉眼到了桃紅柳綠的清明節，碧玉在樓上賞春景，心中若有所思。鯤私自闖入門中，隱在花蔭下偷看。突然芳姿出來，見鯤，以爲是溫嶠，轉告碧玉。自此碧玉懷嶠之情日切。一夕碧玉和芳姿在庭中賞月，碧玉賦寄情之詩題於紈扇上。芳姿戲以投入隔牆溫嶠的書房中，嶠得之，歡喜無限，深藏篋底。一日，鯤來探嶠，嶠不在，偶然翻篋得扇，偷之去，且潛入劉家之庭，誦扇上的詩句以調戲碧玉。侍女芳姿亦扮作小姐的樣子，黑夜隱在溫嶠書房的附近，背誦扇上之詩誘嶠，嶠開門出，芳姿效小姐的口吻和溫嶠調情。忽姑母親臨溫嶠的書房，芳姿跑走。嶠以姑母入書房，姑母以碧玉婚事和溫嶠商量，嶠答以已有相當的人物，約略和自已的條件相同。實則便是他自己欲娶碧玉。姑母喜，以此事

托嶠，嶠遂備玉鏡臺和金鏡作聘禮，假謝鯤之名，自己充作媒妁人赴劉家。但這時王導之弟王敦在武昌謀叛，聞溫嶠之名，欲羅致於自己幕下，派人尋嶠。嶠在送聘禮的途中，被派來的人強逼赴王敦處。一面王敦將攻金陵，知道劉家係嶠的親戚，故牽人迎劉家的母女及侍女等來營中，藉免受難。一面鯤亦來投嶠。嶠在營中和碧玉舉行婚禮，自爲新郎入洞房。碧玉見嶠色黑多鬚，厭之，不與同衾，命侍女芳姿自代。夜夜如此，嶠亦不覺。適王敦病重危急，嶠和鯤響應官軍，擒王敦，賊軍遂破。嶠因功爲丹陽郡守。自此之後，碧玉才和溫嶠同床，生夫婦之情。並以芳姿給謝鯤爲妾。

這劇關目矯作之處過多。但於嶠和鯤誤認之點，却非常有趣。這故事在元有關漢卿的溫太真玉鏡臺雜劇元曲，明有朱鼎的玉鏡臺記參看，都是以世說的本事敷演而成的。惟本劇配以謝鯤，比較更爲有趣。

現在寫鴛鴦棒的梗概於左：

秀才薛季衡，臨安人，年二十餘。寄寓東嶽廟裏。因窮，儉廟中之物換酒食，或入乞兒羣中賭博。值上元節，廟祝婁妙玄憐其貧，伴至酒肆看燈。薛生飲得酩酊大醉，歸途醉臥於錢蓋的宅前。錢亦由乞兒出身，現已略有資產。是夜錢家失竊，家人聞

既不見賊，却見薛，誤以薛爲賊，毆打之。適廟祝來，薛方得救。錢蓋知薛窮而有才學，遂聘爲館師，教自己的兒子小好。錢有女名惜惜，貌甚美，薛生見而心動，自寫一首詩托小好贈與惜惜。事情不密，被惜惜的父親錢蓋知道了，錢遂逐薛出已家。經廟祝來調停，當以惜惜許薛，使薛生入贅。未幾，薛生應鄉試中解元，轉厭錢家的出身之賤，出外遊蕩不歸。妻憂之，成病。轉眼至會試之期，妻以薛得官後不棄已爲請。薛生立誓而別。未幾，薛生進士及第，授瀛州司理，其地有將軍楊延昭之妹金剛，年十六，美而勇。薛生多情，妄稱前妻已亡，欲與爲婚。議略定，不巧錢蓋和女至，薛不得已留妻於家，騙岳父獨自歸去。不久薛轉任成都，挈妻溯江而上，船至三峽，乘月夜和妻賞風景，推妻入激流中，以爲必死。會成都張詠太守亦赴任，惜惜遂被太守的船夫救起。太守收惜惜爲義女，同赴成都。薛生至成都後，遣人聘楊將軍之妹，這時楊家已知薛有前妻未死，不許，且打使者走。同時錢蓋自歸臨安後，家產因訪尋女壻用盡，悲憤之餘，自己挖去雙目，帶妻子乞食至成都訪問女兒。偶然爲太守張詠所知，留錢等於家。一方薛生受良心呵責，日夜憂懼妻之靈魂來虐，致臥病，招道士來禳災，病方愈。有一個錢蓋的親戚以老舉人任成都府判，張太守托爲媒，將義女惜惜許與薛生，使薛生入贅。薛生

以係太守之女，喜諾之。及期，太守命僕婦數十人，各持棒候新郎於門。新郎至，將新  
郎痛打一陣。薛生忍痛入堂，一人捧棒出，太守出來告訴薛生說：『這是我家的鴛鴦棒，  
我的女兒說：「以後賢婿如有二心，須以這棒責罰。」如賢婿不能承認，那婚姻事只有  
作爲罷論。』薛生這時滿口應承。太守又說：『婚禮未舉以前，請先入我女的洞房。』  
薛生至洞房中，黑暗不見五指，新婦坐床上，摸近之，遭其打罵，且被逐出戶外。一夜  
不得睡。翌日，太守設賀筵請薛生，謂生說：『這裏有一遠來的婦人，自稱是賢婿的前  
妻，不知道有這事沒有？』薛生極力否認。太守避席去，使薛生一人獨坐，惜惜衣常服  
出，和薛生相見，薛生驚奇失措。惜惜面責其薄情而去。轉眼惜惜衣禮服，侍女捧着鴛  
鴦棒，復慢慢地走出來，薛生略明其真相，慚愧悔悟。拜謝太守，更和錢蓋等完聚。

在今古奇觀卷八中有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小說，其情節和本劇相同，只是人名各異。今古奇觀  
中關於『棒打薄情郎』的故事，出自古今小說，據日人鹽谷溫這劇亦出自古今小說無疑，現在  
關於『棒打薄情郎』——皮黃劇的紅鸞喜——的故事，還扮演不止。

文若的作品，除去上述兩種外，其餘一概未見。

(三) 袁于令 原名韞玉，字令昭，號籀庵，一字鼻公，又號幔亭，吳縣人。明末的生

員。早歲，居蘇州的因果巷。和一妓女妍識，被革去學籍。至清順治二年，清兵南下，袁之鄉里蘇州的豪紳地主等，托袁撰降伏之表進呈，因功，授荊州太守。十餘年始終未陞遷。

一日，上司和袁說：『聞君署中有三聲，弈棋聲，唱曲聲，和骰子聲』。袁答說：『聞公署

中亦有三聲，天秤聲，算盤聲，和板子聲。』上司大怒，免袁官。顧丹五筆記後袁年逾七旬，尙

強爲少年態，喜談閨中事。晚年寓浙江會稽，忽染異疾，不食二十餘日而死。據孟森氏的心史叢刊中西樓

聖考死時約在康熙十三年（甲寅）西樓記考袁氏於戲曲方面，可以說亦是葉憲祖的門人。所作

戲曲可考者八種：

西樓記 六十種曲本。

金鎖記 玉符記

珍珠記

肅霜裘

以上五種見傳奇品名爲劍嘯閣傳奇

長生樂

瑞玉記

上兩種見顧丹五筆記。

以上 雙鶯傳 雜劇。盛明雜劇

傳奇 二集本

其中以西樓記最著名，今述其梗概於下：

——于鵠字叔夜，京畿道御史于魯之子，善詞曲，有才名。父親因他不修舉業，徒事

文藝，心憂之，時加訓戒。第四齣「督課」有平康里之妓穆麗華，字素徽，讀叔夜之錦帆樂府，

異常贊美，且愛其中的楚江情一闕，恭寫於自己的花牋上。叔夜一日經過妓家門首，見

裏面演曲，入內竊聽。這即老妓劉楚楚家。叔夜在妓院中暢談作詞曲之法，將院中所慶



的新曲——這新曲是叔夜的友人趙祥作的——塗抹刪改。偶然在一本書中翻着花牋，見寫的是自己的楚江情，問是誰寫的？知道是劉楚楚的妹妹穆素徽，爲愛自己的這首楚江情詞。叔夜頓時覺有知己之感，向院中借得花牋歸。後至西樓求素徽面會。事前，使人告訴素徽說，是爲花牋之事來面謝的。時素徽病臥在床，知是叔夜，心中喜不自勝，扶病出迎。兩人見面後互叙久慕之情，素徽願托子以終身。並爲叔夜唱楚江情一曲，兩人盟誓而別。

第八齣  
「樓會」叔夜之友趙祥，因恨叔夜塗改己作，將叔夜和素徽之事，告知叔夜的父親，且把事情分外誇張。叔夜致被禁止不許外出。一面趙祥假稱奉于御史之名，帶家僕數人，到西樓實行搗亂，騙取銀兩若干，並嚴命素徽即日移居他處。素徽遂依義母之說，往投杭州的親戚。在臨去前，打算和叔夜見一面，作最後訣別。致書與叔夜，將自己的頭髮，封在書內，適不巧這時素徽的一個頂不歡喜的客人池回來，素徽倉卒間誤將白紙和髮封入，把寫好的信箋忘記了。因此使者送信給叔夜時，叔夜不懂其中的用意，遂無從和素徽會面。素徽在第二晚船將解纜時，叫船夫一等再等，直等到天已發白，不見意中人來，事與願違，只得含淚赴杭。

第十四齣  
「空泊」素徽到杭州時，本以爲是來投靠親戚的，不料裏面完全是池同弄出來的奸計。池同是相國的第三子，他打算討素徽爲妾，和素徽的義

母串通，出巨額的身價給素徽的義母，和素徽的義母同住一宅。素徽這時身入虎口，走頭無路，只有死守不從池同，日夜念叔夜不止。池同每日逼素徽，有一日因相罵竟至毆打。素徽數次尋死。池同知之，自此方不敢再進逼。第十九齣 「打妓」一方叔夜鬱鬱得病，日日沉

重，親友李節設酒席招妓女爲叔夜解悶，亦無效果。適父親陞任順天府尹，受命鎮壓山東的盜賊。命醫師包必濟留在宅中看護叔夜。叔夜臥病床上，一夕無聊，取出素徽所寫的楚江情，翻覆背誦，漸漸耽入空想。恍惚間夢至平康里的西樓，見樓上座客絃歌談笑，轉眼侍婢出，聽到叔夜之名，侍婢告以素徽姊已不在此處，閉門進去。叔夜徘徊於樹蔭下，隱約間見素徽和客醉眼出來，叔夜趨前責其負心。及細認，又不是素徽，是一個醜婦。叔夜被衆人一場亂打，驚得從夢中醒來。第廿齣 今分「玩筵」「錯夢」二齣自此叔夜病益危篤，醫師認爲

已經不可醫治，私自逃走。適老妓劉楚楚視素徽之病赴杭州，見素徽時，訛傳叔夜的死耗，素徽絕望自縊。楚楚驚而逃歸，復將這事訴叔夜之友李節。李節赴試上京，在途中逢着叔夜。是時叔夜病已稍癒，被父親強迫進京應試。李節將素徽的噩耗傳與叔夜，叔夜悲痛不止。這裏偶然有一位俠士胥表，聽知叔夜和素徽的關係，更聽到池同的暴狀，心中一時激於義憤，自願代叔夜赴杭州報仇。叔夜感謝後，懷喪地和李節上京。會試之

日，無意寫文章，儘在追想素徽，及時刻已迫，執筆一氣呵成一文，即離去考場。這面素徽在家中自縊時，被侍女所救，得再蘇生，但活着終覺無聊，因驅池回說，待爲叔夜超渡後，願終身相從。這時素徽實欲待經過一短時期後再自殺。池同把素徽的話當作真實，歡喜得了不得，自願代素徽出錢建立法場，超渡叔夜。俠士胥表伴妾輕鴻至杭州，偶經過素徽的法堂，知道是超度叔夜的玩意兒，遂設法至法堂騷擾。使妾輕鴻，換得素徽走。胥表欲試素徽之心，故意迫素徽從己，素徽誓死不從。胥表乃告以叔夜還沒有死，遂帶素徽赴京師。及素徽到京時，叔夜已南旋，欲到杭州收素徽之骨。胥表將素徽留在京師。自己復南來尋叔夜。第三十四回  
「俠試」叔夜到故鄉，訪問劉楚楚，方知素徽之死係誤傳。忽然得報，叔夜中會試第一名，叔夜因此忽忽赴京應廷試。路上巧和胥表相逢，知素徽已被胥表救赴京師，喜出所望。胥表以駿馬，連夜晉京。一面胥表在一旅店內，適池同和趙祥都在。池同覩胥表剛強，商議托胥表去刺叔夜。胥表知池等是叔夜的仇人，轉來殺死池和趙，代叔夜報仇。第二十七回  
「贈馬」叔夜待廷試終了後，立刻按胥表所告訴的地址去尋素徽，兩人得再會，互敘闊別之事。並感謝胥表之恩。胥表更不歸京，始終不知道去什麼地方。第三十八回  
「邸舍」叔夜殿試後高中狀元，友人李節中榜眼，李伴叔夜素徽到山東叔夜父親的任所，

和叔夜的父親商量，准兩人正式結婚。

這劇的「樓會」「拆書」「錯夢」等最流行於歌場。關目不自然之處極多，但針線精密，前後富於波瀾起伏，到最後仍不覺有惰氣。古來的評劇家，都認爲是一部傑作。

關於這劇，歷來的人曾做了不少的考據，說這樣那樣，但我以爲這只是作者加花樣的自敘傳。據書隱叢說引小說考證卷六說：『吳江有一名沈同和的富豪，一日携愛妓穆素徽游蘇州的虎丘。袁于令有意於沈之愛妓。袁之門下客馮某知袁意，突起沈舟奪素徽走。沈怒，訴於官，袁父懼，送袁投案，繫于獄。袁在獄中作西樓記以寄感慨。』這一段話想必是有幾分可靠的。又據顧丹五筆記所載：『初，沈同和之友有趙鳳鳴的，極力代素徽和沈之間拉合，袁氏因作此記以譏兩人。所謂西樓，即在四通橋，係素徽的舊居。』『而沈同和的別業，在吳江鎮西張家浜，沈匿素徽於此。』引陶煦周莊志西樓記考。我們引上面的三段話，可以知道池同即影沈同和，趙祥即指趙鳳鳴，于鵠係袁于令自比。穆素徽更未改換他名。

固然劇中的情節，大部分——或者可以說是全部——都是作者所捏造。然創作的動機，必然有某種事實上（如上面所述的）的感動。這種事實，我們並不是說一定要作者自身所遭遇的；但可以說至少是作者所見所聞或體驗到的。所以袁的西樓記，我們現在更不必附會他說，

假定這便是袁氏自身所遭遇的某種事實（根據上述的三種文獻）的描寫。

無論那一個作家，對他作品中最主要的人物（即所謂主人翁），總喜歡拿自己的人格來作比，這一種主觀的感情，實不容易避免。所以中國歷來戲劇的主人翁總是書生居多，其原因在於此——因為作者都是書生。而全劇的結果，主人翁總是高中，得官，完滿團圓，這也是作者的一種希望，也可以說是作者的一種「現實之夢」。

所以以最低限度說，西樓記的主人翁于鵠，是作者自比，這決不會錯的。

袁氏所作的金鎖記、未見全本，僅在綴白裘醉怡情等書中，看見七齣，是寫竇娥之事。

元關漢卿有竇娥冤雜劇，是元曲悲劇中的第一名著。金鎖記的劇情大致和竇娥冤相同。竇娥冤的故事，是：「竇娥之父竇天章在進士未及第前，家窮，將竇娥賣給一寡婦蔡婆。有惡漢張驢兒欲毒死蔡婆，娶竇娥為妻。不料張驢兒毒人未成，反把自己的母親毒死了。驢兒嫁罪竇娥，誣告竇娥於官，竇娥被繫獄，且受極刑的判決。臨刑時，竇娥仰天歎氣說：「天知道我冤，今年六月當降雪。」既而果然。後竇娥父天章為廉訪使至楚州，竇娥的鬼魂出訴已冤，天章將張驢兒及給毒藥的醫生處刑了事。」據曲海提要所載，金鎖記中改為竇娥不死，當臨刑時天降雪，御史知其受冤，因命中止行刑，後父女重得完聚了事。

綴白裘醉怡情所載金鎖記的散齣是『送女』『私祭』『思飯』『羊肚』『冤鞠』『探盤』『法場』七齣。曠園偶錄裏說：『袁于令生平得意在金鎖記，而今人盛行西樓。』據此，金鎖記應亦是一部傑作。

瑞玉記是寫當時奸臣魏忠賢的黨羽巡撫毛一鷺及織造太監李寔陷周忠介公的事實，當袁氏之書剛成，一鷺持厚幣來求袁氏改易，袁氏遂易一鷺爲春鋤。

的事蹟，根據本傳，旁採諸書，凡關於司馬相如的故事，大都填入。據魚鱗說鵲鷓裘是寫司馬相如

劇，是一本平淡無奇的作品。大略是說商瑩和倪鴻落第，由南京乘船歸蘇州，月下船泊碼頭，遇着鄰船的兩個杭州妓女名曉鶯小鶯，大家約以再會而別。

到蘇州尋兩生，遇着帮間騙雙鶯，帶遊冶兒來，說這是兩生，致騷擾了一夜。一面兩生因尋

雙鶯赴杭，及抵雙鶯家，惟鶯都不在。兩生悶悶不樂，和村妓對飲一夕而去。兩生歸蘇州，

和雙鶯相逢，事情了結。

(四) 沈自晉 字長康，一字伯明，號鞠通生。江蘇吳縣人，係沈璟之姪，袁于令之

友。順治十六年鄭成功率兵擊瓜州時，袁于令適在杭，聞亂歸南京視家族，路過吳江，訪沈

自晉，互歎衰老。

兩人的年齡大概相差不多。

遺愁集據小說  
考證編卷五

在廣緯詞感先生增定南九宮詞譜（吳江翰通生沈自晉重定。清初刊行。今北京朱希祖氏有藏本。）後面附有翰生小傳（自晉弟白友作）。

自晉所作傳奇約三種：

望湖亭

玉夏齋刊傳  
奇十種本

翠屏山

著英曾  
上二種  
未見

以上三種，舊說誤作沈垞之作。當中以望湖亭一種最流行。翠屏山的傳本稀少，今只見散齣。茲述望湖亭的梗概於下：

——吳江的錢萬錢，字子青，幼時父母死亡。萬錢年十八，借住在玄真觀讀書。有表兄顏秀，字伯雅，家裏極有錢，住於吳江的望湖亭之北。年紀已過二十，貌陋才薄。錢生舉縣試。顏生的母親聘錢爲館師，使教顏生書。一日顏生和友人尤少梅遊於太湖中的洞庭山，誘錢生同行，大家共至尼寺妙好菴。適有洞庭人高贊之女白英，年方十六，伴着婢女來庵參加降誕會。顏生看見白英的美貌，心裏起了「想吃天鵝肉」之念。歸後和沈少梅商量，托尤少梅做媒。尤不應。對顏生說：你的臉貌太醜，事情必不能成功。顏生因此悶悶不樂，獨自躲在書房裏，臨鏡自照。又掉換新衣巾，翻復觀望，終覺不稱意。自顏生強要尤生，玉成這事。尤生不得已，答應赴高氏家中一商。原來尤生家

裏係水菓商，他常到洞庭販蜜橘，因此和高家相熟。尤生赴高家說媒時，高員外說，要先看一看郎君，然後才可答應。當和尤約定日期由尤伴顏生來高家。尤歸後和顏生商量，倘然高家看見顏生的人品，事必不諧。大家想來想去，想出一個方法，使錢生代顏生走一趟。錢生不應。經顏生再三督促，勉強和尤到高家。高員外見錢生的臉貌秀麗，談吐風雅，滿心歡喜。女白英要親自一見郎官，故意使父親在庭中設筵，求錢生題詩。白英親在樓上偷望。高員外見錢才亦敏捷，即命錢當面納聘。題詩未幾，至佳期。按例，新郎須親自到婦家迎新婦。顏生於是又不能不使錢生自代。因此錢生陪同諸人，乘船赴洞庭高家，到高家時，席剛半酣，突然僕人來報，太湖的水已泛起大波，船隻不能航行。高員外恐誤佳期，命錢生在自己家中舉行婚式。錢生再三不允，無奈湖水不做美，始終波浪不停。錢生一面又恐露出真相，不得已勉強允諾在高家和白英舉行合巹禮。晚上入洞房，錢生端座待旦，毫不苟且。合逾三日，波浪止。錢生始終未對新娘染指。一方顏生自迎親船去後，天天到太湖邊瞭望，總不見船隻過來，急得他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到第三日，他仍在太湖邊上瞭望，見家僮先駛小船過來，將錢生和新娘同房三天的話，告訴顏生。顏生大怒。待錢和高員外的船過來時，扯着高和錢一場亂打。激適縣令巡迴鄉



下，望湖亭調查文書。大家相批至縣令處訴訟。縣令尊重高員外的意旨，將白英斷與萬錢爲妻。適吉報來，萬錢中鄉試第一名。子由岳父幫助，萬錢進京會試，一舉狀元及第。萬錢想起舊親之情，代顏生幹旋得一小官。萬錢榮歸，拜望岳父及新婦，爲高顏兩家和解，事情完滿終了。

本劇的情節，據說是當時的實事。今古奇觀有錢秀才錯占鳳凰儔一篇小說，其情節和本劇相同。據鹽谷溫考證，今古奇觀中的這一篇小說，出自馮夢龍所編的醒世恆言。馮和沈同時，那末這一段故事，是當時所流行的，亦未可知。

翠屏山是寫楊雄和石秀之事，其情節和水滸傳所載，大略相同。即楊雄之妻潘巧雲調戲石秀，并和僧妻如海私通。後楊雄殺妻於翠屏山，和石秀共上梁山之事。醉怡情選有本劇四齣，綴白裘選有六齣。但綴白裘的六齣，並不出醉怡情四齣的範圍。（因綴白裘將醉怡情中的一齣有分爲兩齣或三齣的。）至今還上演不輟。

## 第二節 玉茗堂派

馮顯祖的玉茗堂四夢，一種奔放的才筆，極引起後來一班尋章摘句之人的羨慕，繼起模

仿者頗不乏人。人們常常嫌棄湯顯祖的對於曲律之拙，故有『以臨川之筆協吳江之律』的說法。茲分述湯派（即模仿湯顯祖的）的諸人於下：

（一）阮大鍼 字集之，號圓海，一號石巢，又號百子山樵，安徽懷寧人。萬曆四十四

年舉進士，以附逆閣胤忠賢之黨，不恥於當庭文壇。後歸順清朝。卒於順治三年。明史卷三百有阮大鍼傳

係八奸臣傳之一。大鍼於文學極有天才，是明末一個有數的作家，所作戲曲凡九種：

燕子箋

春燈謎

牟尼合

雙金榜

以上重廉先生刻

忠孝環

桃花笑

井中盟

獅子賺

以上見劇說卷六。

賜恩環

見劇說卷六。桃花笑以下四種，不載於王氏曲錄。

其中春燈謎有作者崇禎六年的自序。燕子箋有韋佩哲上崇禎十五年的序，序中說明這是石巢先生所填的第六種傳奇。據此可以證明石巢的其他諸作，大抵都完成在燕子箋之前。

大鍼家蓄倡優，自己每一曲寫成後，輒令優人歌唱，大鍼親自指導，不遺餘力。優人偶有不合規則的地方，大鍼便妥加以指止，務使盡善盡美而後止。因此大鍼家優的演曲，聞名一時。

大鍼所作的戲曲中，以燕子箋春燈謎最著名。現在述燕子箋的梗概於下：

霍都梁，扶風人氏。和友人鮮于佶共應科舉上長安。霍生寓於妓女行世家。嘗

描一幀和行雲游春的畫像，題爲「聽鶯撲蝶圖」，給裱糊師繆酒鬼裝裱。第六齣 有禮部

寫像

尙書鄺安道的小姐，名飛雲，將親父所給一幅吳道子的「觀音圖」，亦命繆酒鬼裝裱。

酒鬼一日在醉中誤將「流鶯撲蝶圖」給飛雲的使者，將「觀音像」給與都梁。飛雲接着畫，

展開來看，見其中一男一女，男的畫得非常俊俏，因此想入非非，不將那軸書到裱糊師

處聲明誤遞。飛雲每日望到畫，幽悶異常，時以畫中人爲對象，起着不少的感想，甚至

飯量日減，臥病床上。感傷時自作一詞，題於箋上，適有一燕子飛來，啣箋而去。是時

霍生在曲江賞春景，燕子飛來，巧將花箋落在霍生的面前，霍生拾起來看，原來是一首

情詞。下面署着：飛雲。霍生將花箋持歸示行雲，作爲談助。第十二齣 自此霍生日日幻想

「拾箋」

着飛雲那麼一個人兒，消瘦成病。請女醫孟婆診察。孟婆是曾經診察過飛雲之病的女

醫，時常出入鄺家，於鄺家很熟悉。現在孟婆來診察霍生的病，看見霍生桌上的花箋，

便告霍生，這係飛雲的字跡，並說出「流鶯撲蝶圖」在鄺家這件事。未幾，朝中舉行

考試，鮮于侏知道自己的學力不足，設法賄科場的考官，將自己考卷和霍生的考卷對

換。適成績審查未終，而安祿山的大兵入長安。皇帝逃走，鄺尙書亦跟着皇帝出走。其

夫人和小姐飛雲，臨時亦出長安避難，途中母子相失。飛雲爲鄺尙書之友賈仲雨將軍所

救，仲南留飛雲暫在營中。夫人在路上巧和行雲同行，認行雲為義女，兩人東奔西走的找尋避難之地，恰巧逢着鄺尚書帶着勅命回來，夫婦重得完聚。霍生在亂時赴舊師秦若水處避難，若水薦霍生入賈南仲的幕下，改姓名為卞無忌。霍生獻計奏功，賊平，被擢為參軍。賈仲南愛霍生之才，將飛雲配給賈生為妻。在先孟婆亦被救在賈仲南的營中，今見新娘新郎兩人，便談起畫像和花箋的一段因緣。兩人都喜歡無限。及長安恢復後，考試成績發表，鮮于侏以狡猾手段，得中狀元第一名。依慣例須到主考鄺尚書處謝恩，尚書欲以行雲給鮮于為妻。行雲聽得鮮于之名，素知其沒有才學，又見其答案係霍生的筆跡，起疑心，因請尚書命鮮于面試。尚書如其言，表面上令人請鮮于來面談婚事。鮮于喜不自勝，搖擺而來。尚書另闢一室，使鮮于進去，鮮于見桌上放着三個課題，此外並不見一個人，心中明白了七八分，弄得非常尷尬。乘着空隙一跑了事。

第二十八回  
「奸道」不

久，霍生因功授羽林都尉，奉命歸京。賈仲南亦將鄺飛雲歸還鄺尚書。鄺尚書接見新鄺霍生，詳談事情的始末，知道霍生是真的狀元，喜得良婿。因出行雲和霍生相會。行雲見霍生已和飛雲結婚，心裏驕然地起了嫉妬心。轉想到這或者是自己的命運使然，遂携取吳道子的觀音像，決心出家為尼。一方飛雲知道霍生和行雲有舊交，自己不願占人家的

第四十二齣

「詰園」

右面所標明的四齣，收在集成曲譜中，今還流行於歌場。

人，取得『聽鶯蝶撲圖』，每夕獨守空房。兩個姑娘互相遜讓。鄺尙書沒法，遂使兩人共嫁霍生，飛雲爲第一夫人，行雲爲第二夫人。燕子飛來，大家對之感謝媒介之勞。

關於『燕子箋平話』的戲曲，在宋元舊篇中已有京娘怨燕子傳書一劇據詞叙錄所載。明初據說復

有十八回的燕子箋平話。日人久保天隨氏的中國戲曲研究後篇第六。大鍼之作，或是根據那燕子箋平話而來，亦未可

知。然事涉荒唐，殊覺有些近於滑稽。相傳：當福王在南京即位時，大鍼以吳綾作朱絲蘭，

寫燕子箋等劇進呈。王漁洋秦淮詩話自註。可想見這老當時的得意。

現在寫春燈謎的梗概於左：

蜀巫山人宇文行簡新任湖南博學。宇文有二子：長名羲，次名彥。長子因待鄉試留家，宇文帶夫人及次子同行赴任。船下江，泊黃陵。適有西川節度使韋初中，陞爲樞密院使，率家眷入都，亦泊在此處。值元宵節夜，宇文彥待父親眼後，私自上岸至黃陵廟觀燈。韋樞密有二女，長名影娘，次名惜惜。次女臥病船中，長女影娘乘父親訪友不在，私和侍女春櫻扮作男裝，亦偷到廟內觀燈。燈上有寫着詩謎給人家猜的，彥和影

娘各猜着若干。廟祝稱贊兩人之才，置酒寬待兩人，兩人互相作詩酬唱。既而兩人分別歸船，逢船將解纜，一時不容易識別。影娘在岸上呼侍女春櫻之名，彥之僕承應誤以為呼已，遂引影娘入已船。彥在岸上呼承應，韋之船上的家人亦誤以為呼春櫻，時春櫻早已入船艙，便出來引彥入已船。兩船先後出帆。第二天早晨，影娘看見自己所乘的船有錯誤，以一個女孩兒家，恥說出自己父親的姓名，謊說是尹氏之女，偶和母親相失。宇文彥之母起惻隱心，收留為自己的義女，伴赴任所。一方宇文彥因酒醉朦朧地睡去，醒來見自己睡在一個女子的床上，大驚，急速起來。韋樞密觀狀詰問，宇文彥不肯說出自已的來歷。韋樞密院以為是當時猖獗的海盜海獺的手下，將彥的衣服剝去，在彥的背上寫着「獺皮軍賊」四字，拋彥入水中。幸為水上的巡警所救，因彥背上有字，故投彥入獄中。同時影娘的侍女春櫻，因影娘見失，自己應負責任，遂投水自殺。樞密恐事情傳揚出去，諸多不便，故將春櫻之屍，穿以宇文彥之衣，偽稱一書生落水死，暫將其棺厝於黃陵廟而去。宇文彥的父親到任後，遣僕人承應訪問彥之行踪。承應到黃陵，偶至黃陵廟，廟祝說起有一書生投水死，現在棺材還停在這裏的事。承應使人開棺相驗。因時候已過了半個月，面貌無從辨認，承應着衣冠確實是宇文彥之物，便決定是彥。回報

主人說彥已死。大家只得哀痛一場了事。一方在鄉里的字文義，鄉試及第，訪父親於任所，轉應會試上京，以第三名及第。宮中初召之日，鴻臚之官誤呼字文義爲李文義，字文義在皇帝面前，不便改正，遂改姓爲李。韋樞密愛字文義之才，以次女惜惜給義爲妻。義被任爲巡方御史之職，巡迴地方。弟彥在獄中得盧孔目的援助，向巡迴御史處訴冤。是時彥已改姓名爲于俊，義又易姓爲李，故彼此都不知係兄弟，義以彥犯輕罪，判決放免之。彥出獄後，感盧孔目之恩，襲盧姓，易名爲盧更生，赴京應試，以狀元及第。是時主考係韋樞密，知李文義有義妹，便代爲執柯，嫁與新狀元爲妻。其實李文義的義妹即是韋樞密的長女影娘。後來大家會面，一切事情都弄明白。遂張宴慶賀，招樂人演劇助興，樂人演『十錯認』以譏笑兩家的遭遇。

這記題名爲十錯認春燈謎記，所以春燈謎又名十錯認。以『錯認』爲結構的主眼，近乎喜劇的一種。大鍼自己在自序裏已說明這是一種『臆造』之作，並無典故可尋。在納書楹曲譜中選有這劇的『遊街』一齣，即原劇的第三十五齣『宴感』，寫字文彥狀元及第在長安春風得意的一場，相當有趣。

雙金榜的梗概是這樣：——

洛陽窮秀才皇甫敦，妻亡故，遺一子名孝標，寄在鄰居詹彥道家。自己暫寓白馬寺讀書。一日白馬寺來一行脚僧求宿，寺僧不允，敦代爲說項。始答應。原來這行脚僧名莫依飛，是廣東的海盜，打算偷白馬寺伽文佛的頂珠（由楊貴妃所賜的龍母寶珠。）而來的，這珠現藏在安撫使藍廷璋家。適元宵節夜，弘農郡太守汲嗣源招皇甫敦及二三門人飲酒。行脚僧乘皇甫敦不在宅中，偷出皇甫的衣巾，扮作書生，混入藍安撫宅，在庫中盜出寶珠及黃金一封，脫去書生的衣巾逃走。回至皇甫的書房，置黃金一封爲謝禮而去。皇甫自汲太守處歸，一夜二臥，什麼也不知道，第二天突然有公人光降，以衣巾和黃金作證據，說皇甫偷藍安撫的寶珠。皇甫弄得有口難辨。雖經汲太守再三爲皇甫伸冤，終究無效。太守激於義憤，辭官歸鄉。皇甫遂被流配廣東。到廣東時，偶然和賊頭莫依飛邂逅。賊頭聞知皇甫流配始末，知道是自己作事牽累了人家，因此竭力庇護皇甫，使居於香山的多寶寺。此地有一番人的豪族盧家，一女甚美麗，女會夢見天女歌舞，落一枝牡丹在自己的頭上，醒來見牡丹真在枕旁。因此和母親共赴多寶寺參拜，將牡丹獻於佛前。到寺時巧和皇甫敦相會，母親將女兒許與皇甫，皇甫入贅盧家。不久，盧氏生一子，取名孝緒。後海賊的頭目派人招皇甫到海上叙濶別。有知道這件事的人，



將這事密告於官，說皇甫和海賊私通。盧家恐怕禍事及已，偷偷地遷居他縣。皇甫從海上歸來，無從找尋盧家，不得已混在番人中間，教中國文生活。這樣經過了十八年。皇甫敦家中的兒子和在廣東所生的兒子，業已成長，同時在京應試，盧氏所生子皇甫孝緒，中第一名狀元。寄在詹翁處的孝標，易姓詹，名詹孝標，中探花。時安撫使藍廷璋，已陞平章要職，以女給新狀元孝緒爲妻。弘農的太守汲嗣源亦復職陞爲尙書，以女配與探花孝標。但孝標和孝緒俱不知兩人係兄弟。是時孝緒的同年畢爾珩爲海南僉判，孝緒托訪問父親的消息。皇甫敦遂得昭雪冤罪，召爲翰林院撰修。二子亦入翰林院，父子團圓終結。

這記針線細密，是一部傑作。據說作者作這記，純粹爲了要辨明自己的冤罪起見。因爲作者附魏黨，一時不齒於這班道學先生的士林，作者鬱鬱不平，著於文章，以明自己的無罪。這種傳說或有幾分可靠。

大鍼所作的牟尼合，其梗概是：

梁武帝之孫蕭思遠家，有從達摩太師傳下的牟尼珠一對。當蕭生子時珠放異光，因名其子曰佛珠，幼時和王淵之女有婚約。思遠嘗參龍塘寺的濯龍會。有曲馬師芮小二夫

婦，被酷吏封其菽所苦，思遠救之，封轉恨思遠，欲設計捕思遠投獄。思遠逃走，賴芮小二想法暫躲。有麻叔謀的惡吏喜偷食民間的小孩。封其菽捕思遠之子佛珠贈之。因佛珠的衣縫中有母親藏着的牟尼珠，為麻叔謀的部下王潤即將女許給佛珠之人。所認識，救之出。潤一時為後面追兵所迫，棄佛珠於一佛寺旁，鹽商令狐頓拾得之，取名佛賜。後思遠逢海賊，被投入海中，幸達摩救之起，共乘蘆葦渡海歸。納善檀曲譜外集卷一選入「渡海」一齣，即原書第二十六齣「蘆葦」。思遠偶然受令狐之聘為教師，教其子佛賜。一面思遠之妻荀氏亦受王潤聘，使教其女。後佛賜科舉及第，娶王潤之女，思遠以牟尼珠一顆作為賀禮。令狐將思遠所贈之珠和前在佛賜衣領中所拾着的珠合起來看，恰成一對。遂送給王潤家作聘禮。女之師荀氏認得這珠是她藏在佛珠衣領中的牟尼珠，詳問原委。父子夫婦因得再聚。事情最巧的是佛賜更不期而然的能和幼時所定的王潤女結合。

阮大鍼的諸作，全憑空想結構，不借故事巷談作根據。這明白是想模仿湯顯祖。（因湯顯祖的還魂記亦沒有什麼故事作根據的。）古來對於阮大鍼的作品，毀譽各半。但是詆毀他的，大抵都是從他的人格上着想；並沒有從他的文章上着想。這一種批評在現在看來，總覺得非常無謂。大鍼在戲曲上還算是一個能從「傳統」中解放出來的人，雖然有許多

滑稽荒唐。

(二)吳炳 字石渠，號粲花主人，江蘇宜興人。萬曆四十七年的進士。崇禎末年，官至江西提學副使。永明王即位，任兵部右侍郎戶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王奔靖州，炳隨從太子行，遇大兵被捕。送衡州，不食，自盡於湖山寺。後至乾隆間賜諡「節愍」。吳炳少時好戲曲，和阮大鍼齊名。所作傳奇凡五種：

綠牡丹 畫中人

療妬羹

西園記

情郵記

並存奢摩他室曲叢  
第一集。

右曲目總名爲粲花別墅五種。其作風力追湯顯祖。於協律方面，又兼有吳江之長。故可以說是明末的一個有數作家。五種曲中，今歌場所流行的只有療妬羹中的二齣，其餘徒供文人讚賞而已。現在敘述療妬羹的梗概於左：

吏部員外郎楊器，杭州人，年逾三十無子。夫人顏氏賢，屢次勸楊納妾。楊不肯。一日夫人的叔父顏大行至，亦勸楊納妾，楊勉強應允，一而托人物色人才。顏大行有甥女苗氏，嫁與城內的富豪褚太郎，年已五十，無子，性極凶妬，不准丈夫納妾。經顏大行再三規勸，方令老女陳媽媽由揚州買來一女子名喬小青。小青本良家女，年十六，有姿色，善詩詞。苗氏一見小青，頓起妬心，禁她在後園的一室中，命陳媽媽嚴重

監視，不使與主人接近。小青獨居臥室，自嘆不遇。夜間橫在床上，恍惚間夢見手中拿着一枝梨花玩弄。轉眼狂風吹來，花瓣片片落，小青驚醒。適陳媽媽來叫。小青自忖：

『梨』者『離』也。這夢必凶多吉少。

第四齣「梨花」

一日，楊器的夫人顏氏來褚家訪苗氏，見

小青，知其才貌兩全，覺得非常滿意，給小青許多安慰話。并告訴苗氏說：我家亦托媒婆物色了許多姑娘，或有容貌好的，偏又不嗜琴書，因此無一當主人意。連楊器的親友韓向宸親自到楊州爲楊器物色人才，還是空手回來。顏氏說話的言詞中似乎對小青非常滿足。小青問顏氏借書來看，見其中有牡丹亭傳奇，小青酣讀之，不覺一夜達旦。

題詩一首夾在書裏。

第九齣「題詩」

書還楊家後，楊器偶然翻得其詩，非常贊賞，欲見小青一

面。夫人代爲設策，擇一日由夫人約姘婦苗氏和小青泛舟西湖，夫人極力勸苗氏飲，至醉臥而止。顏氏指後面船上的楊器，給小青看，告以這是自己的丈夫。小青想：如能得着這樣的夫人和主人，自己才不至於受苦。因此心中格外自悲身世。不久楊器陞爲太常寺少卿，因公晉京。夫人顏氏見小青在姘婦的支配下實在可憐，故以巧言騙苗氏，告以使小青居別宅，比較有利。苗氏如其言，將小青移居於西湖孤山。小青於遷居孤山時，在船中望着蘇小的墓，遙遙憑吊。到孤山後，終日鬱鬱無聊，遂得病。日日沈重。自

覺不能再起，欲做照牡丹亭中的杜麗娘畫肖像一幀留世。適楊器的友人韓向宸受楊之托，來探望小青，小青知其善畫，乃托陳媽媽請韓來畫肖像。一方妬婦苗氏，知小青自別居以後，丈夫還不斷偷偷摸摸地去探望，爲杜絕後來的禍患計，不如殺小青了事，所以拿着一種毒藥，使陳媽媽給小青吃，嘴裏只對陳媽媽說，這是一種妙藥。陳媽媽心中疑惑（因爲知道苗氏決不會有這樣好意的），不敢冒昧從事，把這藥拋去了事。可是小青在悲歎之餘，終憂悶而絕。妬婦聽到這消息，心中以爲小青中計，非常爽快。小青死去半日，由韓向宸的靈藥救活轉來，韓將小青藏在自己的家中，使陳媽媽陪伴。表面上只說小青已經葬去。妬婦不知小青未死，反以爲是自己的毒藥奏效，自此疑神疑鬼，時常坐臥不安，每每好像看見小青的鬼魂一樣。一方楊器聞知小青的惡耗，非常歎息。待轉任山東時，暫時乞假伴同夫人歸鄉。陳媽媽私自和小青來見楊夫人，夫人見小青還生存着，非常歡喜，直令住入己家。不使丈夫知道。楊器由韓向宸處得小青的肖像，携之歸，展玩不忍釋。意欲仿牡丹亭中的柳夢梅的故事，從畫中呼出美人來。夫人使小青在夜間叩丈夫的房門，楊器見小青，以爲真是畫中之魂，綢繆備至。突然夫人進來，故意以言詞恥楊器，器亦不以爲意。第二天一切的真相都已明白，器遂納小青爲

妾。後夫人和小青各生一子，褚太鄭夫婦，顏大行，韓向宸皆來賀。夫人使小青出來見姝婦，告以實情。向宸拔劍脅姝婦，使立誓以後不再姝終結。

關於小青的事蹟，曾見歷來諸書中，虞初新志載有小青傳，其事蹟和吳炳所作的療姝相同。只是那傳中小青自畫肖像以後，十八歲（萬曆四十年）便香消玉殞。至後來小青復活和楊器綢繆的一段事，完全是吳炳捏造的。（當然前段事也未必不是捏造）因吳炳欲使完滿終結，方才添這一段蛇足。

明朱京藩的風流院，亦演小青的事，並加增了湯顯祖柳夢梅杜麗娘等，將湯顯祖作為風流院主，柳杜為院仙，其情節稍嫌冗雜。

吳炳的療姝，其寫法竭力摹倣牡丹亭，這是事實。文筆的秀麗矯健，古來的評劇家都有定評，毋容重新再說。

今日在西湖的孤山，尙有小青墓，是真是假，誰也不知道。

現在寫情郵記的梗概於左：（情郵記的小引中寫有「庚午季冬」字樣，約略是崇禎二年前後的作品）。

劉乾初姑蘇人，兩親早亡。家貧有才學；但是還沒有功名。劉有同窗的故友蕭

一陽，爲青州守。時致書招劉生，劉因此離鄉北上。途中經過黃河的南岸驛，偶成七律一首，題於驛亭的壁上，離此而去。有揚州的通判名王仁的，逢樞密院阿乃顏派人來揚州買妾。王代爲物色人材，不得相當的人。和妻商議，將自己家中的侍女賈紫簫，詐稱是自己的女兒，獻給樞密。王仁有一女名慧娘，自幼和紫簫共習琴書，親如姊妹，一旦和紫簫分別，不免有許多愁苦。王仁因獻妾，受阿乃顏拔擢，陞爲長蘆轉運使，即日携妻子北上，至黃河南岸驛，逢着驛丞是王的舊知，受殷勤招待。王女慧娘見劉生所題壁上之詩，知是一個少年才子的作品，一時高興，便在後面和一首，剛寫完半篇，被母親催促，棄筆而去。其後紫簫一行上京，又經過這驛。紫簫看見慧娘所題的詩是一篇未完的作品，遂執筆續成之。劉生到青州後，友人蕭一陽已轉任盧龍觀察使，祇留信和錢給劉生。劉生因此又轉回來，重經過南岸驛，見壁上題有兩人的和詩，後面的詩句中有『十斛珍珠等閑看，不如荆布本來貧。』之句。知道這大概是貧家之女，被賣給富貴人家爲妾的一種感慨。因詢問驛丞，驛丞告以曾有阿樞密所買的妾經過這裏，現在此去不遠。劉生一時妄想，便馳馬從後趕去，直趕到紫簫等的車後，故音高吟紫簫的和詩，引起紫簫的注意。紫簫啓簾見是一個書生，心中好像受着幾分刺激；因爲有衆人的眼睛

豎視着，故不敢和劉生交一語。劉生一直隨着紫簫等的車入京。紫簫直接被送入樞密宅。劉生想今後再見無期，不如歸去。遂往廬陵訪友。不料紫簫自入阿府後，遭夫人嫉妬，被幽禁，不使與主人接近。未幾，夫人使人賣去紫簫。劉生的友人蕭一陽聞知紫簫有出賣的消息，即告訴劉生——是時劉生正爲紫簫臥病。蕭一陽慷慨地出金代劉生買得紫簫歸，使兩人成婚。阿樞密聽到蕭一陽買得紫簫，派人令其歸還。一陽不允，阿怒，免去一陽職。一陽於是南歸，隱居於太湖的洞庭山。一方劉生和紫簫回到王仁家，王仁恐怕舊事暴露，拒絕紫簫等入門，幸虧慧娘念着紫簫的舊情，強母親拿許多金器送給紫簫。未幾，劉生進京應科舉，一躍狀元及第，授淮南路參知。於赴任之途，紫簫又過黃河驛，紫簫復題詩於壁上。會有彈劾阿密樞之罪的，因王仁曾有女獻與樞密爲妾，亦削職問罪，發給揚州府裁判。仁南下過黃河驛。將妻及女寄于驛丞處，自己獨自來揚。偶然劉生受命審問王仁的案件，紫簫不忘舊情，托夫救仁之罪。劉生這時和妻商量，欲尋曾在黃河驛題詩的另外一位姑娘，妻應允。劉生因此又往黃河驛，詢問丞驛，驛丞僞稱題詩的是自己親戚的女兒。因爲這時慧娘知道劉生正在奉命審問自己的父親，假使嫁給他，或者可以使他免去自己父親的罪名。當即和母親及驛丞商議，決意委身於



劉。是夜在驛中劉生即和慧娘相會，慧娘應許給劉生爲妾。後劉生帶慧娘母女到揚州，一見紫簫，非常驚駭。大家重語前事，劉生方才明白。於是立慧娘爲正夫人，紫簫自願退爲妾的地位，一家團圓。蕭一陽來賀。

吳梅氏根據這劇的最後下場詩——曾聞一曲風光好，學士而今夢已醒，別譜揚州「四酬和」，須知不是「舊郵亭。」——認這郵亭記是從元戴善甫的陶學士醉寫風光好雜劇變化而來的。是否可靠，我們不能斷定。但即使可靠，兩者的內容，我想必有絕不相同的地方。

關於明人寫男女之事的戲劇，有兩種常套結構法：一是由錯認引起波瀾——這派出自月亭，到了阮大鍼的十錯認，可以說已達頂尖，一是由物件形成的姻緣——這派可說是出自制釵記，到了葉憲祖的諸作品，便完其大成。現在吳炳的這部情郵記，以驛亭的題詩爲姻緣的繫線，前後寫來，極其自然。這種脫去舊套的筆法，實相當的難能可貴。吳梅氏列這部作品爲明代的各傳奇之冠——這批評雖不見十分正確；但郵亭記在明代傳奇中是第一流作品，可說是一定正確的。

現在寫綠牡丹的梗概於左：

吳興人謝英，有才學，家貧，受同學柳希潛聘爲家庭教，居於柳生的城外別墅。

柳不好學，和惡友車本高日日飲酒賭錢。謝有一友名顧粲，和謝旦夕相切磋。此地有一名流沈重，原由翰林學士退隱的。生一女名婉娥，沈欲爲之選擇佳婿，故意托名文會，招柳希潛東本高顧粲三人，出綠牡丹一題，命三人各賦一絕。意欲試驗三人，看誰的才高。柳和車都不能作詩，柳派人托謝代庖；車亦使自己的妹子靜芳代庖。試驗的結果，柳名列第一，車第二，顧居第三。車生之妹靜芳見柳生之詩，極愛其材。靜芳的乳母知靜芳意，獨赴柳生的別墅，探望柳生的相貌何如。適柳生不在，謝英在書房內，乳母誤認謝即柳生，當即告謝以靜芳羨慕之意，並告以日前車生之詩是靜芳代作的話。謝生這時亦愛慕靜芳的才學；轉想到自己貧窮，所以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姓名來，只含混地以柳生的名義對答。乳母歸來告訴靜芳，說柳生人品怎樣的俊秀，靜芳非常歡喜。一面車生知顧生平常時以文士自命，這次使其屈居第三位，心中洋洋得意。故意請柳顧兩人來宅飲酒，車和柳兩人在言語之間極力嘲弄顧生。靜芳這時在後面偷窺，見柳生臉貌醜陋，舉動輕跳，和乳母所說的話適相反對，心中起疑，遂遣乳母再訪柳生。這次乳母見着柳生本人，不得要領而回。一方車柳兩人，各以沈重的女婿自命。車生鈔錄妹靜芳的詩稿，柳生亦鈔錄謝生的詩稿，皆稱自作，送給沈重評閱。共到沈家競爭婚姻。適顧生亦

以近作求沈氏評。沈告訴大家說：「婚姻之事須在諸君登科後方能定達。」柳生在歸途因和車生商議，請車生將妹子許配給己；自己情願讓出沈重之女與車。車滿口答應。但車妹靜芳不肯，要求柳生來當面試驗，中意後事情方能成就。車應允。靜芳也出綠牡丹課題，命柳生作，柳生仍令謝英代庖，謝戲以惡詩與之，中有「……綠毛烏龜爬上花，只恐娘行看不出。」之句。暗以烏龜罵柳生。靜芳視詩大笑，知道這是人家代作的，遂落第。柳生因此恨謝生，將謝生從自己的家中逐出。偶然沈重之女婉娥，看見柳車兩人所交給父親評閱的詩稿，有許多可疑處，顯然不是自作的口氣。因此要求父親重催文會，以辨真僞。一方車生知謝生被柳生逐出，立刻招待來家，以當代庖之用。車家的乳母見謝生，認得便是以前所會見的，遂使謝生賦一詩示靜芳，靜芳見詩非常稱贊，明白前日乳母誤認謝為柳的一段情節。柳生自失去謝生的代筆後，聘得一劣才的窮儒權充其任。逢着又是文會之日，沈重出「辨真論」一題命大家作文，自己嚴重監督之。車、柳兩人一時不能使人代庖，憑自己搜盡枯腸也搜不出什麼東西來，遂稱病辭去。只有顧生一人完篇。沈重極加贊賞。顧生乘機告訴沈重，前日兩生之詩，是靜芳和謝英代作的。沈重立刻招謝英來見，並招靜芳與已女婉娥結交。後鄉試，顧、謝兩人皆高中。沈重使靜

芳和謝生結婚，以已女婉娥妻顧生。一場喜劇團圓。

此記科白逼真，性格的描寫極精密，『淨』柳生『丑』車生兩人極富於諧謔。是一部文雅的

滑稽劇，也可以說是滑稽劇中的傑作。

畫中人，是從唐人小說眞眞一篇中換骨脫胎而成的，事見情史卷九 出自奇錄其中模倣還魂記之處極

多。茲記其梗概於左：

廣陵的庾啟嘗描寫一幅理想中的美人畫，並從華陽真人處學會從畫中呼出美人之術。每日向畫中呼名。到了三七日，果然有美人從畫中出來，和庾生綢繆。初，有刺史鄭志玄之女瓊枝，罹抑鬱症，時常在朦朧中覺有人呼己名，一日魂遂離肉體去。適庾啓的畫中像偶然和瓊枝的容貌相似，因此瓊枝之魂飛到庾生處，並和庾生尋燕好。庾生有從兄胡同知道這事，告訴庾生之父，父命僕人燒去美人畫。胡同從僕人手將畫揩油。一方瓊枝之父奉命轉山東，携女之柩上任，將柩寄在再生寺中。後庾生曾試進京，路過此地，和瓊枝之魂再會，入寺開瓊枝之棺，瓊枝得再蘇生，仍歸還父處。轉眼庾生進士及第，兩人結婚。

鱸劇的「叫畫」一節，完全和還魂記的「叫畫」相同，其他關目類似處亦不少。全劇以荒唐無

稽的鬼怪事作線索，實屬無聊。俗語說：『事不夠，用鬼來補足。』便是這一套玩意。

西園記的梗概是：

杭州人趙禮辭官歸鄉，卜居於鄉里的西山，構一園名曰西園。趙生一子名惟權，一女名玉英。又有一朋友之女玉真，寄居在自己的園中。有襄陽人張繼華，來杭州遊玩，寓淨慈寺。一日遊西園，望見玉真在樓上，覺得非常合意。歸問友人，友人誤告以是園主之女玉英，繼華便認玉真爲玉英。每日腦筋中總存着樓頭姑娘的印象。後張繼華受趙禮聘爲惟權的教師，居於西園。不久趙禮之女玉英死去，玉真往吊，張繼華見玉真誤以爲是玉英的亡魂，望而却步。後張生和惟權共登科，張生想起玉英之事，不能忘懷，因此屢呼玉英之名。玉英之魂受真誠（？）所感顯現，但恐張生畏懼，所以冒着玉真的名字，和張生成幽媾。後真的玉真由趙禮介紹給與張生，舉婚時張生覩玉真，大爲驚駭，以爲是玉英之魂，後經辨明，事方釋然。

此劇純出於作者的憑空結撰。這種顛倒錯誤的玩意，實覺過於淺薄，不像是一篇戲劇的材料。歷來的評劇者對於這劇曾加以許多稱譽，不過這都是就劇的形式——即詞曲的技巧言；並未就內容着想。這是古今文學批評者的一個通病，實在要不得。

(三) 李玉 字玄玉，江蘇吳縣人。明亡後，絕意仕進，以戲曲自娛。所著戲劇，據曲錄所載，有三十三種之多。現在除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以上四種係墨憨齋定本）眉山秀五種全本；及風雲會太平錢清忠譜萬里緣麒麟閣五種散齣外，其餘大抵均已失傳。

一捧雪全本三十齣，其情節如左：

——前宰相之子莫懷古，受命爲太僕卿，在離家（家住蘇州）以前，設宴款待教師方毅安及裝裱師湯勤，托毅安照顧自己的兒子莫吳讀書（時莫吳年方弱冠）。大家暢飲之下，懷古拿出家傳的玉杯「一捧雪」勸酒。饒別逾數日懷古帶自己的愛妾雪豔，忠僕莫誠，

及裝裱師湯勤出發赴京。將近京，偶逢着故人戚繼光轉任蘇州的總兵，兩人在路上暢叙舊情。路遇懷古入京後謁舊交嚴世蕃，世蕃使鑒賞自己所收藏的古董，因說及京中無裝裱的名手。懷古即以湯勤薦，並告以湯勤於古董方面亦能鑒別。世蕃當時宴懷古於己

宅，使女優出演中山狼劇助興。過後湯勤即入嚴世蕃家。一日湯和世蕃言，莫家有玉杯「一捧雪」，極爲希罕。世蕃立刻派人請懷古將玉杯贈已。懷古心中不願，托玉人作贗物獻之。送杯世蕃喜不勝，奏請懷古爲太常寺正卿，任湯裝裱師爲左軍都督府經歷。湯

訪懷古，大家慶賀痛飲。酒後懷古說出玉杯的贗物，並將自己真的玉杯，出示湯勤。這

時僕人莫誠再三勸阻懷古莫說，終歸無效。杯 湯歸，將這事轉告世蕃，世蕃怒，派人

搜懷古宅，幸僕人莫誠機警，將杯藏在他處，所以未被搜去。杯 搜 然事已至此，懷古恐

再遭世蕃毒手，打算逃至友人戚繼光處暫時安身。當即帶同妾和僕赴蘇州。不幸還未到

目的地，後面的追兵至，懷古等被捕，被帶至戚繼光營中。追兵奉着世蕃命，須將懷古

立刻斬首。戚繼光欲救故友，咄嗟之間，竟無法可施。乃托稱須待至明日方可施刑。關

是夜，繼光將懷古從獄中放出，講求萬全之策，莫誠願以身自代。繼光遂命懷古逃赴潮

河川魏參將處暫避；一面使莫誠穿上懷古的衣巾入獄。換 監 翌朝將莫誠斬訖，首級交給

世蕃派來的兵卒帶去。莫妾雪豔無罪，留在營中。代 戮 未幾，繼光征塞外之虜凱旋。忽有

聖旨至，捉拿繼光及雪豔審問，說懷古的首級是假的。株 連 這時錦衣衛都指揮陸炳充審

判之任，湯勤作證人，認明那是偽首。適在退庭之際，湯勤私和雪豔說：假使你能嫁

我，我就可以再說這是真莫懷古的首級。雪豔這時欲救戚繼光之難，滿口答應。湯勤於是

推翻前言，說這實是莫懷古，裁判因得無事終結。審 頭 湯如約到雪豔處，逼雪豔成婚，

雪豔恨湯的無義，遽拿刀刺殺之，轉自刎。湯 刺 戚繼光取得雪豔之屍厚葬之。又乞得莫

誠的首級，葬之蘇州。祭 姬 一方塞外的莫懷古，隱居魏將軍處，過後有京中的客商來，

談起戚等遭遇的始末。自己不勝痛恨。邊信家中莫懷古的夫人，自丈夫遭難後亦避居邊

境，兩方各無消息。後幸嚴世蕃失脚，以前被世蕃所害的盡皆得赦。遂從塞外歸來。路

過曠野，見一塚上寫着「錢唐忠義莫公之墓」，問之里人，說莫懷古，夫人以爲是丈夫

之墓，非常哀痛。適莫懷古亦知世蕃失脚，單身還鄉，路過此地，恰巧夫妻相遇。相携

到蘇州訪問戚繼光。墳莫懷古之子莫昊，遭難時亦被問罪謫戍，設法使書僮自代，自

己躲在教師方毅安家。改姓方，稱爲方昊。後中進士授官，奉勅巡視九邊，至蘇州

鎮，視察戚繼光的兵營，遂得和父母再會。繼光以玉杯「一捧雪」還懷古，互相慶賀了

結。杯以上註明各齣，大抵根據集成曲譜，但「送杯」「搜

圓杯」兩齣據綴白裘，「關搜」一齣根據醉怡情。  
相傳嘉靖間王世貞之父王忬，家中藏有宋張擇端之畫「清明河上圖」，世蕃欲得之，托

蘇州裝裱師湯臣問王，王以贖物與世蕃，世蕃怒，藉事入王於罪，王受刑。李玉這劇，便是

爲此而作。浪跡續談

卷六

人獸關，事出於小說：桂遷忘施濟之恩，其妻輪迴，罰作施家之狗的一段說教劇。曲海提要

永團圓的梗概是：蔡文英和金陵的江納之長女有婚約，後江厭蔡貧，逼蔡毀約，蔡訴之

官。府尹高誼當裁判之任。府尹欲問江女的真意，適江女出奔，無從問起。府尹遂判江之次

卷十九



女妻蔡生。一方江之長女因恨父親悔婚不當，欲投江圖盡，幸被人救起，又被強盜劫去，遭幽禁，受盡種種辛酸。後府尹高誼陞任山東巡撫，偶於捕盜時搜出江納的長女在內。適蔡生以進士及第，任山東寧陽縣尹，謁高誼，高復以江之長女妻蔡生。

據海提要  
卷十九

占花魁即賣油郎秦種獨占花魁女的故事，這事收在今古奇觀卷二（名爲賣油郎獨占花魁女）中，在中國民間流播甚廣，茲不贅。

### 第三節 無派別的諸作家

（一）吳偉業 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崇禎四年以會試第一殿試第二舉進士。時僅二十三歲。授翰林院編脩，陞南京國子監司業。福王時拜爲少詹事。因和馬士英阮大鍼不合，辭官歸里。明亡後十年間絕意仕進，後召爲秘書院侍講，授國子監祭酒。在官四年，又辭官歸鄉。閒居十餘年方死。生於明萬曆三十七年，卒於清康熙十年，享年六十有三。

吳梅村行狀  
年譜

梅村係同里張溥的門人，在張溥的復社中以詩文重一時。和錢謙益龔鼎孳共稱爲

江左三大家。所作戲劇，據所知者三種：

秣陵春 傳

通天臺

臨春閣

二種雜劇。以上皆附在董氏刊梅村家藏稿中

又暖紅室彙刻有傳奇本。

#### 第四章 後期的崑曲

三種皆以灌隱主人的匿名公於世。現在寫秣陵春的梗概於下：

——五代南唐的學士徐鉉之子徐適，自南唐滅亡後住於金陵之舊宅宜春閣中，以賞翫古畫過寂寞的生活。一日招友人蔡游來家品茶，捧出李後主賜給父親的于闐玉杯共相觀賞，並追憶南唐的盛時，感慨無量。徐適的隣家是舊南唐的臨淮將軍黃濟所住。黃即是後主的寵妃保儀之兄。有一女名展娘。初，展娘出生方數月，適後主幸其家，後主告以後日當代展娘擇一愛玉的女婿。過後南唐即亡，保儀殉後主死。轉眼展娘達十六的可愛之年。父親以後主賜保儀的宜官寶鏡和鍾王墨跡二卷與展娘作為紀念。近隣有真尚書之子名真琦的，以性愛古畫，人呼之為真古董。一日真古董訪善彈琵琶的曹善才，請其彈琵琶一曲。曹善才係舊時供奉後主的樂人，因此便彈李後主所作的小令數闋，以娛賓客。曹之家適和黃家相近，其聲音傳入黃家的院中，入展娘之耳，展娘牽侍女問善才，所彈的是否係後主的小曲，善才見問得很對，深感知音。一方徐適從友人蔡游處聞知黃家藏有鍾王的墨跡，托人向黃家借覽，見墨跡後面有先父徐學士的題跋，愛玩不忍釋手，遂和黃家商議，以自己的住宅宜春閣和于闐玉杯換得鍾王的墨跡歸。自此徐適携着法帖飄然赴洛陽訪友去。在仙界（？）的西王母麾下，有叫蔡篔篋娘子名耿先生的

仙子，受李後主和黃保儀妃子之托，暗中爲黃展娘選擇女婿，時時顯現出不可思議的神力。展娘自移居宜春閣後，常出徐適所給的于闐玉杯觀賞，偶然注酒在裏面，見裏面浮着一俊秀的男子——這卽徐適之姿。展娘驚駭不止。偶展娘鄰家的真古董，欲向黃家議婚，使展娘嫁己。古董覺得自己的面貌醜陋，恐怕黃家不肯。聽說黃家藏有宜官鏡，照之可使人變爲美貌，因此乘夜入黃宅偷之。忽鏡神出現，真驚，陷入池中，鏡失去。此鏡入仙子耿先生之手。耿先生扮一老婆，携鏡入汴京，在南唐後主廟中出賣，適徐適過此，無意中將鏡買去，到洛陽，訪問留守洛陽的現節使獨孤榮。孤榮係一奸佞。逢着當今執政愛玩古今的法書，孤榮欲搜尋晉唐的墨帖進上，以求榮進之道，聞徐生藏着鍾王的法帖，卽請徐生以一卷借觀，借觀後竟沒收之。徐生旅居無聊，出汴京所買得的古鏡來照，鏡裏現出一美貌的姑娘——這卽展娘之姿。徐生覺得非常奇怪，放下鏡來，轉看剩着的鍾王法帖下卷。一方展娘自觀着杯中的影後，轉輾相思，懼幽鬱症。不久魂離玉體飄然至徐生處。徐生見是鏡中的姑娘，其手中捧着的是自己的舊物——于闐玉杯。一時心中覺得不可思議。細問之，那美人不答。適徐生的僮僕來，展娘之魂驚而逃走。被耿先生導入仙界，和姑母保儀見面。徐生偶散步郊外，逢着一

羣打獵的人馬，一人告訴徐生說：『吾皇有命召君去。』遂引徐生入仙界見南唐後主。後主允以賢妻給徐生，但須徐生立軍功後，方能舉行結婚式。當命令徐生爲中軍元帥，征漢王劉鋹，徐生出兵和劉鋹戰，勝之。凱旋歸。在李後主保儀及西王母面前飲慶功宴，和展娘結合。一面黃家見展娘摧着疾病，懨懨一息，召術者行圓光之法，仍毫無起色。會朝廷在金陵選宮女，真古董嗾使太監選展娘充任。黃家弄得無法抵抗，偷偷使侍女鼻烟代展娘去。鼻烟隨行，黃夫人贈以于闐玉杯爲紀念。一方後主在汴梁城外，置良田二百頃，奴婢十餘人，使徐生和展娘同棲。保儀以宮中的寶物燒槽琵琶賜展娘，展娘一日閑散，彈琵琶自娛。適真古董和曹善才來汴梁，共到郊外散步，過展娘之門。善才細聽琵琶，聽出這是在宮中所常彈的燒槽琵琶的聲音，轉告訴真古董。真古董認爲一定是偷燒槽琵琶之賊，（因是時宮中剛失去燒槽琵琶）密告於官，官捕徐生去。展娘之魂倉皇逃走，至江邊雇船回金陵之家，至家後魂和肉體相合，如一場大夢方醒，病霍然癒。徐適被捕，送至朝廷，偶當裁判的刑科都給事中，是適的舊友蔡游，蔡遂以適之冤罪上奏，上命適作『琵琶』賦自贖。賦成，上嘉適之才學，以特旨賜適狀元及第。適辭不准。並命選宮女妻適，內監以黃家的舊侍女鼻烟對，上許之。鼻烟攜于闐玉杯歸徐

生，和徐生返金陵。至黃家，徐生又和展娘結婚。曩烟自甘居副室。轉眼三月三日，徐生携兩妻至攝山李皇廟展拜了事。

按：徐適係北宋末徐徽言的從孫，徽言和其子岡防金兵的侵入，共戰死，爲北宋末的忠

臣。見宋史卷四百四十七

徐徽言之傳徐適並非南唐的徐絃之子，時期相差很遠。今作者將適移作南唐之末的

人，且以南唐的滅亡爲念。其中自然是作者的「借酒澆愁」的法子。遺老（即皇帝忠實的走狗）眷戀故主，一面回想着自己昔時的榮華，於是對於「現實」，總不免多所怨恨。同時自己又不能拿起鎗來，和眼前的支配者作直接的衝突，不得已只有借文章來發牢騷，牢騷氣一去，還是做他新朝的好官，什麼也就完了。

茲將通天臺的梗概，列之於下：——

梁代尙書左丞沈炯，在梁亡後旅居長安，心中煩惱不堪。一日欲到一荒涼之地、痛哭一場。出城到漢武帝時所營通天臺的舊址，憑吊之下，頓起古今盛衰興亡之感，痛哭不已。自己沽酒獨酌，草一篇奏章獻于漢武帝之靈。既而沉醉眠，夢武帝顯現，讀沈之上奏文，愛沈之才，欲起用。沈固辭，乞骸骨歸江南，武帝爲沈張別宴，使宮女麗娟出來歌舞，沈炯聽到歌聲更覺悲憂。帝親自送沈出幽谷。沈一覺醒來，原來是南柯一夢，自

己身體仍在通天臺下的酒店中。

這劇情節單純，單寫遺老眷念前朝的情緒。所謂沈炯，自然是作者自比，這是不成問題的。劇中第一折寫沈炯在通天臺下痛哭的一場，殊堪發笑。因為「哭」實在不如「笑」的來得有趣。

臨春閣，是根據隋書 譙國夫人傳和陳書中的張貴妃傳合湊成的。其梗概如下：

譙國夫人 冼氏以婦人之身任嶺南節度，所有嶺南 嶺北的刺史及緬甸 真臘等國都傾心服從。陳後主嘉其功，欲陞為嶺南都護府大將軍，命貴妃 張麗華 草優詔。一方召冼氏在臨春閣賜宴，命狎客江總 孔範及張貴妃和女學士袁大捨等作陪。翌日張貴妃 冼氏及袁學士共赴青溪山下的張女郎廟，聽智勝禪師講經。禪師知陳將亡，語中暗示其意。且和冼氏說：以後至越王臺下，應再三思之。冼氏等不明白禪師的話，茫然辭歸。冼氏和張貴妃分別，自去嶺南。不久冼氏聞隋兵攻江南，起義兵來救。大兵經過越王臺下，夜間冼氏 夢張妃來自歎悲運。醒來時，適接急報，知江南已陷，張貴妃和孔貴妃均自縊。冼氏方在躊躇間，忽見一僧送來一信，折簡看時，原來是智勝禪師所寫的一首禪詩，諭冼氏以禪機。冼氏心中明白，遂散去三軍，自己入山修道。

總上三劇，都是吳梅村傷感一姓一代的皇帝之滅亡而作的。以道學先生的眼光看，以遺老遺小的眼光看，這自然是不可埋滅的作品。可惜在我們現在看見這些東西，只覺得有些肉麻。

(二) 李漁 字笠翁，浙江蘭溪人。從少游歷四方，交接名士。晚年自南京遷杭州，傍西湖居住，散居湖邊，意甚閒適，遂自號湖上笠翁。笠翁有才子之譽，士林間無不知之。所作戲曲，淺顯近俗，極似民間文學的一種，因此往往爲一班咬文嚼字的書匠們所輕視。笠翁移居西湖時在康熙十六年，時年六十七歲。何時死亡，不得而知。所作戲曲，據所知者凡十種：

奈何天 比目魚 蜃中樓 憐香伴 風箏誤 慎鸞交 鳳求凰 巧團圓 玉搔頭 意中緣

總稱爲笠翁十種曲。每種作品，都帶着滑稽劇或風情劇的趣味。其中以風箏誤最有名，現在還時見其上演。笠翁的戲曲，在日本亦負時譽，幾乎和杜甫的詩同樣齊名。又慎鸞交風箏誤奈何天三種曲中若干齣，曾由西人翻成歐文，載在 *Curusus Literature Sinicæ* (編者及刊行年月不詳) 中，且加以拉丁文的註釋。可見相當的流行。現在將風箏誤的梗概

寫在下面：

韓世勳，茂陵人。有才學，臉貌俊俏。幼年失父母，養在父親的鄉友戚補臣家，和戚子施同學。同里有詹武承，曾任西川招討使，現在散閑家居。夫人早歿，並未遺下子息，有梅柳二妾，梅氏生有長女愛娟，柳氏生有次女淑娟。愛娟貌醜，才亦劣；淑娟有才且貌美。柳和梅兩妾因互相嫉妬，所以分東西兩院而住，中間以牆隔斷。會西川蠻族又有亂事，詹武承奉命復原官，當討伐之任。戚補臣和詹武承係同年之友，因此置酒餞行。詹以自己外出，回家的時期不能一定，遂將自己兩個女兒的婚事，委託戚代為辦理。戚看在故友的面，滿口應諾。詹拜謝而去。轉眼清明節，戚施在城上放風箏，牽家僮將風箏拿到韓世勳處，請韓描一幅畫在上面，韓偶有所感，便隨意寫了一首詩。家僮拿去將風箏放起，偶然線被大風吹斷，落入詹家柳氏的院中，柳氏見風箏上有詩，強要淑娟和一首，題在風箏上，淑娟遵從母命。既而戚家的書僮來要得風箏去，時戚生已午睡，家僮將風箏交給韓生。韓生見風箏上有和詩，且出自女子的手筆，大喜，叫家僮來問，家僮告以風箏落在詹家，並告以詹家的次女美而有才學的話。韓生便猜着這詩一定是淑娟所寫。遂將風箏上所寫的詩句剪下，保藏之。另以別一風箏，再題一詩，放起時故



意落入詹家。韓生的書僮冒著戚生之名來討。原來這一次風箏落在梅氏院，被愛娟拾起。愛娟轉想和風箏的所有者私通，托乳母設法，乳母轉告韓生的書僮，要韓生夜間來會。韓生以爲是前次和詩的淑娟。欣然赴約，在黑暗中兩人就玩了一套把戲。忽然乳母持燈來，韓生觀愛娟的臉貌甚醜，言語舉止很粗俗，又不能作詩，遂失望逃歸。第十三齣

未幾，韓生上京應科舉。在成績發表的前夜，夢見那位醜女——即愛娟——前來逼情，韓生無法應付，逢着查夜的來，韓生向之訴苦，請其裁判。突然門外有人敲門，韓生驚醒，原來是來報告韓生狀元及第的報喜人。第十六齣

韓生中狀元後，受命爲翰林院編修，任討伐西川蠻兵的咨議，派在招討使詹武承的幕下。因韓生的獻計，詹武承一舉大破蠻兵，建立奇功。一面戚補臣自受詹武承之托，對詹家女兒的婚事非常關心，先以詹之長女愛娟配與自己的兒子戚施。婚禮之夜，愛娟以爲是曾經和自己幽會過的韓生，及見戚生，覺其臉孔比較蒼老，愛娟懷疑，以言語探問。在說話間漏出自己的秘密。戚生隱隱知道愛娟會和人家私通的事，遂詰問愛娟之母，婚姻將破裂，母梅氏答應戚生以後可納妾，一場風波方得平靜。第二十一「婚鬧」

不到一個月，戚生果然便提議納妾，愛娟知道戚生若見淑娟必然歡心，意欲使淑娟來代替自己，藉制止生娶妾的念頭。第二十四齣

和戚生商量，一日托詞賞荷花，招淑娟入已房，自己故意離開房間，給戚生以機會。戚生從黑暗中跳出，調戲淑娟。淑娟怒，對戚生抵抗，倖免於難。第二十六一面在西川的詹

「拒姦」

武承，知道韓生還沒有家室，欲以女淑娟妻之，托人議婚。戚生以為淑娟即是以前自己所見的醜女，心中不願，故意設遁辭說：這事須和恩人戚補臣商量後，方能定奪。詹於是寫信給戚，請戚執柯。未幾，韓生從前敵凱旋，賜假還鄉，訪戚家。戚以詹之次女迫韓成婚。韓受戚勸，不得已從之。第二十八洞房之夜，韓生因淑娟以扇遮面，不能辨明其

「逼婚」

臉貌，認為一定是以前會見的醜女，自己厭與同衾，另榻而眠。淑娟弄得莫明其妙，哭訴母親，母柳氏親來質問韓生。韓生說：我不願和曾約我幽會的不貞女為夫婦。柳氏聽到這話，轉質問淑娟。淑娟力辯沒有過這一件事。兩人對質，韓生知道是自己弄錯，遂謝罪和好。第二十九「詫美」未幾詹武承自西川歸，合家完聚。韓生見愛娟，才明白以前那

俗名「後親」

三十齣「釋疑」

一段故事。

俗名「茶圓」

右邊細字標明的諸齣，近時還唱演於戲場。普通以「驚醜」「前親」「逼婚」「後親」四齣繼續上演為常。且非專門崑曲，皮黃劇的優伶亦往往演之。

現在寫奈何天的梗概：

關素封，字里侯，荊州人。早喪父母，家甚富。生來容貌奇醜，異於常人。關平日篤實淡泊，不惜資財，時出金爲軍資金；或焚去鄉人債券，並無絲毫顧惜。初娶長史鄒先民之女，洞房之夜，憂新娘厭其貌醜，故意使人先吹去燈燭，自己在暗中摸索就寢。但他身上發出奇臭，令新婦聞着即嘔吐，迨出洞房，新婦觀其貌，嚇得不敢領教，自己和侍女另居書房內，奉觀音像，日日念佛修行，不和關同棲。關不得已欲另娶一女。聞執戟郎何某家中有一女，關令媒婆前去議婚。女要先見對方一面。關不得已想出一個方法，雇一俊俏的俳優代替自己，自己轉處在友人的地位，一同到某寺中和女家相會，幸未露出破綻。及婚禮之夜，關另取一種手段，出酒強新婦飲，新婦醉後，關得任所欲爲。至新婦覺察，已經後悔不及。翌日新婦不耐和關同住，又逃入書房，拜妻鄒氏爲師，終日念佛過活。關亦不能對她用怎樣的強迫手段。祇想法再娶第三妻。這次關告訴媒婆說：女子有才貌，都是頭痛之種。現在不管怎樣的女子，只要不討厭我的，我便心滿意足。有名袁濼的休職官吏，家有一妻二妾，袁濼適被起用爲經略，奉命征伐南方之賊，匆匆赴任。家中的夫人，性甚妬，乘丈夫不在家中，將二妾出賣。一妾吳氏，美而有才學；一妾周氏，貌平常，但能操家政。媒婆將二妾告關，關願娶周

氏。另有一個叫韓照的西川人，願娶吳氏。媒婆帶兩人去和兩妾對面。吳氏見韓，因其人俊俏，心中願意；周氏見闕，却嚇得大驚逃走。夫人強其嫁闕，周氏無法抵抗，自縊而死。適韓照知袁濬係其父同年的進士，娶其妾不義，自毀前約。媒婆轉以吳氏嫁闕，表面告吳氏，只說是送至韓家去的，實則將吳氏送赴闕家。吳氏觀闕，亦不願和闕同衾，設法逃入書房，和鄒氏等念佛過活。三人共在書房門上題一匾，額曰：「奈何天」。以訴自己命苦之意。一方袁經略在南方討伐賊兵，賊方有男女二軍，男軍可征服；女軍却勇猛不可當，且時時掠奪美男子，以滿足其性慾。時討伐軍爲糧食缺乏所苦。闕素封的家僕闕忠，勇而有才略，勸主人以十萬金助餉，買米，闕忠親自送至袁經略之營。經略大喜，觀闕忠勇敢貌美，命投女軍之營，以色迷女軍的領袖，爲討伐軍內應。忠領命去，果完其任務，取得領袖的首級歸。女賊遂平。後大兵凱旋歸，闕素封因贈糧之故，封爲尙義君。闕忠有功，任招討使。闕氏三妻都有封誥。這時三妻反爭起大小來，由素封調停，以入嫁的先後爲序：鄒氏第一，何氏第二，吳氏第三。但實際終以誰能耐自己之醜而同衾的居第一位。

這劇異想天開，殊多滑稽味；但劇情過分誇張，是其缺點，以喜劇言、確是一部令人噴

飯的傑作。

屨中樓是著名的「柳毅傳書」和「張生煮海」兩個故事併合而成的、假想出龍女和人戀愛的故事，近乎神話劇的一種。柳毅之事已詳於前章所寫橘浦記的梗概中。張生煮海不知出自何典。輟耕錄卷二十五 所載院本名目中有張生煮海一種，元曲選中亦有李好古的張生煮海雜劇。大概是出自唐宋間的傳說。現在寫屨中樓的梗概於下：——

東海龍王之女出自張生故事和洞庭龍王之女爲表姊妹。張羽和柳毅是朋友。洞庭女在屨氣樓上

和柳毅訂婚約，柳毅轉薦張羽爲東海女之配。後洞庭女誤被叔父錢塘君嫁與涇河龍王之子。洞庭女誓死不從。涇河龍王怒，放洞庭女在涇河岸上牧羊。偶柳毅經過這裏，和

洞庭女相逢，洞庭女托柳毅送書與自己的父親，訴說自己目前的苦楚。柳生將書持歸，告訴張生。張生激於義憤，代柳生傳書往洞庭。這件事引起錢塘君的憤怒，起兵伐涇河

龍王，救姪女回。然洞庭君以不待自己的許可，便和柳生訂密約，於理不合，因亦不肯將女配給柳生。時張生適從東華上仙處學得煮海之術，便在沙門島煮起海水來。海水漸

次乾熱，水族受苦不堪。龍王遂低頭降伏，允許婚事。柳生得洞庭女爲妻，張生亦得東海女爲妻，美滿終結。

這劇以柳毅之事爲主，張生之事爲副，兩種故事，巧爲融合，絲毫看不出一些牽強的痕跡，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玉搔頭是寫武宗皇帝和妓女劉倩倩及緯武將軍范欽之女淑芳兩人，幹的一套把戲，本來，古來的皇帝，不，千古來的支配階級都是好淫的，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惟本劇根據史實構撰，格外來得正確。意中緣是寫生長在杭州西湖邊的女子楊雲友和林天素，皆善書畫，楊嫁給董其昌爲妾；林嫁給陳繼儒爲妾，成就合意姻緣。此事不見他書，不知從何根據。憐香伴鳳求凰比目魚等都是寫所謂才子佳人之事，不覺有什麼趣味。比較還是巧團圓一劇，稍爲有些曲折，現在寫巧團圓的梗概在下面：

尹小樓有一子，幼時遊前山，被人家拐去，改名姚克承。居於漢陽。隣家曹玉宇有一女，和克承戀愛。常以詩經上的字句寫在綾帕上私贈克承。克承亦以玉尺報之，以求『永好』之意。時明朝將亡，天下大亂，流寇四起，專事掠奪人家的婦女，尹小樓的老妻和曹女，俱陷入賊之營中。曹女和尹之老妻在亂中偶然相逢。未幾，賊欲賣去自己所掠得的女子。將婦女分別裝入袋中，不論美醜，一律拍賣。克承欲出資購曹女歸，不幸偏得着一個老太婆——這老太婆便是小樓之妻，克承的生母。老太婆告訴克承說：伴

虜中有一個美女，袖中常懷玉尺。克承知其必為曹女，遂又設法購得之，成爲夫婦。後經許多曲折，尹小樓得和老妻及克承再會，更用許多方法證明和克承的父子關係，共歎奇遇。曹玉宇立戰功，歸來尋女，兩家俱幸完聚。

此劇以玉尺繫姻緣，比較其他的風情劇，稍覺有趣一點。劇的序文後面寫着「康熙戊申康熙七年，大約是李漁五十八歲時的作品。」

李漁所著閒情偶寄中有戲曲論——裏面分詞曲部與演習部兩篇，詞曲部分「結構」「詞采」「音律」「賓白」「科譚」「格局」六章，談論戲劇的作法極詳。演習部分分「選劇」「調變」「授曲」「教白」「脫套」五章。專論搬演的的方法。古來關於論戲曲的書，或品評作品；或談宮調音律；或論「曲詞」「賓白」「科譚」，都是各專一門。至於著通論戲曲，講戲劇結構的書，李笠翁實爲第一人。戲劇的結構，自然是一件重要事。古來的評劇者多偏重「詞采」。將全劇的結構和科白等視爲等閒事——這是大錯。笠翁極注意結構科白。他談到「結構」方面。分爲七條綱目：——「戒諷刺」，「立主腦」，「脫窠臼」，「密針線」，「減頭緒」，「戒荒唐」，「審虛實」。在「詞采」方面也列舉四項：「貴淺顯」，「重機趣」，「戒浮泛」，「忌填塞」。「賓白」方面，他列舉八項：「聲務鏗鏘」，「一語求

宵似」，「詞別繁減」，「字分南北」，「文貴精潔」，「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時防漏孔」。笠翁講到「科諷」方面，亦列舉「戒淫褻」，「忌俗惡」，「重關係」，「貴自然」四項。

笠翁所作的戲曲，大抵淺顯明白，少用典故，和一班道學先生的作品適相反對，因此和他同時的人，時有批評他「卑鄙污穢」的話。這種評語，在我們現在看來，殊無一顧的價值。因為古來的批評家都是帶感情的。一切的評語不見十分可靠。

(三) 尤侗 字同人，改字展成，號悔菴，又號良齋，江蘇長洲人。明萬曆四十六年生，清康熙四十三年卒。享年八十有七。疑年錄 卷四順治間以貢生除永平推官。康熙十八年舉博

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入史館編修明史凡三年，辭官歸鄉。家居二十年方卒。文獻徵存 卷二尤侗以詩文名於世，所作戲曲爲世所重，其作品計有六種：

鈞天樂傳 讀離騷 弔琵琶 桃花源 黑白衛 清平調以上

鈞天樂的梗概是這樣：——

沈白，字子虛，阜興人。和友人楊云俱有才學。共應科舉上京。兩人談到當今的科舉之弊，都痛哭流涕，飲酒狂歌。在未試驗之前，大家到正陽門外算命，看能够得中與



否。偶有大官之子賈斯文程不識魏無知三人，皆胸無點墨，亦來算命。術者說：沈楊兩生得中狀元，賈魏程三人俱無功名分。賈等怒，毆打術者，鬧了一場散開。未幾，試驗終了，賈生以主考官何圖係其父的門生，得狀元及第。魏程二生各路考官，中榜眼和探花。沈楊兩人反落第。魏無知有妹名寒簧，魏父生前將寒簧許給沈生，有婚約。因沈生貧，未能結婚。寒簧和母親都知沈生有學問，意欲待沈生中功名後舉行婚禮。不料兄無知等以不正手段得高中，沈生反名落孫山。寒簧意殊怏怏，遂得病。更接着兄無知致書家中，有欲將妹改嫁程不識之話，寒簧氣上加氣，竟一命嗚呼。沈生歸鄉聞惡耗，親至靈前憑吊。這時忽流寇來侵，沈生避難被捕。巨魁馬踏天欲任沈為參謀，沈不肯，賊放沈去。楊生在避難中逝世，沈生聞之，為之流淚。未幾沈生知魏無知任扶風太守，特地往訪，遭拒絕不見。沈生胸中積鬱難平，將當時科舉情弊奏聞皇上，逢有皇帝是一個湖塗蟲，不特不理這件事，反認沈生不敬，棒打沈生出。沈生這時覺得毫無生趣（因為知識份子不被用於統治階級之故。以下便不得不接入天上的荒唐話去了，因為到這裏為正，人間已再無辦法。「革命」是他們所想不到，即想到也不敢說出來。），偶經過楚霸王廟，沈生到霸王的像前訴不平，抱神像（即木偶）痛哭說：『以大王的英雄不能得天

下；以沈白的文章不能成進士，古今來有比這個更不平的嗎？」這話說得霸王和虞美人

亦流淚。沈生臥廟中夢見霸王說：歸家待上帝召用。沈生醒來拜謝而去。第四齣原來沈

生不能享人間的幸福，偏能享天上的幸福。有文昌帝君憂下界科場腐敗，在上界開科取

士，沈楊二生及李賀皆以成績優等及第，各賜天宴。掌文院學士蘇軾司宴，樂部奏『鈞

天樂』慶祝。沈楊李各授修文郎。一方沈生的亡妻魏寒簧，死後亡魂隨風飄蕩，越海至

西王母處。王母愛其才，召爲散花天使，使居月宮。楊生和妻共在仙界，和沈生相逢，

沈生尋其妻寒簧的所在。到處尋覓，知在月宮中。玉帝降旨，准兩人在仙界結婚。

此劇前半部寫得有聲有色，實在是一部傑作；後半部太近荒唐，讀之令人厭倦。全劇以

「哭廟」一齣最膾炙人口。據說作者作此劇，是自己才高不遇的牢騷。沈白即影射作者自

已，楊云是指作者的親友湯傳楹，魏寒簧亦另有所指。石鼓齋雜錄引小說考據作者自序，此劇作

於順治十二年，凡一個月而成。

其他的五種雜劇 王國維先生 據傳奇彙考卷四曲海提要卷二十可知其大略。清平調一名李白

登科記，是寫李白中狀元。杜甫孟浩然亦科舉及第。由玄宗皇帝殿試三人，使楊貴妃鑑定作

品，貴妃以李白的清平調爲壓卷，賜宴曲江池之事。李杜孟三人本未登科，今作者故意顛倒

事實，使大家及第。這是因作此曲者亦有才，而未及第，聊作此自慰的玩意。續離騷是寫屈原的事。第一折根據楚詞的天問卜居二篇，第二折根據九歌。第三折是洞庭君憐屈原之志，使白龍化爲漁父，諫屈原投水，並迎屈原入水府爲仙——這是由漁父辭變化出來的。第四折是借屈原的弟子宋玉所作的招魂神女高唐諸賦寫屈原的事。此劇據說「曾經御覽」，是尤氏生平得意之作。桃花源寫陶淵明之事，第一折是『歸去來』，第二折『白衣送酒』，第三折演『虎溪三笑』的故事，第四折寫陶淵明作生墟自祭，入桃源成仙終結。弔琵琶是寫昭君出塞之事，前三折和元馬致遠的漢宮秋雜劇的關目略同。後一折——即第四折，寫後漢蔡琰悲歎自己和昭君同一命運，因此憑吊昭君的青塚——這即所謂弔琵琶之意。黑白衛是寫聶隱娘現神術的故事——這事出於唐段可成所作的劍俠傳。亦是尤氏的一本得意之作。

(四) 稽永仁 字留山，號抱犢山農，江蘇武錫人。康熙初年爲福建總督范承謨的幕僚。耿精忠反，執承謨，並脅永仁降，不從，投之獄中。逾三年，自縊死（在康熙十五年）  
，享年四十。所作戲曲三種：

讀離騷 雜劇。  
揚州夢 雙報應 以上二種傳奇。著摩  
未見。 他室曲叢一集本。

雙報應是永仁在獄中的絕筆，事跡寫來，近於荒誕處極多，因係永仁畢生的傑作，故寫其梗

概在下面：

建安的生員錢可貴，和妻周氏貧居，力學不倦。一日和友人張子俊遊於郊外，忽縣署的差役來，以錢生滯納租稅，將逮捕錢生入官。錢生以身在學籍，不能隨便受捕，拒之。差人歸告縣令，縣令請學政除去錢生學籍。終以錢生滯納稅銀三十兩，逮捕入獄。妻周氏欲賣身救夫難，錢生不忍，但捨此更無他法。妻於是硬着頭皮托媒婆做媒。有貢生張師孔，年已五十，妻逝去。欲再娶。媒婆即爲周氏說合。婚禮之夜，周氏拒絕張同床，儘管獨自哭泣。張問故，周氏告以自己的丈夫之事。張憫之，使其再還錢家。一方錢生得賣妻銀三十兩，早晨匆匆赴縣所交納，忽在路上遺失，被役所的小使陳黑拾去，藏匿起來，不肯交出。錢生尋銀不着，一時急得沒法，赴城隍廟求籤，籤上有「官斷不誤」之語，錢生遂赴刺史孫裔昌處哀訴。刺史想：拾銀的必是縣衙的官吏或小使之流，因此調該縣的人名簿來查看。城隍神陰欲使刺史知拾銀者之名，故意落灰在刺史所飲的茶碗內，茶變「黑色」，刺史一時不解，轉想莫非即「陳黑」，遂細查縣簿，果然有陳黑之名。帶來訊問，一諭即服。刺史憐錢生貧，自出銀代錢生納租稅，使錢生持銀贖周氏，張師孔這時亦不要錢生還錢，慷慨地以周氏還錢生。在這時期中，錢生之友張子俊，

狎一名叫王文用的美少年，日日疎妻，近男色。忽然得病，在病床上心尤戀戀於王，使人喚之來。張有妻衛輕雲見王美貌，慕地心動，王亦愛衛氏舉止輕佻，兩人眉來眼去，竟幹起那一套把戲來。王和輕雲商議，設計毒死張生，以爲今後便可以地久天長。由王到藪醫者宋東峰處乞得毒藥歸，將張生毒殺。更由宋東峰做媒，輕雲便嫁與王。恰巧孫刺史以裁判錢生案件時有神呵護，特赴城隍廟參拜，忽無端風吹落自己的帽，刺史弄得莫名其妙。夜夢城隍神來說：『欲知落帽事，只要問東風。』刺史醒來想：事情必定和東風有關係，遂出箋捉名叫東風的。差役東西搜尋，東風找不到，東峰（峰和風是同音）倒實有其人，因此便將藪醫宋東峰「捉將官裏去」。搜查的結果，從宋東峰的藥囊中尋出王文用所書『事成後必定厚謝』的文書，更追究文用。知道了毒殺張生的事，刺史將三人處刑了結。適建甯的崇安山中藏着強盜，勢極猖獗，時出苦民。守城副將賈繼誼和孫刺史商議征討，刺史以錢可貴張師孔爲參謀，討伐奏功，錢張兩人俱授官職。

本劇的梗概平淡無奇，然於描寫方面——如王文用和張生之妻衛輕雲調情等齣，極有精彩，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

揚州夢寫晚唐詩人杜牧的風流事。據尤自序，起稿經數年，到康熙十年方完成，現在敘

述其梗概於下：

杜牧爲湖州刺史的幕僚時，曾見一貧家的少女名綠葉，牧欲娶之。以綠葉年幼，事未成。未幾，牧任侍御史進京，設計僞得司徒李愿夫的愛妾紫雲爲夫人。更呈請朝廷允准，轉任湖州太守，和紫雲相携南下。時節度使牛僧孺在揚州，召牧爲參軍。一方綠葉爲人所騙，嫁給一無賴漢，又被無賴漢賣至揚州爲娼。偶然牛僧孺招杜牧宴會，命妓侑酒。綠葉在席上又和杜牧相會。牧因此微服至綠葉家，和綠葉結契。其後牧討魏博節度使的叛軍有功，牛僧孺代綠葉落籍，給杜牧爲妾。

這劇根據唐于鄴的小說揚州夢記，稍稍有所增益。結構非常精巧。關於同樣寫杜牧風流的事，元喬孟符有揚州夢雜劇。但關目單調，比之嵇永仁的作品，相差遠甚。

讀離騷雜劇 在詞餘叢話 卷一 載曲辭六闕，其批評中有說：讀離騷雜劇，滿腔悲憤藉以發

洩，『杜默哭霸王廟』一折尤爲悲杜。據此，想必每一折演一事的劇本。在曲海提要 卷二 中

載着『泥神廟，嵇永仁撰 標曰：杜秀才痛哭泥神。』——這即是詞餘叢話中所謂『杜默哭

廟』一折。此外在提要中還有：『扯淡歌 嵇永仁撰 標曰：劉國師教習扯淡。』『憤司馬

嵇永仁撰 標曰：憤司馬夢裏罵閻羅，』這兩種是否如泥神廟一樣，亦是讀離騷的一折，

不得而知。但以泥神廟爲例，兩折或者都包括在讀離騷的範圍內，亦未可知。

(五)朱佐朝及朱素臣 佐朝字良卿，和素臣並爲江蘇吳縣人。事蹟不詳。在曲海綱目

提要卷二 中列着四奇觀係朱佐朝朱素臣等四人合撰，埋輪亭一品齋係李玄玉朱良卿等合撰。

據此，兩朱必和李玉同時之人。良卿之作，在劇說中列有二十九種，據云還有四種不詳。

曲錄中亦列有三十種，其中二十三種是和劇說相同的，此外稍有出入。現在所流行於歌場

的祇有吉慶圖 「扯本」「醉監」二齣 「變訴」「點香」「放洪」「殺廟」 「漁家樂」 「藏舟」「相梁」「刺梁」

「端陽」「俠代」「榮會」 九蓮燈 「火判」「問路」「團」 四種，散齣若干。其餘全本極少流行於世。

「寶書」「賜針」十一齣 界「求燈」四齣 吉慶圖用明嚴嵩專政事作背景，寫一位善畫的窮秀才柳圖，出世後即大膽彈劾嚴嵩，

後娶官吏之女鄒吉娘陸慶娘兩人爲妻，享受艷福之事。艷雲亭是寫蕭鳳昭之女惜芬愛洪繪

之才，極有意於洪繪。後惜芬被奸人拐去，嘗盡種種辛苦，兩人終得結婚的一回事。諸劇中

比較漁家樂一劇稍覺有趣，現在叙述漁家樂的梗概於下面：

後漢章帝的曾孫清河王劉蒜。奉太后之旨，將即帝位。適奸臣梁冀故意立渤海王劉

瓚，未及三月，梁殺死劉瓚，自己稱王。欲殺盡劉氏全族，清河王設法逃遁。逃 有叫

簡人同的窮秀才，既沒有父母，又沒有兄弟。家窮不能自給，欲賣去幾卷破書購米。路

上逢着一漁翁鄔某，憐簡貧，使乘漁船歸己家，給以食，且給以米歸。賣書 漁翁有一

妙齡的女兒飛霞。飛霞一日出去買魚，逢着一老嫗在路上賣針——這老嫗是九天玄女的

化身，她送一枚針給飛霞，告訴飛霞說：「一針能直入人腹，送人生命，你留在那兒，將

來自有用處。飛霞受之而歸。賜針 簡人同受漁翁之賜，得數日之糧，自己安心讀書。忽

由馬融家中將女兒瑤草送給簡爲妻，緣馬融從梁冀叛，其女苦諫不聽。馬融知簡生窮

苦，將女送給簡生，意欲使女兒過苦生活。簡見馬融的女兒進門，弄得莫明其妙。偶漁翁

父女來訪，爲生執媒酌之勞。納姻 時值端午節，漁翁和其他的漁夫們携酒食在陳家墳上

飲酒，做『漁家樂』的故事，且飲且唱，恣意快樂。正在這時候，清河王爲梁冀部下的校

尉所追，匆促間逃至此處。校尉欲得功，在清河王背後放起箭來，清河王躲得快，箭適

射在鄔漁翁身上，漁翁代替清河王送了一條性命。端陽 清河王脫去虎口，逃入飛霞的漁

船中。飛霞詢問，知清河王個中的緣由，飛霞取父親的舊衣給清河王換上，將清河王打

扮得像一個漁翁模樣，暫時在漁船上過活。藏舟 一方簡生和馬融之女，貧窮度日，忽然

梁冀要馬融獻其女爲自己的歌姬。女不從，飛霞仗義願代瑤草去，以救瑤草之難。

俠刺 飛霞到梁宅時乘梁冀之際，將玄女所賜的一枚針刺入梁之腹中，梁受傷死。刺 這時



河東節度使已擁立清河王爲帝，勢力日盛。飛霞單身往投之，清河王想着昔日之情和今日之功，便立飛霞爲皇后。營梁冀的逆黨已敗，馬融亦問罪，新帝知其爲簡生的岳父，赦之。瑤草故意羞父親。問以前的行爲對不對？馬融無言可答。羞

朱素臣的戲曲，在曲錄中列有十八種，後來通行於歌場的只有雙熊夢。「見都」「防鼠」「測

「拜香」「預報」「拜年」「謀房」「諫父」「切脚」「思放」「自首」

六齣「翡翠園」「審」「封房」「盜牌」「殺舟」「脫逃」「吊監」「遊街」十四齣

樓月一種，有全本。近時出版董氏秦樓月在曲錄卷五中據傳奇彙考載，說是吳綺之作。這因本書

卷首有吳綺的題詞之故，致發生誤會。本書的卷首明白地寫着：「吳門朱素臣編次，湖上李

笠翁評閱。」當然是素臣所作無疑。現在敘秦樓月的梗概於下：

蘇州的妓女陳素素，有貌善詩。有一日游虎丘。謁真娘之墓，感真娘和自己同境

遇，因此賦『秦樓月』一詞弔之，題詞墓邊而去。有山東萊陽人呂貫流寓蘇州，偶過真娘

之墓，見素素所題詞，愛其才，急欲一見其人。時山東的老將軍劉岳在蘇州閑居，選閱

蘇州名妓，品評高下，給以狀元，榜眼，探花，及十八名學士的頭額，並騎馬遊街。呂

貫想：素素必定當選在內。及看名單，並無素素。大駭，訪劉將軍，問其有無遺漏，當

示以素素所作的『秦樓月』詞，劉大爲讚賞。馬上派人去請素素。相見之下，果然色藝

雙絕。遂招呂生來和素素相會。呂生見素素後，心中非常眷戀；素素見呂生亦然。後日呂生訪素素之居，適素素病，呂生給以醫藥資，約以再會而別。至期呂生欲再訪素素，忽被僕許秀勸阻。素素待呂生不至，直接來呂生宅。私語衷情，共誓鴛盟。時呂生的好友袁武子爲興吳太守，頻舉政績。有岱山的強盜胥大奸王慮二巨魁。潛來蘇州，適素素由呂生處歸，爲二巨盜所逢，二人設法將素素和侍女繡姻搶歸山寨，各欲以一人爲妻，兩女以死力爭，侍女遂爲賊所戮，素素亦負傷。賊監禁素素於一室，欲待其傷愈，再逼之成親。一面強徒大舉襲吳興，圍城猛攻。守城官兵懼，不敢作戰，袁太守親自督率人民努力防守，方得無事。呂生自知素素失去，心中悶悶不樂，僕人許秀騙他說：聞素娘已經被賣，現在會試期已迫，相公應早些上京，一面又可訪尋素娘。呂生信之，匆匆束裝赴京。後許秀素素陷入岱山的賊中，親至劉將軍處求代爲設法救出，將軍以年老力衰謝絕。同時將軍心裏亦非常願使素素脫險。許秀聞知強盜有派人訪求醫治婦人之傷的消息，自己大胆扮作醫生，偷赴山寨，逢着素素。素素想着自己難免一死，私托許秀將指環和頭髮送給呂生。以了此緣。一方劉將軍因欲救素素難，單刀赴吳興，授城外居民以破賊之計，自己率居民乘夜入山寨，先欺山寨的巡卒，救出素素，便在山寨上

放起火來，滿山火光，驚得包圍吳興的衆強徒叫苦連天，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吳興城中的百姓，又乘勢殺出，賊衆自相殘踏，紛紛後退。劉將軍從後面殺來，賊頭心慌意亂，遂被劉將軍擒住，斬首了事。劉將軍至吳興城下，將素素交給袁太守。使住在太守處，自己獨歸蘇州。一方在京中的呂生，並不知素素所經過的這般事，每日只想素素，飲食俱減，慢慢地便患起相思病來。醫生來診斷說：必須意中人的頭髮和藥剪服，方可痊愈。時許秀適來京尋呂生，携着素素的頭髮和指環，因此煎湯給呂生服下，呂生的病爽然若失。轉眼呂生以狀元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准暫時請假回鄉。呂生回到蘇州。訪劉將軍，將軍告以素素住在袁太守處，呂生至吳興。袁太守故意不使素素和呂生相逢，勸呂生另娶別的姑娘。呂生誓死不從，且恨恨歸蘇。轉瞬袁太守親備粧資，送素素至蘇州和呂生相會，團圓終結。

此劇據日人吉川幸次郎考證，陳素素實有其人，在國朝畫識引着虎邱綴英志略說：素素江都人，自名二分明月女子，係萊陽姜學在之姬，善詩畫。學在名實節，流寓吳門，以詩畫名世。又據詞苑叢談說：素素曾爲揚州的豪家所奪，以金環送學在，誓以終身。那末，這劇中的呂貫，應即是學在的化名。其友袁武子，必是這劇卷首題詞的吳蘭次。因吳蘭次曾爲吳

與太守，且以掃蕩太湖之賊知名。（有吳蘭次的傳可據。）且在吳蘭次文集裏有『陳素素詩集序』一文，這更可以證明和素素的關係。

翡翠園是寫有叫舒德溥的人，在貧窮中能捐財救人難，因此其子舒芬得狀元及第，並娶

翡翠兒兩位姑娘爲妻的事。

曲海提要  
卷二十

雙熊夢一名十五貫，據曲海提要卷四載：有熊友蘭友蕙兩兄弟，家甚貧，兄爲舵工生

活，弟在家念書。弟友蕙時常爲鼠所苦，購得殺鼠藥包入餅中，放在暗處，待鼠來吃。鼠子將這餅從牆穴移入鄰家的房中；又將隣家的錢十五貫和鄰人之妻的指環，移入友蕙之室。友蕙喜爲天賜，以之易米。適鄰人不知餅中有毒，誤把毒老鼠的餅吃了，一命歸天。官以指環作證據，指友蕙和鄰人之妻私通，故將鄰人毒殺，因此友蕙和鄰人之妻俱被投獄。官一面追繳十五貫錢甚急。兄友蘭問之，從一位義俠處乞得十五貫錢，負至縣城救弟。有一位屠戶，賭博贏着十五貫錢，歸家戲指着十五貫錢告訴女兒說：有人要買你去做他的婢女，這是你的賣身錢。屠戶的女兒認爲真話，乘間從家裏逃出，欲逃至親戚處暫躲。途中逢着友蘭，問路，友蘭帶他同道。不料後面突然有許多人追來，將他兩人捉住。原來當屠戶的女兒出走時，有賊人潛入屠戶家，殺死屠戶，偷去十五貫錢。衆人看友蘭所負的錢，適巧是十五貫，

大家認為一定是友蘭殺死屠戶，帶屠戶的女兒私跑無疑。友蘭有口莫辯，被衆人擁到公堂上，糊塗的官將友蘭和屠戶的女兒投獄。其後知府於夜間夢着有雙熊求救，醒來慕然想起莫非熊氏兄弟有冤，遂詳查案情。明白個中的情節，因此判決各人無罪，並即以鄰人之妻配與友惠，屠戶之女配與友蘭爲妻。這劇根據小說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出自醒世恆言而作，更加入弟友蕙之事，使人覺劇中情節變幻曲折。

(六) 其他的傳奇名著

清初高奕的傳奇品下

和新傳奇品中共列着作家二十七人：阮大鍼吳駿公盧次梗沈寗庵

係沈自晉之誤

單槎仙吳石渠袁令昭馬巨生劉晉充薛旣陽李玄玉馮猶龍葉稚斐朱良卿邱嶼雪朱素臣畢

萬侯李笠翁周果庵張心其萬晉晉盛際時史集之朱雲從陳二白陳子玉王香裔。以上二十七人，都是自明天啟至清康熙初年間的作家。其中阮卓等十人已逐一寫過；還有十七人——他們所作的戲曲，無論全本或散齣，今尚流行於世間就個人的範圍所得見的，大概有如下諸劇：

如是觀

「交印」「刺字」「草地」「翠樓」「敗金」五齣

醉菩提

「付篋」「打坐」「石洞」「醒妓」「天打」「伏虎」「當醉」「嘆救」「佛圓」九齣

以上張大復撰。張字早期，一字心其，號寒山子，蘇州人。所作傳奇有二十三種之多，

曲錄 卷五

今大抵失傳。

虎囊彈

「山亭」

黨人碑

「打碑」「酒樓」「計賺」「開城」「殺廟」「賺師」「拜師」七齣

以上邱園撰。園字嶼雪，常熟人。所作傳奇有九種。

曲錄

自己穩居塢邱山，放蕩不羈，善度

曲

蘇州府志卷一百

現在祇有上列二種曲的散齣行世。

雙官詰

「蒲鞋」「夜課」「借債」「見鬼」「榮歸」「賽詔」「誌圓」七齣

陳二白撰。陳字子令，長洲人。作有傳奇三種。

曲錄

今流行者雙官詰。

蕪帕記

全本。收在六十種曲中

單本撰。本字槎仙，會稽人。有傳奇二種。

曲錄卷四

今有一種失傳。

墨蓮盟

一名荷花蕩。全本。收在玉夏齋傳奇十種中。暖紅室有重刊本。

馬伶人撰。伶人字更生，一作吳縣人。有傳奇三種。

曲錄卷五

今墨蓮盟一種行世。

張大復的如是觀，一名倒精忠，又名翻精忠。

續白裘六集卷二

姚茂良的精忠記，寫岳飛之死，不

足以快人意。所以這劇硬來翻案，說岳飛成就大功，和秦檜受誅之事。

曲海提要十一

今崑曲粹存所

載的倒精忠五齣，誤以為是精忠記的齣，比較他書，列表以證明之。

|              |                |              |   |              |   |
|--------------|----------------|--------------|---|--------------|---|
| 綴白裘<br>(倒精忠) | 納書楹曲譜<br>(如是觀) | 舊抄<br>(如是觀)  | 本 | 崑曲粹<br>(精忠記) | 存 |
| 交印           |                |              |   | 交印           |   |
| 刺字           | 刺字             |              |   | 刺字           |   |
|              |                | 兀朮起兵<br>草地大戮 |   | 草地           |   |
|              |                | 戚方行刺         |   | 翠樓           |   |
|              |                | 兀朮敗北         |   | 敗金           |   |

醉菩提寫西湖淨慈寺的醉僧濟顛之事，大抵根據西湖佳話。南屏醉蹟之條。情節殊覺荒誕無稽。

邱園的虎囊彈，或以爲是朱佐朝之作，劇說卷四係演魯智深之事，關目和水滸傳大略相同。

提婆廿七 黨人碑是取宋元祐間一件有名的『黨人碑』的歷史事件作材料，事實是：宋徽宗時蔡京執政，將司馬光蘇軾文彥博程頤等代表舊勢力的諸人列爲一黨，勒其名於石上，名爲黨人碑，

建於端禮門外。尙書劉達，力說蔡京這種舉動的不當。蔡京怒，投達於獄中。劉達有塔謝瓊仙，一日豪飲酒家，乘醉歸來，經過端禮門，見黨人碑，怒不堪，用力推倒之。因此瓊仙亦被禁在童貫的府中，瓊仙有結義兄弟傅人龍，有俠氣，設計救瓊仙出險，兩人共逃往別處。

第四章 後期的崑曲

後來劉逢遇赦出獄，帶增謝瓊仙及傅人龍征田虎立功。

曲海提要  
廿八

還是完滿了結。

陳二白的雙官誥是：有生員馮琳如，被父親的仇人陷害，遣下妻妾，單身逃赴他鄉，業醫過活。偶然逢着一位舊友某。馮托他帶五百金和書信一封給家中，這人將馮所交的銀子和書信，全部沒收，裝作沒有這件事一樣。可是這人的臉貌，非常和馮琳如相似，馮的仇人誤把他當作馮，將他殺死，屍身葬在一座廟內。馮的家人也以爲是真的馮被殺，因此馮的妻和妾都相率再嫁，只有一婢女名碧蓮和老僕馮仁留在家中。老僕做蒲鞋，碧蓮紡織，含辛茹苦。養育主人的兒子馮雄，碧蓮旦夕督勵馮雄修學不倦。未幾馮雄漸漸長成，碧蓮使其應科舉，一直進士及第。一面馮琳如亦在外立功，得志榮歸，即以婢碧蓮爲夫人，棄去以前的妻妾不顧。

曲海提要  
二九

這劇的節目，以「夜課」一齣最動人。

單本的蕉帕記，是寫：越美人西施，死後身化白狐，煉丹三千年，欲得男精煉成九丹。有名龍驪的青年，心戀友人之妹胡弱妹，尙未得手。白狐化作弱妹的樣子，變幻蕉葉爲羅帕，題情詩於其上，挑動龍生，遂和龍生旦夕玩起那一種把戲來。後因白狐的媒介，弱妹終和龍生結婚。白狐又使龍生登科，立戰功，成了一個了不得的人物。——這劇是神怪劇的一種，但中國民間關於怪異的傳說，以類于此的事爲最多。



馬侖人的墨蓮盟，其梗概如下：

蘇州的富豪傅習禮，有一女名蓮貞，從幼和封某之子有婚約。封某夫婦死後，傅便其子居自己家中，欲待其成人後結婚。並欲聘一位家庭教師，教封讀書。聞生員李素有才名，傅親往訪之，素是時讀書於虎丘的僧舍，這日適和友人秋漢卿暢飲，大醉而歸，致和傅相見時舉動諸多失禮處。傅不悅，轉聘秋漢卿爲師。封某之子愚鈍而貌醜，里人呼之爲封糊孫。漢卿自己，學問亦拙劣。因此兩人每日只以酒色爲事，一句書也不讀，事被蓮貞知道，心裏極不願意，常常自歎命苦。六月二十四日，適逢荷花蕩的勝會，封糊孫帶着幫閒兩三人，載舟嬉游，傅習禮亦帶着女蓮貞及侍女乳母乘別舟泛棹，一面李素亦雇着小舟在蕩中遊來游去。蓮貞和李素在舟中互相望見，兩人以眉目傳情，各有無限情意。李生乘蓮貞之父往封糊孫的船中，托蓮貞的乳母以並帶蓮贈蓮貞，蓮貞亦採取蓮子（取其開花有結果之意）相報。轉眼李生赴南京應鄉試，以第一名解元及第。歸蘇後偷訪蓮貞之宅，適蓮貞在庭園散步，兩人相逢，李生告蓮貞以自己愛蓮貞的真情。但蓮貞是一個「羅敷有夫」的人，要離婚再嫁，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恰巧封糊孫受着秋漢卿之騙，上了「仙人跳」的當，嚇得一命嗚呼。李素是時中進士授官，榮歸故

鄉，遂得和蓮貞結婚。

此劇的結末，既得成爲美滿姻緣，復不違反舊禮教，這種兩全的法子，只有頭腦聰明的人才想得到。若改爲：『封獠強硬要和蓮貞結婚，蓮貞不肯，以致自殺。』或者：『李素乘官，帶蓮貞逃赴山林，以完成名士風流的一幕。』那末這劇多少增着些反抗的趣味，就格外的覺得有聲有色了。

除上述諸作外，還有不見於傳奇品，約略可以推定是在這個時期出現的名著，有滿床笏和爛柯山，都是後來歌場所通行的。滿床笏一名十醋記，據說是在康熙初年，有戶部尙書龔鼎孳，娶秦淮名妓顧涓爲繼室，有才藻，門下士作此劇，在夫人生誕，演之以爲夫人壽的一種玩意兒。曲海提要 卷四十今集成曲譜載有十二齣

「郊射」「嬰壽」「醉薦」「納妾」「跪門」「求子」  
 「參謁」「後納」「祭旗」「卸甲」「賜婚」「笏圓」全

本的情節，以唐郭子儀顯達之事爲綱目，並加入一個捏造的人物節度使龔敬，寫他怕老婆的情形，作爲點綴。

爛柯山是寫漢朱買臣之妻嫌夫貧賤，逼買臣離婚，改嫁他人。後買臣榮顯，妻生活艱難，要求買臣，收回『覆水』。買臣不允，妻因此自殺之事。這戲在綴白裘等書中選有七齣

「寄信」「相罵」「逼休」「癡」  
 「寄信」「相罵」「逼休」「癡」  
 「癡夢」一齣寫買臣之妻自改嫁給一窮漢後，受生活逼迫，旦夕和

丈夫噪鬧。一夕夢見買臣爲會稽太守，衣錦榮歸，重收自己爲夫人，享受幸福的事。正和「潑水」一齣相對待，「潑水」是買臣榮歸後，舊妻來謁，買臣命皂隸毆辱之，並告訴她在馬前覆水，如能在馬後全收，仍可以重爲夫婦。舊妻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遂投水死的事。「潑水」一齣在全劇中最有精采，今日還上演不止。

有題海來道人作的鴛鴦繼傳奇，在近時出世。董氏逃國重刊 這劇有崇禎八年的知人之序，當然

是明末之作。海來道人姓路，字惠期，江蘇宜興人。事蹟無可考。這劇的「虜螽」諸齣，寫滿洲軍的侵明，並痛罵明朝邊將的無能。因此有干例禁，至清乾隆間便成爲禁書。禁書總目 現在叙這書的梗概於下：

楊直方，係揚州的舉人，適友人奚友賢任西臺御史，將赴京，楊和友人焦如鹿費元空等共至船餞行。偶見有一表的人物，單騎自北來——這是自北方歸來的武官，大家請這武官來船上互通姓名，知道是龍虎將軍胡平，一向在北邊守備，防賊虜的侵入。因憤督府的橫暴，歎時局日非，遂棄官南歸。將軍談到邊境事，不勝寒心，憤慨之下，飄然揚鞭而去。山東某地有寶華寺，內有惡僧廣知廣謀，常害人作惡。寺傍有張姓一家，家中有母親和女兒張淑兒并有由親戚家領來的養子小二，三人居住。小二無賴，常和寺

僧串同作惡，姊淑兒屢次懲戒，都不聽。一日楊直方和焦如鹿費元空三人赴京應試，經過此處，偶在寶華寺借宿。惡僧見是遠來的客人，頓起惡心，和小二等勸三人飲酒，一杯一杯的勸，直勸得焦費二人醉得像死人一般。只有楊生一人獨自醒着。細聽到惡僧磨刀之聲，楊生起疑，連推兩人，兩人醉得什麼也不知道。楊生只得獨自一個人偷偷地攀木越牆逃出，見近鄰有門半開着，楊生閃身進去，請求救命。原來這便是張淑兒之家，淑兒的母親問知楊生經過的情形，心裏細想，要是留楊生在家，於小二必有諸多不利。因此遂赴寺中告密。淑兒這時却愛楊生的俊秀，不忍楊生遭惡僧的毒手，竟縱楊生逃走，并拿出白銀若干和白玉的鴛鴦繡贈給楊生說：『願他日再相見，當以終身許君。』楊生慌忙間收起白銀和鴛鴦繡離開張家。張淑兒待楊走後，自己將身體縛在一根柱上，放聲號哭。果然惡僧和小二殺死焦費二人後，伴着小二的母親來張家，淑兒一面哭；一面告訴大眾說：『那個強徒將我縛在柱上，並搶了許多銀子逃走了。』大家望着淑兒，眼睜了一回，事情總算含混過去。楊生逃脫虎口，延途進京，幸遇友人奚友賢，故一點都不感困難。一方惡僧二人和張小二分贓不勻，殺死小二，惡僧恐怕小二的母親將小二被殺事告官，因此到小二家欺騙小二的母親說：『現在賊虜侵來，幹快遷居南方避難。惡僧騙

張家的母女二人出，帶至南方的途中，強搶去淑兒等所帶的行李逃走。淑兒和母親弄得進退兩難，母女商量，以淑兒出賣，偶然被將軍胡平買去，作為義女。適胡平接得聖旨，奉命率兵赴前敵効勞，匆匆赴任。時惡僧棄去張家母女後又回到寶華寺，知縣探知其作惡多端，派皂隸來寺逮捕，皂隸貪飲，被惡僧設法灌醉，惡僧乘間逃遁，投入賊虜之營。胡將軍討伐賊虜，連戰連捷，班師凱旋。是時楊生已進士及第，授官職，胡將軍欲以義女淑兒妻生，使夫人探聽淑兒意。淑兒說出曾和姓楊的有婚約，問其名，知道即是現在所代為議婚的楊直方。兩人遂舉行婚禮，回家團圓。惡僧投身賊營，被胡將軍部下所俘，處刑了事。

此劇就部分來講，相當含着些愛國的思想。作者在卷首寫西江月一首說：「文官愛錢；武官愛命，空自百年養士！虜騎縱橫，滿朝震怒，天下無一人義士！」又在終結處寫着這樣的下場詩：「陽羨一書痴，感憤吐新詞。清言能脫俗；激語或傷時！」這一類激昂憤慨的話在當時或有相當的價值，所以一到了「賊虜」當朝，便成為禁書。慚愧，我們現在並不是「忠君愛國」之士，因此讀起來也便不覺什麼。

在這期間內，有姓沈名燦的，據說他的作品極有名，惜未得見。沈字字中，浙江錢塘

人，明末崇禎年間的生員。順治初年因失言被鄉人擊斃。其所作息宰河，絳春園傳奇，極爲文壇豔稱。

據陸次雲沈字中傳

(虞初新志卷十)

息宰河的情節不詳。絳春園據曲海提要所載：大略是：有青年楊珏遊於絳春園，適逢着偶在這園裏遊玩的御史之女倩雲，互相屬意，倩雲以自己題着詩的手帕贈楊，楊歡喜無限。一面這園主有妹名倩筠，和御史之女倩雲的名字同音，貌亦相似。所以當楊珏逢着倩雲時，誤以爲即是園主之妹。後經許多曲折和倩筠結婚，方知以前送詩的是另外一位小姐，因此又設法求得送詩的倩雲爲第二夫人。這是風情劇的一種。

(七) 雜劇作家 明末的劇作家，還有幾個人，但大抵對雜劇都是些「死的模仿」，很少「活的創造」，現在列述幾個在曲壇上曾經聞名的作家在下面：

A. 沈自微

字君庸，江蘇吳江人。

曲錄卷三

所作雜劇三種：霽亭秋，鞭歌妓，簪花髻。三種

各係一折短劇。霽亭秋寫宋杜默之事，杜默科舉落第歸鄉，路過烏江的項羽廟，展拜神像，朗誦自己應試的文章，細訴不平。對着神像，像發狂似的說：以上王的英雄不得爲帝王；以杜默的才學不能中狀元，此千古以來，多麼一件不平事！杜默這一場痛哭流涕，直哭得神像亦流淚。所謂古今來的知識份子，都是慣於依附目前的統治者而求得自己的權位的，其有得不着統治者之寵的人，便自怨自艾，鬱鬱終日，簡或著於文章，自鳴失意，這一種「自鳴失

意」的態度，便好像忠狗得不着主人之歡，汪汪的叫；一面仍希望主人再來眷顧，賜自己一塊肉骨頭一樣。

關於自徽所作鞭歌妓的梗概是：

唐張建封少時，落魄江湖，隱于淮泗之間。一日逢着禮部尚書裴寬伴着家妓兩人乘船還朝。尚書見建封舉動落磊，奇之，邀至船，給以酒食。建封弊衣破帽，意氣昂然，縱談古今，罵盡俗人以名利爲重的齷齪。尚書傾心佩服，以一船金帛和兩名歌妓贈建封。建封一諾不辭。因此主客顛倒，建封反命歌妓奏樂，代尚書侑酒，歌妓輕視建封，不從。建封舞劍以驚之，并命從者鞭撻，歌妓這時不得不屈服。尚書帶一僕人，自登陸他去；建封擁二歌妓，泛舟東游。

張建封在唐時曾爲節度使，此事未見建封的本傳，不知何所根據。

簪花髻是寫楊慎（字升菴）的逸事，其梗概如下：

明楊慎被謫雲南時，常以詩酒自樂。每醉，輒乘輿題詩在妓女的白衫上。土人爭購其衫。因此當地的妓女，都衣白練，歡迎楊慎題詩。一日楊慎醉後，穿上妓女的錦衫，頭梳雙髻，簪紅花，帶翠柳嬌桃二妓出游，延途觀者都掩口笑，認爲瘋狂。慎不顧，縱

談春景，飲酒賦詩，興盡始散。

此劇描寫升菴的癡態，極妙極肖。以上幾種劇，一笑（簪花髻）一哭（霽亭秋）一罵（鞭歌妓），各有牠的表情，雖情節簡單，却有趣味。

P.孟稱舜 字子若，一字子塞，浙江山陰人。所作雜劇六種。

最近據說：人長壽規矩君得孟稱

知確 現在流傳者還有三種：桃花人面，死裏逃生，英雄成敗。皆盛明雜 桃花人面根據唐孟啟的

本事詩，寫「崔護謁漿」的故事——這事在南宋雜劇中已有之，元白仁甫尚仲賢亦有同樣的劇，明朝的登樓記，題門記，桃花莊等，亦是寫這件事。傳奇彙考 但其它的作品現在概未流傳，

只有這部桃花人面還存在着，茲略寫其梗概於下：

崔護年青時，清明日游於城南，口渴，走入桃花村，偶然叩一家的門首，見一妙

齡的女郎出來，給崔護一杯水。崔護問女郎的姓名，女郎答是葉秦兒，是日適父親外

出，一個人在家中。崔護見女郎貌美，心中異常動情。女郎亦屬意崔護，約以明年清明

再會，戀戀而別。翌年到清明節，崔護如約至，見兩扉深鎖，寂無一人，遂題一詩在扉

上說：「去年今日此樓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仍舊笑春風。」題

罷悵然而返。原來秦兒這天係伴父出外掃墓。至晚方回。見詩，歎兩人的不能相逢，悲



苦不勝，數日遂死。適崔護又至，抱屍慟哭，屍復活。兩人得爲夫婦。

死裏逃生的劇情，非常乏味，大略是說：有一個名叫楊宗玄的，住在北京郊外的西山寺養病，寺中的惡僧了緣，藏婦女於寺中，適爲宗玄所見。惡僧欲殺死宗玄，以滅其口。宗玄用種種方法，得從寺中逃出。後使人捉住惡僧，處以死刑了事。

英雄成敗的梗概是：

黃巢，生自晚唐，膂力過人，多血氣。當應科舉時，主考劉允章愛財，前宰相之子令狐滿賄賂劉銀千兩，劉即發表令狐狀元及第。黃巢無錢，名落孫山。黃巢怒。闖入劉宅，大罵劉之不正。歸鄉里曹州，起兵奪取天下，轉眼間攻入東都。時劉允章爲東都留守，率民出降。黃巢在東都稱起王來。適有和黃巢在當時共落第的鄭畋，起兵和黃巢戰，黃兵敗。鄭畋因功遂受唐王的封贈。

黃鄭之事，俱見史實。因爲黃巢造反不成，所以那些『專記帝王家譜』的史官，對黃巢痛痛的罵了一陣。這劇也是以黃巢失策和鄭畋得策爲定評的，究竟這種定評是否能作爲定評？這是很明白易辨的。中國全盤的歷史，將有一徹底的翻案，這時期總不會遠到那裏去吧！

有各編爲四大癡——『酒癡』『色癡』『財癡』『氣癡』——的雜劇，『氣癡』一劇，

即採用孟氏的英雄成敗，『財癡』係採用徐復祚的一文錢。

詳前章

『酒癡』係李九標所作，

『色癡』的作者名氏不詳。關於『色癡』——即後人改訂的蝴蝶夢傳奇——在後面詳述。至於『酒癡』的情節，大致是這樣：有姜夔召者，在村社祭日偶然拾着巨銀，因此每日飲酒，嗜酒如命，醉後便大肆暴吼，人皆避之。有桃花神女受天帝之命，命以色迷姜生，姜生不爲所惑，因此姜生得中鄉試。這劇含着一些調侃的意味，便是說飲酒不犯色，還是無礙于事。

C. 卓人月 字珂月，浙江仁和人。和孟稱舜袁于令有交誼。生於崇禎年間。所作雜劇，

流傳的只有花舫緣盛明雜劇一集本一種，是根據孟稱舜的花前一笑雜劇改作的。據劇說寫明朝唐寅伯虎

之事，茲述其梗概於下：

蘇州的唐寅，一日和友人文徵明祝允明遊於閶門外，泛舟豪飲，乘興揮書畫爲樂。

適有金陵大官沈某的一大畫舫，靠着唐舟經過，舫中有一標緻的婢女名申傭來，望着唐

寅一笑。唐視其美貌，忽生妄想。立刻別去二友，另雇小舟跟在畫舫後，直到沈氏之

邸。唐寅改名唐畏，設法賣給沈家爲奴。以便乘間和傭來相近。偶然在花園裏兩人得

見一面，唐向傭來訴說自己的真情，不料話尙未了，逢着沈家的公子走過來，兩人快快

分開。一日公子欲命唐寅情人代爲作詩，作詩係唐之家常便飯，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此唐便毛遂自薦，代公子揮起筆來。後來唐故意請求公子許其歸鄉。公子問其故？唐答以回家聚妻。公子說：我家婢女極多，聽你隨便選擇一個，何必回去，多麻煩。遂出乘婢女，命唐寅選擇。唐寅見慵來不在內，其餘的人，一個都不中意。慵來是公子母親所頂歡喜的婢女。公子知唐寅愛慵來，遂向母親討得慵來給與唐寅。唐寅這時方說出自己的來歷，轉歸故鄉蘇州。在大江中逢着文徵明祝允明泛舟來，大家合在一處，笑談前事。適沈某送慵來自後至，使歸唐寅。

本劇的情節，今古奇觀中的唐解元玩世出奇的短篇小說，和這相同。又後世題名九美圖的長篇彈詞，也是寫這件事。本事據說出自涇林雜記據曲海提要，是否可靠，不得而知。

D. 徐士俊 原名翹，字三有，號野君，浙江仁和人。錄 爲人多趣味，能談文章音樂繪

畫，好觀俳優之戲。所作雜劇凡二種：絡冰絲春波影。絡冰絲只一折，寫梁沈約之事。沈約夜坐書齋讀書，忽有一女子手携取絲之籠來叩沈約之門，女子在戶外取細雨爲絲，贈給沈約說：造成冰絃，可以拂暑。言罷，飄然而去。此事出自元伊世珍的瑯嬛記。沈約在歷史上是一個有名的才子，這些附會的事，是必然有的。

春波影寫小青之事，忠實地根據小青傳而成。

五、來集之 字元成，浙江蕭山人。崇禎十三年進士，任安慶判官，遷兵部主事。

詩紀

所作雜劇六種，今僅存碧紗籠、女紅紗、挑燈劇，三種。

見者他室曲  
叢書定書目

毛奇齡的來元成墓

誌銘裏說：『君崇禎己巳

按：二年

赴童試，縣斥之，粘其文於門，庚午

三

再試，再斥之。然而府

試拔第一。時年二十七，始附學。于是作『兩紗劇』。所謂『兩紗劇』，即碧紗籠和女紅紗。

女紅紗是諷刺試驗之弊的，大略是：試驗的主者不乏糊塗的人，故名之爲糊塗。應試的分爲三種人，一是貧窮的書生，名之爲文運，字中盛，又字中衰，及第的便是「文運盛」；落第的便是「文運衰」。一是有錢的商家子弟，名之爲銅臭。一是貴顯人家目不識丁的子弟，名之爲白丁。古來應試的只有三種人。作者一一加以譏笑。

碧紗籠寫王播的故事。

見唐王保  
定的謠言

大致是：王播少時孤貧，曾流浪於揚州，住於惠照寺木

蘭院，隨僧齋食。僧厭之，故意待齋罷再擊鐘。播至，連殘飯都不得着。播怒，在壁

上題詩二句，飄然而去。日遷月異，轉眼經過二十年，播一躍身爲宰相。惠照寺的和尙知播

顯貴，將播題壁上的詩，安放在碧紗籠內，以示敬意。時播奉勅節制江淮，復至院中，寺僧

阿諛備至。播觀碧紗籠中的詩，不勝今昔之感，執筆再續成下二句而去。此劇寫舊社會的一

般人，以人之失意得意，爲輕視或諛諛之的。所謂炎涼世態，古今皆然。若要問爲什麼會形成這一類思想的。簡單可以說便是因經濟組織的不公平。所謂得意，即是受着統治者的垂顧而躍入特權階級的人，這自然要使一班人眼紅。失意即仍舊得不着經濟上的幫助而流入窮人隊伍的人，這時人家不奚落你，更待何時？然而好花是開不長的，今而後這一類「不公平」的事，總非被打倒不行了。

挑燈劇寫小青之事。因小青詩中有『挑燈閒看牡丹亭』之句，所以取『挑燈』爲題。以上三劇，並

據傳奇彙考

F. 凌蒙初 字初成，別號即本觀主人，浙江吳興人。生在明末天啓至崇禎間，以貢生爲

徐州判，順治十一年殉李自成之難。

湖州府誌

所作雜劇有虬髯翁

收在盛明雜劇二集

顛倒因緣

見曲錄所列

一種，

虬髯翁寫唐俠客虬髯翁之事，以李靖和紅拂兩人作陪襯，情節和紅拂記所載略同。

參閱前

僅將

樂昌公主一段事除去。結構大概是這樣：

(第一齣) 道士觀氣。李靖紅拂在酒店和虬髯翁相逢。

(第二齣) 李靖紅拂在太原汾陽橋和虬髯翁及道士相會。劉文靜介紹諸人見李世

民，徐道士和李世民作圍棋一局。

(第三齣) 虬髯翁讓家財給李靖紅拂，自己和徐道士率兵浮海去。

(第四齣) 虬髯翁爲扶餘國王，接兵部尙書李靖所發征高麗的檄文，自己決出水兵援助之。

上列四齣，比之張氏紅拂記，少去『紅拂私奔』及『李靖和虬髯功成再會』的兩件事。此劇關於描寫虬髯翁的豪爽，堪稱能手。曲辭亦相當可觀。

G. 徐石麒（一作石麟）字又陵，號坦庵，湖北人，流寓揚州。善畫花卉，工詩詞製曲。其女延香通曉音律，石麒每成一曲，必高聲吟哦，使女指摘協聲律與否。廣陵詩事卷九石麒在

坦庵續著書目中，曾說到乙酉（順治二年）年揚州爲清兵所陷時，自己冒死入城取出著書殘本的話。據此石麟必是明末清初之人。今所流傳的坦庵詞曲六種，即徐石麟所撰——其中二種係詞集，四種係雜劇。雜劇的名稱是：

買花錢 大轉輪 浮西施 拈花笑

據說在雜劇之外，尚有傳奇三種。曲錄卷五未見流行，存亡不可知。這幾種曲都是完成在順治年間。撰坦庵續著書目四種雜劇中，以買花錢比較有些稗史上的根據。

劇說卷五說本  
事出自詞評

是寫南宋俞國寶之

事。茲記其梗概於下。

于國賓有才學，科舉落第，心中鬱鬱無聊，清明節和友人韋子雋泛遊西湖。適駙馬楊震亦伴姬妾來遊，于生觀其歌姬粉兒，忽生情意。粉兒亦略有意於于生。但兩人眼睛相互一瞥，即被隔斷。于生此時悶悶不樂。遂和友人入一酒家淺酌，心中若有所感，執筆題風入松一闕於壁上。忽傳高宗駕至，大家匆匆迴避。高宗偶望見于生題在壁上之詞，滿口稱贊，誦之，至『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之句，覺不免有寒酸氣，因改爲『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一面命人訪問題詞之人。適楊駙馬在後園張宴，招待才人墨客，于生亦因友人韋生之薦，參加盛會。飲酒間于生和歌姬粉兒時以流目相顧盼。駙馬發覺兩人的秘密，故意命粉兒捧綾綉請于生題詞，于生不暇思索，揮筆而就。駙馬嘆于生才高，即以粉兒給于生，親爲執禮。忽高宗的敕使至，召于生進見，授以翰林院學士之職，且命再試前日及第的進士，並賜居秦檜的舊園。于生顯貴，友人韋生，和酒家的主人等都來相賀。

劇中誹謗科舉之弊，即作者的自鳴不平。本來所謂考試制度，是一種很滑稽的東西，純粹是束縛人家思想的辦法。況且古今來的試官，有幾個是公平的人哩？現在我們不講這些，更寫大轉輪的梗概如下：

有貧生司馬貌，苦學未能得志，一夕作怨天之詩，燒呪天帝。夢寐間忽至天帝之前，天帝責其不敬，司馬生傲然不服。天帝因此命其判斷漢朝四百年的疑獄，司馬生昂然正座，審判項羽韓信彭越等的訴訟，絲毫不爽。天帝嘉其才，命孫權曹操周瑜等送其還家。司馬生醒來，原來是一場夢景。忽燕太子丹荆軻高漸離樊於期等奉天帝之命，佐司馬貌（這時貌已改名爲司馬懿），并吞三國，成統一天下之業。荆軻等義士即羊祜杜預王濬等的前身。

這是一部荒唐遊戲的作品，但劇中居然能脫離歷來的傳統思想，而偏袒司馬氏，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拈花笑一劇。是寫姜嫉妬相罵相爭之事，沒有什麼意思。浮西施是寫越范蠡功成身退之後，想妖婦西施留在國中，終是禍根，遂帶西施浮江，至江中細數西施的舊罪，投之江中的事。這是翻歷來關於「范蠡載西施泛五湖」這段故事的殺風景劇。既乏味，又無聊。

在這個期間中，關於雜劇，有杭州沈泰（字宗林）編的盛明雜劇，共收有六十種，董廉先生

有重  
刻本

上自宣德下至明末的名著，大抵都已包含在內。

一集二集均有  
崇禎二年之序

繼之有清初鄒式金氏，收雜

劇三十四種，名爲雜劇新編。盛明雜劇所載的諸作在本書中都已約略的加以介紹過。此外在



鄭振鐸的文學大綱中曾說及茅僧雲有蘇園翁等四種，南山逸史有半臂寒等五種，鄭瑜有鸚鵡洲等四種，並其他十餘種。都是這時期的作品。因未見原書，省略不叙。

第二篇 明清之間的崑曲

## 第五章 衰落期的崑曲

崑曲到了清康熙乾隆間，已逐漸趨向衰落，原因是當時的支配階級已逐漸變換他的趣味。不過一種東西的改革，決不是立刻就可以做到的，必定有歷史上的順序，在這種新舊交替當中，自然還有不少的人戀戀不忘故舊。所以崑曲在這將近衰落的時候，作曲的人仍是不少，現在爲便利起見，特別將一階段劃爲一個時期，並敘述這個時期的名著和作者。

### (一) 洪昇的長生殿

昇字昉思，號稗畦，浙江錢塘人。初游京師，就學於王漁洋，繼又在施潤章（字愚山）處學詩法，并攻戲曲。昇妻係相國黃機的孫女。通音樂，故時人有詩贈昇說：『丈夫工顧曲，霓裳按圖新；大婦和冰絃，小婦讀朱唇。』可想見昇所享受的樂趣。後來昇爲了演長生殿傳奇事，遭逢時忌，和一班名士，盡被削除學籍，自此不能仕進。康熙四十三年出遊，經吳興潯溪，在舟中飲酒，醉後失足墜水死。享年五十餘歲。所作戲曲，可考者計十一種。

回文錦 迴龍院 錦繡圖 關高唐 節孝坊 舞霓裳 沉香亭 長生殿 四嬋

以上係傳奇。載於曲錄卷五。

雜劇。列於曲錄卷三。

天涯淚

青衫涇

見於兩般秋雨齋隨筆所載，雜劇或傳奇不詳。

其中除去長生殿外，今已散佚不傳。長生殿寫唐玄宗和楊貴妃之事，非常流行於曲壇。現在不厭煩絮，更寫其梗概於左：

楊玉環，字太真，弘農人。少時父母死亡，養於叔父家。天生美貌豐體，被選爲宮女。一朝得着玄宗恩寵，冊立爲貴妃。時玄宗年已六十餘歲，玉環還剛在三十未到的盛年，定情的晚上，玄宗賜以金釵玉盒，作爲後日紀念。自此之後，玉環獨擅君寵，玄宗愛之如掌上明珠。兄楊國忠因貴妃故，得擢爲右相。姊三人亦封爲秦國韓國虢國三夫人。一門異常顯耀。這時一般人均有『不願生男願生女』之歎。值三月三日，貴妃和玄宗遊曲江，招秦韓虢三國夫人陪伴。其中以虢國夫人貌最美，楊妃有意代玄宗拉合，藉向楊氏一門的恩寵。曲江游畢後玄宗召虢國夫人進宮，賜以飲宴，夫人放出嬌媚的手段，買得玄宗的歡心，不料這時楊妃又吃起醋來。（恐怕恩寵被虢國夫人奪去。）激起玄宗這老頭兒一時的憤怒，將她貶出宮外，使歸國忠之宅。楊妃於是自怨自艾，深深懊悔，剪斷自己頭上的青絲，托高力士獻與玄宗。玄宗其實也不過是一時之氣，見楊妃悔

悟，便將她重新收進宮來。有節度使張守珪的部將安祿山，征契丹時違犯軍法，被送進京中間罪。賴楊國忠的成全，祿山不特所犯的罪名不問，反身任要職。更因貴妃的緣故，封至東平郡王，賜新第。是時楊國忠和三國夫人，亦競營新邸，輝煌壯觀，大家往來祝賀，富貴炫耀一時。有武舉出身的郭子儀，待命上京，一日，入一酒樓中買醉，看見街上雜踏，喚酒保來問，知道是楊氏一門的新第落成的祝賀熱，郭氏想起外戚寵盛，獨自發出無窮的感慨。滴安祿山一行從這街經過，郭氏從樓上望見祿山，見其驕傲不可一世，知道後日必有叛逆之事。心中悶悶獨歸旅邸。接得朝報，自己已被任爲天德軍使，遂匆匆赴任。楊妃自遭貶再入宮後，心中不覺時起恐懼，且夕專想種種方法，以鞏固玄宗的寵幸。聞玄宗常讚美梅妃（係玄宗在得楊妃之前的一個最得寵的妃子）的『驚鴻之舞』，戀戀不忘情。楊妃欲完全奪去梅妃的寵幸，因此極力從歌舞上努力。自撰『霓裳羽衣曲』，教樂工李龜年賀懷智等晝夜演習。六月初一日逢着楊妃的生辰，玄宗在驪山的長生殿設宴，爲楊妃稱慶。楊妃命樂部奏『霓裳新曲』，自己親舞『盤旋之舞』，以娛玄宗。玄宗大樂，自此益加寵愛。安祿山自封王後，目空一切，時和楊國忠爭高低，一個是貴妃的兄弟；一個是貴妃的拚頭，兩人的勢力，正是不相上

下。貴妃對於兩人，論名義固然以國忠爲親；論感情終以祿山爲重，因此除設法調解，更不能對誰左袒。玄宗知道兩人不睦，命祿山去京，出任爲范陽節度使。祿山自此心懷異志，養兵待時，常以出獵爲名，試驗士氣的向背。這時無論什麼人都不曾注意到這件事，只有靈武太守郭子儀，時加留心，且夕操練軍士，以備不測。正在炎暑之候，玄宗和貴妃在華清宮，共浴溫泉，度着甜蜜的日子。七月七夕，爲俗傳牽牛織女兩星相會之期，楊妃和玄宗同赴長生殿內，指着星辰，共立誓盟：願生生世世同爲夫婦。（這是長生殿題名的由來，也是後人幻想兩人證仙的發端。）不料溫柔鄉夢方濃，忽傳來祿山造反兵入潼關的驚報，玄宗一時慌得沒法，暫受國忠之勸，匆匆帶着貴妃向蜀之成都避難。車至馬嵬坡，玄宗和貴妃等歇於驛中，時兵士們憤國忠的作惡多端，殺之於驛門外。更要求玄宗將楊妃賜死。玄宗心雖不忍，但爲安慰士卒計，也無法可想。因此楊妃便在驛中自縊。一朝香消玉殞，美人長逝，只落得在馬嵬坡上，占着一塊黃土。玄宗一面自和隨臣，匆匆赴蜀。過棧道時，適在風雨之夜，聞着簷前的鈴鐸，隨風叮噹，玄宗心中回想到昔日的榮華，回想到和楊妃的恩愛，不免柔腸寸斷。一面祿山挾大兵入長安，身登帝位，以前滿朝文武，爭來投降。祿山傳命在凝碧池頭，大張慶功宴，命梨園

奏樂。偏偏有一個不知趣的樂工雷海青，不受祿山之命，以琵琶打祿山（正像有一班無知識的婦女們用剪刀殺人一樣。）祿山沒有打着，海青自己倒被問了死罪。有一個舊梨園的領袖李龜年，當亂時由長安出走，流落江南，一時路費用盡，彈琵琶買唱自給。（關於這事，曾見杜甫贈龜年的詩——其詩云：『歧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寫龜年昔日之盛和當時的潦倒，應是事實。）逢着青溪鶯峰寺的大會，龜年自編一曲歌唱，名爲『九轉貨郎兒』，請楊妃盛時一直到玄宗出走爲止的事蹟。非常感動聽衆。時肅宗在靈武即位，任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子儀善戰，一舉攻破史思明之軍，更盡力平祿山之亂，收復東西兩都，迎二帝還御。當玄宗（是時已爲上皇）從蜀歸還時，途中差高力士赴馬嵬坡，建造貴妃的墳墓，高力士率人到貴妃的埋骨處，屍體已經尋不着（這事正是後來一般人疑神附會的原因，在後面再行敘述。）祇留着一只香囊。高力士回京覆命，玄宗百思不解。偶於寂寞的兩夜，聽張野狐唱御製『雨淋鈴曲』，發出無限的感慨，夢寐中見楊妃從馬嵬驛差內侍來迎接。醒來想起漢武帝召李夫人之魂的故事，欲召楊妃之魂歸來。有臨邛道士能通幽靈（？），玄宗命設法壇搜尋貴妃之魂的所在，天上冥間，都已查過，漠漠不知消息。忽聽到海外有叫

蓬萊的仙山。說貴妃住在那裏，臨叩道士因此乘風往訪。逢着貴妃，貴妃命道士以金釵一股，鈿盒一扇送與上皇，作爲他日重會的記念。時在中秋夜，臨叩道士駕仙橋導上皇入月宮，和貴妃再會。玉帝降旨，兩人在忒利天宮永爲夫婦。

關於這劇的本事，大抵參酌太真外傳和白居易的長恨歌雜湊而成。劇中關於宮調的選擇，角色的分配，劇情的布置，離合悲歡的錯縱參雜。在在都有適切的注意，所以歷來的評劇者對於這部長生殿，簡直恭維得了不得。

玄宗和貴妃之事，確是歷史上的一件韻事，當時的詩人，都競相加以歌詠，尤其是李白的清平調三首傳誦長安。到後來白居易的長恨歌，便成了一篇楊玉環傳，在那篇「傳」中，白居易因爲要阿諛當時的統治者，故加上不少花樣，說到楊玉環的死還不够，硬要附加些神奇怪異，極力鋪排楊玉環死後登仙的一段事。而且登仙便登仙了，白居易自己也總覺得非常荒唐無從左證，於是再拉出一個臨叩道士來，這臨叩道士就是玉環登仙的一個人證。單憑人證，還靠不住，更去找出什麼「金釵鈿盒」，來作物的證明。而這「金釵一股盒一扇」，便成了歷史上的兩件名物，由臨叩道士從住在仙界的玉環處帶回來，交給玄宗。臨叩道士更傳達了一段玉環所告訴的誰也不知道的話，即所謂「七月七夕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



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這樣的兩情綿綿（？），那有不引起後來一般人羨慕的道理。從歷史上的變遷，到洪氏的這部長生殿，便成爲全部故事傳說的結論。

當然，所謂「登仙」，所謂「證盟」。都是滿紙荒唐的話，不言可喻。然而最初這種「荒唐」的起源，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哩？這大概是於玉環死後，後來高力士尋不着玉環屍骨的緣故。尋不着屍首，並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原因是：貴妃究竟是一個貴妃，按着中國的慣例，人死後總喜歡用許多貴重的物品放在死人的棺材裏埋葬的，以一個貴妃之尊，自覺要比普通人不同些。因此一定當貴妃殯後，有心裏想發橫財的人，乘着戰亂時無人看管，便將貴妃的墳掘開，掘開還不算數，一定更將頭上的首飾，身上的衣服，一直到了腳上的錦襪（「錦襪傳看」在長生殿中曾特別地寫了一齣，我相信必是盜墳的剝下來的，而在古來的書中，這來源却有些不清楚。）都剝過乾淨，剩着赤條條的一個艷屍，躺在那兒。這樣的一個艷屍，能有幾時，至少野狗也會把牠拖去，否則；便是腐化了。待了幾年之後，高力士來尋，自然是找不着。找不着，這是貴妃的屍，皇帝倒運時還不算什麼；一旦到了他捲土重來，便不能不把這死屍當作寶貝看。假使說這死屍是到那裏去了哩？這句話誰也不能作一個確切的答案。於是大家爲卸責起見，就捏造了一派登仙的話。更由我們這位白居易先生將這

種鬼話放進文獻中去。遺傳到後來，故事越添越多，因此便有這樣一部長生殿出現。

長生殿在舞台出演時，鬧了一場古來文人所認為厄運的事，事實是：長生殿初成，排演者是內聚班，第一個看見的是康熙皇帝，這位皇帝看見了長生殿，便讚賞得不得了，當即賜優人白銀二十兩，以示優異。同時更向諸親王方面推薦。因此衆親王及閣部大臣每有宴集，也以演這劇爲樂。結果，優人得了不少的錢。優人得錢不忘本，知道這是洪昇先生的功勞，遂擇定一個日子，排演這戲，請洪昇先生和一班文人來觀賞。不料因此便出了一個毛病，有人說演劇那天是皇太后的忌辰，不應該享樂，享樂是違法，理應問罪。於是這班文人倒了一萬代的霉，削職的削職，革除學藉的革除學職，總共有五十人左右，其中最聞名的是趙執信和查嗣璣，（後更名慎行），洪昇當然更不能例外。這一場官司，直鬧得天翻地覆，是有清一代的文人每引爲談助的事。

據柳南隨筆卷六

閒話少談。現在更說洪氏所作的其他各劇：·四嬋娟雜劇，共四折，每折各演一事，第一折詠雪寫謝道韞小姐對雪吟詩出風頭。第二折簪花寫晉衛夫人傳「筆陣圖」與王右軍之事，第三折鬪茗寫宋時的李清照，烹茶檢書，夫婦美滿的一段事。第四折畫竹寫元趙子昂和夫人管仲姬舟遊，畫竹自娛的韻事。這些都是歷史上有閒階級的遊樂。·迴文錦是六朝時前

秦有竇滔之妻蘇蕙織錦字迴文詩寄給丈夫，冀挽回夫心的一段故事。關高唐是排演水滸傳內的柴進在高唐州失陷的故事。

迴龍記是韓原容棄妻爲皇帝出力，其妻能在家守活寡，兒子亦能尋親全孝，全家都成了真孔氏門人（？）的事。天涯淚據說是作者思親的事。毛奇齡的長生殿序

沒有什麼意思。

(二) 孔尙任的桃花扇小忽雷

尙任字季重，號東塘，又號岸塘，自稱云亭山人，山東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的後裔。官至戶部主事，陞員外郎，康熙三十八年辭官歸鄉。其存亡之年，據其戊辰（康熙二十七年）除夜感懷詩中有『來投蕭寺暫忘機，四十一年悟前非』之語，這年應是四十一歲，追溯上去，其生年必在順治五年。至其死亡的年月無從知道，但桃花扇傳奇自序中載有『康熙戊子（四十七年）三月』字樣，是孔氏保有六十一歲以上的年紀，必無可疑。

孔氏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長生殿俱馳名於曲壇，一般批評者都認爲是清代戲曲的雙璧，有『南洪北孔』之稱。其實孔氏對於音律，並非當行，桃花扇一劇，請了許多的指導者（曲師王壽熙是其頂著名的。）逐字斟酌刪改，稿凡三易，歷時有十餘年之久，方克完篇。所以這也是一部嘔心血之作。現在敘述其梗概於下：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歸德人，戶部尚書侯恂之子。應鄉試落第，逗遛南京，寓於莫愁湖畔。經秋到春。一日，欲約復社的名士陳定生吳次尾到冶城的道院賞梅花，適陳吳赴徐大公子的宴會，不在，候因此訪柳敬亭，聆聽敬亭的鼓詞。敬亭是一個有氣節的人，雖然他是賣藝的。此地有秦淮的名妓李貞麗，養女曰李香，年剛十六歲，才色雙

全。有老曲師蘇崑生教其唱牡丹亭曲。貞麗有舊相好楊文聰，是一罷免的縣令，常來訪貞麗，見李香，極力稱其聰明。以侯方域正在尋求佳麗，若見李香，心中必定合意，因此和貞麗謀，欲代方域拉合。貞麗喜，轉托文聰向方域致殷勤。有宦官魏忠賢的黨人

阮大鍼，自魏黨敗後，閒居南京，以待時機。因大鍼素來媚附魏黨，故受清議派東林黨的排斥，南京復社（屬於東林黨系的）諸人，素不和阮來往。曾有一次大鍼臨文廟的釋典，吳應箕楊維斗等復社中人，不使大鍼進去，且毆打侮辱之。大鍼家蓄優伶，演大鍼自作的燕子箋傳奇，聞名都下。陳定生曾有一次宴客，徵大鍼家伶。大鍼以爲因此可以恕寬自己的過去，欣然命家伶應徵。不料陳定生在宴會上偶談及國事，輒詆毀大鍼，大鍼派人探知之，心中益加怨恨。楊文聰係大鍼的盟弟，教大鍼一個計策說：陳定生吳次尾和侯方域交情最厚，現在方域正打算求得一秦淮的名妓，你若能送資金給方域，作

名妓的梳櫳費，買得方域的歡心，那末陳吳的排斥必定減低。大鍼聽着文聰的話有理，慨然出三百金使文聰依法處辦。一方侯方域由文聰處聽到李香的絕色，極欲爲其梳櫳；然一時旅囊已空，萬萬無力來玩這套把戲。時值清明佳節，無聊地出來踏青，路逢柳敬亭，同到秦淮，訪李香，適貞麗和李香赴媛翠樓的盒子會，不在家中，遂再到媛翠樓。這時楊文聰蘇崑生已先在，大家在樓下相會。侯方域對着李香的樓上拋以自己的扇墜，香君亦將汗巾包櫻桃從樓上拋下，兩人互示情意。旣而貞麗伴李香下樓，對衆獻茶，並設酒席，行酒令，盡歡而散。自後文聰即爲李香整梳櫳的準備，擇一佳日，文聰伴方域來李香居，一切的花費都由文聰代出，方域享着現成福。當晚定情時，方域以宮扇題詩贈與李香，兩情如膠如漆。翌日，文聰再至，傳達阮大鍼之意，方域諒之，不料李香在側，認爲這是不義的贈與，決意將釵環首飾和衣裳等退還大鍼。方域因此亦謝絕文聰的請託。轉眼五月端陽節，陳貞慧吳應箕等復社的文人在水榭看燈船，會飲，見方域和李香的船過。大家共招呼登樓。恰巧阮大鍼亦乘燈船來，一望知爲復社之會，嚇得滅燈逃走。是時駐在武昌的總兵左良玉，以兵糧缺乏，一時欲安慰士卒，因此便傳令將不日下江南。此報傳至南京，兵部侍郎熊明燾束手無策，知左良玉是方域父親的門

生，遂使楊文驄托方域偽造父書，勸良玉中止下江。柳敬亭當送書之任，親至武昌，投書給良玉，且以滑稽話諷刺之，良玉於是打銷下江意。事情適爲阮大鍼知道了，大鍼乘機向當道告訴方域爲良玉內應，陷方域於罪，藉出自己之氣。幸楊文驄告訴方域，方域逃至父親的門生淮安漕撫史可法處暫避。未幾傳來李自成陷北京，崇禎帝縊死煤山的消息。馬士英阮大鍼等欲立神宗之孫福王爲帝，當時史可法獨持異議，終被馬阮之說制勝，福王在南京即位，改元宏光。馬士英任兵部尚書，阮任光祿寺卿，楊文驄亦授禮部主事。大鍼之同鄉田仰起用爲遭撫。當田仰赴任時，欲托文驄購一妾，文驄以李香對，并和李香商量。不料李香誓死不應。馬士英知道了這件事，爲討好田仰計，即派家奴來強奪，文驄亦來勸李香下樓，李香拼着一死抵抗，適拿着方域所贈的宮扇，便向自己臉上亂打，血流至頰，文驄見其不可屈，不得已命貞麗冒充着李香去。未幾，文驄和蘇崑生共訪李香居，見李香獨在樓上午睡，面前橫着宮扇，血痕斑斑——這便是李香前日毆打自己的臉上時染着的。文驄善畫，摘取盆草的鮮汁代顏料，約略施以點染，便成了一幅折枝桃花圖，因此笑着說：「這真是一柄桃花扇。香君醒來，見扇歎了一口氣，欲將扇寄與方域訴苦。蘇崑生自願任使者之勞。獨騎一驢往河南，適走到黃河堤

上，逢着亂兵，驢被奪去，人被拋在水中，幸虧得真麗乘船經過此地，將崑生救起，原來真麗嫁給田仰後，逢着正夫人嫉妬，改嫁給一老兵，現在流落在此。適方域從前方乘舟歸來，大家在此處相逢。崑生因此完了送扇的使命。一方蘇崑生走後，李香忽被選入福王的宮中，其居處媚香樓，成了人去樓空。有畫家藍瑛，從北京來南方避難，因和楊文驄親交，由文驄介紹，暫時在媚香樓居住。方域不知，獨自來媚香樓訪香君，却已「人面不知何處去」！偶文驄來，便將香君入宮之事告訴方域，方域默默地徒增惆悵。適藍瑛的桃源圖成，乞方域題詩，方域於是滿肚牢騷，都從詩中發出。後方域和蘇崑生經過三山街，知陳貞慧吳應箕在蔡益所書店，往訪之，不巧阮大鍼亦從店前經過，逢着三人，便將三人一齊下獄。崑生激於義憤，欲求救於左良玉，至其營，巧逢着柳敬亭，遂得進見。良玉憤阮馬的橫暴，草檄命柳敬亭持赴南京散佈。敬亭又被捕。未幾，清兵陷南京，福王出奔，城中大亂，獄中的人皆脫出，方域和柳敬亭暫時避難於棲霞山。李香從宮中脫出，逢着蘇崑生，亦同到棲霞山避難。這裏有一個舊時北京的錦衣衛儀正，名叫張薇，在山上的白雲庵修道，畫家藍瑛，書賈蔡益所，都是他門下的子弟。七月十五日，白雲庵建大經壇，追薦先帝及殉難文武諸臣，會衆中方域和香君都

在，兩人相逢，悲喜交集，出桃花扇互叙舊情。張道士見之，親自下壇，取扇扯破，大聲喝道：『當這天翻地覆時，還不斷去這情根慾種！偏有那些花月閒情。』兩人經這一喝，忽然徹悟，遂皈依教門。後，蘇崑生爲樵夫，柳敬亭爲漁父，隱於南京郊外，常相會閒話。一日兩人逢於水邊，適老贊禮携一壺酒至，三人席地而坐。酒後，贊禮彈弦爲巫腔，柳敬亭唱盲女的彈詞，蘇崑生擊板唱弋陽腔。各在歌中唱朝代興亡的感慨。忽有縣之差役奉命來鄉訪求隱逸之士，欲招三人去，三人逃得無踪無跡，不知到何處去了。

桃花扇細心搜羅明末的史實，全部結構皆有考據——作者在卷頭列有所據文獻的細目。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說，可稱爲一部歷史劇。結構謹嚴，文字秀麗，對於人物的描寫，能夠唯妙唯肖，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作者素以詩學聞於時，對於音律並未下過深刻的研究工夫，故歷來的評劇者有桃花扇『竇詞無佳調』的評語。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後來演桃花扇的，總比不上演長生殿的來得多。（其實這並非定論，我以為桃花扇的取材不及長生殿的風流，不適合支配階級的胃口，故演上少。這論斷或者更要正確些。）將一劇分爲上下兩卷的，自琵琶記以後，桃花扇是第一部。且『續四十齣餘韻』的寫漁樵閒話，另具一種風趣，以不了



了之，這種收束，是異常卓絕的地方。

桃花扇實是一部傑作。

小忽雷是孔尚任立意而顧彩填詞的。據桃花扇本末其作完成在康熙三十二年，即桃花扇完成的

五年前。據桃花扇的顧彩序先在康熙三十年，孔尚任在北京一舉子家，得着名『小忽雷』的唐代古樂器，

愛玩不置，遂想到作小忽雷傳奇。據孔尚任著享金源（據孔尚任及桂馥的小忽雷記所說：這樂器形似琵琶，二絃，唐韓滉所製，有大小不同，大的名爲『大忽雷』。『忽雷』即鱷魚之意。清末

宣統間劉世珩得着孔尚任的舊藏器，附圖彙刻在小忽雷傳奇的卷首）。其情節殊無謂，現在

略叙其梗概於下：

唐文宗時有叫梁厚本的，和鄭注的妹妹盈盈有婚約。一日在骨董店裏購着一張小忽

雷，忽被一名叫仇士良的奪去，說這是官物，將牠獻入宮中。後鄭注貪圖得着皇帝的寵

顧，將妹盈盈進入宮中爲宮女。盈盈善彈小忽雷，因此宮中賜以『女中丞』之號。一

夜，盈盈在宮裏獨彈小忽雷，忽仇士良來，欲拉盈盈供皇帝的洩慾。盈盈拒之，並擲小

忽雷在地上，小忽雷破碎，仇士良遂捏造事實，勒死盈盈，將屍納入箱中，投諸河。偶

梁厚本在河之下流垂釣，見箱浮來，拉之起，開箱見屍，設法使其蘇生，伴至家，原來

即是自己的未婚妻，真是喜出望外。後梁聽到小忽雷在趙二樂店裏修理，因設法取得之，使盈盈彈唱，一場悲喜劇就此終結。（此劇中間還夾入白居易和琵琶妓潤娘之事，以潤娘教盈盈小忽雷相聯絡，覺着頭緒繁雜，不錄。）

古來的評劇者對於這劇都無滿意的批評，但作者的自負倒不淺。劇之不能滿足人意，取材的方面也有關係，並不是盡關於文辭。而古來的批評者只知道從文辭方面着想，這叫作倒因為果，是我們現在所不取的批評方法。

(三) 萬樹的擁雙豔三種

樹字花農，一字紅友，號山翁，江蘇宜興人。曲錄曾在兩廣總督的衙中掌一切的奏議。

暇日作戲曲，教總督的家伶歌唱，作為娛樂。宜興縣志在風流棒的序中所記年月，這事應在康熙

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中間。宜興縣志萬氏所作戲曲有二十餘種之多，今其目可考者還有十六種：

傳奇：空青石 錦塵帆 念八翻 十串珠 黃金甕 金神鳳 資齋鑑 風流棒

雜劇：珊瑚毬 舞霓裳 藐姑仙 青錢賺 焚書鬧 罵東風 三茅宴 玉山庵

其中風流棒念八翻空青石三種合刻成一集，名為擁雙豔三種，比較有名。萬係吳石暹的外

甥。除作戲曲外，還有詞律二十卷，是詞學中的名著。關於擁雙豔三種都是寫一俊俏的才子同時娶二佳人之事，每劇中的情節雖然有些不同；而味趣則一。風流棒專以風情一貫，空青石在叙風情之外，更有政爭的背景，念八翻則政爭的玩意兒和男女之情並列。我們現在單叙念八翻一劇的梗概，以概其餘：

虞柯於鄉試完之了後仍在開封流浪，和程道脉共寓於一尼庵的鄰家。虞生素以風流自任。程生則不然，表面裝作道學的樣子，實是一無賴的遊蕩兒。和鄰庵的尼姑，打得火一般熱。一日，尼姑光臨程等的寓所，談起祝翰林有遺女鳳車，美貌兼有才學，家中藏書極夥。虞生這時忽起妄想，托尼姑代借漢書來讀。虞得漢書，係鳳車的手批本，一喜真非同少可，通宵不忍釋手，一氣讀完。自己心中不斷的思忖，必定要得着這樣的一個姑娘，方才甘心。因此當歸還漢書時，附自著玉壺樂府一卷贈給鳳車，鳳車讀其詞，私敬其才，心中極屬意虞生。鳳車有一女友阮霞邊，雖是妓女，却非常雅致，見虞生的玉壺樂府，贊嘆不絕，極欲一見這位才子，遣人請虞生來遊。虞生至，霞邊私訴衷情，兩人共盟終身。忽虞生鄉里的僕人來尋虞生，告虞生以父親被誣下獄之事。原來虞生之父雲卿任大理寺少卿，是一剛直貞廉之士，時都御史寇源受着吐蕃的賄賂，將許吐

蕃通貢市，雲卿和之爭論，被陷害。虞生得此消息，匆匆上京，寇黨探知之，使人逮捕虞生。事情偏巧爲乞兒鮑不平知道了，乞兒曾經受過雲卿之恩，因此設法使虞生男扮女粧，逃出虎口。虞生一人孤苦地徒步歸鄉，途遇馬賊方畸人，畸人聽知其父繫獄的情形，憐之，給以歸鄉的旅費；並立誓爲虞生之父報仇。一方寇黨自雲卿陷獄後，覺着還不能快其私意，想私命獄卒暗殺雲卿於獄中。獄卒蘇復生知道虞雲卿忠直，不忍下手，可是一時又尋不出兩全之計。適乞兒鮑不平來探望雲卿，聞此事事，願以身自代。獄卒遂放雲卿走，雲卿暫時入五臺山爲僧。一面馬賊方畸人來京救雲卿，抵京時聞知雲卿已死，屍棄郊外。遂赴郊外尋得屍身所在，屍身這時已不可思議的復活轉來。畸人喜，告以來意。原來死者是鮑不平。不平說出自己並非雲卿，真的雲卿在五臺山。畸人因此又赴五臺山，勸雲卿還俗。在這中間虞生再來開封，微服訪霞邊，不幸被程道脉逢着，密告於官。霞邊恐虞生遭難，使虞生逃往西川，暫居自己叔父家。霞邊因縱走虞生，自己亦不能在開封安居，遂亦男粧逃走。舟中逢着光州的學正高龍頭，被收爲義女。高龍頭係七十多歲的老舉人，是虞生鄉試及第時的試官，非常愛虞生之才。一方虞生抵西川後，沒有尋着霞邊的叔父，因此更換名字，代豪商郭有心司賬。郭有心也是個會

受過雲卿之恩的人，一日，偷望着虞生祭父的文章，知道這是恩人之子，以環境關係，不便說破，姑且如平常一樣的使喚。未幾方騎人上奏寇源私通吐蕃，受吐蕃賄賂，並陷害虞雲卿等事。上因此免寇源職，問罪謫戍。雲卿陞任兵部侍郎，使征吐蕃。方騎人授遊擊將軍，隨軍出征。是時郭有心藉通商爲名，偵探蕃地的情勢已久，鮑不平亦得橫財暴富，共來助雲卿征討。雲卿因此將吐蕃征服。再說開封的祝鳳車，自虞生遭難後，程道脉和尼姑商量，冒充着虞生之名向鳳車求婚。鳳車不知，答應這件婚事。到了婚夕，明白真相，鳳車拔劍刺道脉，方免了被道脉姦污之難。是時虞生已任翰林院編修，待其父凱旋歸，正式和鳳車結婚。一而高龍頭送義女霞邊來給虞生爲側室。

這劇題名念八翻，即劇中的情節有二十八種變化的意思。

操作者在第一齣「翻案」中所述。全劇的波瀾疊出，雖

免不了有許多牽強處，然亦有幾分可取。

古來的評劇家，對於萬氏的作品——如念八翻風流棒等，都有極好的稱譽，其評語謂直可和長生殿桃花扇等並駕馳驅。然一則揚名於後世；一則默默無所聞，這其間講起道理來，一般人不是歸於『命運使然』；便是歸於『文才有差別』。其實，這都不是真確的批評，我以爲最大的問題，還在於取材。取材的適應與否，直影響於文學的價值極巨；至於技巧問題，

還是次要的條件。譬如以長生殿說：長生殿的取材，不必說是歷史上的有名事件，再加上作者生動的文筆來描寫，自然要成爲一部不朽的傑作。桃花扇的描寫也是歷史上的一種事蹟，且不落舊套。而萬樹所作的念八翻等，不特取材無意義，且多落前人的窠臼，這一種作品，無論文辭寫得怎麼美麗，還是應該算爲低能兒的東西。其不能揚名於後世也固宜。

(四) 周穉廉

穉廉字冰持，江蘇華亭人，號可笑人。父周綸，係王漁洋的門人。祖父周茂源。周氏三代皆善詩。孔尙任的湖海集卷七錄有康熙二十八年和穉廉相逢於揚州的應酬詩，是孔和周應是同時的人，而周的年齡比較孔大概總要少許多歲。穉廉所作傳奇據說有幾十種之多，元寶煤今所傳者止有珊瑚玦雙忠廟元寶煤三種，大抵都是年青時之作。據元寶煤的友人其中以元寶煤最膾炙人口，茲述其梗概如下：

太原地方有一無名的乞兒，性寡慾，一度受過施與的地方，便不再至。這樣，流浪各處。人奇之，每每樂於施與。乞兒得有餘錢，輒以施諸別的窮人。並不以此作爲賣恩於人。某日，偶逢着一姑娘昏倒於路上，乞兒抱之起，問其故，知道這姑娘的父母都已死亡，現在只有一個繼母，繼母討厭她生病，故意說和她去看醫生，行至半途，

將她棄於路中，繼母獨自歸去。乞兒憫之，出資雇轎送這姑娘至她的伯母家。這姑娘的名字便是劉淑珠。又有一日乞兒拾着一筆巨額的銀子，他東西找尋遺失銀子的人，原來這銀子是一無賴的書生巫不韋從親戚處騙來的，銀一百兩，偶在一酒店飲醉後，至路上將銀遺失。巫不韋以爲是酒店主所盜，和酒店主大鬧。乞兒知之，將銀還諸巫不韋，不韋吝吝出謝銀，故意說這銀子少去二十兩，強要乞兒返還。鄰近的許多人都感乞兒的善舉，恨不韋的無禮，共訴於縣戶。縣戶明斷，捧打不韋，將銀盡與乞兒。乞兒不受而去。那被乞兒所救的淑珠，至伯母處不及一月，伯母死亡，淑珠受人欺騙，被誘至大同爲娼。適正德皇帝私自出來遊玩，淑珠偶遭寵愛，因此生活頗安適。這時想起以前救自己的乞兒來，欲報前恩。使人搜尋乞兒的消息。恰巧乞兒來大同乞食，以施惠者少，爲饑寒所迫，偶然跌在路上。淑珠尋至，親自抱乞兒起，伴至自己的家中。正在這時候正德皇帝來，淑珠謝遲參之罪，並述乞兒的善行。帝嘉之，賜以元寶（係官用之銀，每塊五十兩）一個。乞兒在淑珠家一個月，和淑珠結爲兄妹，依舊爲乞兒他往。至大名府，途遇一老嫗跪在一豪家門前哀哭，乞兒問其故？老嫗告以自己的丈夫早死，有一女名湘珠。丈夫生前借得計員外銀五兩，年代稍遠，連本利便到了五十兩之多。計員外因

老嫗還不出，將老嫗之女湘珠強搶在自己的家中爲婢，任意凌虐。老嫗天天來門前哀求，計員外總是不返還。現在老嫗除了跪求之外，更沒有別的方法。乞兒聽了這段話，慷慨地將正德帝所賜的元寶，給與老嫗贖女。此時那巫不韋適巧在計員外家任事，見元寶，誣乞兒盜官銀，訴於大名的縣尹，乞兒以嫌疑被拷問。事情傳入皇帝的耳朵，皇帝差內侍來赦乞兒，縣尹以誤判問罪。巫不韋亦以誣害恩人問罪。陶湘珠歸還她的母親。這時候劉淑珠已入宮爲妃，以乞兒和自己曾結兄妹之義，遂賜姓爲劉，名鶴立，命陶湘珠和鶴立結婚。

這劇的主人翁，極似一個人道主義者，所謂『善心仁術』，是古來的中國人所認爲最正確的思想，好像非此便不能稱爲『正人君子』一樣？其實，所謂人道主義者，都是些假仁假義的人，他們的救人都是假話。在合法則的社會中，人並不需要別人來救；不合法則的社會中，則救人的人，便是壓搾人的人。社會上有乞兒，就是畸形的；何況乞兒來行仁義，更是畸形中的畸形了。

萬氏所作的珊瑚玦雙忠廟二種，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有藏本。珊瑚玦是寫卜青和妻祿氏遭明末的兵亂，祿氏遭亂兵搶去，夫婦當離別時以珊瑚玦分爲兩半，各持一半作爲紀



念。是時祁氏腹中有已娠，後祁氏生子，生長成人，父子夫婦得再會之事。雙忠廟係寫明之弘治正德間，舒真和廉國寶因彈劾宰相劉瑾被殺，舒真的忠僕王保抱孤兒遁入雙忠廟，祀春秋時晉程嬰和杵臼之廟向菩薩祈禱，忽男體生乳，得將嬰兒撫養成人。後劉瑾敗，真之子遂和國寶之

女公開結婚之事。

據曲海提要三十二

### (五) 內廷七種

乾隆初年，國內平靜無事，因此統治者便起了盡情享樂的念頭，一種歌功頌德(?)的戲曲，應運而生。其中所最肉麻的，要算張照所進呈而供內廷搬演的幾種劇本——她的名目是：

月令承應 法宮雅奏 九九大慶 勸善金科 昇平寶筏 鼎峙春秋 忠義璇圖

只要看上面的名目，就知是些「奉承」的玩意兒。月令承應即按着月分搬演有閒階級的故事

——如屈子競渡

即端午節的競渡之戲

子安顯開

即王勃在東陽作滕王閣序之事

等。法宮雅奏是敘所謂祥徵瑞慶之事，於

內廷有慶事時演之。九九大慶寫神仙賜福，白叟鼓腹太平等荒唐事。勸善金科寫目蓮救母之

事。昇平寶筏寫唐三藏赴西方取經之事。以上五種係張照所作。鼎峙春秋寫三國志中故事，

係莊親王作。忠義璇圖寫梁山泊宋江等的歸順，及宋金交兵，徽宗欽宗北狩等事。此劇出自

周祥鈺鄒金山等之手，以水滸記義俠記西川圖等作藍本。以上據嘯亭續錄卷一「大戲節戲」之條以上各劇，以勸

善金科一種而論，便有十大本，每本二十四齣，共二百四十齣。昇平寶筏亦有十本，每本二十四折。據此，可概其餘。這種規模，不能不算宏大，可惜都是些無聊的文字，徒然冤枉了許多紙張。張照字得天，號涇南，江蘇華亭人，官至刑部尚書，諡文敏。是皇帝的一隻忠實的走狗。

(六)張堅的玉燕堂四種

堅字齊元，號漱石，江蘇江甯人。屢應鄉試不及第，因作江南一秀才歌自嘲。時人遂稱爲江南一秀才。據夢中緣唐英之序年八十餘尙康健，其死亡的年月不詳。所作傳奇四種：

夢中緣 梅花簪 懷沙記 玉獅墜

總名爲玉燕堂四種，至今仍流行坊間。夢中緣係康熙三十八年所作，據自序按當時堅之年僅有

十九歲。其次作梅花簪和懷沙記，再成玉獅墜。梅花簪的稿剛寫成，便被南京的優伶購去，

易名賽荆釵，搬演時人都嘖嘖稱奇。據梅花簪吳禹之序夢中緣到乾隆十五年（時年七十一）始付梓，其

他各劇更在其後。其中以夢中緣和懷沙記最爲評劇家所稱許。現在敘述夢中緣的梗概於

下：

鍾心，太湖洞庭山人，讀書於蘇州虎邱的僧舍。一日午睡，夢和一美人在園中相逢。醒來痴心妄想，欲訪問夢中所見的美人，決意單身向各處放浪去。有崑山人文岸，係翰林院學士，辭職南歸，在金陵構一園居住。一女名媚蘭，曾夢見一書生，自名鍾心。時文岸欲爲女擇婿，托門生吳縣令楊穀選秀才們的課卷來閱讀，文岸見其中鍾心的文章拔羣，非常中意。媚蘭亦以鍾心之名和自己所夢見的相符，私心竊喜。因此文岸便托楊穀做媒，欲招鍾心爲婿，時鍾心正起着一個尋夢中人的妄想，拒絕不受。有左軍都督蔡節，出鎮京江，一女名如花，貌甚醜。聞鍾心的才名，欲招爲己婿，適鍾心遊其地，節牽人議婚，詐稱自己的女兒曾夢見鍾心，是前生注定的因緣。鍾心本欲答應，不巧鍾心的僕人，曾望見蔡家的女兒，知道她的貌醜，因此鍾心遂拒絕這件婚事，匆匆他去。蔡節除了怨恨鍾心之外，也沒有辦法。一方文岸終捨不得鍾生的才學，親自來蘇州訪鍾生。時鍾生已往他處，有同寓之友賈俊才聽知文岸的來意，遂冒鍾生之名應諾文岸的婚姻。賈生是一個貌陋而才劣的人，但是文岸不知道，始終認爲這是真的鍾生，相約一同進京——因爲是時文岸已被朝廷起用。同時真的鍾生已到金陵，逢着清明節，遊於郊外，適文岸之女媚蘭這天參拜亡母之墓，於歸路上兩人相逢，互驚奇好像曾經會過的

樣子。鍾生望見媚蘭走後，詢問路人，知道是文府的小姐。鍾生遂獨自走向文府，偷偷地走入文府的園中。恰巧逢着小姐媚蘭和侍女輕雲在園中散步，鍾生不敢唐突，將身躲避起來。媚蘭臨走時遺着手帕一方，被鍾生拾起，見上面題有一詩，情詞綿綿。鍾生剛要走開，逢着尋手帕的侍女來，鍾生在帕上題和詩一首，將帕交給侍女。侍女走後，轉眼又來，送鍾生以另外一條手帕，上面又是題着一首詩，這一首詩和前首不同，是以「終身」相約的。鍾生欣然別去。一面鍾生束裝上京，路過淮安，訪姑丈陰紅，時陰紅爲右軍都督，有女名麗娟，其美和媚蘭相似。鍾生一見麗娟，即滿心傾倒；麗娟見鍾生亦然。一日兩人在池邊遊玩，麗娟親採並頭蓮贈給鍾生，兩人私自盟誓終身。鍾生不久辭別姑丈家進京。一方冒鍾心之名的賈俊才，跟着文岸一家上京。媚蘭知賈係冒名，私自和侍女輕雲謀，出詩以難之，賈不能對，遂被放逐。及鍾心抵京，托楊穀（這時已轉任在京）向文家議婚，文岸知道了鍾心在金陵和自己的女兒唱和詩句這件事，怪鍾生輕薄，轉不答應這件婚事。在這以前，山東崆峒山有女綠林之徒，首領名崆峒公主，勢力猛盛，大舉擾亂江蘇的北部，右軍都督陰紅和左軍都督蔡節合力征之，一時不容易奏功。賊方之軍乘官軍之虛圍攻淮安城。鍾心在京聞報，想到姑母和麗娟在城中，未卜安

危，因此匆匆南旋。途中逢女首領崆峒公主兵敗，單身昏倒在一古廟裏，鍾生向之說理，勸其歸降，崆峒公主首肯，因裂戰袍，囑指寫歸順的血書，托鍾生送往山寨。鍾生轉至姑丈的軍門，告其事。陰紅牽裨將將血書送去。事情被左軍都督蔡節知道了，節牽人殺死陰紅的使者，沒收其血書。另造陰紅的私信，誣奏朝廷，說陰紅私通盜賊。陰紅因此下獄，鍾心亦受着『共謀犯』之名，不得不暫時躲避。朝廷通緝鍾心，恰巧那位賈俊才先生，在杭州冒充着鍾心的招牌，遂吃了一場冤枉官司。一方陰都督的夫人和小姐麗娟，在賊軍壓迫淮安城的時候，出城避難，路上母女相失，母親暫寄身在一山中的尼姑庵內，這庵原來即是崆峒公主現在出家修道的地方。麗娟逢着一老嫗，和老嫗同道上京，打算找尋鍾生，在京中歇在警者卜由人家，卜由人想得利，和老嫗同謀，將麗娟賣入文岸（是時已昇爲禮部尚書）家中爲婢。麗娟被騙入文府後，媚蘭問其身世，知道是鍾心的表妹，而且兩人曾有過『終身』之盟。媚蘭因此對她非常優待，兩人結拜爲姊妹。年皆十七歲，媚蘭稍大爲姊，相約將來共事鍾生。忽警者卜由人向官密告麗娟在文府。麗娟係大罪人之女，故校尉來要求文府交人。侍女輕雲，仗義自代。未幾，鍾心易名齊諧，應恩科，受着恩賜的狀元，由旨，命齊諧（即鍾心）和文尚書之女媚蘭結婚，齊諧因此來

訪文府，媚蘭和麗娟從後面窺見，認識即是鐘郎，各人心中都無限的歡喜。忽朝廷降命，命齊諧率兵征崆峒山的女賊，齊諧的大兵所至，馬到成功，生擒崆峒公主的義妹賽百花，勝木蘭兩首領，亂平。齊諧欲報往仇，派人搜索蔡都督的衙門，得崆峒公主歸順的血書，陰紅之罪遂雪。齊諧（即鍾心）和兩美人結婚團圓。

全劇有四十六齣之多，而情節異常單純，因此排場不能不有許多迂迴曲折，不近情理處自然不免。劇中以思想言，簡直一點都沒有。作者在康熙五十年時年三十路過錢塘，偶歇在一酒店

中，燈下看老嫗縫衣，隱影中見其傍橫着一箠藏針線的簿，作者無意地取來翻閱一下，不料便是自己所著夢中緣的抄本，上面朱批滿幅。問之，則係老嫗亡女所愛讀之書。作者感慨無量，以一金買之歸。夢中緣卷首自序這一段逸話，即是說「文人有知音之感」。

四種中梅花簪玉獅墜俱少趣味。懷沙記寫屈原的故事，以史記的屈原本傳及唐沈亞之的屈原外傳作本據，并合以楚辭的諸篇，以戰國的事實作背景。這些事，大概都是一般人所知道的，不再述。

（七）唐英的古柏堂傳奇和董裕的芝龕記

英字雋公，號蠲寄居士，曾任九江關監督。所作傳奇雜劇有十三種，合刊成一集，總名

古柏堂傳奇，惜編者未見。誠爲一件憾事。其中有二種——雙釘案 一名釣金龜——梅龍鎮 麴 魁 笑——即在皮黃劇中亦非常盛行。雖然牠的唱法不同；其情節則一。

董裕字恒岩，號謙山，曾任九江府知府。曲錄乾隆十六年撰芝龕記。據曲本其中所寫，

係以秦良玉沈雲英兩女將之事爲主，并穿插明朝的野史，全六卷，計六十齣，篇幅過於冗長。歷來的評劇者對於這劇，有的說可和桃花扇比美（因爲牠同是敘明末的逸事）；有的却嫌牠眉目不清，有喧賓奪主之嫌，認爲不是一種佳構。

（八）夏綸的新曲六種

綸字惺齋，浙江 錢塘人。康熙三十二年以十四歲應鄉試，一直八次不及第。年近六十，應博學鴻詞科（在乾隆元年）上京，有阻止他的人，因此他便潔身歸鄉，以著述自娛殘年。所著的戲曲，是在六十歲以後才開始寫的。惺齋五種總序先作五種，合編刊行，名曰：惺齋五種。

時在乾隆十七年，是亨氏七十三歲的時候。翌年，更刊行一種，連前五種，總名曰：新曲六種。這六種戲曲，大都都是說教式地，寓勸善規過之意。作者在卷頭便這樣標明着：

- 無瑕璧 褒
- 杏花村 闡
- 瑞筠圖 表
- 廣寒梯 勸
- 花萼吟 式
- 南陽樂 補

這種標題，只要使人一望就覺得有些「冬烘」了。所謂無瑕璧即寫明成祖時鐵鉸盡節，其

二女入樂藉，可是不失身等事。這便是表示什麼『臣之忠』。杏花村是寫明王武報父仇之事。這即說什麼『子之孝』。瑞筠圖是章綸之母守節之事。廣寒梯是王生行善，遂科舉及第之事。花萼吟是姚居仁救弟利仁出獄之事。即示『兄弟之好』。這些在舊禮教的觀點上看，換句話說，即在維持封建制度的觀點上看，確實是『至理明言』(？)可惜到了現在，便有些覺得肉麻。

六種中以南陽樂最爲古今所稱許，其事即是說諸葛亮不死於五丈原，竟能滅魏與吳，使天下歸蜀，是一部翻案的戲曲。所謂『補恨』，即是補諸葛亮之恨。其梗概如下：

蜀漢炎興皇帝之次子劉禪，被封爲北地王，鎮守白帝城，以備吳之侵入。丞相諸葛孔明當六次出兵祁山征魏時，因成都無人守，召還大將李嚴。然孔明出兵至五丈原，因軍務過勞，起吐血症。危篤之報傳到成都，後主親派北地王赴營中慰問。孔明素精星禳之術，因此築壇祈禱，向天借壽，至第七夜，天帝感其忠誠，遂差天醫華陀以仙丹投孔明的煎藥中，孔明之病忽癒。在這以前魏之將軍司馬懿探知孔明病篤，命長子司馬師率兵襲擊蜀軍；一面遣次子司馬昭勸魏主曹丕和吳之孫權同盟，使吳出兵攻蜀。孔明探知之，請北地王回白帝城，和李嚴協力防吳。一面自己抵當魏兵。司馬懿這時知道孔明之病已



癒，戰爭也是徒然，爲釜底抽薪之計，偷命次子赴蜀，賂蜀之佞臣黃皓，使設計令孔明退兵。逢着孔明堅決不從，蜀主也無可奈何。一面黃皓和北地王有隙，欲設計陷害之，適蜀主以孔明病癒和前方戰勝之事祭告先帝之靈，黃皓乘機差心腹的刺客刺後主，刺客被捕，詐稱自己是北地王所派遣的。後主怒，欲誅北地王。賢臣蔣琬費禕諫止之，後主乃取決於孔明。因此，黃皓之計不得逞。未幾孔明欲大舉入魏，令魏延率一萬精兵從子午谷進出；馬岱率三萬兵從斜谷進出。子午谷之軍擊破司馬昭的陣營，斜谷之軍和司馬懿戰，生擒之。兩軍相合，直逼魏都，魏主曹丕和謀臣華歆共出走，欲奔吳，被蜀兵所獲，華歆被斬，曹丕不被監禁。於是孔明命魏延發曹操之墓，辱其屍，魏遂亡。一面吳主孫權和魏提攜，欲攻蜀，命陸遜率大兵延江而上，逢着北地王和李嚴水陸進兵東下，兩軍迎戰結果，蜀方有關羽陰兵之助，遂將吳軍擊退，長驅入吳都，孫權出降，擒之凱旋。孔明之軍亦凱旋。曹丕和司馬懿論斬，孫權以有孫夫人（卽劉備的夫人）的關係，監禁了事。至此孔明統一之功成，乞老歸鄉，高臥南陽。後主感慨惜別。轉眼後主讓位與北地王劉禪，北地王迎孫夫人來蜀供養。黃皓被誅，新帝想起諸葛丞相之恩，遙望南陽致謝。

南陽樂欲補史實的一種缺恨（？）），所以有這一種玩意兒發生，正如前面所寫過的倒精忠（即如是觀）一樣。古來的批評者自徐夢元起至近人吳梅為止，都認為是一種快舉。清梁廷柅的曲話三卷更列舉劇中有十六種快事：『第三折誅司馬師一快，第四折武侯命燈益明二快，第八折孔明病癒三快，第九折將星燦爛四快，十五折子午谷出兵偏獲奇勝五快，十六折殺司馬昭六快，擒司馬懿七快，十七折擒曹丕八快，殺華歆九快，十八折掘曹操的疑塚十快，二十折誅黃皓十一快，二十五折陸遜自裁十二快，孫權投降十三快，孫夫人歸國十四快，三十折孔明功成歸里十五快，三十二折北地王受禪十六快。』這一段批評，可以說真是鬼話中的鬼話。因為這劇本身就有些兒戲。

為什麼中國的戲曲總喜歡團圓？為什麼又有這種「補恨」的戲曲出現？關於這兩個問題，我有一位朋友認為是心理上欲求某種缺憾（因為人總有一種或幾種缺憾的）的滿足底表現。然而我以為這明是支配階級的嗜好。當然這裏面民族性也有極大的（或者可以說占極大部份）關係，因為中國自從古代傳下來一種「中庸」的思想對於「極端」是向來為儒者（？）所唾棄的。「中庸」只有使人永遠受支配階級的支配。這些戲曲的團圓把戲，便是使人不要反抗，有意無意之間就做了支配階級的一篇「辯護書」——使支配階級殺人，大家不

要反抗的『辯護書』。

(九) 蔣士銓的藏園九種

士銓字心餘，一字若生，號清谷，又號藏園，江西鉛山人。雍正三年生，乾隆五十年卒，享年六十一。二十三歲中鄉試，三十三歲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居官八年，乞假歸鄉養母，自此歷充紹興之戴山書院，杭州之崇文書院，揚州之安定書院的院長。晚年入國史館爲纂修官。以詩和古文揚名海內，於詩尤爲擅長，當時和袁枚兩人有兩才子之目。所作戲曲，可得而知者，大約是：

- 一片石康衢樂切利天長生籛昇平瑞 以上二十歲時作 空谷香 三十歲作 桂林霜 四十七歲作 四絃秋 四十八歲作 雪中人 五十七歲作
- 四十九 香祖樓臨川夢 五十歲作 第二碑 五十二歲作 冬青樹 五十七歲作 採樵圖 五十七歲作 采石圖 五十七歲作(?) (以上歲作)
- 目錄根據中國文學研究中朱湘的蔣士銓(盧山會) 年代未詳。據頤廬曲談卷四所載。

共計十六種。其中一片石第二碑四絃秋(以上雜劇)空谷香桂林霜雪中人香祖樓臨川夢冬青樹(以上傳奇)九種合刊成一集，名曰：藏園九種。這九種曲比較通行，其餘很不易見。

蔣士銓的戲曲極力學湯顯祖的作風，然能謹守曲律，不稍越矩，所以歷來的評劇者都認蔣是乾隆朝作曲家的頭塊招牌，無論李調元梁廷枏楊恩壽都這樣的批評。其早歲所作的一片

石·係雜劇四齣，作曲的動因是：明寧王朱宸濠謀叛（正德十四年），妃婁氏諫之不聽，婁氏投水死，土人私葬之於南昌城外。年代久遠，已經湮滅無聞。時蔣氏爲南昌縣志的總纂（事在乾隆初年），由故老的指示，得知婁妃之墓的所在，因此請布政使彭青原立碑以表識之，蔣氏更作戲曲爲之宣傳。

一片石  
自序

後經二十六年，蔣氏又勸布政使吳嘉堂遷其墓於官地，

加以修葺。自己再作第二碑（又名後一片石）雜劇，記其始末。

第二碑  
自序

這兩劇的劇情，同樣單

調，但被蔣氏寫來，仍保持着相當的趣味。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其他蔣氏早年所作的（和一片石相前後）康衢樂、切利天、長生籙、昇平瑞、四種雜劇，是一種慶祝吉祥的玩意，據說是常乾隆十六年皇太后的生日，蔣氏代江西的紳民爲「祝賀用」所寫的劇本。

據曲話卷  
三

不必說是決不會有什麼深刻的意思的。

空谷香傳奇是作者的知友顧瓊園（曾任南昌的知縣）有妾姚氏，早死，作者從主人處聽得姚氏生前薄命的事蹟，本欲爲之作小傳，不果。後經過四年，作者三十歲時，進士試驗不及第，自京南旋，在冊中無聊，遂將姚氏之事填爲戲曲，並加上許多花草。

空中香自  
序

現在略寫

這曲的情節於下：

浙江海寧姚某，生女名夢蘭。父親以科舉屢次落第，鬱鬱去世。母親帶着夢蘭再嫁

與孫虎，共居於山東的濟南。轉瞬夢蘭的母親亦死去，留着夢蘭一人跟着光棍的繼父過活，匆匆到了十六歲。有錢塘人顧孝威字瓊園，年近三十，進士方及第，還未授官。受故人成君美（任直隸大名的近備道）之招，携一僕名紅絲來遊大名。紅絲係孫虎的妹婿，紅絲伴主人至大名後，向主人乞得短假，往濟南訪孫虎，到孫虎家，看見夢蘭的相貌端莊，遂對孫虎商量，將夢蘭介紹給自己的主人爲妾。一面同孫虎到大名見顧孝威，兩方言定身價銀一百兩，面立證書爲據。孫虎回來方欲將女兒夢蘭送去，忽有和孫虎相熟的濟南知府之子吳賴，欲以銀二百兩來娶夢蘭。孫虎貪其財，許之。孫恐夢蘭不肯，故意使人去告訴夢蘭說：你的父親突然在知府宅患病，叫你快去。夢蘭不知道是一段謊話，即跟着來人往知府宅。到那兒，才知受騙。夢蘭爲緩兵之計，故意滿口答應給吳賴爲妾。吳賴之母大喜，放夢蘭還家。少頃吳家以花轎來接，夢蘭急得沒法，遂自刎。幸傷淺被救。吳賴不悅，令孫虎還銀了事。夢蘭之所以要自刎的原因，是因爲孫虎在先已將自己許配與顧孝威，現在又要翻悔前言，於理不合，也是所謂「好女不嫁二夫」（？）之意。因此孫虎更將夢蘭視爲奇貨，打算以此要挾顧孝威。適顧孝威南來山東，和孫虎在濟寧相會，孫虎強要孝威立夢蘭爲正室，孝威以證書出示，責孫虎背約。不料孫虎

乘機奪得證書，毀棄之。連身價銀也不還，帶夢蘭他去。是夜，孫虎和夢蘭歇在一旅店內，夢蘭痛恨繼父的無理，偷偷地赴馬廐中自縊，幸及早發覺，得免於死。旅店主人知情，責備孫虎，第二天命再將夢蘭送至孝威處，主人自己親自監督着。孫虎無法，因此復送夢蘭赴濟寧，並向孝威謝前非。自己又切望陪夢蘭到孝威之鄉，孝威許之，雇舟一同南下。途中孫虎又欲翻悔前言，說夢蘭情願爲尼。孝威怒，和之爭。舟抵揚州，孫虎另雇小舟欲奪夢蘭奪舟，孝威急訴於知縣。恰巧知縣係其舊友魯學連，准其訴，差人捕孫虎，護送歸濟寧；一面使孝威和夢蘭在當地舉行婚禮。伴歸錢塘，夫人王氏賢，不特不嫉妬，而且歡喜無限，大家相安度日。未幾孝威任江西南昌的知縣，轉眼度過十餘年，蘭夢至二十九歲，生一子。自此得病，病勢日重，遂逝去。

此劇關目甚佳，劇詞惻惻動人。在此劇之後，相隔二十年，蔣氏又寫了一本香祖樓，計三十齣，描寫薄命之妾，其內容完全和空谷香相同。只是關目排場有變更，劇詞也竭力避去雷同。我們現在爲節省篇幅起見（其實還是爲避去雷同起見，因爲這是寫梗概，兩部著作除去人名和地名有變更外，其餘差不多都是一樣的），略而不叙。

桂林霜二十四齣，係寫吳三桂叛據雲南時，廣西將軍孫延齡和之私通，延齡舉兵迫巡撫

馬雄鎮降，雄鎮不應，全家被捕繫獄。後經過四年，吳三桂遣其孫吳世倬斬孫廷齡，禮遇馬雄鎮，意欲使其歸順。雄鎮始終不屈，全家二十餘人，遂被吳三桂所斬。全劇情節悲壯，所以名之爲桂林霜（因出自廣西桂林之意）。四絃秋是忠實敷演白居易的琵琶行所寫琵琶妓的情節，係作者厭元馬致遠的青衫泪和明顧大典的青衫記虛構白樂天和琵琶妓的情事，認爲這是侮辱白樂天的人格（？），所以作者用獨自的立場，來描寫白樂天的真面目（？）。其第四折「送客」（全本總共只有四折的雜劇）至今還流行於歌場。

一齣

納書楹曲譜及集成曲譜收之。蔣氏之曲選在曲譜中的，僅此一齣。

雪中人十六齣，寫鐵丐吳六奇之事，茲述其情節於下：

浙江海寧的孝廉查培繼，生在明末的亂世，絕意功名，縱情詩酒自娛。夫人妙通音律，能助丈夫的雅興，家庭之間，充滿和氣。有吳六奇者，本來是廣東的世家子，曾經讀過幾本詩書，性情豪放不羈，一時家道衰落，乞食流浪四方，默默地東西走去，絲毫不露寒餓之色，是一個有節氣的男子，所以人都稱之爲鐵丐。一日，鐵丐逢着大雪，偶然避雪於查培繼之門，培繼見而奇之，喚進來，給以熱酒。鐵丐不辭，立盡數大碗。培繼益覺奇怪，索性使他和自己對飲，酒飽後更贈以輕裘。鐵丐不謝而去。至杭州，偶

宿於于忠肅公廟，夜間忽夢見和兩匹獅子鬥，戰勝之，醒來不知是什麼意思。時查培繼亦來杭州，遊於西湖孤山的放鶴亭，做林和靖的故事，以放鶴自樂。這里又逢着鐵丐，兩人對飲暢談，培繼因此知道鐵丐是一個埋名的英傑，遂給以衣冠旅費，使他方建功。是時兩廣水陸盜賊橫行，經略兩廣大將軍征之，一時不容易奏功。鐵丐至將軍的軍門，獻平賊之策，請求錄用。大將軍覺這種行為很奇怪，試授鐵丐一軍，使為先鋒。鐵丐以前在那地方，曾經做過驛卒；對於地理非常熟識；又有結義兄弟三十人，現在都為盜之首領，佔據各方。鐵丐因此差人勸諸弟兄來降，協力同心，掃滅別的盜夥，大舉奏功。竟一躍而陞為水陸提督。這以前有湖州的富豪莊鉞招名士修朱閣老的遺書史概，欲查培繼主其事。培繼恐有後難，未答應。不料書成，將培繼之名，亦列入校者之列。事發，朝廷以私修史書，有干例禁，於是參校者皆下獄，培繼亦受冤被捕。時鐵丐已顯貴，知其事，致書巡撫，為培繼昭雪。培繼出獄後，鐵丐令人私雇船隻，載培繼赴廣東，自己率部將親自出迎至郊外，接培繼赴提督府，鐵丐感謝舊恩，每日陪培繼飲宴作樂，款待週到。偶然培繼激賞幕府園中的一巨石，戲題名為「縉雲」，鐵丐竟大發夫役，將巨石用船運赴海寧，置於培繼的園中。（這件事在現在不算希奇；在以前交通不



便時，確是一件豪舉，或者也可以說是一種蠢舉。——并將培繼的家宅，改築一新。培繼在提督府中過着一年的貴賓生活，辭別歸家。家中的夫人已爲培繼蓄着歌妓，待培繼歸來。適園中的五色彩蝶飛舞，夫人使歌妓載舞載歌，以增興趣，這情景便好像和夢中所過的一樣。

這劇的本事，和聊齋志異卷五所載的相同。大概是一件相當有名的傳說，人物的描寫生動，極博得歷來評劇者（如梁廷枏等）的稱許。有的說這係查繼佐之事，並非查培繼，培繼是繼佐的族弟。本劇的作者寫作培繼，是作者的誤傳。據蓮子居詩話這段話我們現在也不知道是正確不正確。

蔣氏的臨川夢是寫明代湯顯祖的生涯，以婁江的俞二娘心醉牡丹亭傳奇而死之事做骨子，加上其它的事實或附會之事。現在列舉它的曲目於下：

（一）『拒弋』丞相張居正使顯祖助其子舉進士，顯祖拒絕。（二）『隱好』陳眉公會受顯祖侮辱，因此讒當道，使顯祖不及第。（三）『譜夢』顯祖斷功名之念歸鄉，寫還魂記。（四）『想夢』婁江之女子俞二娘耽讀還魂記，記中的人物柳生杜麗娘忽幻現。（五）『改夢』張居正罷官，顯祖進士及第，任南京太常寺博士，改舊作紫簫

記爲紫釵記，(六)『星變』萬曆十九年彗星現(這是古代的一種迷信，認爲彗星現，便是國家將有大亂)。(七)『抗疏』顯祖上書論宮道的惡政。(八)『悖叛』湯將 承恩叛。(九)『送尉』顯祖因上書被貶爲廣東徐興縣的典吏，後遷浙江遂昌縣令，里民皆致「去思」。(十)『殉夢』俞二娘讀還魂記感懷身世而死。(十一)『宦成』在遂昌縣行善政。(十二)『遣跛』顯祖之友梅國楨以計使叛將哮承恩和其部將分離。(十三)『續夢』顯祖請邯鄲南柯二記。(十四)『雙噬』哮承恩和部將內訌，並受誅戮。(十五)『寄曲』俞娘死後二十年，其乳母將俞娘手批的還魂記送與顯祖，(十六)『訪夢』俞娘之魂訪顯祖。(十七)『集夢』南柯記的淳于棼，邯鄲記的盧生，紫釵記的霍小玉，共論顯祖的戲曲。(十八)『花慶』湯顯祖辭官歸鄉，和四子共爲老父 慶壽。(十九)『說夢』顯祖的長子死，和淳于棼 盧生 俞娘 霍小玉等在天上共論世事如夢。(二十)『了夢』顯祖睡於玉茗堂，一去不返，從此長辭人間。

全劇「無中生有」處太多，換句話說，便是「捏造事實」。固然戲劇的創作，並不是以直寫事實爲貴；但必定有他的中心思想——即「作意」所在。本劇的作意，是作者想把湯顯祖寫成一個了不得的文學家，然而寫完的結果，並不見顯出一個磊落不羈的文豪的性格在紙上；

所見的祇是一個清白的官僚的風度。最好的材料如「玉茗堂中雞犬狼籍，書物雜陳，湯氏坐臥其間，和來客縱談不倦」的事實，都沒有寫進去；反把怎樣做官的話，充滿篇幅，真是一件乏味的事。

冬青樹是九種中最晚元之作，以描寫文天祥和謝枋的忠節爲主，演南宋滅亡之事。全劇的結構極紛亂，寫宋末瑣碎的事蹟，和走馬燈一樣，缺少主腦。其所以題名冬青樹的原因，

是取「歲寒然後判松柏之後凋」之意。

後自序

而冬青樹在這以外另外還有一種故事，即當元之

兵陷南宋之都時，發掘宋之帝陵，曝露枯骨，有庾珩這人痛恨之，集里之少年私將枯骨埋葬，移宮中之冬青樹植於墳上，以資識別。這事在本劇中亦曾叙及，即第十「發陵」十一「收骨」十七「私葬」十八「夢報」之四齣是。（明卜世臣的冬青記傳奇，完全以描寫這事爲主。）

（十）楊潮觀的吟風閣及桂馥的後四聲猿

潮觀字宏度，號笠湖，江蘇金匱人。乾隆元年的舉人，官至四川瀘州的知州。在邛州

今四川之邛崃縣

時覺得卓文君粧樓的舊址，建吟風閣，作雜劇使優人演之，以祝其落成。

據國朝正雅集卷五

風閣雜劇共四卷，全三十二折，每折各寫獨立的事物，有乾隆三十九年之序，其寇萊公罷宴

一折最膾炙人口，茲記其梗概於下：

宋萊國公寇準，幼時父親亡故，全仗母親做工得薄資，世寇準讀書。及寇準顯貴，母親已亡去。時寇準爲相，節度，欲在自己的生日高張盛宴，遣家僕赴他處採集種種水陸珍奇之物，藉以誇耀來客。僕將寇準所給之資化在嫖賭中，致酒筵備辦不成。寇準怒，將責僕。寇家中有老嫗，是寇準幼時便在寇準家中來往的人，一日獨自在廊下啼哭，寇準喚來問其故？老嫗說：老身偶然經過廊下，被臘燭油滑倒，因此想起太夫人在世的時候，不覺流淚。那時連你讀書的燈油也是全靠太夫人十個指頭做出來的。現在府中燈燭輝煌，照得如同白晝一樣，和那時候一比，真是相差得不知道多遠了。這時老嫗更舉出寇準之母在世時種種的苦況，寇準爲之感傷。遂罷盛宴，悔前非，赦僕罪不問。在自己的生日爲父母修齋。

這一段文字，是所謂「富貴不忘貧賤」的一種中國古來的明訓（？）在劇說裏載有一段古事，就是當阮大中丞（或說即是阮元）爲浙江巡撫時，偶演此劇，有感於中，因之亦舉行罷宴。緣中丞幼時，家亦貧，全賴母親教之成人，阮貴顯時母親已死。自己的遭遇止和劇中的主人公一樣。

吟風閣中，其他的佳構亦不少，如阮籍醉罵財神寫阮籍經過財神廟，痛罵財神一場；偷桃捉住東方朔寫東方朔偷瑤池的蟠桃，被王母捉住斟審一番，這都是很有趣味的。還有如黃石婆授計逃關，寫張良擊秦始皇不中，無法逃出關隘，黃石公之妻黃石婆利用張良的臉貌如處子，使變爲道姑裝，冒充自己的弟子，得逃出關口。這事雖屬捏造，但機智可喜。又如西塞山漁翁封拜寫張志和（漁父詞的作者，漁父詞是：『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放情山水，顏真卿受皇帝之命來拜訪，兩人痛飲江上，張極力嘲弄世俗，自己不爲名利拘絆。這在當時也是一件痛快的事。吟風閣的作者，對於自己作品中的發揮，能夠不受原來故事的羈束，而得揮寫自如，是不可多得的。

桂馥字東卉，號未谷，山東曲阜人。生於乾隆元年，五十五年進士及第，以文字學著於時。嘉慶十年卒。作有後四聲猿（做明徐渭的四聲猿，故名後四聲猿）雜劇 中列四種曲：放楊枝投瀾中謁府帥題園壁。放楊枝寫白樂天老年疾病，將遣去愛妾和愛馬時的依依不捨之情。投瀾中寫李長吉的遺稿被其表兄（因和長吉有前隙）投諸廁中之事。謁府帥是蘇軾因官卑，謁大官時不受接見的一幕不平事。題園壁是陸放翁之妻唐氏不堪和姑同居，遂與夫離異；後唐氏在沈氏園中又和放翁相逢，兩人憶起舊情，在園中互相唱和詩句之事。總上四

種曲，都是寫文人牢騷的把戲，別無意義可言。

(十一) 沈起鳳的沈氏四種

起鳳字桐威，號寶漁，又號紅心詞客，蘇州人。乾隆三十三年舉鄉試，年僅二十八歲，後數次會試不第。抑鬱無聊，以放情詞曲自娛。所作戲曲不下三四十種，一時風行大江南北。今所存者沈氏四種，係其友石韞玉所刊行，四種是：

報恩緣 才人福 文星榜 伏虎韜

都是一種低級的所謂才子佳人的喜劇，並無一點思想可言。只於描寫方面，其科白之妙，實可和笠翁比美。四種報恩緣和文星榜都是寫一個才子偶然遭難，後來經過相當的曲折，終至及第，和三個佳人同時結婚之事。這種情節非常單調乏味，結構方面兩劇可以說完全是同樣的。現在敘文星榜的梗概於下：

蘇州王又恭，俊俏有才學。揚州有退職的大官向誥，欣賞又恭的詩文，欲以己女妻又恭，適又恭和本地的富豪甘菊泉之女碧雲有婚約，遂不接受向家的婚事。另有外科醫生之女卞芳芝，曾見又恭，私自屬意。王又恭有友楊仲春，和焦道卜之妻薛鸞姐有染，鸞姐素和芳芝相善，深知芳芝的心事，偶然將芳芝屬意又恭的話告知仲春，仲春一時起

了幻想，乘夜越牆偷入芳芝家，黑暗間冒着又恭之名，欲向芳芝求歡，芳芝責其非禮，不從。仲春奪得芳芝的手帕去，回到鸞姐門前，匆忙中將手帕失去，被一無賴漢王六拾得。六訂約略知道個中的情形，於第二天向衣店租得士人裝束的衣裳一套，穿戴起來，携着手帕，於深夜入芳芝家，欲要挾芳芝。不巧適為芳芝的父親所覺，認為是賊，手持藥刀追出，六訂奪得藥刀，反將芳芝的父親殺死，遺着手帕逃走。芳芝的家族鄰人等見着手帕，詢問芳芝，認為一定是王又恭所為，遂訴又恭於官，又恭因此被繫於獄，百辯莫解。甘菊泉係勢利之徒，又恭犯罪（？），遂破除婚約，欲將其女碧雲另行改嫁。向誥之女采蘋知之，自己扮作男子，向甘家求婚，甘家當作是向家的公子，滿口答應。新任理刑廳方魯山係向誥的門生，因此采蘋又男裝去見魯山，代又恭乞情。適楊生以自己一時的浪漫行為竟累及朋友，非常懊悔，向官認罪。一方衣店的老板又訴王六訂所租的衣裳有血跡，官拘六訂來問。知道殺芳芝父親的真犯即是六訂，遂將六訂正法而出，又恭於罪。當又恭出獄時適甘家的女兒和向公子舉行結婚，又恭赴甘家噪鬧，然亦無法可想。甘菊泉之弟某，養芳芝在家為義女，答應給與又恭為妾。芳芝激勵又恭，勸赴科舉，及第後必可雪甘家之辱。又恭因此借甘菊泉之弟某及楊生三人上京應試，皆中

進士，又恭並負狀元之榮。在這以前向采蘋稱卡芳芝係其前妻，使入甘家，和碧雪三人同居一處，表面上裝出一夫一妻一妾的模樣。待又恭歸，三佳人同詩和又恭結婚。

這種一人討三個老婆，明明是提唱多妻制，却偏要裝出是才子風流的玩意兒，實在覺得有些肉麻。現在更叙才人福的梗概宜下：

張幼于放蕩不羈，和蘇州的名妓李靈雲相約終身，兩人同棲，在門前懸一牌，額曰：『百病不醫，專醫詩病。』一日，唐寅和祝允明來訪，談話間偶及佳人之事，唐寅極稱其伯母之壻沈道宗之女夢蘭和友人秦伯達之女曉霞的美貌，張欲得曉霞，祝亦以前妻已亡，欲得夢蘭為續絃。他日，唐寅訪伯達，伯達欲得一有才學的人為書記，和唐寅謀，寅以幼于對。伯達之女曉霞欲試幼于的才學，牽一人持詩請幼于刪改，深服之。因此伯達親自往訪幼于。適幼于外出，李靈雲以為是來醫詩病的，男裝出來冒幼于之名和伯達相見，伯達把靈雲當作幼于，面訂聘約，請幼于（其實是靈雲）為書記。因此靈雲東裝赴伯達之聘，把真的幼于扮作書僮相隨。一方夢蘭讀祝允明的鳴笳詩集，慕其才，其父亦聞知允明才名，欲以女妻之，托唐寅為媒。唐寅詐稱允明遊玩他鄉未歸，事未諧。但允明方面，亟欲一見夢蘭，自己扮作道士裝，敲本魚念化婆經至沈氏之門，一時



觸道宗之怒，送之入理刑廳。秦伯達處訊問。適朝廷復允明之官，任爲京都通判，允明被赦不問罪。且得夢蘭爲妻。在這以前曉霞之父欲使幼子入贅爲己婿。幼子（其實是靈雲）固辭不受。因靈雲的心中欲待幼子榮達之後再爲談論婚事。幼子不諒，以爲是靈雲吃醋。逢着祝允明婚日，兩人在允明家中相爭，允明和唐寅都佩服靈雲的意見，大家遂串同一氣，詐稱曉霞已和夢蘭之兄有婚約，且告以靈雲亦將給夢蘭之兄爲妾。因此幼子非常失望，自己決意發奮努力，以雪此恥。未幾，允明入京，薦幼子於朝廷諸公，幼子應試及第，授翰林院學士。時夢蘭和靈雲，秦伯達和其女曉霞，及唐寅皆來京。允明故意說是夢蘭之兄和曉霞舉行婚禮，請幼子列席。幼子辭不應，允明和唐寅強迫之。幼子至，方知大家所玩的把戲，幼子遂和曉霞結婚。

這劇非常寫得曲折滑稽，完全是供大人先生們茶餘酒後開心的玩意兒，趣味非常近於低級，毫無深意可言。

關於伏虎韜是寫醫妬婦之事。和獅吼記療妬藥（參看前面）相似，不過本劇所用的方法比較更合乎情理。大致是：有軒轅生之妻張氏，富吃醋心，常以威制服丈夫，並集許多婦女授以服夫之法。軒轅生有師名馬俠君，故意送軒轅生以妾，張氏加以非常的虐待。高俠君和

軒轅生商議，表面說軒轅生進京應試，實則出外另居別館。一方設法騙出軒轅生之妾，使和軒轅生同居。又遣人用種種方法詐取張氏之財，移於軒轅生處。張氏生計日日窮迫，苦不堪言，馬俠君故意牽自己的一妾化爲男子，向張氏求婚。張氏應之，兩人遂舉行婚禮。此時軒轅生和妾出來恥辱張氏。張氏幾至無地自容，自己誓不再嫁了事。本劇用經濟來壓迫張氏，使不再嫁，確是一種妙法，這事和袁枚的子不語中『醫妬』一則的情節相同，究竟誰根據誰（因袁枚約略和起鳳同時）的？一時殊不易判斷，或者還有比此更古的書中載有這等事（或當時民間有此很風行的傳說，同時爲兩人所記）亦未可知。

沈氏的四種曲中，用一種有計劃的錯誤，來佈置劇中的曲折，讀起來非常覺得有牽強之感。其科白除「生」「旦」外，皆用吳語居多，這種例極不易見。因通常只有「淨」和「丑」的科白，爲求看客的發噱起見，間用吳語。而且還不是寫在劇上的。

(十二) 黃振的石榴記

在乾隆間的作品，除去上述諸作外，尚有宋廷魁的介山記，有乾隆十五年自跋，徐昆的雨花臺，有乾隆二十年自跋。

十八年的研露老人的雙仙記，有三十二年自序，傅玉書的鴛鴦鏡，三十七年自序，和黃振的石榴記，三十七年自序，這都是單指會

見傳本的。其中以黃振的石榴記稍稍入評家之口，其餘皆不足道。關於石榴記，梁廷枏會

這樣批評過，說是「詞白都有可觀」，其「神感」諸折暗以牡丹亭作骨子，「到『夢圓』之折」又「明白脫去」湯顯祖的「窠臼」。這種抽象的批評，雖不能使我們滿意；但曾經以戲曲批評者著名的梁廷枏（指當時而言），能夠這樣的稱讚石榴記，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黃振字瘦石，江蘇如臯人。據其自序，這記係出自情史「艷異篇」所載「張幼謙困圍捷報」之事。作者欲譜此曲，近三十年，到晚年方成。其梗概是：

張忠父子幼謙，幼時和鄰家女羅惜惜，同在其父羅仁卿處讀書，兩人曾在園中的石榴花前，誓訂同心，兩人的父親亦以准兩人的結婚相約。後有顯官之子辛友篤見惜惜，私自衷情，牽人向羅家議婚，羅家貪友篤之家貴顯而厭幼謙貧窮，欲將惜惜嫁與辛友篤；但惜惜自己不肯，遣侍婢赴幼謙處，密約幼謙在夜間越牆入閨房。偶事機不密，為惜惜之父所知，訴幼謙於官，幼謙被繫諸獄。這時，幼謙狀元及第之報至，從獄中被赦，幼謙之父亦以軍功榮歸，因此幼謙仍得和惜惜結婚。

全劇的關目稍覺冗漫，但排場並不拙，曲白亦整潔可觀。

（十三）無名氏諸作

表忠記和鐵冠圖

表忠記或說係曹寅所撰。

據傳奇彙考一卷  
附說卷三

寅字子清，號棟亭，奉天人，曾

爲通政司使。其校刊棟亭十二種，廣爲世所知。據傳奇彙考：表忠記一名虎口餘生，演明季李自成之事。以邊大綬之虎口餘生記一卷做索引。現在所行虎口餘生傳奇四十四齣，畧遺民外史著。其關目情節，完全和所謂表忠記者相符，應即表忠記無疑。然這記是否即係曹寅所撰，尙屬疑問。因曹寅是康熙年間人，康熙五十一年即卒。離清初開國只有七十年，而這記卷首的自序中有『國朝定鼎百歲』之語，兩相比較，似乎還差得多。雖然說文人總有些誇大病，然而也不應誇大得這麼多。且所謂遺民外史，亦不能決定即是曹寅。所以我們現在把這記的作者加一個疑問符(?)在這裏。究竟是誰寫的，不加妄斷。這劇在寫事方面講，實在學得肉麻，純粹是中國一種傳統的『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的主觀寫法。只論成敗，不論是非，成的便對(?)敗的便非(?)，根據這樣的成見來寫李自成，結果李自成自不免成爲歷史上一最兇惡最荒唐的人物了。更加開卷邊大綬發掘自成的祖墳，說墳中有白蛇，和枯骨生綠毛等等的事，這種風水的迷信，讀起來會使人從頭頂麻到腳心。學句舊戲曲上的話語，便是『好不笑煞人也麼哥』。這實在是耍笑死人的。閒話少談，現在約略的敘這劇的情節如左：

邊大綬，直隸任邱人，崇禎間爲陝西米脂縣知縣。時李自成之亂已漸猖獗，米脂縣是其發源之地，自成祖宗的墳墓在此。邊大綬使人發掘之。其墓在離城二百餘里的三峰

子地方，嘗掘自成的祖父李海之墳時，墳中有黑碗一只，體骨黑如鐵，額上生白毛。父李守忠之墓，內有一尺長的白蛇，體骨綠如銅，生黃毛。（這些都是鬼話。）伐樹焚之而歸。轉眼大綬被上司所劾，辭職歸去。一方李自成已率領民衆造反，自稱闖王，以矮人牛金星做軍師，攻入陝西，屢次擊破官軍。朝廷命兵部侍郎孫傳廷爲蕩寇大將軍，總領各路總兵之軍和自成戰，用計擊敗自成的軍隊。然自成一時挫折，又復糾合民衆，捲土重來，官軍終爲所敗，退入山西。自成到山西時，遇着勇而善戰的山西巡撫蔡懋德，被巡按汪惟之彈劾免職。時汪惟之在平陽，李自成之子雙喜組織童子軍，以計賺得該城，擒汪惟之殺之。這時蔡巡撫雖已解職，因被官紳強留，尚在太原。率兵守城，致雙喜之兵不得進。自成親率大兵抵城下，勸蔡降服，蔡不允，用箭射中自成的左目，率兵出戰，不料墮入自成軍中的陷坑。且官軍中有爲自成之軍內應者，自成遂率兵入城，蔡懋德自縊死。是時朝廷的內庫空虛，無軍糧可給，帝命朝臣一時通融資金，各人皆左右推托，應者寥寥。自成已進至代州，總兵周遇吉知大勢已去，固守極難，遂出兵和自成之子雙喜戰，擒得雙喜歸，將雙喜懸諸竿上，挑至城外，勸自成降。自成不應，雙喜遂被殺。自成大怒，一舉而克代州。遇吉自刎。有大學士李建泰自請督師防賊，駐節保定。

，不料其麾下中軍郭中傑早有投降自成之意，反勸李建泰亦降自成，因此自成不勞而入保定。直迫北京。襄城伯李國禎守城門，太監王承恩提督宮中，因守門之卒爲了飢餓，皆乏戰鬥力，自成遂得不經什麼惡戰而入京城。崇禎帝縊於煤山。有許多所謂忠臣，皆殉節。自成入宮中，居然即帝位，牛金星爲丞相。拷問投降的文武官五百餘名，令盡出其私財（這顯然是從民間壓榨去的。）以充軍餉。一切還在混亂未定中，忽清兵大舉來侵，以北方的強奴，來戰自成所率的未經訓練之衆，結果自成自然不得不敗。當自成勢盛時，有人向自成密告邊大綬發掘自成的祖墳者，大綬因此被捕，解赴京師，路上大綬設法遁去，逃入森林中，忽又遭虎襲，幸得暫入山寺中避難。適清兵攻至，大綬被赦，並得着山西巡撫之職。清兵迫入京城，自成兵敗逃入九龍山，被殺。

歷史上這位自成先生是一個最倒霉的人物，開口就被人稱爲闖賊，這是因爲他只有三日天下之故。其實李自成究竟不是一個壞蛋，我們並不知道，不過從反面的事實來看，當時民衆附和他的實在不在少數，這足見也可算作是一位時代的代表者（在某種意義上說，即是領導被壓迫階級向壓迫階級反抗的人）。正惟因爲他只有三日天下之故，所以便被一班甘心爲目前的支配階級作走狗（尤其是對着代自成而有天下的清朝）的文人們加以種種的污名。我們

不相信一切東西都有絕對的真理，所以對這位自成先生，我們現在實沒有在他的名上加「賊」或「寇」等名稱的必要。這段梗概中我所以將原書所列稱賊稱寇的名稱一概略去，而且略去帶着造謠性質和有意誣陷的節目。

鐵冠圖一劇，在崑曲粹存中載有十八齣，其中除去四齣，餘悉和表忠記相同，只字句間稍有出入，這樣鐵冠圖應和表忠記是大同小異的東西。據傳奇彙考所載，鐵冠圖亦寫自成之事，以鐵冠道人說明『圖讖』結束，略去邊大綬掘墳一節。更將孫傳庭改名孫曠，費貞娥改爲韓宮人。依這段話，鐵冠圖和表忠記應有相當的差異處。其實表忠記和鐵冠圖必是同一種原文而加以刪改的，只是不知道那一部先完成；那一部是改訂本。理由是在崑曲粹存中所錄鐵冠圖的曲文，和表忠記雷同處有十四齣之多，說是兩者各自獨立，其文字決不能寫得如此之巧。而且止因其中文句間稍有差異，故可斷定一爲原本，一爲改訂本。今鐵冠圖中的「刺虎」一齣（即和表忠記中所寫宮女費貞娥刺死自成之弟李過的一段事相同）極流行於歌場，是武旦的拿手好戲。

除以上所述的兩劇外，尚有白羅衫雷塔慈悲願蝴蝶夢千鍾錄等，在綴日裘中俱有選載，曲海目並將這些曲列在清朝傳奇部，可想見這也是『康乾』間的作品。

雷峰塔一名白蛇傳，是寫白蛇和許仙的傳說。這故事在民間遺傳極廣，其來源也很古，究竟是起自何時不得而知。大致是：白蛇成精，帶着青蛇，變成一位美貌的小姐和一位侍女，白蛇是小姐，自稱爲白娘。青蛇爲侍女，名爲青兒。兩位妖精來到杭州，找到一位美貌的郎君名許仙的同住。許仙起初不知道她是妖異，所以和她同棲，後來經過幾次的變故，慢慢地發覺白娘不是人。因爲白娘作怪，吃了幾場官司，所以從杭州遷到蘇州，又從蘇州遷到鎮江。此地金山寺有法海禪師，欲除去白蛇之害，將許仙囚在金山寺中，一時激起白蛇之怒，捲大水和法海鬥，幸法海法力高勵，不爲所害。

「水門」即俗名「水滿金山」最有名，改訂本第二十五齣

白娘復和青兒來

杭州，許仙亦伴法海來，時白娘已有孕，到西湖斷橋時感着肚痛，青兒扶在亭中稍憩，偶許仙來，兩人再得一度相會。

「斷橋」即俗名「斷橋相會」改本第二十六齣

許仙這時憶起舊情，伴白娘到自己姊夫的家

中，不久白娘生一子，法海遂顯出法力，將白娘收入鐵鉢中，鎮壓在雷峰塔下（？）。對白娘宣言說：雷峰塔倒，西湖之水乾，便是你再出之期。

關於白蛇傳，不特在崑曲中演之，卽後來在皮黃劇中亦非嘗流行，每年舊曆五月初五日，總要演這套把戲，作爲應景的東西。因爲端午這一天，據傳說是許仙將雄黃酒灌白娘，致白娘現形的日子。其實這段傳說，當然只是近似神話一類的玩意，在以前西湖雷峰塔還沒



有倒坍的時候，還有一班頭筋簡單的人，相信雷峰塔裏真有白蛇被鎮着，現在雷峰塔坍塌，這傳說就不攻自破了。

蝴蝶夢寫莊子之事。這事載於今古奇觀及散見於其他諸書中，大概是：「莊子一日路過一處，見一少婦坐在一新墳旁邊，用扇搗那新墳。莊子問其故，那少婦說：『這是自己的亡夫之墓，丈夫有遺言，須待墳土乾後方能再嫁。用扇搗土，便是希望那土能夠早乾。』莊子聽了這說話，很有感觸，歸來告訴自己的女人，女人極力嘲笑那少婦的不守貞節，莊子付之一笑。後莊子急病死去，停棺室中，尙未葬，有楚王孫特來弔孝，不出幾日，莊子之妻已和王孫眷戀起來。兩人正要結婚時，王孫忽然舊病復發，說是要活人的腦或剛死之人的腦，方能治理痊癒。莊子之妻以莊子死未多日，這腦當然可用，遂欲劈棺取出莊子之腦，醫王孫之病。不料棺劈開後莊子忽復活，並指着王孫，問女人這是何人？女人不能答。羞憤之餘，自縊死。莊子鼓盆而歌，示人生的夢幻。」這劇的情節，是中國最有名的傳說。所謂『蝴蝶夢』，即喻人生若夢幻之意，因莊子曾夢見自己身化蝴蝶，他就以此說明人之生命無常，自己發着非常的感慨。後人附會，以爲他有超脫生死之妙，於是加以種種無聊的傳說。這種傳說，當然不值我們的一笑。這劇和四大癡中色癡的情節相同，連曲白之文亦大同小異，現在

比較兩者的關目如下：

蝴蝶夢第一齣、歎骷、（色癡無）二、搨墳、（一、搨扇）三、毀扇、（二、毀扇）四、病幻、（三、病訣）五、弔孝、（四、晤俊）六、說親、（五、露衷）七、回話、（六、決嫁）八、做親、（七、假塚）九、劈棺、（八、劈棺）

（蝴蝶夢至「劈棺」為止，色癡中還有第九齣「陰妬」）

兩劇除去首尾不同外，其餘全是一樣。這劇的「搨墳」「毀扇」「弔孝」「說親」「回話」等齣，極膾炙人口，連日本亦已早有譯本。而且非常流行於彼邦的文壇。

慈悲願係寫唐玄奘的出生，大致是：『陳光蕊和其妻殷氏遭難，殷氏生一子，盛在木匣中，順江流下，被好心的人救起，將他養活。取名江流。江流成長為僧，法名曰玄奘，後往西方取經，歷盡艱苦，終得大功告成。』和這劇寫同樣情事的，在元有名為陳光蕊江流和尚的戲文和吳昌齡的西游記雜劇。同樣都是屬於宗教劇的一類。

即江流記  
今不傳

白羅衫在曲海提嬰歸入明人之作，而曲每目列入清無名氏的作品中，不知孰是孰非。據曲社提嬰，這劇出自蘇知縣羅衫台的小說，其人名事蹟，兩者皆相同。梗概是：明永樂間新任蘭溪知縣蘇雲和妻鄭氏在赴任的舟次，蘇雲被船主徐能等拋擲在江中。鄭氏身被掠奪，幸

被徐能之弟釋去，鄭氏單身逃走，在路上生一子，匆忙間裹以白羅衫，棄之路旁。徐能從後追來，拾其子歸，取名徐繼祖。繼祖長成，應會試赴京，途中口渴，向一老嫗家乞水，不料這老嫗即是自己的祖母。繼祖絲毫都不知道，老嫗觀繼祖的容貌很似自己的兒子蘇雲，因此將自己爲兒子所作的白羅衫贈之，繼祖受之去。後繼祖進士及第，擢爲監察御史，偶受王國輔的招待，游其園，適鄭氏亦被收留在這裏。鄭氏細訴往日遭難之事。又繼祖之父蘇雲，溺水時從水中浮起，又被強徒攫去，拘禁在山寨中，此時從山寨逃出，訴徐能的舊惡於御史處。御史便是繼祖。繼祖接得案件，參酌鄭氏的談話，因被告即是自己的養父，遂召老僕來問，結果，一切的事情都弄明白，以白羅衫爲證，得和兩親再會，更迎得祖母團圓，徐能問罪，繼祖娶王國輔之女爲妻了結。這劇的「井遇」徐繼祖乞水「遊園」在王國輔之園繼祖「看狀」繼祖看父「詳夢」徐能受裁判繼祖「報冤」和祖母相會等齣，今尙流行於歌場。

千鍾錄本名千忠戮，寫明燕王篡帝位時，建文帝和翰林院編修程濟等出奔。燕王召相國方孝儒草詔書安民。孝儒衣孝服上殿，大罵燕王之非，不肯草詔。致被誅十族。建文帝和程濟出走時，身衣僧服，以避行人之目。在路上望見幾十輛車中，畫載着殉難之人的首級，并有多數的婦女被捕，及棄職的官吏被捕，一陣陣成羣的在路上行走，蓬首垢面，慘不忍觀。

建文帝主從逃入雲南鶴慶山的茅庵，潛伏十六年之久。有工部尚書嚴震直奉命來搜索，建文帝將被捉，程濟責震直以君臣之義，在旁的軍士皆被感動，紛紛散去。嚴震直羞憤之餘，自刎死。這劇據各書所載的散齣如「奏朝」「草詔」「慘觀」「搜山」「打車」等齣來看，於技巧上，尚可稱爲佳作。而「慘觀」一齣最爲評劇家所激賞。

## 第一章 花部諸腔的初興和崑曲的沒落

清乾隆間，一班支配階級已將戲曲的腔調分爲兩部——雅部和花部。雅部即崑腔，花部方面包含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調，高腔，二黃調等。據揚州書舫錄，謂兩淮鹽務，蓄有花雅兩部，以備大戲，其所舉花部諸腔，除去前面所列舉者外，尚有羅羅腔一種，各腔總名曰『亂彈』。在綴白裘第六及第十一集所載雜曲，還有亂彈腔，吹腔，高腔，西調四種。花雅兩部的分立，其意義據燕蘭小譜的例言說：元時的院本，凡旦色以塗抹科誦取妍者爲花，傅粉歌唱者爲正，即唐之雅樂部之意，今以弋腔梆子等曰花部，崑腔曰雅部，彼此擅長，各不相掩。據此可見花部在這時候（乾隆中葉）已非常流行於京師，而爲世俗所欣賞。花部諸腔如弋陽腔等，本來有他悠久的歷史，其流行還在崑腔之前，因其聲嘈雜，不若崑腔的純正，所以後來漸漸不適合一班士大夫的胃口，以致地位盡被崑腔奪去，自己一蹶不振。據曲律萬曆三十八年音所說『數十年來又有弋陽義烏青陽樂平徽州諸腔出』之語，可以證明這些腔調——即花部諸腔，本來是和崑腔並行的。因爲不入大雅（？）耳目之故，便弄到自己

後來沒有地位（？）可言，以前一班士大夫，將這些腔調都加以『地方土戲』的名稱，以便和專門給支配階級享樂的崑曲區別。自明中葉以來，到清朝的乾隆間止，先後二百餘年，都是崑曲稱王的時代。然而好花是開不常的，物久則生厭，崑曲到了乾隆，已成爲強弩之末，日趨沒落，『取而代之』的，便是以前所被他壓倒的花部諸腔。我現在約略地敘述這些腔調的來源和變遷：

一、弋陽腔 這腔起自江西的弋陽，曾經流行過一時，到明嘉靖間便成絕響，後來有譚綸這個人，根據海鹽腔將弋陽腔加以修改，因此弋陽腔又慢慢的興起。此事見於湯顯祖玉茗

堂全集宜黃縣戲神清源師祖廟記 應是萬曆年間之事。

二、高腔 這腔今尚流行於民間，我在十七八歲時曾一度看見，因吾鄉以前每年於五月間，必演戲敬神，事雖迷信，然亦是給百姓以一個娛樂的機會，這戲並不指定演那一種腔調，但總是以演崑曲和亂彈（吾鄉所謂亂彈即指徽班）最多。只有一年，的確，在我所知道的說，只有一年，那一年特別來了一班高腔班，足足演了一個多月，我這時對於戲曲，可以說一點也不知道，只覺得演時的聲音熱鬧，反比崑腔（吾鄉崑腔是相當流行的）來得好聽罷了。高腔據說是弋陽腔的一支派，是弋陽腔傳到北京的高陽地方，經過幾種變革而成的。

獨天應備

這說，雖不能斷定是十分確實，可是也有些理由。

明湯顯祖所記演弋陽腔的情狀說：『其節以鼓，其調誼。』這和清禮親王的嘯亭雜錄

光緒六年

編

所說『其鏡鉦喧闐，唱口鷲雜』的情形相符，更和現今所流傳的高腔演唱的情形絲毫

無二。日本邊聽花翁在所著中國劇

八十

裏列舉高腔所用的樂器，文場用夾板，單皮鼓，大

三頁

鉦，手鑼；武場用堂鼓，單反鼓，大鑼，小鑼，大鈸，小鈸，哨呐等。惜余當時親高腔戲時，年紀還小，未曾將它所用的樂器，一一加以檢查過，以致無從斷定比現在邊聽花翁所列的樂器，是否還有增減。

三、京腔 亦是弋陽腔的一支流。當時弋陽腔傳入京師，其入高陽者爲高腔，流行於京城內者便爲京腔。當然無論高腔和京腔，總必經過巨大的改變，其和本來的腔調——弋陽腔，自不可同日而語。然那一種軀殼——即最低限度的形式如旋律等等，我想總還是有的。

在新定十二律京腔譜

有康熙二十三年之序

的凡例裏曾說及舊時的弋陽腔『淺陋猥瑣』，現在所流行於京

都的是『幾經潤色』，不是舊時的弋陽腔可比。正因爲是『幾經潤色』，所以不得謂之弋腔，而應題曰京腔譜。這種邏輯，我們不管它對不對，而京腔之由來，已瞭如指掌。

弋陽腔之行於兩京，似乎其來源已久，在明嘉靖間的南詞敘錄裏已經提及，不過因爲崑

腔的關係，它總是弄得鬱鬱不得志罷了。

以上三腔，可以說是一個系統。

四、二黃 二黃調起自湖北，初興行於黃坡黃岡二縣，故名二黃。後來更流傳於湖南廣

東廣西安徽等等處，總名曰『湖廣調』

請參看歐陽予倩的談二黃戲  
載在中國文學研究中

其所用最主要之樂器，有二說：

一說是本用胡琴，及傳於北京，改用笛子；一說是本用笛子，及傳於北京，改用胡琴。兩說未知孰是。

五、秦腔 出自陝西，其源或更來自甘肅，今在陝西據說尚流行這種腔調。戲劇月刊  
第四期其傳

至北京，年代似乎已相當的久遠——當在乾隆之前。其所用樂器，據說是『不用笙笛，以胡

琴爲主，月琴副之』。

據乾隆間的燕  
關小譜所載

這或者僅指當時而言，現在想必定有所增減，將來還希望

有位陝西的朋友，能告訴我們以這種腔調的詳細情形。

六、西皮 和二黃合稱爲『皮黃』，是以前北京的徽班——即安徽優伶所組織的劇團

所專唱的腔調。此調的來源，傳說不一，歷來以『出自湖北』之說居多。然在金臺殘淚

記（清道光年間張亨甫著）中說：『亂彈即弋陽腔，南方又謂下江調，謂甘肅腔曰西皮

調。』這段文字簡單明白，說西皮調即是甘肅腔。張亨甫是一個明白京師劇界情形的人，說



話決不會是捕風捉影，毫無根據。更據燕蘭小譜所說秦腔所用的樂器，「以胡琴爲主，月琴

副之」，以及在聽春新詠

嘉慶年間  
著

所載「秦腔之樂器以胡琴爲主，助以月琴」的話。這正和現

在的西皮調是同一情狀。又懷芳記中亦說：「一變爲西皮，則秦聲激越，哀怨盈耳。」是西

皮明明即是秦聲。再胡琴本來不是中國固有的樂器，係出自異邦，甘陝兩省，歷史上和西北

方諸國的接近最密，那末，那地方的採用異邦之樂（如胡琴之類）也應該是最早。今以胡琴

爲主的西皮調，我們雖不能斷定即是秦腔，然而說，這是西北地方（如陝甘等等）傳來的腔

調，大概是不會錯到那裏去的。

不過有一個很重要的疑問，便是西皮調既出自西北，爲什麼又是安徽優伶專門哩？這問

題的解答是：在揚州畫舫錄中有「……安徽之花部合京秦兩腔，其班名曰三慶。」的話，又

金臺殘淚記記關於秦腔之事，有「此腔當時乾隆末始於蜀伶，後徽伶盡習之，道光三年御史

奏禁」等語，是可見徽伶之習秦腔，是一件事實。大抵是當時秦腔最盛，徽伶爲投一般人的

時好，故加以學習。其後便「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秦腔竟成爲徽伶所擅長的東西。秦腔既

被徽伶習去，自然總加以種種的修改，和本來的秦腔，必慢慢的分道揚鑣；然而它所主用的

樂器——胡琴，却並未改變，這事實有現存的西皮調可以證明。據此，所謂「二黃本來用

笛，及行於北京，改用胡琴。』的這段傳說、似乎也有些正確。因二黃和西皮兩調同爲徽伶所習得，徽伶取兩者的所長，成爲中和，便有今日的『皮黃調』出現。西皮二黃，現在兩者雖用着同樣的樂器，然於旋律之間，截然不同，這也是兩者遠遺留着不同根源的證據。

七、椰子腔 此腔出自何處？起自何時？已經無真確的書籍可以考據。綴白裘所載花部的諸腔中，以這腔爲最多。到現在這腔還遺傳着。據歐陽子倩的談二黃戲中說，屬於弋陽腔的嘯吟調，一稱椰子調，又稱吹腔。這樣說椰子調，明白是弋陽腔的一支流，因爲無其他書籍可據，不能斷定是否。然椰子調和吹腔，在以前似乎有些區別，證諸綴白裘所載椰子腔戲『買胭脂』齣中排列着：「椰子腔引」「吹腔」「椰子腔」「前腔」「吹腔」「椰子腔雲飛」六曲，是椰子腔明明和吹腔是兩個不同的曲子，其他在問路途嘆雪擁上墳等椰子戲裏也是兩腔並用着。這都是證據。我想或者因後來吹腔被椰子腔併去了，所以歐陽氏有這種論斷。現在在皮黃戲中附屬有『南椰子腔』，插演在西皮調的花鈿錯得意緣中，是旦色所喜用的調子，這調別饒風趣，和皮黃調不類。又附屬椰子的吹腔，今在皮黃戲所演的探親相罵小上墳等類戲中，亦有演之者。或者還有舊時的遺響。

八、山西椰子 這腔現行於北京，一班人認爲這是本來的秦腔。然其主要的樂器用碗

今，和燕蘭小譜所載『秦腔以胡琴爲主樂』的話不符。在歐陽氏談二黃戲中說，西皮的慢板，快板，搖板等，和山西梆子的結構一樣，行腔亦甚相似；只韻味不同。這樣，山西梆子又應和西皮有極深刻的關係。假使說這腔算是秦腔，那末西皮調也應是從秦腔變革而來的東西。更在尤卓廠君的陝西戲劇的概況 載在劇月刊第四期中說到現在北京的戲園所唱的梆子都是經過北京伶界所改造過的，這叫作『京梆子』，祇陝西的本地戲乃是真正的秦腔。這是不錯的，自然要當地的東西，才能算到是『真正老牌原當貨』，否則，總有些冒充。不過說是『秦腔傳到京中才變成現在的山西梆子調的話』，我想倒不見得。至少我們可以說它傳到山西便已經變種了。因山西以前有一特種的腔調——勾腔，唱時作崑曲而聲音宏亮。據燕蘭小譜。這和現在的山西梆子有些相像。又它所用的樂器是碗琴——這樂器應出自南方。這樣所謂山西梆子，應該是幾樣腔調合成的東西。決非單純的只是一種秦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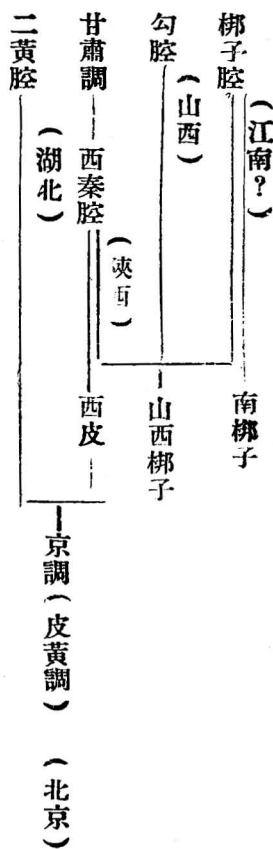
九、亂彈 以前稱爲亂彈，似乎是對崑曲以外的各腔的總名，這在各書中都有記載。燕蘭小譜記雅部優伶吳大保之事說：『本習崑曲，與蜀伶彭萬官同寓，因彙學亂彈。』（這時候『亂彈』似指秦腔）金瓶殘淚記中亦說：『今都下徽班，皆習亂彈，偶演崑曲亦不佳。』又品花寶鑑第四回有云：『你一個雅人，倒如何不愛聽崑腔；倒愛聽亂彈？』這些話都是將

亂彈和崑腔成爲一相對待的名詞。而且並沒有指定是什麼腔，只是在某種場合是某種腔調的代名。正如畫舫錄所載亂彈是花部的總名一樣。不過在綴白裘中尚有專稱亂彈腔的另外一種腔調，如該書第十一集卷三有題爲擋馬的一齣『亂彈腔』，還有標爲梆子腔的磨房一齣的曲牌，亦用亂彈腔，此外并有兩三個例。所謂亂彈，好像取其各種樂器合奏，雜亂欠幽雅之意。吾鄉現在每年還演着這亂彈腔戲（吾鄉的所謂『亂彈』，似乎單指狹範圍的徽州戲而言。）不絕，其唱法不特和崑腔不同，即和高腔等亦不同。演唱都比較崑腔來得自由，不像崑腔的必須嚴守規矩，這或者正是亂彈之名的由來。其樂器也幾乎樣樣都有，唱時不一定用笛，有時候也用胡琴，更有用哨呐和胡琴相配的，用笙的時候絕少。唱的聲音高而不純，俗而不雅，不過我倒很歡喜聽，尤其是其中的香山掛袍（即是演一個帝王出家的故事。）一齣，非常合我的胃口。

現在的所謂亂彈，已經無從考查究竟是指那幾種腔調。

以上花部諸腔併合攏來，可以作這樣的一個表：





自明萬曆至清之康熙止，是崑曲的黃金時代，這時候只有她是唯一的支配階級的眷顧者，只有她能得着一班士大夫的垂青，而耀武揚威於一世。到了乾隆，獨樹一幟的花部諸腔，方逐漸從崑曲的勢力下抬頭，慢慢地伸長它的勢力，其後更壓倒崑曲，取得其地位而代之。這原因大概不外乎下列幾種：

一、時代潮流的所趨 崑曲在曲中比較是一種難學的東西，稍欠工夫，即不易精。其唱法演奏的規矩，非常謹嚴，不似花部的比較可以隨便。而其詞曲又太掉文章，只能受一班士大夫的鑑賞，決不能受一般民衆的歡迎。更加其唱時的聲音煩悶，不容易使人發生快感。結果，這種東西必定要在民衆之前。自然淘汰。觀夢中緣傳奇（乾隆初年作）的序中有『長安

(指京師)之梨園稱盛……而所好惟秦聲，囉(囉囉調)，弋(弋陽腔)，厭聽吳騷(指崑曲)，聞歌崑曲，輒閃然散去。」等語，便知道當時一般的民衆並不愛聽崑曲。更證諸乾隆末年的燕蘭小譜所說「崑曲非北京人所喜」之話，這結論自然更加正確。而且不祇北京爲然，即別處的民衆亦是同樣地他們對於崑曲不能欣賞，因此可以在士大夫的書中看見一些反面的譏笑式的文章。他們稱這班不能欣賞崑曲的人爲「俗夫」「僮父」，這種名詞在以前似乎很不容易入人之耳；而現在却並不覺得怎樣可恥。反從此可以得着一般民衆的娛樂和士大夫們娛樂不同的一個概念。當時民衆所歡迎的既是秦聲，囉，弋(據夢中緣傳奇之序)，這些腔調自然隨日俱長，加之這些腔調自身的改進，變更，逐漸達到比較完善的地步，這自然引起一班士大夫的注意。以前士大夫日日聽着那種板板六十四的崑曲，時久必感乏味，驟聞新聲，多麼的覺得有趣，花部諸腔之奪得崑曲的地位，必經過相當的曲折決非一朝一夕之故。

二、有清以來，『相公』——即『男風』——的玩意兒漸盛。當時的支配階級——上自王侯公卿，下至一班士大夫，都恬不知恥的以玩相公爲榮。他們一方面儘管提倡禮教(本來禮教只是愚民的，支配階級自身決不會遵守這種東西。)；他方面却做着連禽獸都不會做的把戲。而且不特偷偷摸摸而已，還要揚之於大衆，著之於文章。這時在花部諸班中，會出了

幾個很漂亮的旦色——即等於相公——極受着一班王侯公卿以及士大夫們的垂青。這樣連他們所唱的腔調，也就都開傳起來。這些旦色，在書籍中有記載的：第一是京班中的八達子天保兒白二等。據燕蘭小譜，『京伶八達子係旗籍，在萃慶部，貌不甚妍，而聲容態度，恬雅安詳，大小雜劇無不可人意，一時都下稱盛。』又在同書中說：『白二大與人，原係旗籍，旦中之天然秀也。昔在王府大部，即王家專屬的戲班。與八達子天保兒擅一時盛譽。』這兩段文字，明白寫着士大夫心目中（因燕蘭小譜的作者，不必說是士大夫階級。）的旦色在當時是怎樣活躍的。蘭譜中所以獨提白二，便是因白二扮演一齣最得意的戲劇名叫潘金蓮葡萄架的——這事出自小說金瓶梅，極盡淫蕩，白二自扮潘金蓮，細描出那些荒唐的醜態，以博得當時一班吃飽飯沒有事做的王孫公子們的喝采。社會上（當然僅指上層社會而言。）並不以這種舉動爲醜事。第二，自京班的白二衰落後，便繼以蜀伶魏三。魏三本名魏長生，字婉卿，四川金堂人，是秦腔的花旦，乾隆四十四年京師，以演滾樓一齣著名，名轟長安。他不特臉貌漂亮，歌聲動人；而且還擅裝女子樣——以鬢髮（以前僅以布包頭，故俗呼旦脚即包頭）。和裝小脚登場，實自魏三始。這自然極爲一班支配階級所歡迎。他之能夠得名，便在於此。加之當時的宰相和珅，有斷之袖癖，魏三會得其寵顧，時常出入和珅之門，車騎和列卿一樣。

據金鑿殘淚

記卷三。

於是他的聲價（？）

就日益隆重。

一度出演於揚州江鶴亭時，輕歌一齣，價值千金。

據揚州畫舫錄。

其交紅運的程度，不下於今日的梅芳。

待到自己的年齡稍老，更收一徒名陳銀官，

銀官以媚態迷客，極能承繼師業，因此秦腔一時闕傳市上。

連專學京腔的京伶，也不得不兼秦腔，

以保持自己的地位。

京秦兩腔到後遂不分家。

據畫舫錄。

支配階級拿相公作玩意，

相公便利用他們來捧場，所謂『上下交譽，相得益彰』。

這是花部能隆盛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三，花部崛起，新聲疊出，社會的耳目為之一新，一班人對於守舊的崑曲益加可厭。於是崑曲便一天一天走向自滅的地步。

花部諸腔的消長，亦有它相當曲折的歷史，最初是京腔流行於京師，如前面所述的八達子天保兒白二等，都是京腔有名的脚色。其後魏長生陳銀官等蜀伶出，秦腔一時盛行，效尤者頗不乏人——其中還是以京伶最多。

燕蘭小譜所載花部四十四人中：

京兆 十三人。

直隸 五人。

山西 二人。

四川 十二人。

陝西 三人。

山東 二人。



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蘇、貴州、雲南各一人。

京兆和四川兩處合起來佔着過半數。二大勢力對峙着，握着當時花部的實權，這可以說是秦腔的黃金時代。

是時在北京保持着破落戶家業的崑曲，只有保和部勉強可以差強人意，它盡集南方之秀，聚各班的俊才——保和部本部十人——永慶部二人，宜慶、太和、端瑞、吉祥、慶春、萃慶諸部各一人——會於一堂，以期承繼祖業。這些優伶的產地是：

蘇州 十一人。 無錫 三人。 揚州、武進、常熟、各一人。

杭州 二人。 德清 一人。

全部都屬於江浙兩省，並無外省的雜牌在內。這些優伶，年紀大抵都在三十以上，只有張發官的年紀最小——二十四歲。所唱都是古典劇，泥守舊法，且色亦不以貌爲重，宜乎它之不受一班社會人士所歡迎。以致連部中的名角如吳太保四喜官等，爲糊口計，亦不得不兼以亂彈自重。據蘭譜卷四。

此外在崑曲的根據地——蘇州，還有一班雋秀部，聲名曾經轟傳南北，這部據說都是崑曲的頭等名角，唱時的協律，表演時的體貼，都是它的長處。據蘭譜。然亦只能保持崑曲的一線

命脈，決不能作『東山再起』之計。而且這時候的蘇州，據諧錄（有乾隆五十六年之序）所說，也曾經西蜀的章三兒（應是魏三兒之誤）挾其淫聲妖態，來大大的搗亂一番，弄得班與儂子弟，也以學亂彈爲時髦，竟至崑曲自己的大本營——有二百年歷史的故都，亦如落花流水，達到不堪收拾的地步。

自秦腔衰後，徽班始挾其色藝入京。本來安徽的優伶，在南方已相當的稱雄，其色和藝都在其他花部之上。迨高朗亭入京師，安慶——的花部合習京秦兩腔，更加上自己原來的腔調，這樣三腔使溶於一爐，所以名之爲三慶部。據揚州畫舫錄。自三慶部起來，以前的宜慶、萃慶、集慶，便湮滅不彰。據夢華瑣簿所載：『三慶……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高宗八旬之萬壽節，入

都祝釐，時稱三慶徽，是徽班之鼻祖。』據此，徽班之乘機入京，或者有相當的理由。而當時徽班所演的，應該是以二黃調居多，其合演京腔秦腔，大概還是以後的事。高朗亭是一個怎樣的人，不得而知，據聽春新詠。嘉慶十五年問者說：『蓮官……得魏婉卿之風流，具高朗亭之神韻。』原註云：『朗亭名月官，三慶部工傻子處親劇。』是高朗亭演戲，顯然有相當的可

取。我們雖不知道傻子成親是怎樣一種劇情，然總是喜劇的一種，大概是不會錯的。

承三慶徽（後改爲三慶班之後，別的徽班亦接續地起來，到嘉慶中葉已成立了五部

三慶、四喜、和春、春臺、三和——這五部之中，以四喜班的人材最多，享名也最盛。

據春新都門竹枝詞有云：『新排一曲桃花扇，到處閑傳四喜班。』這約略可見當時的情形。

據道光二十二年

著的夢華瑣簿。

關於徽班的組織，決不是純粹的安徽人。據春新詠所錄徽伶先輩十五人中：

安徽（或單指安慶） 兩人。 皖江 三人。 安徽五人

揚州 四人。 蘇州 五人。 太倉 一人。 江蘇十人

又當時屬於徽部的知名的優伶五十四人中：

安徽 七人。 皖江 二人。

揚州 三十二人。 蘇州 七人。

直隸湖南各一人。 北京湖北各二人。



據以上兩表，可知雖名為徽班，其名脚倒並不以徽人為多；不過這表中所列的諸角，並不是純粹以藝為主，還有相公的色眼鏡的成分在內，所以只能夠作為比較觀，決不能認為是絕對的定評。

徽班所唱之曲，在最初自有它獨立的腔調，然而一到了京師，和它腔接觸，便開始吸取它腔之長：第一便是三慶班的兼習京秦兩腔。此外還有學習崑腔和其它諸腔的。據聽春新詠中的徽部及別集的徽部所載諸名伶的得意藝的戲目，其中有花部諸戲，亦有崑曲。當然，我們不能據這戲目便認定它的唱法定和崑腔或其它花部的諸腔一樣。（因為用一種劇本而唱法不同的很多，詳後。）可是從這裏可以知道它一定受其它腔調的影響，這是不能遮掩的事實。現在我將這些戲目列下：

|                            |                            |                            |                              |                         |
|----------------------------|----------------------------|----------------------------|------------------------------|-------------------------|
| 水關斷橋 <small>二齣屬雷峯塔</small> | 醉歸獨占花魁 <small>二齣屬占</small> | 絮閣醉妃 <small>二齣屬長生殿</small> | 拷紅佳期寄東 <small>三齣屬南四廂</small> | 捉姦戲叔 <small>義俠記</small> |
| 思凡 <small>孽海記</small>      | 藏舟 <small>漁家樂</small>      | 樓會 <small>西樓記</small>      | 盤秋 <small>紅梨記</small>        | 園會 <small>衣珠記</small>   |
| 扇坟 <small>胡蝶記</small>      | 借扇 <small>西遊記</small>      | 瑤臺 <small>南柯記</small>      | 相約 <small>銀劍記</small>        | 折柳 <small>紫釵記</small>   |
|                            |                            |                            |                              | 琴挑 <small>玉簪記</small>   |
|                            |                            |                            |                              | 寄子 <small>浣紗記</small>   |
|                            |                            |                            |                              | 殺惜 <small>水滸記</small>   |

以上盡是屬於崑曲的部分。係全本傳奇中的一齣。

打麪別妻胭脂花鼓戲鳳 以上五齣，在綴白裘歸入梆子腔的脚本。

背娃挑簾裁衣慶頂珠香山贈鐲檀香墜殺四門 以上七齣是西部之戲。西部即秦腔。

烤火小寡婦上坟賣餠餅 以上三齣，在二黃調還未流行於北京時，這戲已經風行，是可

見乃是屬於二黃以外的腔調。

此外如十二紅關王廟盪湖船洛陽橋等，在最近皮黃劇和山西梆子中均有上演，究屬於何種腔調不明。

僅以右列的劇本而言，仍不能斷定徽班所唱的是一種腔調或幾種腔調。因爲同一種劇本，可以用崑腔演，也可以用別種腔調演。這種例子，我們看見的非常之多。譬如本屬於崑腔的寄子醉妃水關斷橋諸劇，現在在皮黃劇中也非常流行，不特唱法不同；而且演法也不同，然而它的情節還是一樣的。所以欲據此證明徽班一定是廣習其它諸腔，這證據仍嫌不充分。好在聽春新詠中有其它的證據在。同書徽部鄭三寶之條說：『工崑劇，偶作秦聲，非其所好……』又添慶之條說：『絮閣寄柬諸劇，歌喉圓亮……簡唱秦聲，亦委婉多風，靡靡動聽。』同書又說：『雙秀……崑腔諸劇，節奏俱工。』『文林……名滿京華，藝工崑劇。』這幾條都明白地說着徽班中的名脚還兼演其它諸腔調，而且有幾個脚色反以它腔（如崑腔）見長。可知這徽班的包含力之大。所以到了後來，連它班中的脚色，也逐漸併入徽班中來，根據書籍中有稽考的（還是聽春新詠），如王桂林初隸金玉部，後移富華部，更改入三慶部。陸眞覆初在金玉部，經富華部入三和部。又羅霞林以前在金玉部，後亦入三和部。飛來鳳如隸雙和部，後隸三和部等。所謂『金玉』，即指唱崑腔的劇團，『雙和』是西部，『富

華』雖無確證，想亦是崑部之一。這些人（當然並不是只有這幾個人，不過其他的不知道罷了。）之所以後來隸入徽班，顯然是爲了生活問題，而徽班之流行於京師，這也是一個證據。

是時蜀班在京，已勢衰力微，只能在京中保持着一部份的勢力，其餘都逐漸退回故鄉，據揚州畫舫錄所說，自徽班入京後，蜀班的根據團體如宜慶、萃慶、集慶等都湮滅無聞等語。這可以想見它們的一種窮途沒落的悲況。然而總算還有三部——大順寧、景和、雙和——在京師負隅一隅，拼命掙扎，結果，蜀班並沒有達到全軍覆滅的地步。這三班優伶的籍貫，據聽春新詠所載，其年長者：

四川 一人。 陝西 二人。 北京 一人。

年幼者（即十五六歲左右的童伶）：

揚州 四人。 北京 四人。 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各一人。

這兩項相比較，驟看起來，雖不覺着什麼；其實很可作蜀伶沒落的反證。（童伶中四川並無一人。）

現在更看一看這時期的崑腔又怎樣？聽春新詠載着唱崑腔的有慶寧、迎福、金玉、彩華

四部，伶人盡籍蘇州，其勢力當然不能和徽部相比。可是仍保持着以前風雅的態度，不像花部的趨新，因此始終不惜被一班守舊派所鑒賞。這時徽班欲盡奪去它的勢力，極力拉它的名脚，以入自己的範圍，結果，崑腔有益趨沒落之勢。

自嘉慶道光，徽班的勢力和日俱增，京師的戲劇界日一日的入徽班的掌握中，別種腔調，都已奄奄無聞。長安看花記裏所謂「嘉慶以還，梨園子弟多皖人，吳兒漸少。」又夢華瑣簿亦云：「今當在道光二十年左右樂部，皖人最多，吳人亞之，維揚又亞之，蜀兒絕無知名者。」這是各腔勢力消長的記錄。

同是徽班，亦分爲幾部，這幾部在同一個時間內都聞名的有四喜、三慶、春臺、和春等。四班當中，在道光初年，以春臺、三慶兩班最盛。據金雲翹淚記此外還有三和、較之四喜等地位稍次。據夢華瑣簿說，春臺等四徽班「在茶園演劇」時，「觀者每人出錢百九十二」，曰「座兒錢」。這百九十二文的「座兒錢」，在當時似乎已經是最高的價目了，便似今日的梅蘭芳在上海登一次臺價值三元差不多這時候只有嵩祝（亦是一部唱戲的集團）的座兒錢能夠和四大班相掙。「堂會必演此五部。」其它的小班，或西班牙祇能在不尷不尬的地方出演，

「堂會則非所與聞」。所謂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名，名望一大，在在都占着便宜，就像賣文章同是一樣的文章，署上一個有名望的文人之名，每千字可以賣到五元至十元，要是一個無名望的文人，連兩塊錢一千字都賣不出去一樣，何也？因為看客都只是以『名』爲重的。戲劇中小班之所以不能與大班相掙，同在堂會出演，也是這個理由。又據華垣簿說：「戲莊之演劇必徽班，戲園之大者如席德樓、廣和樓、慶樂園、三慶園，亦必以徽班爲主。下此則徽班、小班、西班，相雜適均。」又說：「外城小戲園，徽班所不到者，分日演小班，西班。」這種分列等次的玩意，是有史以來畸形組織的社會中所必然發生的。所謂小班，究竟是否係徽班之小者，抑或係演別種腔調的小集團，不得而知。要而言之，它在當時是和西班（唱西秦之腔的）同樣沒有地位，這是可以決定的。

四大徽班，據說各有各的特點。大致是：

『四喜』名曰：『曲子』，因它所擅長的本來是崑曲，還保持着先輩的遺風，所謂『鎮羊尙存，不爲淫哇』，是爲一班士大夫（？）所最贊成的，所演都是古典的居多。

『三慶』叫作『軸子』，演的大都是新排的時事，連日接演，以博得一般看客的叫好。所謂『軸子』，即連日接演，像軸子的逐漸展開，層出不窮之意。當時演劇，有



「散演」「接演」之別；「散演」即擇演全劇中的一段或一幕物，接演——即名「軸子」——是連續不斷的將全劇（至少一本或數本）排演下去，其中又有大軸子，中軸子，早軸子之別。以戲的長短作爲區別。

「和春」名曰「把子」，專排三國水滸諸傳奇。演者攻技擊，各出武藝相比。所謂「把子」，即演劇時所用的武器，「和春」攻武藝，故得此名。

「春臺」係孩兒班，色藝俱有可觀，時名之爲「孩子」。

——以上據金臺殘淚記。

四班除「春臺」外，各有各的特長，所以能同在一地方存在，各享盛名。惟「春臺」僅以一班孩兒們所組織之班，倒能和其它三班並駕馳驅，且凌駕「四喜」「和春」兩班之上，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哩？答案便是這班支配階級，恬不知恥的爲年輕相公捧場之故。「春臺」的僮伶，大抵都是從十三四歲至十七八歲爲止的少年，他們本是蘇揚的小民，跟着糧船到天津，老優買之，教以歌舞「媚人」，「妖態豔妝」，逾于「秦樓楚館」。據燕京雜記。這班僮伶，穿着豔服，給一般支配階級侑酒，得資便給自己的師父，其生涯和操皮肉賣買的妓女無異，這種行爲，在高談禮教的士大夫們是不認爲罪惡的。而且還有「出師」之舉，就是支配階級

者覺得某相公洽自己的意時，出資爲之脫去師父的羈絆，其數自兩三百至數千兩不等。買了那相公去，當然也和買一個妓女作自己的小老婆一樣，專供自己發洩獸慾的工具。你想，所謂一班遺老遺小（這班遺老遺小當然也是玩相公的過來人）所歌功頌德的那封建時代，原來便是這麼一回事。

戲劇到了這時候，在藝術的成分上，真是一日一日的減低了。

在嘉慶之時，徽班兼演崑腔，以企調停花雅兩部的，還時有例可見。到了道光，跟着世俗的嗜好，徽班漸漸祇習亂彈，置崑腔於不顧。所以金臺殘淚記有『今道光八九年間都下徽班皆習

亂彈，偶演崑曲亦不佳』之歎。（？）是時只有四喜部，還有崑會曲的優伶在。另外又新起

了一班集芳班，專以演崑曲爲主。徵諸文獻，殘淚記中有說：『梨園有三法司之目，謂法齡

法慶法保，三法司並在四喜部。法保就婚南還，法齡法慶，從四喜部諸老曲師，分爲芳部，所謂皆崑曲，無西秦南弋諸陋習，顧聽者落落然。……今年秋即道光八年時（法齡）竟歸，集

芳部散。』所謂集芳部，似乎還保持着以前崑曲的真面目，而且紅過一時，殘淚記中說的那

『聽者落落然』的話，至少是帶些主觀，並不見得真確。據夢華瑣簿，『吳中舊有集秀班，

其中皆梨園之父老，切究南北曲。……道光之初，京師有仿此例者，合諸名輩爲一部，曰集

芳班，皆一時之教師故老，大半四喜部中舊人。……先期遍張帖子告都人士，都人士亦延頸翹首，爭先聽觀爲快。登場之日，座客常以千計。……時名譽聲價，無過集芳班者。』以這樣的一個名班，不幸不到半載，也便風消雲散，曇花一現，只留着一些記憶在人間。

大勢所趨，崑曲無論怎樣說總是一個可唾棄的東西。在當時雖然還有一班士大夫，自命風雅，於堂會間徵崑曲以應故事，這不過祇是「滴應故事的」罷了，捨此之外，更無別的意思可言。原因是崑曲自身已經由衰老而踏入死路，一切都是守舊的更無新的發展。以致曾經保持着雅部之聲的四喜部，亦完全爲北部諸腔所占。正如飛淚記所說「……漸變崑曲而習秦弋諸聲」者便是。

道光十七年，四喜部來了一個叫小天喜的優伶，以崑曲登場，一時妙音轟塵上。據丁年玉笛志所載：「小天喜，字聽香，扈姓……四喜部後來之秀，近日崑腔之歌喉推金麟第一，聽香出，遽掩其上。……丁酉即道光十七年入春，凡四喜登場。座上之客，往往與春臺相掎，視前一二年已倍之。……」這或者就可以說是崑曲之一時的迴光返照。

這時以崑曲的本場蘇州論，也到了頹廢不振的地步，社會上『視金釵琵琶爲老戲』，演時聽者寂寂。『亂彈、灘王、小調、爲新腔』，極得一般看客的眷顧。這些新腔，『多搭小

且」，「雜以插科」，而且還要「多置行頭」，「再添面具」，以「新奇」吸引觀客，這怎麼不使一般觀客捨彼而就此。據履園叢話。

再看這時期的花部：跟着徽班的興隆，徽伶也逐漸增多，他們從故鄉帶來的二黃調，漸漸風行於京師。和梆子調同樣的受一班人的歡迎。在嘉慶時，崑曲和梆子二黃，三樣還平等地列着，成爲鼎足之勢。到了道光，崑曲便被除去，只有二黃和梆子的那種「靡靡之聲」，能入社會人士的耳鼓。據聽春新錄及長安看花記。這時候的高腔和京腔，也萎靡不振，難入人目，祇有和春部保持着高腔的一些殘骸。還是聊應故事的玩意。

徽班既一手奪得天下，勢力自然蒸蒸日上，這時除去它自己固有的二黃調外，更加入西皮——當即是秦腔的遺音——所謂皮黃劇，即自此始。據天咫偶聞說：「道光之末，忽二黃盛行——其聲比「弋」（弋陽腔）則高且急，其詞皆市井之鄙俚，無復「崑」「弋」之雅。」這明白說着二黃到了這道光末年，幾乎已經成了獨占之象。社會的嗜好，大都是傾注在這裏。

到咸豐年間，徽班中突然又出了一個傑出的人才——就是安徽人程長庚。長庚是三慶班的老生，他本精於崑曲，更工二黃，唱時的聲調絕高，所謂「登臺一奏」，便「響絕雲漢」。

長庚的生性很聰明，對於劇曲，極肯研究，時時加以修改，因此新聲疊出。於皮黃劇中得着不少的進步。而且長庚更能主持伶界，一時享着盛名，人都稱之爲『大老板』。這名望在現在的劇界中還流傳着。和他同時齊名的還有張二奎、余勝三兩人，都是老生中的健將。三人中余長西皮，以花腔著名，程檀二黃，少花腔，張三以做工見稱。繼此三人而起的，老生有汪桂芬、譚鑫培、孫菊仙，汪學長庚，譚學三勝，只有孫無所宗。三人亦鼎足分立。加上文武老生楊月樓，武生俞菊生，正旦余紫雲，陳石頭（後改德霖）時小福，老旦龔雲圃、淨黃三、丑劉趕三，這時濟濟多士，會萃一處，成了皮黃戲的一個最盛的時代，這是光緒年間之事。

溯自乾隆以來，到道光爲止，戲劇界受着相公之惡潮流的影響，總以捧旦色爲主，其它諸脚，好像只是附帶的不能占最重要的地位。但自長庚出，以老生而享一代的盛名，竟能使生旦易其地位，這是在戲劇史上應該特筆的事，（可是在現在又恢復到捧旦色的時代來了，如梅蘭芳、程豔秋等，幾乎到處受人歡迎，尤其是關於武人和一般資產階級。不過我們可以說這是皮黃劇之滅亡前的迴光返照時代，不久它必定要跟着時代而消滅的。詳細的理由，當於以後另文敘述。）

反觀這時候的崑曲，在京師已經到了瀕死的狀態，祇有四喜班還勉強能夠找出幾個解

曲的伶人。其餘真是百不得一，據朝市叢載附錄鞠臺集秀錄所列當時專演或兼演崑曲的優伶，四喜部中十五人，三慶部中五人，春臺部中一人，這實是『寒江漁火』，比之以前，誠有今昔之感。崑曲在京師之所以這樣一蹶不振，另外還有一個理由在，即是受太平天國造反的影響。是時南方因受着太平天國統治的緣故，南北的交遊，一時隔絕。崑伶的出產地本在蘇揚，今南北交遊隔斷，蘇揚的童伶自不能來京師，僮伶不能來，徒靠老曲師支持場面，這自然要使人覺得非常的討厭。於是爲一時權宜之計，不得不找幾個北方的小孩子來代替。據懷芳記光緒二年著。所說，其時『鞠部率以北人爲徒』，固然『聰俊狡獪可喜者』亦有；但在體態方面終視南人爲遜。這結果，於是便愈弄愈不像崑曲，正如江南之橘，移入淮北就變爲枳一樣，同是一樣的種，而其味有不同崑曲至此，可以說遂告一個大結束。

再看崑曲本場的蘇州方面，它也受着洪楊造反的響響一班有錢的人，盡都東西離散，或杜門不出。班子沒有顧客，自然要關門大吉。後來洪楊亂靖，天下好像又有些太平（？），有錢的子弟，慢慢像縮頭烏龜一樣的又從洞中伸出頭來。一切的娛樂亦漸加恢復，崑曲自然也是一種。在光緒初年，先有高天小班，開設在中衙前。其時老生有李子美，花旦有葛子香，掌生小桂林，老外有慶壽，官生有麻金福來，黑衣有沈壽林，巾生有王鶴明，阿掌，大面有王

松，白面有祥林茂松，付有姜善珍陸四，丑有小王四巧福小阿三，作旦有聚林寄生，正旦有阿本阿四，刺旦有雙慶，一時人才濟濟，大有直步以前的集秀班之概。後來因班主病故，這班解散，乃由聚林等組織聚福班。聚福班分爲兩部，一班專走江湖，所以名之爲『江湖班』；一班常住蘇州不動，所以名之爲『坐城班』。後來到光緒末年，烏皇帝和西太后都相繼死去，所謂要普天下舉哀（？），不准娛樂，於是坐城的聚福班便無形中瓦解，許多優伶都投入江湖班中去。事過景遷，爲有錢的子弟看想，蘇州城終究還是缺不得這崑曲的玩意的，因此又有一班人出來組織劇團，在日本租界出演，過後更移入城中。不料不到一年，又有事故發生，戲院改造，戲班復淪落江湖，此後每年歸蘇排演幾個月，一直到清末爲止。到了民國十年，忽有『崑曲傳習所』出現，這是蘇州的一班有錢人，吃飽飯沒有事做的勾當，這種勾當就可以說是『在骷髏上傳粉』。

是的——約自同治末年起，忽有『山西梆子』調，非常流行於京師，異軍突起，極能呼起人氣，一時竟能和皮黃抗衡。據朝市叢載所說，梆子有瑞勝和源順和慶順和三班，和三大徽班相對峙，出演的戲園亦在廣和樓慶樂園中和園三慶園同樂軒等處，和三大徽班完全相同，祇徽班別在廣和樓廣德樓，梆子却另在天樂園裕興園出演。兩者毫不受差別的待遇。當

時山西梆子的脚色以元元紅達子紅楊麻子（以上老生）金相玉油糕旦（以工正旦）想九霄十旦（以上貼旦）胖小生（小生最著名。這腔所唱的聲音，至急且繁，有如悲泣，似乎不是北老兒，極不容易聽懂。



## 第二章 崑曲沒落時期的戲曲

崑曲沒落後，代替着即是花部的隆盛，這時的社會人士，已將眼光漸漸移於別的方面，對於傳統的崑曲的填詞，都已不甚注重。自嘉慶以後至清末爲止，所能尋得出的填曲家，據知名的而論，實稀若星火。而且崑曲到了這時候，已經成了極古典的刻板的玩意，絲毫沒有活氣可言，讀起來只是覺得使人討厭。一方花部諸腔——如皮黃梆子等，曲詞力趨於通俗，日日和民衆接近，這更是打倒崑曲的一個原因。雖然如皮黃劇等的內面，也還是代表封建的；但在民衆的娛樂方面言，終不能說它是毫無意義，現在將這時期的崑曲的幾部名著和花部諸腔的戲曲約略述之於下：

### 第一節 雅部之末世的微音

#### (一) 瓶笙館修簫譜

修簫譜係舒位所撰。位字立人，直隸大興人，乾隆三十年生，嘉慶二十年卒，享年五十

一。二十四歲時中舉人，後會試屢不及第，遂絕意考試。舒之詩名高一時，和蔣士銓趙翼等結忘年交。自己能吹笛鼓琴，通曉曲律，每有戲曲脫稿，老曲師便可按節而歌，絲毫不須修改。所作戲曲，以瓶笙館修簫譜所收四種最流行，四種是：

卓女當爐

樊姬擁髻

西陽修月

博望訪星

據鷗波漁話，嘉慶十三四年頃，舒位會試落第，閒居北京，其友畢華珍客於禮親王邸，舒和他兩人皆精於音律，時取古人的佚事撰爲雜劇。親王愛兩人之才，凡兩人有作品，輒付自己的樂部演習，邀兩人觀賞，並給以潤筆千兩不等。瓶笙館修簫譜中諸劇，大概便是這時候所寫的。這幾種劇中，卓女當爐是寫司馬相如窮時和妻卓文君開酒店，相如自己圍着圍裙做伙計，文君站在櫃台上賣酒的故事。這是千古來最出色的文人佳話。博望訪星是寫漢張騫溯黃河而上，遂至天河，訪問牽牛織女的傳說。樊姬擁髻是後漢的伶元和妾樊姬秉燭夜坐，談趙飛燕的往事，互戒色淫的玩意。是根據伶元的飛燕外傳之序中所寫實在的事實。西陽修月是假想月中的吳剛奉嫦娥之命，督促諸仙修理月缺之事。以上四劇的情節，都是供支配階級在茶餘酒後作爲談助的東西。其中警訪星二齣收在集戲曲譜中，大約曾經相當的流行。

據鷗波漁話所說，舒氏的作品除以上四劇外，尚有琵琶賺和桃花人面等，未刊行。琵琶

賺在戲言中曾記有梗概，是寫王仲盟下第，路過穀城，招琵琶妓三十二人祭項羽之墓的故事，事情不必說是近於捏造。

### (二) 關於紅樓夢的戲曲三種

自紅樓夢出世，便舉世盛傳。用紅樓夢中的情節來譜戲曲者有數家，到現在有三種仍流傳於世間，三種是：仲雲澗的紅樓夢傳奇，荆石山民的紅樓夢散套，和陳鍾麟的紅樓夢傳奇，大概都是嘉慶道光間之作。

仲雲澗之本名不詳，號紅豆村樵，江蘇蘇州人。荆石山民本姓黃，名兆魁，籍隸江蘇太倉。陳鍾麟字厚甫，江蘇元和人。這三人所著的三部曲中，以仲雲澗之作最膾炙人口，後來流行於歌場的大抵係此本——如集成曲譜所收的「葬花」「扇笑」「聽雨」「補裘」等便是。這集的寫法是將全部紅樓夢的情節戲劇化，幾乎很少遺漏。和荆石山民的僅有十六折的散套不同。紅樓夢散套中前後齣的情節，並不相聯貫，所寫的只是選擇那紅樓夢中的佳處。這種寫法，亦不見得怎樣的不對。至於陳鍾麟的傳奇，那完全泥死全原書，可以說是絲毫沒有變更。以上三部曲，歷來評劇者都首推仲雲澗的紅樓夢傳奇，其次是荆石山民的紅樓夢散套，這兩部曲最受人稱贊。陳鍾麟的紅樓夢傳奇，因曲詞填得太拙，古人所謂文章乏才氣，

少性靈，所以遂不受人稱譽。歷來批評者的話，可以以梁廷枏爲代表。梁氏的曲話中說：『紅樓夢……仲雲澗取而刪汰，并前後夢而一之。……其中穿插之妙，能以白補曲所未及，使無罅漏。且借周環海防之事，振以金鼓，使終場不寂寞，尤得本地風光之法。……近日荆石山民亦填有紅樓夢散套……其實此書（指紅樓夢本書）中亦惟此十餘事（指散套中所寫的十餘事）言之有味，曲情亦淒婉動人。』這是極公平之論，可以作爲這幾部書的定評。

現在約略說一說三部書的著作年代。據梁氏曲話和長安看花記二書中的說法，應是仲雲澗的作品最早，陳鍾麟的作品出世最遲。梁氏所說『近日荆石山民』云云，是這作品的出世。離梁氏寫曲話時必不遠。梁氏的曲話有道光四年之跋，散套有乙亥（當是嘉慶二十年）之序，大概可以推定總是嘉慶二十年左右的作品。這樣，仲雲澗的作品必是在這期間之前。又紅樓夢傳奇卷頭的題詩有『都轉賓谷夫子題解』之語，可知仲雲澗是曾賓谷（名懷）的門人。賓谷以道光十一年七十二歲逝。其門人仲雲澗是否比他死得早？不得而知，而仲雲澗的作品，大概總是在乾隆末嘉慶初葉出世的。至陳鍾麟的紅樓夢傳奇，必出得最晚，然亦不至於在道光十七年之後，因長安看花記是在這年著的，而在長安看花記中曾提及這部書。

（三）補天石傳奇

補天石傳奇係周樂清所著。樂清字文泉，號鍊情子，浙江海鹽人。官至同知。所撰補天石，係八種曲合併而成。據其自序所說，以前毛聲山評琵琶記中有『欲撰補天石戲曲』之語，且見其所列腹案的條目，以後久求其戲曲不得，道光九年在北上的途中，無聊之餘，偶憶起此事，便在路上寫成了這八種曲。

八種是：宴金臺（燕太子丹亡秦）。定中原（諸葛亮滅吳魏二國，統一天下）。河梁歸（李陵從匈奴歸國，遂滅匈奴）。琵琶語（王昭君從匈奴再歸中國）。緜蘭佩（屈原投汨羅）遇救，再為楚王所用。碎金牌（宋之秦檜被誅，岳飛滅金立功）。統如鼓（晉鄧伯道失子）再得。波弋樂（魏荀奉倩之妻不死，夫婦得偕老終身）。荀彧娶美人為妻早死，彧傷之，亦死，年廿九。以上八種，

都是採取著名的有遺憾的故事，給以一個很完滿的結果，這是對於歷史上的悲劇之一種否定的玩意，所以名之為補天石（是補天之恨的意思）。這種作品，和夏綸的南陽樂相同，其用意，余已在前面寫南陽樂的梗概中，詳細地說過，茲不復贅。

#### （四）倚晴樓七種 黃燮清撰

燮清原名憲清，字韻珊，浙江海鹽人。曾任湖北某縣的知縣，因病辭歸，放情山水，閒時從事著述。修葺家中的晴雲閣為倚晴樓，時和知交觴詠其間。燮清少時即以詞曲名世，中

年以後，多置力於詩和古文。所作戲曲凡七種，除居官鑑、春令原兩種外，餘均附刊在倚晴樓詩集內，晚年自燬其板，後經女壻重刻，總名為倚晴樓七種曲。七種的曲目如左：

茂陵絃 道光十年自序。

帝女花 道光十二年自序。

春令原 道光十四年自序。

鴛鴦鏡 同上。

桃谿雪 道光廿七年自序。

居官鑑

凌波影 以上二種年代表詳。

其中以茂陵絃、帝女花、桃谿雪三種最著名。

茂陵絃寫漢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全生涯，事實大抵根據史記，加以潤色，其『買賦』一齣，收在集成曲譜內，至今還流行於歌場。即陳皇后被幽閉在長門宮後，以黃金百斤托相如作賦的一段事。

帝女花的情節相當的哀豔，大致亦根據史實，其梗概是：

明思宗的長女坤興公主，正當十五之年，許降嫁於太僕之子周世顯，時在崇禎末葉，國家多難，忽李自成率兵侵北京，戰將不能守，遂被侵入。帝手及諸皇女，旋赴煤山自縊死。時坤興公主被帝砍至一隻臂，昏絕過去，適外戚周鍾過此，見其氣未絕，救之歸家。越數日，得再蘇甦。一方駙馬周世顯，在一寺中避難，俟兵馬稍靜後，謁先帝之陵，從守陵的太監處聞知公主蘇生之事，自己直赴周鍾宅，却是人去臺空，宅內悄

無一人。世顯轉問宅之附近的居民，知周鍾已降李自成，隨自成西去。更探知公主進香維摩庵，愛其幽靜，不肯歸邸。世顯悵然而返。此時清兵入，敗退日成，勝者爲王，順治遂即帝位。公主在庵中欲祝髮爲尼，上表向清帝陳情。是時天下已稍見太平，清帝憐其係前朝的皇女，寬大爲懷，下命召周世顯和公主成婚。然公主每日追念亡親，心中不勝戚戚，積久鬱抑成病，終未老而死。

這劇的曲詞絢爛，其中『哭墓』『觸釵』『香天』諸劇，最受人稱譽。據云帝女花初出，日本人咸購而誦之。據桃絳雪中孫恩保的題詞所說。不知這句語確實否？

桃絳雪所寫是烈婦吳絳雪之事，其梗概是：

吳宗愛，字絳雪，永康人。善詩畫。嫁與同里的生員徐明英爲妻，兩人非常的和好。偶家居無聊，迎秀水的族妹素聞來永康住，藉增興趣。夫徐明英見妻之閨房寂寞，乘此機會，出外遊覽。絳雪和夫欲淚傷別。時耿精忠在福建稱王，委徐尙朝爲總兵，使侵浙江。絳雪恐永康受難，遂將妹素聞送回秀水，自己一人獨居，一方身爲他鄉之客的徐明英，不幸在旅店中生起病來，更從處州來的避難民口中聞知耿兵已將迫近自己的本鄉永康，因此一急，直將病勢加重，幾天便一命嗚呼。從僕歸家，報計音與絳

雪，絳雪直哭得死去活來，柔腸寸斷。適在這時候，徐尙朝率兵至，將入永康城，邑之縉紳憂尙朝之兵追進城掠奪，欲牽一美女獻給尙朝，藉免城中的一劫。時絳雪新寡，貌且美，羣議以絳雪當之，絳雪自忖，苟能救得一城之民，亦不惜這一個身體，遂慨然答應，自己乘馬赴尙朝營。尙朝視絳雪貌美，答應絳雪所說的條件，遂不入永康，繞道他去。絳雪跟尙朝走，假說擇吉日和尙朝成婚，藉延時日。一日，臨一斷崖，乘人不防，縱身躍下而死。這消息傳到故鄉，大家爲之歎息。

這劇的排場極拙，和帝女花相同，兩劇各以成仙成佛（因語涉無稽，故在梗概中已刪去。）收場，使人看完後意味索然，好像同嚼臘一樣。

鴛鴦鏡是據池北偶談的『鴛鴦鏡』一則敷衍而成。春令原係和聊齋志異所載曾友于之事相同。凌波影是寫曹祖遇洛神的故事。居官鑑是王文錫爲官清廉之事。這些，都是詞才有餘，而內容非常乏味的東西。黃氏的戲曲，本來絲毫不足道；惟自道光以來，正當崑腔末世的時候，時作者稀若星火，這位先生有這幾本東西，所以亦足以自豪了。

（五）其他諸作

道光間李文瀚作有胭脂寫紫荊花鳳飛樓銀漢槎四種傳奇。文瀚字雲生，安徽宣城人。所



作四種劇，內容和形式都平淡無奇，只是些「依樣葫蘆」之作。

在咸豐同治間，楊恩壽有坦園六種——婉孌封桂枝香麻灘驛再來人桃花源理靈坡即是。

恩壽字篷海，湖南長沙人。所作戲曲，論詞采還不及黃燮清。近人吳梅氏評其桂枝香再來人

兩劇比較有些意思。桂枝香的取材，出自品花寶鑑所載文人田春航和俳優李桂芳之事。有人

說田春航即是乾隆間的碩學畢秋帆（名沅）。見小說考 卷八。據辛壬癸甲錄，畢秋帆會試下第，閒居

京師，名旦李桂官一見傾倒，強留畢於家。朝夕相陪激勵，乾隆二十五年秋帆遂以狀元及

第，因此時人喜叫桂官爲狀元夫人。乾隆間的燕園小譜亦記此事。但 懼出秋帆之名，改稱「某巨公」。再來人是寫福建的陳仲英，年

已七十，屢應科舉不第，困窮幽憤而死，再生（？）爲季承綸之子毓英，十五舉鄉試，十七

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自己覺悟前生（？）因此拜陳仲英之墳，又賑恤其老妻。這兩劇的

排場和寶白，都極有精采可觀。

至光緒初年，有陳煊者，字叔明，號潛翁，江蘇陽湖人。著有玉獅堂四種曲。光緒十一年刊。

卽：

仙緣記 蜀錦袍 燕子樓 海虬記

後增梅喜緣同亭宴迴流記海雪吟負薪記錯姻緣六種，合爲十種，分刊爲前後二集。其中

以燕子樓最著名。這劇的情節，即唐張建封的愛妾關盼盼，在張沒後，居於舊第的燕子樓中，作燕子樓詩有人將這詩示諸白樂天，樂天和之，詩意責盼盼不殉張之節。盼盼視詩不勝悲痛，覺着世人不諒解自己的苦衷，遂旬日不食而死。這事詳於樂天所作的燕子樓詩序中，爲歷來文人口中所豔稱（？），元侯克中據此事曾作有雜劇。見錄鬼簿今陳煇的傳奇大約是根據『詩序』而加以潤色的。曲辭豔麗而排場平板，究竟不像是創作的東西。

其他同時期尚有張雲驥的芙蓉碣，許善長的許氏傳奇六種等，過乏精采之處，卒無一顧的價值。

## 第二節 花部諸腔的戲曲

花部中惟高腔出自南曲一派，所用曲本多和崑腔相同，祇腔調各異。其它如梆子，秦腔，二黃等，素來被文人學士認爲是地方的土戲，其詞係知名的文人（？）執筆者絕少，大概都是無名氏之作。曲詞淺顯近俗，極似平民文學的一類。文章少「掉文」，並非一定是壞文章，但在一班研究『八股』的文人看來，就不免有「鄙」「俚」「下流」等等的批評。因爲以前的中國人做文章，只知道求修辭的精美，更不知求內容的精采。這種批評，當然也

是必然的。

花部諸曲，因為它近「俚」之故，故付印行世者極稀。在乾隆嘉慶以前，當崑曲還未盡衰的時候，花部諸腔的全本劇能在文獻中看見者，大概不外乎左列幾種：（註：這裏當然只指個人所知道的文獻而論。）

蜈蚣嶺

椰子

淤泥河

京腔，高腔，椰子，亂彈等均演之。

清風亭

椰子

（以上三種見綴白裘。）

三英記 三荆記

王大娘補缸（以上三種見燕蘭小譜。）

鐵邱墳

龍鳳閣

兩狼山

清風亭

賽琵琶

義兒恩

雙富貴（以上七種見花部農譚。

有嘉慶二十四年自序。

桃花女

周公鬥法

沈香太子

劈

山救母

五雷轟（以上五種見劇說卷一，並稱爲椰子腔。）

其中除有一種重複外，共得十七種。此外在文獻中還可尋得到當時通行的散段若干齣，今列之於左：

買胭脂 落店 偷雞 花鼓 途嘆 問路 雪擁 點化 陰送 搬場 拐妻 探親 相  
罵 堆仙 上街 連廂 殺貨 打店 借妻 回門 月城 堂斷 猩猩 看燈 鬧燈  
搶甥 瞎混 趕子 請師斬妖 鬧店 奪林 徵令 遣將 下山 擂擡 大戰 回山  
戲鳳 私行 算命 別妻 斬貂 上坟 除盜 借靴 檔馬 磨房 串戲 打麵缸 宿

關 逃關 二關 番釐 敗虜 屈辱 計陷 血統 亂箭 哭夫 顯靈 (以上曲文)  
 收於綴白裘，用(一)符作界限者係內容連續之各齣。(一)烤火 賣餠餠 吃醋打門 鎖  
 雲囊 龍蛇鎮 小寡婦上墳 浪子踢球 背娃子 打竈王 別妻 思春 潘金蓮葡萄架  
 吉星臺 百花公主 樊梨花送枕 如意鈎 訂婚 倒聽 滾樓(以上散見燕蘭小譜的  
 花部中。) 賜環 梅降雪 富春樓 吞丹 戲叔 裁衣 剃頭 贈錫 檀香墜 香山  
 縫帶 登樓 賣藝 溫涼盞 無底洞 殺四門 慶頂珠(以上散見於聽春新詠中。)  
 蜈蚣嶺在綴白裘中載有上墳除盜二齣，即武松路過蜈蚣嶺，逢着一女人於上墳時被強盜飛天  
 大王搶去，武松和飛天大王戰，救出女人之事。近時京戲中亦有蜈蚣嶺一齣，曲白不相同而  
 劇情相同，用「吹腔」。即伴奏時疑不是皮黃調而是舊時梆子調的遺響。再綴白裘中關於武松  
 的故事劇，還有殺貨打店武松大鬧十字坡的一場。鬧店奪林武松醉打蔣門神代施恩奪回快活林酒店之事。四齣，這幾齣的全本，不得  
 而知。

淤泥河在綴白裘中載有八齣，前後的情意貫通，其梗概是：

隋末，蘇烈投奔高麗爲蒙國之帥，當唐高祖在太原稱帝時蘇烈舉大兵來侵。唐之世  
 子元吉嫉妬三弟世民的功高，讒於父，繫世民於獄。世民部下的勇將羅成，元吉欲去

之，使世民失去自己的勢力，強迫羅成單身出與蘇烈戰，羅成以命令所在，不敢違，單槍出和蘇烈交鋒，敗退蘇烈之兵。元吉以羅成不能擒蘇烈還，責以軍棍，且令再出戰。羅成帶傷出，奮勇斬敵方的數將，卒不能擒蘇烈，時已黃昏，回至城下，元吉關門不使入。羅成之子羅春上城告父以元吉所施的毒計，羅成草血疏告高祖。忽蘇烈來挑戰，羅成追擊之，中敵之計，陷入淤泥河，身被亂箭，遂自刎死。元吉失去戰將，不能抵抗蘇烈，蘇烈得長驅直入，元吉兵敗歸太原。高祖乃出世民於獄，使征高麗之兵，世民一戰奏功，斬蘇烈之首，祭於羅成的靈前。

此劇關目生動，讀之亦自有相當的趣味，今京戲的羅成叫關一齣，即由這劇的血疏一齣所改成的皮黃戲。

清風亭在花部農譚中略記其梗概，（綴白裘載有趕子一齣。）現在將它寫在下面：

薛永／妾周桂英，在夫上京時生一子，因受本妻虐待，不能將子養活，乘元宵之夜，添附血書爲證據，棄之於路傍，適爲老翁張元秀拾得，携歸養育，取名繼寶。元秀家貧，靠做豆腐打草鞋謀生，然對於繼寶，却培植不遺餘力。稍長，給以讀書，自己且夕督課不稍息。意欲使其成業。繼寶至十三歲，一日在學堂中和同學一道嬉戲，同學笑

其爲沒有父親的兒子。繼寶受辱歸家，又被繼父責打，一時急得無法，逃至清風亭中躲避。偶繼寶的生母桂英，日日受本妻虐待不堪，丈夫又多年不歸，因此獨自上京尋夫，路過清風亭，休憩片刻，適和繼寶相逢。這時繼寶的繼父追來，繼寶向桂英求救。桂英因此向繼寶的繼父說情，談話間談起前事，桂英見元秀拿出以前的血書，知道這就是自己的兒子。繼寶至此亦知桂英係自己的生母，欲從之進京。元秀知其不可留，遂以成功後報養育之恩和約，揮淚而別。這即「趕子」二齣自此元秀的老妻感失兒的痛苦，日久成疾，元秀日日扶之至清風亭望兒歸來。兩人都已年過七十。未幾，繼寶進士及第，得官，路過此地，在清風亭休息。元秀老夫妻窺之，見即是自己的養子，大胆進去見繼寶，訴說自己的苦狀，這時元秀自己並不想恢復父子的關係，只願列在婢僕之列。繼寶不應，只給以二百錢，逐之出。老媪失望之餘，將錢擲繼寶面，自己觸亭柱而死。老翁視狀大慟。亦以首觸地死。忽雷落此亭，繼寶被殛斃。

這劇的本事出自北夢瑣言，是一種勸善懲惡的玩意。焦循極讚賞這劇的結構之佳，他以為可以「爲忘恩負義者戒」今京戲二黃調亦有清風亭——一名天雷報——一劇，劇情完全和這相

王大娘補缸——一名大補缸或大鑊缸——一劇，今在各種小調中都有出演，情節很單純，大致即是：王大娘係一個妖精（？），家中藏有舊黃磁缸一隻，這缸年代永遠，能為旱魃之災，觀世音欲除去大娘和這缸之害，派土地神化身為補缸匠，至王大娘家修缸，故意失手將缸敲碎，王大娘不肯罷休，經土地神用種種的手法，騙得王大娘為妻終結。

另有賣胭脂，據說亦係王大娘補缸雜劇中的一齣（？），（燕蘭小譜中說：『是日演王大娘補缸雜劇，中如「看燈」「弔孝」「賣胭脂」「罵雞」，何王氏佳話之多也？』）這話我想不大真確。「看燈」「賣胭脂」二齣，載在綴白裘中，是王月英和郭華之事。關於「賣胭脂」，有郭華買胭脂的古戲文曲目，有元曾瑞卿的留鞋記雜劇，有明板的戲文胭脂記，其來源極久情節是：有叫郭華的青年，親胭脂店的姑娘王月英貌美，藉買胭脂為名，到胭脂店和月英勾搭，兩人相約乘元宵夜在相國寺觀音殿中幽會，至期，郭華先在寺中飲酒而待，不料醉後睡去。及月英至，推之不醒，月英遂將羅帕包繡鞋置於郭華身傍而去。郭華醒，深自悔恨，咽羅帕死。郭華的僮僕將這事訴於官，適逢在色待制的手上，待制拘月英至，月英知郭華口中啣羅帕，取之出，郭華因得復生，待制遂判兩人為夫婦。

兩狼山係演宋將軍楊業之事，今皮黃劇中又名為李陵碑——一名托兆碰碑——是老生戲

中之出色的。事實：宋將軍楊業奉命征遼，敗於兩狼山，遣七子楊七郎回營求元帥潘洪出兵。潘洪因和楊家有私冤，不特不肯發兵；且射殺七郎以圖滅跡。楊業久待救兵不至，心中疑惑，遣子六郎逕自回朝求救。一方楊業兵敗至蘇武廟前，見李陵之碑，自覺不肯投降敵人，遂觸碑而死。楊業有子八人，都勇而善戰，一時稱爲楊家八虎。不幸經此一戰，弄得死的死，亡的亡，被虜的被虜。只有六郎一人，後來仍爲宋朝効力。關於楊家的戲甚多，除李陵碑外，還有四郎探母穆柯寨韓門斬子雁門關等等，都是很流行的。

關於散齣之中，就今尚流行者言：先看綴白裘所收的諸齣中，戲鳳今又名梅龍鎮，是明之正德皇帝，私游至梅龍鎮，偶入一酒店，便和酒店之女李鳳姐吊起膀子來的一段事。花鼓今又題打花鼓，是一種近似滑稽的歌舞劇。探親相罵是寫鄉下的老太婆，將女兒嫁在城市裏。老太婆偶然來訪問城市中的親家，因不懂城市中的規矩，致演出許多笑話來的滑稽劇。這是最出名的丑戲。清末名丑劉趕三曾有一次騎真驢出演，酷模村媼粗野之狀。至今北京人還時時作爲談助。借妻在戲考中題爲張古董借妻。別妻及打麵缸今仍用此名。請師斬妖今名青石山。磨房串戲今題十八扯，情節和後半的串戲相當。斬貂即今之斬貂蟬，是一齣殺風景



的劇。以上諸齣，有許多在各種腔調中都流行，惟曲和白大抵都經改變過的，這是因爲口傳，愈傳愈變之故。

此外見於燕蘭小譜中的乾隆間著名的散段，可以想見其劇情者有三齣：賣餠係京腔戲，是花部中的一傑構，大概是：犯人魏虎，流配廣東，一差役護送而行，經過一處，見一少婦設攤子賣餠，魏虎貪食餠，却無錢給價，和少婦兩人，作種種調笑的滑稽劇。今演此戲時伴奏用笛。犯人魏虎和算糧殿中的魏虎姓名相同，是否係一人不得而知。算娘是王氏女王寶川和薛平貴之事，關於這位薛平貴的戲，還有彩樓配三擊掌探寒窰趕三關武家坡廻龍閣等。小寡婦上墳今演有小上墳一齣，伴奏用笛，好像還有舊時的遺響。背娃子一名背娃進府，又名表大嫂背娃子，是乾隆至道光間盛行的散齣。概略：張元秀賤時種田爲生，寄食表兄家，一日在山中採樵，拾得珍寶，獻給朝廷，因此得官，後顯達榮歸，招表兄夫婦來聚會。表嫂背着幼兒，跟着夫婿入元秀家慶賀，一種野趣，躍然於劇上。

就聽春新詠中所得見的諸戲：賜環即戲考中的連環計，是王允賜環給貂蟬，托以離間董卓和呂布（即所謂連環計）之事。富春樓今仍沿此名，是陳魁和妓女陳三兩之事。慶頂珠一名打魚殺家，概略：梁山泊的好漢蕭恩，老後和一女桂英共駕一葉扁舟，捕魚度日。一日好

漢李俊倪榮兩人來訪，共在漁船上沽酒暢飲，將別時逢着豪家丁某遣人來討漁稅，蕭恩以無錢請延期，來人不聽，李倪兩人怒，毆打丁之家人，家人歸告丁某，丁某遂派柔道師兩人來尋覓，蕭恩揮拳，擊之使退。丁某藉勢訴之於官，蕭恩彼官責打四十板。恩怒，乘夜和女兩人殺入丁某家，將丁某全家戮斃，然後逃往他處。

嘉慶以前之花部劇，約略如右所述。至道光間，觀劇道人編有極樂界傳奇有道光二十一年自序。全八

卷，係八十齣的長篇，是二黃調的曲本，惜內容毫無長處，祇能作為當時人士漸好二黃調的

證據自是至光緒初年，余治有庶幾堂今樂光緒六年刊。係皮黃調的曲本。所收有四十多種，今尚流

行的有硃砂痣等達二十八種之多。同時李世忠編有梨園集成十八卷，收皮黃戲中四十六種的

全本及散齣。不詳作者各題『新著』——其中魚藏劍取南郡罵曹探母走雪等，今尚流行之齣

亦不少。再清末的名優汪笑儂，能詩文，所作有黨人碑馬前潑水受禪臺哭祖廟馬嵬坡等二黃

戲。又梁巨川三麻子夏月夏月潤等優伶，亦各創有幾齣。

近時戲考所輯，有皮黃調及秦腔的曲本五百餘齣之多，現行的京戲幾網羅淨盡，不過這

裏面除去庶幾堂今樂梨園集成及上面所述的諸齣外，新作殆不可見。現在更拾其年代在古書

中稍能查考的諸齣，作為補遺：

十二紅廟會洛陽橋英雄烈（一名大鐵弓緣）在聽春新詠「徵部」中見其名，可知在嘉慶

以前便流行的。祭塔四進士見丁年玉笈志

有道光廿二年自序。

顯然是道光以前的東西。貴妃醉酒載於納

書楹曲譜的時劇中（曲譜中標題爲醉楊妃，劇情相同。）大概是當時花部的散齣。釣金龜即

古柏堂傳奇中的雙釘案

請參看前面，

其來源亦很古。

近時流行的皮黃戲，出自崑曲中者亦不少，今就著名的諸齣略舉其例：六月雪原本金雀記，大劈棺即蝴蝶夢，喬醋出自金雀記，白蛇傳原是雷峯塔，擊鼓罵曹出自四聲猿，紅梅閣出自紅梅記，烏龍院出自水滸記，別母亂箭出自表忠記，馬前潑水出自爛柯山，景陽崗戲叔出自義俠記，拾黃金出自三元記，其它翠屏山八義記獨占花魁瓊林宴等曲名一承其舊。所演或有取一二齣的；或有取數齣併爲一長齣的，其腔不同；其劇情則一。

自乾隆以來，無論雅部和花部，演全本戲之風漸衰，祇擇全本中精采的數齣，加以排演，證以綴白裘之散齣集出現，當知此語不誣。因新作的諸曲，固然全本出演，亦能吸收看客；而舊時的名作，一般人都知道的，除了演其中最精采的幾齣外，極少能夠聳動觀客的視聽，散齣之流行，這是必然的現象。

花部諸劇本，在舊時文人的眼光中看來，自然能中意的絕少（因它的曲詞淺顯之故），

所以全本戲刊行的實不易見，大抵都是抄本居多。平心而論，雅部花部比較，其戲劇上的價值，還應讓花部居先，因花部比較接近民衆，而雅部却完全近於貴族的（無論就曲詞或唱演方面言）。固然花部中如皮黃等也還是保持着封建的餘毒——如旦色的用男子，劇詞的以非人的忠孝節義勸人，此外還有許多迷信等等——可是，這是前代的社會心理的反映，我們亦不可厚非，只是現在『應放進應該去的地方』罷了。

皮黃戲中以出了許多名老生（如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譚鑫培汪桂芬孫菊仙等）之故，所以老生戲在皮黃劇中是很流行的。這較之崑曲的多男女風情劇（以小生或正旦主演的居多），似乎又勝一籌。

近來皮黃調和秦腔的曲本，至少亦有七八百種，各地通行者有三四百種之多，平常上演的亦不下百餘種。轟轟烈烈，可謂一時之盛。

### 〔附錄〕 明清戲曲作者地方分布表

本表所列的作者，大抵根據王氏曲錄卷三卷四卷五所載，其中籍貫可知者悉網羅在內。凡新增，皆加（※）符。曲錄中所載籍貫有錯誤的並加以糾正。

| 江蘇省        |                   | 浙江省   |                                  | 其他各省              |                           |
|------------|-------------------|-------|----------------------------------|-------------------|---------------------------|
| 地(縣)時      | 明                 | 清     | 地(縣)時                            | 明                 | 清                         |
| 金陵<br>(南京) | 胡汝嘉<br>黃方儒<br>馬守真 | 張堅    | 杭州<br>(總名，<br>包括以前<br>的錢塘仁<br>和) | 張太和<br>錢直之<br>章大倫 | 洪昇<br>陸次雲<br>吳城           |
| 句容         | 朱從龍               |       | 高濂<br>汪錢<br>廣鷄                   | 吳城                |                           |
| 漂陽         | 張景嚴               | 史集之   | 汪文煥<br>夏綸                        | 宣城                | 徽州<br>(總名徽<br>州不知那<br>一縣) |
| 武進         | 楊柔勝               | 張龍文   | 胡文煥                              | 宣城                | 宣城                        |
|            |                   | 董(定園) | 夏綸                               | 蕪湖                | 蕪湖                        |
|            |                   | 陳煥    | 梁孟昭                              | 池州                | 池州                        |
| 無錫         | 陸濟之               | 黃家舒   | 楊斑                               | 安慶                | 安慶                        |
|            | 盧鶴江               | 稽永仁   | 沈沐                               | 龍渠翁               | 阮大鍼                       |
|            |                   |       |                                  | 余聿雲               |                           |
|            |                   |       |                                  | 王墅                | 石龐                        |
|            |                   |       |                                  | 梅鼎祚               | 李文瀚                       |
|            |                   |       |                                  | 汪宗姬               | 程麗先                       |
|            |                   |       |                                  | 吳大震               | 汗廷訥                       |
|            |                   |       |                                  | 汪消昆               | 方成培                       |

|                                          |     |     |     |     |     |    |     |     |     |     |     |
|------------------------------------------|-----|-----|-----|-----|-----|----|-----|-----|-----|-----|-----|
| 吳縣                                       |     |     |     |     |     |    |     |     |     |     |     |
| 沈采                                       |     |     |     |     |     |    |     |     |     |     |     |
| 馮夢龍 王鳴仇 許自昌                              |     |     |     |     |     |    |     |     |     |     |     |
| 袁于令 馬信人 李玉 葉稚斐 朱佐朝 朱素臣 畢萬侯 盛際時           |     |     |     |     |     |    |     |     |     |     |     |
| ◎楊潮觀 ◎培庭棻                                |     |     |     |     |     |    |     |     |     |     |     |
| 顧彩 薛旦                                    |     |     |     |     |     |    |     |     |     |     |     |
| 海寧                                       |     |     |     |     |     |    |     |     |     |     |     |
| 陸江樓 王恒 謝天佑 吾邱瑞 顧瑾 (或云華亭人) 李九標 庚庚 陳與郊 張從懷 |     |     |     |     |     |    |     |     |     |     |     |
| ◎許善長 ◎魏熙元 查繼佐 查慎行 周樂清                    |     |     |     |     |     |    |     |     |     |     |     |
| 湖北                                       |     |     |     |     |     |    |     |     |     |     |     |
| 西江                                       |     |     |     |     |     |    |     |     |     |     |     |
| 望江                                       | 鳳陽  | 臨川  | 南城  | 彭澤  | 鉛山  | 靖州 | 長沙  | 湘潭  | 衡陽  | 平江  | 蕪春  |
|                                          | 寧獻王 | 湯顯祖 | 鄭之文 | 馮之可 |     | 許潮 |     |     |     |     |     |
| 龍燮                                       |     | 吳士科 |     |     | 蔣士銓 |    | 楊恩壽 | 張九鉞 | 王夫之 | 王維新 | 顧景星 |

第二章 崑曲沒落時期之戲曲

|     |     |     |     |               |     |     |     |     |     |
|-----|-----|-----|-----|---------------|-----|-----|-----|-----|-----|
|     | 蘇州  | 元和  |     |               |     |     |     | 長州  |     |
|     | 朱寄林 |     | 陸世廉 | 江吳興人<br>(或云浙) | 蔣麟  | 鄒玉卿 | 吳千頃 | 張鳳翼 | 陸采  |
|     | 沈起鳳 | 張大復 | 陳鍾麟 |               |     |     | 陳二白 | 尤侗  | 朱雲從 |
|     | 蕭山  | 武康  | 蘭溪  | 湖州            | 歸安  | 平湖  | 秀水  | 嘉興  | 海鹽  |
|     | 來集之 | 婁茂良 | 王濟  | 凌蒙初           | 吳世美 | 沈鯨  | 姚子翼 | 卜世臣 | 許炎南 |
|     | 毛奇齡 | 李漁  |     | 沈樹人           | 茅維  |     |     | 姚子懿 | 黃燮清 |
| 山西  | 南   | 河   | 西   | 陝             | 四川  | 貴州  | 東   | 廣   | 建   |
| 汾州  |     | 開封  | 邵陽  | 鄆縣            | 武功  | 新都  | 順德  | 瓊州  | 福州  |
|     | 何縣  | 周燾王 | 王異  | 王九思           | 康海  | 楊慎  |     | 邱濬  | 林章  |
| 宋廷魁 |     |     |     |               |     | 傅玉書 | 梁廷枏 |     | 李玉田 |

|     |     |     |     |     |         |     |     |     |     |
|-----|-----|-----|-----|-----|---------|-----|-----|-----|-----|
| 常熟  |     | 崑山  |     |     |         |     |     |     |     |
| 黃廷傑 | 徐復祚 | 顧采屏 | 周公魯 | 朱鼎  | 顧仲雍     | 顧希雍 | 梁辰魚 | 鄭若庸 |     |
| 程端  | 陸曜  | 邱園  |     |     |         |     |     |     | 仲雲澗 |
| 紹興  |     |     |     |     |         | 會稽  | 山陰  |     |     |
|     |     | 王驥得 | 陳汝元 | 孟稱舜 | 金懷玉     | 史槃  | 單本  | 徐渭  |     |
| 顧元標 | 謝宗錫 | 石子斐 |     |     |         |     | 高奕  | 李蔭桂 | 周起  |
|     |     |     |     |     | (北河) 隸直 |     |     |     |     |
| 萊陽  | 德州  | 曲阜  | 濟南  | 章邱  | 文安      | 元城  | 通州  | 大興  | 北京  |
|     |     |     |     | 李開先 |         | 張四維 |     |     |     |
| 宋琬  | 盧見曾 | 桂馥  | 孔尚任 | 袁聲  | 張雲驤     |     | 張異資 | 胡介祉 | 舒位  |
|     |     |     |     |     |         |     |     | 岳端  | 慎郡王 |



|            |                  |                                |                               |
|------------|------------------|--------------------------------|-------------------------------|
| 如皋         | 宜興               | 吳江                             | 太倉                            |
| 吳炳         | 吳鵬<br>邵文明        | 沈璟<br>顧大典<br>李素甫<br>沈自徵<br>葉小紈 | 王世貞<br>王翔千<br>王衡              |
| ⊗黃振        | 陳貞禱<br>萬樹        | 沈自晉                            | ⊗黃兆魁<br>吳偉業<br>王抃<br>王聖徵      |
| 天台         | 鄞縣               | 餘姚                             | 上虞                            |
| 黃維楫<br>秦雷鳴 | 周朝俊<br>金无垢<br>屠隆 | 鄒逢時<br>楊之炯<br>呂天成              | 葉憲祖<br>趙於禮<br>朱期<br>謝讜<br>車任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華亭  |  |
|    |    |    |    |    |    |    |    |    |  | 周穉廉 |  |
|    |    |    |    |    |    |    |    |    |  | 張照  |  |
|    |    |    |    |    |    |    |    |    |  | 朱龍田 |  |
|    |    |    |    |    |    |    |    |    |  | 永嘉  |  |
|    |    |    |    |    |    |    |    |    |  | 高明  |  |
|    |    |    |    |    |    |    |    |    |  | 戴子晉 |  |
|    |    |    |    |    |    |    |    |    |  | 徐崑  |  |
|    |    |    |    |    |    |    |    |    |  | 淳安  |  |
|    |    |    |    |    |    |    |    |    |  | 徐嘔  |  |
|    |    |    |    |    |    |    |    |    |  | 徐崑  |  |
| 陝西 | 四川 | 貴州 | 廣東 | 福建 | 湖北 | 湖南 | 江西 | 安徽 |  |     |  |
| 三人 | 一人 |    | 一人 | 二人 |    | 一人 | 三人 | 十人 |  |     |  |
|    |    | 一人 | 一人 |    | 一人 | 四人 | 二人 | 五人 |  |     |  |

第二章 崑曲沒落時期之戲曲

|      |    |    |     |    |
|------|----|----|-----|----|
| 合計   | 海州 | 邳州 |     |    |
| 四十七人 |    | 陳鐸 |     |    |
| 五十二人 | 程枚 |    | 李本宣 |    |
| 合計   |    |    |     |    |
| 五十二人 |    |    |     |    |
| 二十八人 |    |    |     |    |
| 合計   |    |    |     |    |
|      | 山東 | 直隸 | 山西  | 河南 |
| 二十五人 | 一人 | 一人 |     | 二人 |
| 二十五人 | 五人 | 五人 | 一人  |    |



## 曲學書目舉要

以下所列，係青木正兒先生所著支那近世戲曲史中的附錄部分。錄之以供研究曲學者之助。（有符號\*的係稀少之本。）

### (一) 叢刊

(甲) 雜著

\*嘯餘譜 (十二種)

明程明善編

\*清康熙重刻本

內含：北曲譜 (採太和正音譜)

南曲譜 (採南九宮曲譜)

中原音韻

中州音韻

(除去其他不關於戲曲部分)

讀曲叢刊 (九種) 近人董康先生編刊 原刊本

內含：錄鬼簿

南詞叙錄

舊編南九宮目錄

十三調南曲音節譜衡曲塵談

魏良輔曲

律 顧曲雜言

劇說

干驥德曲律

曲學書目舉要

重訂曲苑（二十種） 近時古書流通處編刊 石印本

註：初印曲苑為十四種，重印增為二十種。

內除影印董氏之讀曲叢刊九種外，尚有：

中原音韻 度曲須知 曲品 新傳奇品 梁氏曲話 雨村曲話 詞餘叢話 曲目

表 曲錄 戲曲考原 曲目韻編

（乙）戲曲全本

元曲選（一百種） 明藏晉叔編刊 \*明萬曆刊本 \*清初重刻本○石印本（商務影印）

內含：救風塵（關漢卿） 玉鏡臺（同上） 謝天香（同上） 胡蝶夢（同上） 魯

齋郎（同上） 金線池（同上） 寶娥冤（同上） 望江亭（同上） 黑旋風（高

文秀） 醉范叔（同上） 楚昭公（鄭廷玉） 後庭花（同上） 忍字記（同上）

看錢奴（同上） 冤家債主（同上） 梧桐雨（白樸） 牆頭馬上（同上） 漢宮

秋（馬致遠） 任風子（同上） 薦福碑（同上） 青衫淚（同上） 岳陽樓（同

上） 黃梁夢（同上） 陳搏高臥（同上） 燕青搏魚（李文蔚） 虎頭牌（李直夫）

張天師（吳昌齡） 東坡夢（同上） 麗春堂（王實甫） 老生兒（武漢臣） 玉壺

春(同上) 生金閣(同上) 救孝子(王仲文) 伍員吹簫(李壽卿) 柳毅傳  
 書(尚仲賢) 氣英布(同上) 單鞭奪槊(同上) 秋胡戲妻(石君寶) 曲江  
 池(同上) 瀟湘雨(楊顯之) 酷寒亭(同上) 趙氏孤兒(紀君祥) 風光好  
 (戴善甫) 張生煮海(李好古) 合汗衫(張國賓) 薛仁貴(同上) 羅李郎  
 (同上) 竹塢聽琴(石子章) 魔合羅(孟漢卿) 灰闌記(李行直) 勘頭巾  
 (孫仲章) 李遠負荆(康進之) 鐵拐李(岳伯川) 紅梨花(張壽卿) 范張  
 雞黍(宮天挺) 傷梅香(鄭光祖) 王粲登樓(同上) 倩女離魂(同上) 竹  
 葉舟(范康) 留鞋記(曾瑞) 兩世姻緣(喬吉甫) 揚州夢(同上) 金錢記  
 (同上) 東堂老(秦簡夫) 趙禮讓肥(同上) 殺狗勸夫(蕭德祥) 昊天塔  
 (朱凱) 桃花女(王晔) 還牢末(李致遠) 劉行首(楊景賢) 兒女團圓  
 楊文奎(以下明初人) 金安壽(賈仲名) 對玉梳(同上) 簫淑蘭(同上)  
 (城南柳(谷子敬) 誤入桃源(王子一) 陳州糶米(以下無名字) 鴛鴦被  
 賺蒯通 爭報恩 來生債 硃砂擔 合同文字 凍蘇秦 小尉遲 神奴兒 謝金吾  
 馬陵道 漁樵記 舉案齊眉 梧桐葉 隔江鬥志 度柳翠 盆兒鬼 百花亭 連環

計 抱粧盒 貨郎旦 碧桃花 憑玉蘭

覆元槩古今雜劇三十種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刊(覆刻士禮居舊藏元刊本) ○上海石

印本

內含：(有○者和元曲選相同)

關張雙赴西蜀夢(關漢卿) 詐妮子調風月(同上) 關大王單刀會(同上) 閨

怨佳人拜月亭(同上) ○秦華山陳博高臥(馬致遠)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同上) ○尉遲恭三奪槊(尚仲賢) ○漢高皇濯足氣英布(同上) ○楚昭王疎

者下船(鄭廷玉) ○看錢奴買冤家債主(同上) ○公孫汗衫記(張國賓) 薛

仁貴衣錦還鄉(同上) 李太白貶夜郎(王伯成) 風月紫雲庭(石君寶) 蕭何

追韓信(金仁傑) ○趙氏孤兒(紀君賢) 輔王周公攝政(鄭光祖) 好酒趙

元遇上皇(高文秀) 東窗事犯(孔文卿) ○陳季卿行慶舟(范康) 霍光

鬼諫(楊梓) ○張昭勸魯合羅(孟漢卿) 晉文公燒介子推(荻石厚) ○散

家財天賜老生兒(武漢臣) ○死牛交范張鷟黍(宮天挺) ○岳孔目借鐵拐李還

魂(岳伯川) 嚴子陵垂釣七里灘(以下無名氏) 張千替殺妻 諸葛亮博望燒屯



小張屠焚兒救母

永樂大典本戲文殘本三種 明永樂間勅編 傳寫本

內含：小孫屠 張協狀元 宦門子 錯立身（皆無名氏作）

汲古閣六十種曲 明毛晉編刊 \* 明刊本 ○ 清道光間補刻本

內含：雙珠記（沈鯨） 東郭記（汪道昆或云孫仁孺） 焚香記（王玉峯） 荆釵記

（柯丹邱或云李景雲） 精忠記（姚茂良） 浣紗記（梁辰魚） 琵琶記（高明）

南西廂（李日華） 北西廂（王實甫） 幽閨記（施惠？） 明珠記（陸采） 懷

香記（同上） 玉簪記（高濂） 紅拂記（張鳳翼） 灌園記（同上） 還魂記

（湯顯祖） 還魂記（湯顯祖作顧園刪定） 紫釵記（湯顯祖） 邯鄲夢（同上）

南柯記（同上） 紫簫記（同上） 春蕪記（汪綬） 琴心記（孫梅錫） 玉鏡記

（朱鼎） 綠毫記（屠隆） 曇花記（同上） 鸞鏡記（葉憲祖） 玉合記（梅鼎

祚） 金蓮記（陳汝元） 四喜記（謝諫） 三元記（沈受先） 鳴鳳記（王世貞

或云世貞的門人） 紅梨記（徐後祚） 八義記（徐回叔） 西樓記（袁于令）

繡襦記（薛近兗） 青衫記（顧大典） 錦箋記（周螺冠） 蕉帕記（單本） 水

許記 (許自昌) 玉玦記 (鄭若庸) 種玉記 (汪廷訥) 獅吼記 (同上) 雙烈

記 (張午山) 義俠記 (沈璟) 千金記 (沈采) 殺狗記 (徐暉) 龍膏記 (楊

斑) 香囊記 (邵文明) 尋親記 (以下無名氏) 金雀記 霞箋記 蓮髻記 飛丸

記 玉環記 贈書記 白兔記 四賢記 節俠記

盛明雜劇 (初集二集) 六十種 明泰林宗編刊 ○董氏誦芬室重刻本 ○第一集石印本 (董

刻影印)

註：此書原刊本絕少，初集聞王國維有藏本。(錄曲餘談) 二集聞日本內閣文庫有

藏本

內含：高唐夢 (汪道昆) 五湖遊 (同上) 遠山戲 (同上) 洛水悲 (同上) 狂

鼓史 (徐渭) 玉禪師 (同上) 雌木蘭 (同上) 女狀元 (同上) 義犬記 (同

上) 霸亭秋 (沈白微) 昭君出塞 (陳與郊) 文姬入塞 (同上) 鞭歌妓 (沈

自微) 簪花記 (同上) 團花鳳 (葉憲祖) 北邙說法 (同上) 天桃紈扇 (同

上) 易水寒 (同上) 中山狼 (康海) 鬱輪袍 (王衡) 碧蓮繡符 (葉憲祖)

丹桂鈿合 (同上) 真傀儡 (王衡) 紅線女 (梁辰魚) 崑崙奴 梅鼎祚 素

梅玉蟾 (龔憲祖) 桃花人面 (孟稱舜) 花舫綠 (卓人月) 春波影 (許士俊)

絡冰絲 (同上) 死裏逃生 (孟稱舜) 英雄成敗 (同上) 廣陵月 (汪廷訥)

男王后 (王驥德) 再生緣 (蘅蕪室) 一文錢 (徐復祚) 齊東絕倒 (竹癡居士)

( 牡丹仙 (周憲王) 香囊怨 (同上) 武陵春 (許潮) 蘭亭會 (同上) 寫

風情 (同上) 午日吟 (同上) 南漢月 (同上) 赤壁遊 (同上) 龍山宴 (同

上) 同申會 (同上) 有情癡 (徐元暉) 脫囊穎 (同上) 曲江春 (王九思)

魚佛兒 (僧湛然) 雙鶯傳 (袁于令) 不伏老 (馮惟敏) 虬髯翁 (凌濛初)

紅蓮債 (陳汝元) 錯轉輪 (祁元儒) 蕉鹿夢 (車任遠) 櫻桃園 (王濟翁)

逍遙遊 (王應遴) 相思譜 (吳中情奴或云王百穀)

玉夏齋傳奇十種 玉夏齋編刊 \*明末清初(?) 刊本

內含：喜逢春 (清嘯生) 長命縷 (勝樂道人) 玉鏡台 (一名花筵賺范文若作)

四大痴 (酒懂李逢時作) 色卷作者未詳 財痴徐復祚作 氣集孟稱舜作 墨蓮

盟 (一名荷花蕩馬伶人作) 望湖亭 (沈自晉) 十錯認 (一名春燈謎阮大鍼作

) 鴛鴦棒 (范文若) 鳳求凰 (澹慧居士)

※文林閣傳奇十種 明文林閣編輯 ※明刊本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有藏本)

內含：還魂記 (湯顯祖) 蕉帕記 (單本) 四美記 (?) 魚籃記 (?) 義俠記

(沈璟) 浣紗記 (梁辰魚) 震台記 (?) 珍珠記 (?) 易鞋記 (一名分鞋)

記沈鯨 作或云陸采作 袁文正 還魂記 (?)

雜劇新編 (三十四種) 清鄒式金編 ○未見 (列其目以作重要資料)

內含：通天台 (吳偉業) 臨春閣 (同上) 讀離騷 (尤侗) 弔琵琶 (同上) 醉

新豐 (鄒式金) 蘇園翁 (茅維) 秦廷藥 (同上) 金門戟 (同上) 關門神

(同上) 雙合歡 (同上) 半臂寒 (南山逸史) 長公妹 (同上) 中郎女 (同

上) 京兆眉 (同上) 翠鈿緣 (同上) 鸚鵡洲 (鄭瑜) 汨羅江 (同上) 黃

鶴樓 (同上) 滕王閣 (同上) 眼兒媚 (孟稱舜) 孤鴻影 (周如璧) 夢幻緣

(同上) 續西廂 (查繼佐) 不了緣 (碧蕉主人) 櫻桃宴 (張來宗) 昭君夢

(薛旦) 旗亭讌 (張龍文) 餓方朔 (孫源文) 城南守 (黃家舒) 西臺記

(陸世廉) 衛花符 (堵庭棻) 鯁詩讖 (十室遺民) 風流塚 (鄒式金) 空堂

話 (鄒兌金) (參考叢書舉要卷三十四，文學大綱二十四章)

❀黑愁齋定本 明馮夢龍更定 ❀明刊本

註：曾見鈴木虎雄先生所藏的明刊本，有兩種，曲目互有重複，去其重複的仍有七種。

內含：楚江情（見下面） 雙雄記（同） 夢磊記（同） 灑雪堂（同） 酒家傭

（同） 新灌園（同） 人獸關（李玄玉原編）

❀新曲十種 明馮夢龍更定 ❀乾隆刊本（據說日人久保天隨氏有藏本）

內含：新灌園（張伯起創稿） 酒家傭（陸無從欽紅江二稿） 女丈夫（上）張伯起

劉晉允二稿（下）張伯起凌初成二稿 景江記（聿雲氏原編） 精忠旗（李梅賓草

瓶） 雙雄記（龍子猶編） 萬事足（龍子猶編） 夢磊記（史叔考瓶稿） 灑雪

堂（梅孝己草創） 楚江情（袁白賓瓶稿）（據久保氏中國戲曲研究）

暖紅室彙刻傳奇 近時劉世珩編刊

註：此書逐漸刊行，已出的總數未詳。在叢書舉要詳列其目，然其中尚有未出之

書。茲就余（青木先生）所藏的列左：

董西廂（董解元） 西廂記（王實甫關漢卿） 圍棋闖局（晚進王生） 五劇箋疑

〔閔遇五〕 〔南西廂〕〔李日華〕 〔南西廂〕〔陸采〕 〔園林午夢〕〔李開先〕 〔琵琶記〕

〔高明〕 〔拜月亭〕〔施惠？〕 〔荆釵記〕〔柯丹邱？〕 〔白兔記〕〔？〕 〔殺狗記〕〔徐

暉〕 〔金印記〕〔蘇復之〕 〔四盤猿〕〔徐渭〕 〔紅拂記〕〔張鳳翼〕 〔霞箋記〕〔？〕

〔還魂記〕〔湯顯祖〕 〔邯鄲亭〕〔同上〕 〔南柯記〕〔同上〕 〔紫釵記〕〔同上〕 〔春燈謎

〔阮大鍼〕 〔燕子箋〕〔同上〕 〔通天臺〕〔吳偉業〕 〔臨春閣〕〔同上〕 〔荷蕩〕〔馬

信人〕 〔長生殿〕〔洪昇〕 〔桃花扇〕〔孔尚任〕 〔小忽雷〕〔同上〕

〔齊摩他室曲叢〕〔初集二集〕〔近人吳梅編輯〕 〇商印書館刊行〔豫定尙繼續刊行〕

內含：揚州夢〔嵇永仁〕 雙報應〔同上〕 蝦恩緣〔沈起鳳〕 才人福〔同上〕

文星榜〔同上〕 伏虎箱〔同上，以上初集〕 牡丹品〔周憲王〕 牡丹園〔同上〕

煙花夢〔同上〕 八仙慶壽〔同上〕 小桃紅〔同上〕 喬斷鬼〔同上〕 豹

子和尙〔同上〕 慶朔堂〔同上〕 桃源景〔同上〕 仙官慶會〔同上〕 復落娼

〔同上〕 得驕虞〔同上〕 仗義疎財〔同上〕 半夜朝元〔同上〕 辰鉤月〔同

上〕 牡丹仙〔同上〕 曲江池〔同上〕 繼母大賢〔同上〕 團圓夢〔同上〕

香囊怨〔同上〕 常椿壽〔同上〕 蟠桃會〔同上〕 踏雪尋梅〔同上〕 綠牡丹

(吳炳) 畫中人(同上) 療妬羹(同上) 西園記(同上) 情郵記(同上)  
以上二集)

涉園影印傳奇 近時董氏涉園刊行

註：此書已逐漸印行，已出者如左。

紅梨記(徐復祚) 幽閨記(施惠?) 鴛鴦綠(海來道人) 秦樓月(朱素臣)

繡襦記(薛近衮)

九泉會影印戲曲 日本東京九泉會刊

已出書目：繡紅記(明劉東生選明宣德年刊 長澤矩規也藏) 橋浦記(明許自昌撰明

萬曆年刊 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

(以上係諸家之作的彙刊)

雜劇十段錦 明周憲王撰 董氏誦芬室影印本

內含：義勇辭金 曲江池 八仙慶壽 相如題橋 苦海回頭 死後團圓 仗義疎財

繼母大賢 豹子和尙 煙花夢

周憲王樂府三種 明周憲王撰 \*明宣德刊本 蠶隱廬影印本

註：王國維有舊藏本，上海蟬隱廬影印之，原本今藏日本京都帝國大學。

內含：牡丹仙 牡丹品 牡丹園

玉茗堂四夢 明湯顯祖撰 重刻通行本 \*臧晉叔改訂明刊本

內含：還魂記 紫釵記 邯鄲記 南柯記

石巢傳奇四種 明阮大鍼撰 董氏誦芬室重刻本

內含：春燈謎 燕子箋 牟尼合 雙金榜

\*坦菴詞曲六種 清徐石麒撰 \*清初刊本

內含：買花錢 大轉輪 浮西施 拈花笑（別二種係詞集）

笠翁十種曲 清李漁撰 坊刻本數種 石印本

內含：奈何天 比目魚 蜃中樓 憐香伴 風箏誤 慎戀交 風求鳳 巧團圓 玉搔

頭 意中緣

\*傳奇八種 清李漁評定 \*清初刊本

註：曾見北京大學有藏本，中五種曲海目中題為李漁所作，然原本題為「閱定」，

究竟自作與否，不敢斷言。 內含：萬全記 十錯記 補天記 雙瑞記 偷甲記



四元記 雙鍾記 魚籃記

西堂曲腋六種 清尤侗撰 \* 舊抄本 \* 西堂全集本

註：鈔本係王國維舊藏，今歸鈴木虎雄氏所有。通行之西堂全集不收這六種曲，收者極少。

內含：讀離騷 弔琵琶 桃花源 黑白衛 清平調 釣天樂

\* 擁雙豔二種曲 清萬樹撰 \* 康熙刊本

內含：風流棒 空青石 念八翻

惺齋新曲六種 清夏綸撰 乾隆刊本

內含：無瑕壁 杏花村 瑞筠圖 廣寒梯 南陽樂 花萼吟

玉燕堂四種曲 清張堅撰 乾隆刊本

內含：夢中緣 梅花簪 懷沙記 玉柳墜

藏園九種曲（又稱紅雪樓九種曲） 清蔣士銓撰 \* 乾隆間蔣氏藏園原刊本藏園重刻本

坊刻本 石印本

內含：雪中人 香祖樓 臨川夢 桂林霜 冬青樹 空谷香 四絃秋 一片石 第二

碑

吟風閣雜劇（三十二種）

清楊潮觀撰

乾隆刊本

嘉慶重刻本

內含：新豐店

大江西

行雨

黃石婆

快活山

錢神廟

晉陽城

邯鄲

賀蘭山

朱衣神

夜香台

發倉

魯連臺

荷花蕩

二郎神

笏諫

配替

露筋

掛劍

金

下江南

藍關

荀灌振

葬金釵

偷桃

換扇

西塞山

忙牙姑

凝碧池

葱嶺

罷宴

翠微亭

古柏堂傳奇（十二種）

清唐英撰

未見刊本

（王國維吳梅諸人皆云有傳刻本）

內含：轉天心

清忠譜正案

雙釘案（原名釣金龜）

巧換緣

三元報

蘆花絮

梅

龍鎮

麵缸笑

虞兮夢

英雄報

女彈詞

十字坡

長生殿補闕（據曲錄）

瓶笙館修簫譜（四種）

清舒位撰

振綺堂刻本

內含：博望乘槎

樊姬擁髻

卓女當墟

酉陽修月

後四聲猿（四種）

清桂馥撰

新印本

內含：放楊枝

投瀨中

謁府帥

題園壁

補天石傳奇（八種）

清周樂清

道光刊本

咸豐重刻本

內含：宴金台 定中原 河梁歸 琵琶語 紉蘭佩 碎金牌 統如鼓 波戈香

❖六觀樓北曲六種 清許鴻磐撰 道光刊本（曾見鈴木虎雄先生藏本）

內含：西遼記 雁帛書 女雲台 孝女存孤 儒吏完城（一種失記）

倚晴樓七種曲 清黃燮清撰 光緒重刻本

內含：茂陵絃 帝女花 背令原 鴛鴦鏡 凌波影 桃谿雪 居官鑑

玉獅堂四種曲 清陳烺撰 光緒刊本

❖玉獅堂十種曲 陳烺撰 光緒刊本

註：初刊行四種本，後增刊爲十種。十種比四種稍稀。

內含：仙緣記 海虬記 蜀錦袍 燕子樓（以上四種本） 梅喜緣 同享宴 迴流記

海雪吟 負薪記 錯因緣（以上十種本增刊）

坦園六種 清楊恩壽撰 坦園叢書本 同上單行本 光緒年刊

內含：麻灘驛 桃花源 媿爐封 桂枝香 再來人 埋靈坡

許氏傳奇六種 清許善良撰 碧聲唸館叢書本 光緒年刊

內含：神山張 靈媧石 茯苓仙 瘞雲巖 臙脂獄 風雲會（以上係一家之作的合刊）

此外以單行本發行的戲曲還有不少；然著名已如右列，茲不再舉。  
(丙) 戲曲散齣散曲總集

醉怡情 八卷 清菴蘆鈞叟編 坊刻本

註：編刊年代未詳。比之綴白球，其曲文實白多依原本或保明末清初所編選。

綴白球 四十八卷 清玩花主人編選 錢德蒼續選 乾隆刊本 道光重刻本 石印本

\*新定十二律崑腔譜 十六卷 清王正祥編 \*康熙刊本（曾見京都帝國大學藏本）

\*新定十二律京腔譜 十六卷 清王正祥編 ○同上

註：右二書名爲「腔譜」，其實只於曲文傍加點板，並無樂譜。京腔之曲文和崑腔同。

清音小集 四卷 清無名氏編 原刊本（光緒間？）

梨園集成 十八卷 清李世忠編 光緒六年刊本（稍稀）

戲考 近人王大錯編 鉛印本（繼續出版，全部冊數未詳。余有三十冊。）

戲學彙考 大東書局編刊 洋裝二厚冊

註：右三書皆皮黃調之曲本。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 八卷 元楊朝英編 四部叢刊本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殘本） 五卷 元楊朝英編 覆元刊本

雍熙樂府 二十卷 明安肅春山編 明嘉靖刊本

吳騷合編 四卷 明騷隱居士編 明末刊本

南北九宮詞紀 十二卷 明陳所聞編 明刊本

註：右五種均散曲總集，類乎此的極多。以和戲曲的關係少，故不再列舉。

## (二) 中國戲曲的外國文譯本

### (A) 日文譯本

蜃中樓（第六五齣）（清李漁撰） 無名氏譯 新刻役者綱目（昭和八年版）之內（歌

舞伎叢書本）

蝴蝶夢（清無名氏撰） 翠嵐子譯（寬政年間） 舊抄本（藤井乙男藏） 古典劇大

系本

西廂記（僅八折）（元王實甫撰） 岡島獻太郎譯 單行本（明治二十七年刊）

西廂歌劇 金井保三譯 單行本（大正年刊）

（新譯）西廂記 岸春風樓譯 單行本（大正年刊）

西廂記 宮原民平譯註 漢文國譯大成本（大正年刊）

琵琶記（明高明撰） 西村時彥譯 大阪朝日新聞連載（大正初年）

琵琶記 鹽谷溫譯註 國譯大成本

琵琶記 宮原民平譯 古典劇大系本（大正年刊）

還魂記（明湯顯祖撰） 宮原民平譯註 國譯大成本

還魂記（鈴木彥次郎佐佐木靜光）譯 宮原民平註 支那文學大觀本（昭和年刊）

燕子箋（明阮大鍼撰） 宮原民平譯註 國譯大成本

寶娥冤（元關漢卿撰） 宮原民平譯 古典劇大系本

倩女離魂（元鄭光祖撰） 宮原民平譯 古典劇大系本

老生兒（元武漢臣撰） 宮原民平譯 古典劇大系本

長生殿（清洪昇撰） 鹽谷溫譯註 國譯大成本

桃花扇（清孔尚任撰） 鹽谷溫譯註 國譯大成本

桃花扇 山口剛譯 近代劇大系本

桃花扇 今東光譯 鹽谷溫註 支那文學大觀本

風箏誤 (清李漁撰) 宮原民平譯註 支那文學大觀本

琵琶行之戲曲 (原名四絃秋) (清蔣士銓撰) 久保得二譯單行本 (昭和年刊)

B) 歐文譯本 (據 H.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趙氏孤兒 (元紀君祥撰) (譯名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

R. P. de Premare 法譯 'Description de L' Empire de la Chine' 本 (1

七三五年刊)

○單行本 (一七五五年)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英譯

本 (一七六二年由法譯重譯)

趙氏孤兒 ('L' Orphelin de la Chine') Volkair 翻案本 (一七五五上演)

趙氏孤兒 Stanislas Julien 法譯 ○單行本 (一八三四年刊)

老生兒 (元武漢臣撰) ('An Heir in his old age.') John Francis Davis 英譯

○單行本 (一八一七年刊) A. Bruguier de Rossm 法譯本 (一八一九年刊)

由英譯重譯) (譯名“Les trois Etages consorses, conte moral.”)

漢宮秋 (元馬致遠撰) (“The Sorrow of Han.”) J. F. Davis 英譯 單行本 (一八

二九年刊)

傷梅香 (元鄭光祖撰) (“Les Intrigues d'une Soubrette.”) M. Bazin 法譯並註 “Thea-

tre chinois ou choix de pieces de theatre composees sous les Empereurs Mongols.”

本 (一八三八年刊)

寶娥冤 (元關漢卿撰) (“Le Ressentiment de Teou-Ngs.”) 同上

貨郎旦 (元無名氏撰) (“La Chanteuse.”) 同上

合汗衫 (元張國寶撰) (“La Tunique contrefaite.”) 同上

傷梅香一種，另有同人譯的單行本 (一八三五年刊)

琵琶記 (高明撰) (“L' Histoire du Luth.”) M. Bazin 法譯單行本 (一八四一年刊)

灰蘭記 (李行道撰) (“L' Histoire du Cercle de Graie.”) S. Julien 法譯 單行本 (一

八三二年刊)

西廂記 (王實甫撰) (“L' Histoire du Pavillon d'Occident.”) S. Julien 法譯 單行本



(一八七三——七八年刊)

連環計 (元無名氏撰) (*"La Mort de Tong-tcho"*) S. Julien 法譯 刊行年代未詳

看錢奴 (鄭廷玉撰) (譯名未詳) S. Julien 法譯 年代未詳 英譯本 (*"The Slave of*

*the Treasures he guards."*) (譯者及年代均不詳)

來生債 (元無名氏撰) (*"Le Sauveteur et le Financier."*) P. C. de Bussy 法譯 單行

本 (一九〇五年刊)

(此外在「中國書誌」中尚錄有十數本，此缺。)

### (C) 梗概譯

元曲梗概 (忘題名) 幸田露伴撰 露伴叢書本 (明治年刊)

元人百種曲解題 森槐南撰 雜誌漢學連載 (明治四十二年頃?) 未完

支那戲曲集 今關壽磨撰 單行本 (大正年刊)

支那劇五百番 波多野一撰 單行本 (大正年刊) (皮黃散的梗概)

## (三) 曲譜及曲韻

(甲) 表示詞形的

太和正音譜 二卷 明甯獻王撰 嘯餘譜本 涵芬樓秘笈本石印本 (和中原音韻合刊)

南九宮十三調曲譜 (略稱南曲譜) 二十二卷 明沈璟撰 明文治堂本 明沈自晉重定本

(以上二本未見)

嘯餘譜本 石印本 (北京大學出版, 據嘯餘譜本)

欽定曲譜 十四卷 清康熙間勅撰 殿版本 石印本 (掃葉山房出版影印殿本)

註: 此書根據嘯餘譜, 北曲取太和正音譜, 南曲取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合刊而成。

北詞廣正譜 (不分卷) 清李玉撰 原刊本 暖紅室重刻本石印本 (北京大學出版)

南詞定律 十三卷 清呂士雄等撰 康熙刊本

(乙) 曲牌目錄

中原音韻 (卷下) 元周德清撰 請看 (丁)

雜劇曲名 明陶宗儀撰 (輟耕錄卷二十七所載)

十三調南曲音節譜 一卷 明蔣孝撰 王伯良曲律本 續曲叢刊本 曲苑本

舊編南九宮目錄 一卷 明蔣孝撰 續曲叢刊本 曲苑本

註：右二書讀曲叢刊題爲徐渭撰——這是錯的。

曲目韻編 二卷 董康先生撰 曲苑本

(丙) 附加樂譜的

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 八十一卷 清莊親王撰 \* 乾隆殿刊本 石印本 (影印殿刊)

\* 太古傳宗 六卷 清莊親王撰 \* 乾隆殿刊本

納書楹曲譜 二十二卷 清葉堂撰 乾隆刊本

\* 審音鑑古錄 十二卷 清琴隱翁撰 道光刊本

(增輯) 六也曲譜 二十四卷 清張怡菴撰 石印本

雪裳文藝全譜 四卷 清無名氏撰 石印本

集成曲譜 三十卷 王季烈劉富樑共編

(丁) 曲韻

中州音韻 一卷 元卓從之撰 \* 嘯餘譜本 石印本 (北京大學出版)

中原音韻 二卷 元周德清撰 \* 嘯餘譜本 影元刊石印本 石印本 (北大出版) 石

印本 (和太和正音譜合刊) 曲苑本

(四) 曲目及解題

(甲) 曲目

官本雜劇段數 宋周密撰 (武林舊事卷十所載) 寶顏堂秘笈本 知不足齋叢書本

院本名目 明陶宗儀撰 (據輟耕卷二十五所載) 津逮密書本 通行本 和刻本 鉛印本

本

錄鬼簿 一卷 元鍾嗣成撰 棟亭十二種本 讀曲叢刊本 曲苑本 王忠愍公遺書本

太和正音譜 卷首 明寧獻王撰 請閱前面

曲品 二卷 明呂天成撰 暖紅室刊本 曲苑本

傳奇品 一卷 清高燾撰 暖紅室刊 曲苑本 (曲苑中曲品和傳奇品二書互相錯雜)

也是園書目 卷十 清錢曾編 玉簡齋叢書本

曲海目 清黃文暘撰 揚州畫舫錄卷五所載 原刊本 石印本

註：黃文暘撰曲海二十卷，係戲曲解題之書，今不傳。這是牠的目錄。在焦循的曲

考中載之，更有所增益。據畫舫錄載：曲考亦已佚亡。(錄曲餘談裏說：焦循的

手稿，其子孫携赴揚州，途中舟覆，手稿佚亡。

曲目表 一卷 清文豐宜撰 曲苑本（據右之曲海目作表）

曲錄 六卷 王國維撰 晨風閣叢書本 王忠愍公遺書 曲苑本

八千卷樓書目 卷二十 近人丁仁編 鉛印單行本

註：八千卷樓之書，今存南京之江南圖書館，其中戲曲的珍書不少。

增訂叢書舉要 卷三十三 三十四 近人揚守敬編 李之鼎補 鉛印單行本

### （乙）解題

傳奇彙考 清無名氏撰 鈔本 石印本（八卷）

註：此書王國維董康各得舊抄殘本，京都帝國大學借鈔之，後上海古今書室出石印

本，比鈔本不足。

曲海總目提要 四十六卷 清無名氏撰 董康等校訂鉛印本（大東書局刊）

註：此書原樂府考略，董康先生得舊鈔殘本四函，後又借鈔盛氏愚齋之藏書三十二

冊補足，然後刊行的。（董序）敘述之文多和傳奇彙考相同，可是比傳奇彙考多

數倍，大概是同一書而異名的。董康先生推定爲黃文暘作曲海時之藍本。改題而

用今名。這書所載的戲曲作者，和曲海目所載的往往有異同。例如香囊記在曲海目載爲邵給諫作，在曲海提要作爲丘濬作。釋智達之歸元鏡曲海目列於清人傳奇中，提要明記萬曆間智達作。櫻桃夢靈寶刀二種，曲海目誤爲任誕先作，提要載爲高漫卿作。翠屏山者英會二種在曲海目爲沈環作；提要誤爲沈自徵作。其他灌園記葛衣記青衫記桃符記斷髮記精忠記千金記四喜記鸞鏡記等，在提要裏作者不詳，曲海目則載明作者。兩者的謬誤互見，那一本書是後來修改的？實在不容易知道。董先生題爲『黃文陽原本』。而名爲『曲海總目提要』，其實還不如用原名樂府考略爲是。

### (五) 評論及研究

#### (甲) 作詞法

作詞十法 元周德清撰 中原音韻卷下

製曲十六觀 一卷 元顧瑛撰 學海類編本

曲律 明王驥德撰 \*康熙年刊本(未見)

製曲枝語 一卷 清黃周星撰 昭代叢書本 美術叢書本

讀曲叢刊本 曲苑本 廣倉學會叢書本

南曲入聲客問 一卷 清毛先舒撰 昭代叢書本

顧曲塵談 二卷 吳梅撰 單行本

詞餘講義 一卷 吳梅撰 北京大學鉛印本

曲律易知 二卷 許之衡撰 單行本

(乙) 唱法

唱論 一卷 元芝菴撰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卷首 輟耕錄卷二十七

曲律 一卷 明魏良輔撰 讀曲叢刊本 曲苑本

度曲須知 二卷 明沈寵綏撰 明刊本 影明刊石印本 商務印書館版 曲苑本

梁府傳聲 二卷 清徐大椿撰 正覺樓叢書本

(丙) 評論

涵虛子詞品 一卷 明寧獻王撰 說郛本

註：此書節錄太和正音譜卷首的評論而成。

南詞敘錄 一卷 明徐渭撰 讀曲叢刊本 曲苑本

曲論 一卷 明何良俊撰 古學彙刊本 (四友齋叢說卷三十七之拔萃)

藝苑卮言（附錄一） 一卷 明王世貞撰 ④ 弇州四部稿本 ⑤ 廣百川學海本（題名曲

藻）

曲論 一卷 明徐復祚撰 右學叢刊本（從三家村老委談的拔萃）

顧曲雜言 一卷 明沈德符撰 野獲編卷二十五（詞曲之部） 學海類編本 讀曲叢刊本

曲苑本 古今說部叢書本

衡曲塵談 一卷 明騷隱居士撰 ④ 吳騷合編本 讀曲叢刊本 曲苑本

曲品 二卷 明呂天成撰 見前

傳奇品 一卷 清高奕撰 見前

兩村曲話 二卷 清李調元撰 函海本 曲苑本

曲話 四卷 清梁廷枏撰 藤花亭十種本 曲苑本

詞餘叢話 六卷 清楊恩壽撰 坦園叢書本 曲苑本

（丁）文獻輯錄

劇說 六卷 清焦循編 讀曲叢刊本 曲苑本

小說考證（正編續編拾遺） 近人蔣瑞藻編 鉛印單行本



(戊) 戲曲史

中國戲曲小說小史 日本笹川種郎撰 單行本 (明治年刊)

戲曲考原 王國維撰 晨風閣叢書本 王忠愨公遺書本

宋元戲曲史 王國維撰 單行本 王忠愨公遺書本

中國戲曲概論 吳梅撰 單行本

文學大綱 (中國戲曲之部) 鄭振鐸撰 單行本

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日本鹽谷溫撰 單行本 (大正年刊)

中國戲曲小說史概論 日本宮原氏平撰 單行本 (昭和年刊)

(己) 戲曲雜考

花部農譯 一卷 清焦循撰 懷函雜俎本

李笠翁 一卷 日本笹川種郎撰 中國文學大綱本 (明治年刊)

湯臨川 一卷 日本笹川種郎撰 同上

詞曲並雜劇傳奇 日本森塊南作詩法講話之內 (明治年刊)

宋大曲考 一卷 王國維撰 國粹學報本 王忠愨遺書本

錄曲餘談 一卷 王國維撰 同上

小說叢考 二卷 近人錢靜方撰 單行本

元曲之由來和梧桐雨（外二篇） 日本狩野直喜撰 中國學文叢本（昭和年刊）

元代雜劇之創始者關漢卿（外二篇） 日本青木正兒撰 中國文藝論叢本（昭和年刊）

關于目蓮救母行孝戲文 日本倉石武四郎撰 雜誌中國學三卷十號 中國文學研究中譯

西廂的批評與考證 張友鸞撰 中國文學研究本

中國戲曲的選本 鄭振鐸撰 同上

中國戲曲研究 日本久保得二撰 單行本

## （六） 演劇和俳優

### （甲）演劇

優語錄 一卷 王國維撰 國粹學報本

古劇脚色考 一卷 王國維撰 同上

（按以上兩種近已收入王忠愍公遺書）

中國劇 一卷 日本辻武雄撰

(乙) 俳優小傳及品評

青樓集 一卷 元黃雲養撰 古今說海本 雙梅景閣叢書本

秦淮劇品 一卷 明潘之恆撰 續說郛本

曲艷品 一卷 明潘之恆撰 廣百川學海本

燕蘭小譜 五卷 清吳太初撰 原刊本 雙梅景閣叢書本

揚州畫舫錄 (卷五之內) 清李斗撰 通行本

聽春新詠 三卷 清留春閣小史撰 原刊本

金台殘淚記 三卷 清張亨甫撰 清人說薈本

長安看花記 一卷 清楊懋建撰 京塵雜錄本 清人說薈本

辛壬癸甲錄 一卷 清楊懋建撰 京塵雜錄本 清人說薈本

丁年玉荀志 一卷 清楊懋建撰 京塵雜錄本 清人說薈本

夢華瑣薄 一卷 清楊懋建撰 京塵雜錄本 清人說薈本

懷芳記 一卷 清羅摩菴老人撰 古今說部叢書本 香豔叢書本

帝城花樣

一卷

清楊懋建撰

香豔叢書本

紛墨叢談

一卷

清申左夢畹生撰

香豔叢書本

明撞合錄

二卷

清餘不鈞徒殿春生合撰

原刊本

梨園佳話

一卷

王夢生編

鉛印本

名伶化裝譜

一卷

北京實事白話報編刊

鉛印本

中國劇及其名優

日本波多野乾一撰

鉛印本

註：此書鹿原學人增補中譯，題爲京劇二百年之歷史，在上海出版。

